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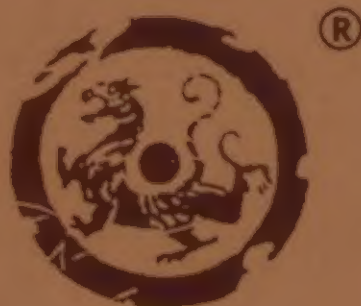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六十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63)



儒藏



B222
30
(64)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十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東萊呂太史年譜	宋・呂喬年	編撰	一			
陳文節公年譜	清・孫鏘鳴	編撰	三五			
定川言行彙攷	張壽鏞	編撰	一三一			
象山陸先生年譜	宋・袁燮	傅子雲	編撰	李子愿	彙編	二〇一
陸文安公年譜	清・楊希閔	編撰	四二三			
慈湖先生年譜	清・馮可鏞	葉意深	編撰	五四九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	宋・鄭元肅	錄	陳義和	編撰	七三三	



儒藏

目錄

東萊呂太史年譜

宋·呂喬年編撰

彭邦明校點

吳洪澤一審

周斌二審

宋刻元明遞修本

錄卷一。

《東萊呂太史年譜》一卷，宋呂喬年編撰。原載宋刻元明遞修本《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一。

呂祖謙（一一三七—一一八一），字伯恭，宋婺州（今浙江金華）人。以蔭補官，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歷嚴州教授，召爲太學博士，除秘書省正字。淳熙三年除秘書郎，累遷著作郎，繳進《文海》，除直秘閣。八年卒，年四十五。謚曰成。呂祖謙與朱熹、張栻並稱「東南三賢」，主張「明理躬行」，開浙東學派先聲，學者稱東萊先生。於《詩》、《書》、《春秋》、十七史等均有研究，著述多達十餘種，其中《呂氏家塾讀詩記》、《古文關鍵》及所編《皇朝文鑑》，均對後世有較大影響。所作詩文豪邁駿發，語言明麗，有《東萊呂太史文集》四十卷傳世。事蹟見《宋史》卷四三四本傳。

祖謙卒後，其弟祖儉因舊本《東萊先生集》真偽錯雜，遂重新編定，由其子喬年刊正付梓，初刻於宋嘉泰四年，經元明遞修，流傳至今。該本附有《年譜》，未署編者，年譜目錄多沿例依文集編者署名，作呂祖儉、呂喬年編。今考呂喬年撰《文集跋》云：「喬年近惟先緒之不可墜，因遂刊補是正，以定此本。……年譜遺事與凡可參考者，皆總之附錄。……雖或年月之失次，訪求之未備，未可謂無遺恨，至於糾舊傳之繆，以終先君之志，則不敢緩，且不敢隱焉。……嘉泰四年秋，從子喬年謹記。」則此譜當爲呂喬年所撰。喬年字巽伯，祖儉長子。其後明阮元聲輯《呂成公外錄》，即刪潤此譜，置於全書卷一。今據原本影印，並移置文集跋於後，以備參考。

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第一

年譜

高宗紹興七年丁巳

是歲公外王父曾文清公幾爲廣西轉運使公

皇考倉部時在桂林甥館。三月十七日^①時公生。

紹興八年戊午

紹興九年己未

紹興十年庚申

紹興十一年辛酉

紹興十二年壬戌



紹興十三年癸亥

紹興十四年甲子

紹興十五年乙丑

紹興十六年丙寅

是歲年十歲。倉部爲江東提舉司幹官。公隨侍于池陽。十二月八日。公祖駕部終于婺州。

紹興十七年丁卯

隨侍在婺州。

紹興十八年戊辰

四月。以祖駕部致仕。恩補將仕郎。

紹興十九年己巳

紹興二十年庚午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是歲倉部為浙東提刑司幹官公隨侍于越。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有賦貞覺僧房蘆詩。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是年春倉部為福建提刑司幹官公隨侍于福唐。



三月從三山林先生少穎之奇游。先生時待次汀州長汀尉。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是年年二十歲。應福建轉運司進士舉。為首選。十一月九日。如臨安。於是林先生入為祕書省正字。是歲有許由。清曉出郊。城樓夏詩^②諸詩。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是春試禮部不中。赴銓試。下等第八。四月七日。授迪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因如天台省外祖。六月二日。

自天台歸福州。十月。倉部任滿。公隨侍歸婺州。十二月十六日。如信州。二十九日。親迎于韓氏新

建州建安縣元吉之女。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四月二日公歸自信州以韓夫人廟見。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十一月初四日女華年生。

紹興三十年代辰

四月嶽祠滿。六月赴銓。上等人。第倉部亦以祠滿赴

闕授岳州通判。館于伯舅糧料院曾公原伯達寓

舍。於是籍溪胡先生原仲憲爲祕書省正字汪公

聖錫應辰爲祕書少監公皆嘗從遊。八月歸婺州。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正月十三日、授嚴州桐廬縣尉。二十三日、子岳孫生、兩旬而夭。是歲五月、王公十朋爲大宗正丞。十二月、林先生少穎出爲提舉福建市舶、皆過婺來訪。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正月八日、公如信州。於是韓公元吉爲司農寺主

簿、公以夫人歸寧。三月二十八日、歸自臨安。四月、

倉部用從臣薦、差知黃州。六月初七日、子齊孫生。是月十二日、倉部之官黃州、公侍母夫人如越中。

外家。時伯舅通判紹興府事。六月二十三日韓夫人卒于臨安。是日公自越如臨安。八月以韓夫人之喪歸婺。九月二十六日葬韓氏于武義縣明招山。所生男亦夭。冬如越。是歲發兩浙轉運司解二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春試禮部

奏名第六人

四月十二日賜進士及第改左

迪功郎又中博學宏詞科六月七日特授左從政

郎改差南外郭宗院宗學教授

制詞勅左迪功郎新差南外郭宗院

宗學教授呂某唐之科目雖多而輕故有食餌小魚之譏然連中者亦寡矣此青銅錢所繇取譽於



當世也。爾兩科皆優選，宜有以旌其能。資叙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從政郎，差遣如故。中書舍人錢周材行。

隆興二年甲申

四月，公如黃州。八月，侍倉部赴闕奏事。九月，如越。十一月，如浙西。閏月，歸婺州。

乾道元年乙酉

八月，倉部之官池州。公侍母夫人以十二月至郡。

乾道二年丙戌

是年，年三十歲。十月，倉部自池州召歸爲郎。先如臨安，公侍母夫人歸至建康。十一月一日，夫人以

疾終于舟中公護喪歸婺。

乾道三年丁亥

正月二十二日葬夫人曾氏于明招山。倉部謁告歸會葬。四月如臨安省侍。五月復歸明招。冬在明招學子有來講習者。

乾道四年戊子

秋自明招歸城。於是倉部出知江州待次。尋改知吉州。冬授業曹家巷。始有規約及左氏博議。是歲修東萊公家傳。

乾道五年己丑



二月從告。一日如宣城省外氏。三月四日還自宣

城。五月如德清，因遊靈洞，有戴衍字序。二十日親

迎于韓氏，實元妃之女弟。六月初六日，除太學博

士待闕。制詞勅在從政郎呂某首善自京師而教

諸生也。惟選既重，宜擇其人。以爾讀書業文，無亡

耆好。由門蔭得官，而一日連中兩科，聲華籍甚。士

論稱之。茲用擢爾重席上庫，爲之誦談，使夫博古

通經之士輩見於時，則爲稱職。可特授依前左從

政郎、太學博士，替王信年八月十一日歸自德清、

滿闕。中書舍人胡沂行。以韓夫人廟見。二十五日改添差嚴州州學教授，
以近旨中都官待次者補外故也。二十七日如三
衢，見汪公聖錫。十月七日歸自三衢。十八日之官

嚴州二十一日、交事。是歲有己丑規約及謝遣初學約束。五明又有己丑課程、己丑所編。至嚴有春秋講義。

乾道六年庚寅

廣漢張公枋爲守、公有爲張公作乞免丁錢奏狀及謝表。又編次閭閻、張公爲之序。五月初七日、除

太學博士。

制詞勅左從政郎呂某、朕直懷故老、憐想遺風。惟累棄之相門、有一時之士子。

爾學優多士、名擢兩科。準易章經、獨守楊雄之志。下惟授業、共尊董相之風。茲召自於泮宮、俾入講於學省。以慰諸儒之望、庶幾師道之明。尚副予知、益推所學。可特授依前左從政郎、太學博士。權中書舍人。閏五月四日、公自嚴陵歸婺。八日、會諸生王邦行。



于麗澤有規矩七事。九日復還嚴陵。遂如臨安。是月倉部之官言州。十二月十九日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公之召也。張公亦自嚴陵召歸。爲郎兼講官。與公同巷居。具興芮公諱爲國子司業與公共修學政。明年春芮公爲祭酒劉公爲司業。是歲有輪對。劄子及太學策問及爲門人定喪葬禮。

乾道七年辛卯

四月二十二日螺女生。五月十三日韓夫人卒。六月請告歸娶。十七日葬韓氏于明招。是月倉部自吉州奉祠。七月六日公如龍游。還倉部。八日侍倉



乾道八年壬辰

母挽章。

允文恭書御書崔寔政論下方又有李粹伯侍御

皆卒公有祭茵祭酒文王詹事挽章及為宰臣虞

舍人趙

是歲祭酒茵公太史劉公

風詹事主公

爾哉世濟名德有康時之心其性觀未見之書沈

浸涵泳以就遠器朕將收其用焉可依前件中書

日除祕書省正字兼職如故

制詞勅左宣教郎呂某等冊府地祕職清

以通歷任四考改左宣教郎召試館職九月十六

部歸婺與宰相書請祠侍親不許是月二十四日

春爲省試考官。在試院聞倉部屬疾請告歸。三月四日丁憂。復修喪葬禮。定祭禮。十一月三日葬。倉部于明招山。是歲螺女亦夭。

乾道九年癸巳

是歲諸生復集講尚書。有癸巳手筆。七月薛常州宣卒。八月劉子澄及陸子壽來。十月陸子壽復來。公與同觀實錄。有實錄節。

淳熙元年甲午

正月以韓尚書元吉守教。散遣諸生始編讀詩記。閱春秋左氏傳。有標抹本。劉子澄來。三月如明招。



四月、從吉。五月十三日、如三衢。二十六日、陸子靜自臨安來。六月一日、歸自三衢。是月二十三日、主管台州崇道觀。八月二十八日、如越。潘叔度偕行。九月二十七日、歸自越。有入越錄。十二月、過烏石。是歲、魏元履卒、有挽章。又有哭芮祭酒十詩。薛常州墓誌、喬德瞻墓誌及左氏手記。

淳熙二年乙未

春、在明招。四月二十一日、如武夷、訪朱編修元晦。潘叔昌從、留月餘、同觀關洛書、輯近思錄。朱編修送公于信州、驚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及江浙諸

友皆會留止旬日。歸至三衢。又留旬日。廼歸。有入
聞錄。七月。自明招如武義之上。構會蔡因遊劉氏
山園。有綠映亭諸詩。八月一日。復歸明招。閱通鑑。
有標抹本。學子多來講習者。閏九月五日。還城。是
歲有乙未手筆。十二月十九日。端明汪公卒。

淳熙三年丙申

是年年四十歲。正月十二日。如三衢。哭汪公。有祭
文。十八日。歸自三衢。是月二十五日。磨勘轉奉議
郎。三月二十三日。女華年歸于潘景良。二十八日。
往會朱編修于三衢。四月十日。歸自三衢。七月十



日遷塾于右司宅復編讀詩記八月十七日遊靈洞九月十九日遊赤松十月一日如越二十六日由明招歸是日除祕書省祕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重修徽宗皇帝實錄用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李壽之薦也制詞勅奉議郎呂某士君子之所履觀易之履盡矣安素分而守正館閣儲才所期在此以爾守有官庭學有桀黠醇靜朴茂亦聞于時爲郎司編仍贊筆削必有可觀更思履道當知制行之爲難養名之不易也可特授依前奉議郎祕書省祕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權中書舍人陳騤十月二十九日如臨安十一月五日供職是歲有林安之邢邦用墓誌。

淳熙四年丁酉

三月九日、實錄院進

徽宗皇帝實錄二百卷。四

月二十九日、以與修實錄有勞、轉承議郎、罷檢討、

仍兼史職。

制詞、奉議郎、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呂某、右可特授

承議郎、試秘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守秘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司封郎官、傅伯壽等、昔唐開元實錄、厄於興慶、殆無存者。其後搜得一二、雖相繼有以家藏來上、亦豈無遺事邪。惟我徽祖臨御、寓內二十有六載、禮樂庶事、罔不備具。記注所載、中更散逸。故紹興間、哀集戍書、尚多闕略。朕下明詔、復加纂修。爾等皆以與學、未、博聞強識、緒業其間、豈特文直事核、而比舊增多、百卷、斯亦勤矣。恭閱奏篇、爲之歎嘉。咸進文閣、以示褒勸。可依前件。權中書舍人、劉十一月二日、娶芮氏、故國子祭酒、燁之孝、肆行。



季女九日被旨校正聖宋文海公請一就刪次斷
自中興以前十六日有旨從之是歲有輪對劄子
二首林先生少穎卒有祭文作文在明年夏

淳熙五年戊戌

春為殿試考官三月十三日磨勘轉朝奉郎四月

二十三日除著作佐郎兼史職

制詞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兼國

史院編修官呂某右可特授依前朝奉郎行秘書
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勅承事郎試秘書
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太子侍講鄭
鑑等中祕圖書之府承明著作之廷為郎其間嚴
選惟重以爾鑑有志於世持論不阿爾某積學於
身信道甚篤靜重而敏於事若晉臣西蜀之樊諒
直而濟以文若邠者三吳之秀或襲序於在位或
簡擢於它官持載筆之三長與異書之四部惟茲

成命既叶於公言。副我虛懷更校於遠。六月十三

日兼權禮部郎官以與修中興館閣書目書成進

御減二年磨勘九月十二日

車駕幸祕書省觀書賜宴翌日內出近體詩一首

賜羣臣

此以秋日臨幸祕書省因成近體詩一首賜丞相史浩以下玉軸牙籤煥寶章簪紳

列侍映秋光宴開共閣儒風盛坐對蓬山逸興長稽古右文勳非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欽臻至治觀

熙洽更鑒嘉猷為贊襄

丞相以下皆進詩公進和篇一首及

代宰臣恭書御製下方又代宰臣作謝表二十七

日以幸省恩轉朝散郎

制詞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兼權禮部郎官右可特授朝散郎依前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書之府、參、聯、史、氏、之、官、皆、極、一、時、之、選、儲、為、異、日、
 之、用、也。朕、仰、遵、太、上、皇、帝、之、眷、謨、率、行、紹、興、甲、子、
 之、經、典、載、臨、秘、閣、欽、閱、寶、儲、延、見、羣、士、賜、宴、賦、詩、
 以、侈、榮、寵、居、官、其、間、進、秩、一、等、稽、之、彝、章、允、為、異、
 數。朕、之、所、以、稽、古、右、文、禮、賢、下、士、之、意、于、此、見、矣。
 爾、其、精、白、一、心、圖、厥、報、稱、以、永、有、
 辭。可、依、前、件、權、中、書、舍、人、鄭、丙、行。十月十七日、除
 著作郎兼職如故。即、制、詞、朝、散、郎、何、秘、書、省、著、作、佐、
 郎、官、呂、某、右、可、特、授、依、前、朝、散、郎、秘、書、省、著、作、郎、
 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勅、具、官、呂、某、等、
 朕、聞、隆、興、以、來、著、記、近、稱、整、齊、尚、慮、未、盡、直、筆、建、
 炎、以、後、祕、藏、近、成、輯、錄、尚、慮、不、無、逸、編、士、之、相、語、
 於、朝、咸、謂、爾、某、爾、某、爾、价、者、粹、美、有、蘊、淵、源、有、學、
 正、而、不、矯、通、而、不、派、有、用、之、器、也。朕、聞、之、亦、喜、焉、
 或、以、次、遷、或、自、它、擢、各、修、乃、職、尚、何、慮、哉。朕、一、朝、
 而、除、館、閣、之、士、三、其、在、大、雅、曰、藹、藹、王、多、吉、士、乃、
 今、見、之、咸、副、所、望、可、依、十二月十四夜、感、末、疾、給、
 前、件、中、書、舍、人、陳、騤、行。

假半月將治。是歲朱秘書元晦起知南康軍。

淳熙六年己亥

公自歲前感疾請祠。正月十一日，詔與州郡差遣。十六日，又詔與添差參議官差遣，免謝辭。二十四日，樞密使王淮宣旨，問所編文海次第。公遂以其書繳申三省以進。二月三日，得旨，呂某編類文海，採摭精詳，與除直祕閣。四日，又遣中使李祘文宣賜銀絹三百疋。兩公具表謝，且辭免除職。時中書舍人陳騏繳公直閣之命，以爲推賞太優。尋奉聖旨，館閣之職，文史爲先。今所編次，採取精



詳。觀其用意。若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前朝散郎呂某館閣之職。文史為先。以爾編類文海。用意甚深。採摭精詳。有益治道。寓直中祕。酬寵良多。爾當知恩之有自。省行之不愆。用竭報稱。人斯無譏。可特授休前朝散郎直祕閣。中書舍人陳騭行。職既繳駁不行。故假主言以寓無越云。公辭免職名至再。竟不允。乃拜命。所進文海。賜名皇朝文鑑。命翰林學士周必大為之序。三月二十四日。出脩門。公末疾至。是始可扶持就輿。四月七日。置舟東歸。十三日。至婺。公之祖駕部自南渡轉徙。終於婺州家。遂寓婺。偃蹇地為居。公始以屋歸。官買宅。城西北隅。及是遷焉。六月七日。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七月二十

八日夫人芮氏卒。九月十五日葬芮氏于明報。十月陸子壽來。是歲復修讀詩記及有尚書講義。自鹿洞書院記。

淳熙七年庚子

始有日記。初作大事記。建家廟。修宗法及祭禮。四月陸子壽來。十七日磨勘轉朝請郎。九月二十五日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公辭。十月十二日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又辭。十一月二十二日主管亳州明道官。是歲張荊州陸子壽皆卒。公有祭張公文及陸先生墓誌。周子充爲參知政

事公有與周子充諸書。

淳熙八年辛丑

定古周易十二篇。編歐公本末。閱熙寧奏對。又有
坐右錄。卧遊錄。七月二十九日。終于正寢。享年四
十有五。十一月三日。葬明招。



儒藏

壙記

宋故朝請郎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公諱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遂爲開封人曾祖諱好問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贈太師妣王氏贈秦國夫人祖諱弼中右朝請郎贈右正議大夫妣章氏文氏皆贈碩人考諱大器右朝散郎贈朝請大夫妣曾氏贈宜人公紹興七年二月十七日生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嶽廟嚴州桐廬縣尉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改南外郎宗院宗學教授丁先妣



憂免喪除太學博士。有旨中都官待次者補外添差
嚴州州學教授。踰年復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
官實錄院檢討官。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丁先考
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祕書郎兼國史院編
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權禮部
郎官。淳熙五年冬得疾請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
文鑑至是書成除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
觀。病少間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添差兩
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主管亳州明道宮。八
年七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四十有五。兩娶。

韓氏今龍圖閣學士元亨之女。又娶芮氏。故國子祭酒燁之女。皆先卒。子男三人。岳孫齊孫旦夫。延年。甫三歲。女二人。華年適進士潘景良。嫗女亦早夭。呂氏世葬鄭州新鄭縣懷忠鄉。建炎南渡。太師而下皆葬婺州武義縣明招山。遂以是年十一月三日葬於祖塋之右麓。公之問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參貫融液。無所偏滯。晚雖卧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法。葬日薄。未能深考公之言行。求正於有言之君子。以詔來世。姑舉其可得而形容者。



以志悲思焉。公所爲書有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卷、
參取毛鄭衆氏之說而間出己意。其後更加刊定、迄
於公劉之首章。大事記起春秋後終于五季。書法視
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其條綱端緒概見於
通釋解題之二書。雖絕筆於征和之三年。亦未脫橐
其它遺文及所纂輯者尚衆。以未倫次皆藏於家。弟
祖儉泣記。

右太史文集十五卷、先君太府寺丞所次輯也。喬年聞之先君曰、太史之於文也、有不得已而作。故今所傳詩多挽章、文多銘志、餘皆因事涉筆、未嘗有意於立言也。是以平生之作、率無文藁。若其問學之致、教人之方、與其處己接物、齊家事君之大略、則既行乎宮庭、關乎國論、傳諸庠序、不待文字之摹刻而可見矣。而自太史之沒、不知何人刻所謂東萊先生集者、真贋錯糅、殆不可讀。而又假託門人名氏、以實其傳、流布日廣、疑信相半。先君病之、乃始與一二友收拾整比、將付之鐫木者。



以易舊本之失。會言事貶不果就。喬年追惟先緒之不可隊。因遽刊補。是正以定此本。凡家範尺牘讀書雜記之類。皆總之別集。策問宏辭之類。爲世所傳者。皆總之外集。年譜遺事與此可參考者。皆總之附錄。大凡四十卷。其他成書已傳。草具之未定者。皆不著。著其目於附錄之末。雖或年月之失。次訪求之未備。未可謂無遺恨。至於絕舊傳之繆。以終先君之志。則不敢緩且不敢隱焉。旣以質諸先友。因輒記于目錄之後。太史諱祖謙。字伯恭。天下稱爲東萊先生云。嘉泰四年秋。從子喬年謹記。

校記

①三月：卷末附呂祖儉《壙記》作「二月」，未知孰是。

②夏詩：《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作《夏日》。

陳文節公年譜

清·孫鏘鳴編撰

吳洪澤校點

李文澤一審

周斌二審

敬鄉樓叢書本

《陳文節公年譜》一卷，清孫鏘鳴編撰。民國年間刊《敬鄉樓叢書》第二輯本。

陳傅良（一一三七—一二〇三），字君舉，號止齋，宋瑞安（今屬浙江）人。乾道八年進士，孝宗朝歷泰州教授、太學錄、福州通判，知桂陽軍。光宗時爲湖南提舉、轉運判官，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此方歸，鬚髮皆白，號「老陳郎中」。遷秘書少監、嘉王府贊讀，除起居舍人。四年，兼權中書舍人。以光宗不朝重華宮，諷諫不聽，自免而歸。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復被論罷，入僞學籍，削秩罷祠。嘉泰二年復官，三年卒，年六十七，謚文節。傅良爲永嘉學派巨擘，文名頗著，時人多從其學。後人復取其論編爲《止齋論祖》，影響較大。著述甚豐，今存有《讀書譜》、《春秋後傳》、《建隆編》、《歷代兵制》及《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止齋先生奧論》八卷、《止齋文集》五十二卷等。《宋史》卷四三四有傳。

陳傅良年譜，有清孫鏘鳴編《陳文節公年譜》和近人單丕編《陳止齋年譜》（《不厂叢稿》本）兩種。孫譜嘗刊行於《國故》一至三期（一九一九年三至五月），未完。又有鈔本傳世，黃羣嘗據以校印，後得孫氏家藏手稿，遂棄去原刊，以手稿刊入《敬鄉樓叢書》第二輯，於一九二九年印行。臺灣商務印書館嘗據此本影印爲《宋陳文節公傅良年譜》，編入《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十五輯。是譜以記傅良講學及仕歷爲主，係據文集、行狀、墓誌與本傳掇拾而成，間有考證，以「按」出之，亦審慎之作也。

陳文節公年譜

孫鏘鳴 藁田

高宗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壬子公生。

行狀

蔡幼學撰

公諱傳良字君舉姓陳氏其先自閩徙溫州瑞安

縣之帆遊鄉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皆有隱德考彬深於易學潔行自晦鄉里稱爲長者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

神道碑

樓鑰撰

其先自閩徙溫州瑞安縣帆游鄉澍村里至公

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遂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

文集族叔祖元繼壙志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勸儒鄉擢秀里徙溫州瑞安縣帆游鄉固義里。



按、長溪今爲福甯府福安縣、宋屬福州、封村在今邑三都、尙仍舊名。

按、行狀神道碑墓志

葉適撰。

俱不載公生月日、惟神道碑云、

鑰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九日。攻媿集二送陳君舉舍人東歸詩、與君幸齊年、先後才九日。攻媿以丁巳九月十五

日生、見攻媿集百十一北行日錄。

日錄云、十一月十五日丁卯晴、生朝、作湯

餅會、時乾道九年也。後攻媿九日、則二十四日也。宋史高宗紀紹興

七年十一、十二兩月皆不書朔日、八年書正月戊子朔、逆推而上七年十二月當是戊午朔、十一月當是己丑朔、二十四日則壬子也。公己未生、朝謝莘叟兄送梅詩、壬子恰同身墮地、庚申還值國開基。宋史寧宗紀慶元五年己未十一月己丑朔、二十四日亦值壬子、故公詩有壬子恰同



身墮地語。庚申還值國開基、蓋謂太祖開國以庚申、己未之明年又在庚申也。余姪詒讓曰、張世南遊宦紀聞一、欲知每歲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九

年前次月望日即是後九年、一月旦日、毫髮不差。考建炎四年正月甲辰朔、宋史本紀望戊午、推得後九年紹興七年十二月為戊午朔、上距二十九月己丑朔、史不載、據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得二十九日、下距八年正月戊子朔、本紀得三十日。世南紹定間人、此就其時所行曆法言之。符以錢少詹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表所列南渡初月朔甲子、駁之、一不、爽、亦一奇也。

按錢辛楣疑年錄謂公生紹興十一年辛酉、卒開禧三年丁卯、皆大誤。又云史無卒年、據葉適撰墓志、不知葉志並不誤。錢氏精考證之學、而有此乖舛、不可解也。

十五年乙丑九歲朝請公、徐令人相繼卒、公幼孤、能讀書、夜達旦。

按文集承事郎徐公墓志、吾友之同第進士者、獨余不幸

早孤不逮事父母。又乞祠祿展墓焚黃狀。伏念臣九歲而
□□□貧賤。養生送死皆有永恨。前此幸值郊霈始得贈
父□□□。又云萬一溘先朝露。卽兩親竟不霑□□□澤。
据墓志僅言早孤乞祠祿狀有九歲之文。而其下字佚不
存。然以上下文義考之。前兩缺處皆當連言父母。故後有
兩親語。則朝請公徐令人皆是年相繼卒也。

又按文集族叔祖元成墓志。傳良嘗聞之祖妣吳。舊廬蓋
周顯德間所作。云族居二百年。或舍而改作。府君遂得有
其西偏。與先君共一礎。傳良幼也。孤能讀書。夜達旦。府君
故見愛。一日挈傳良手至所謂西廳者。問焉。曰。而欲存此
否乎。傳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歎曰。吾固期汝之有志
也。當卒以歸汝。舊廬之全。府君之賜也。据此則公幼時尙



逮事祖母吳而公之孤苦勤學亦見於此。

又按文集跋爾雅疏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命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螭蜺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歎以爲博也。又跋胡文定公帖余記爲兒時從鄉先生學同舍數十兒兒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餼板往往多手鈔誦也。以上二條公自記幼學時事不詳何年姑系於此。

三十二年壬午二十六歲。是年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

按神道碑興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爲司戶參軍攝學官得公程文以爲絕出公之年甚少而名已高劉之識公不詳何年。考福建通志及水心集十六著作正字二劉公墓志朔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擢甲科調溫

州司戶。時朔兄夙爲臨安教授、會朔迎母游夫人於永嘉、夙因乞與溫州教授莫冲易任、便親從之。孝宗卽位、召夙試館職。是復之來爲司戶、當在紹興末。其攝學官卽其兄夙召試館職時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二十七歲。授徒於城南茶院、從者數百人。墓志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盪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詞楸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又文集曹叔遠序云、執經戶外、方屢闌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

吳子良林下偶談四止齋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



數百人。又文集林安之壙志，余在城南時，羣居累數百。

康熙溫州府志，南湖塾在府城茶院寺東，毛密延陳止齋講學，蔡尙書、葉水心、陳潛室繼之。今廢。

乾道二年丙戌，三十歲，薛公季宣來過城南書社。

文集薛公季宣行狀，傳良丙戌、丁亥間，授徒城南，公間來教督之。

三年丁亥，三十一歲。

按水心集十六林正仲墓志，余爲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邑俗質儉，屋宇財足，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坐，門牖洞達，表以梧柳，檻以芍藥，行者咸流睇延頸。元章能斂喜散，鄉黨樂附。諸子自刻琢，聘請陳君舉爲師，一州文士畢至。又文集林懿仲墓志云，懿仲自城

南書社從余。又云、間嘗虛所居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疇人以待余卒業。元章卽正仲懿仲之父、所謂新造廣宅、以銘祠望江之宅考之、蓋在邑城西南隅望江橋側、今尙有前明林氏祠。是公初授徒茶院、其後邑人林元章又延致於家、皆此數年中事。

四年戊子、三十二歲。屏居仙巖僧舍、師事鄭先生伯熊、薛先生季宣、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

行狀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於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脩弟子之禮。一日、與薛公語、恍然若有所失、乃獨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近思深探、弗造其極致、弗措也。又文集薛公季宣行狀、傳良丙戌、丁亥間、授徒城南、公間來教督之。明年、



謝徒束書山間屏居。公又過之，問治何業，竭己所已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即詔曰：「宜若是。」神道碑，薛寺正士龍見公，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增進，歸心薛氏。又文集祭薛常州文：「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墜淵。」梅潭謂何其要，曰：「損自易論語，餘勿挂眼。」

按龍圖爲景元之兄，景元生建炎四年，長公七歲，則龍圖當不過十年以長耳。良齋生紹興四年，長公僅三歲，浪語集六送鄭景元赴秀州判官詩序云：「走歸自武昌，始獲交於景望、景元二鄭兄弟。」居數年，景望召爲國子丞，又兩踰時，景元赴由拳從事。未注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据此，良齋自武昌令歸，正在此數年間，而龍圖赴召，則當爲二年冬。公之請見求益，或在未召之前歟。

按文集曹序云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則遂於乾道之丁亥。今以公自撰薛公行狀考之則屏居梅潭乃丁亥之明年曹序丁亥當爲戊子之誤。

五年己丑三十三歲游新昌寓石氏藏書房。又館黃文叔家。是冬薛公季宣差知平江府常熟縣往從卒學。

文集林安之壙志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藏書房。又脩職郎呂公墓志越新昌之姓石呂黃爲大。余嘗館黃度文叔家得與石呂二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

按文集與林安之書云比來新昌亦欲漸與人疎稍回鞭策自警督視家居良爲未便。然每念呂后劉歆輩視張子房揚子雲眞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便樂也。据此公之屏居仙巖又去而客游新昌皆謝絕舊



習、覃思絕詣之意。故新昌詠歸詩有回頭三十二年非木落霜空水見涯、萬事自憐多譽早、半生猶幸一官遲語。

行狀薛公客晉陵公往從之。薛公與公語合、喜甚、益相與考論三代秦漢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政刑損益同異之際。蓋於書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講、經年而後別去。文集薛公季宣行狀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區漏上、卒學。茅茨一間、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其中。

六年庚寅三十四歲。東還過都城、與廣漢張公栻、東萊呂公祖謙友善。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曄將命爲學諭、以非故事辭。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雁宕間、益究其學。

宋史本傳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神道

碑、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斂衽下風、行狀還過都城、始識侍講張公栻、著作郎呂公祖謙、數請問扣、以爲學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之晚。是歲乾道六年也。其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曄雅聞公名、親訪公於所隸齋、見其二子、且以公爲學諱、俾爲諸生講說經義。公以非故事、固辭。芮公不可。公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雁宕間、益究其學。又文集洪居士墓志、余初入太學、芮公祭酒挾二子下交於齋序。余懼弗堪、走天台之國清寺西庵者數月。

林下偶談四止齋、初赴補試、纔抵浙江亭、未脫草屨、方外士及太學諸生、迓而求見者如雲。吳琚貴公子也、

按琚字居父、憲聖太后猶

子。冠帶執刺、候見於旅邸、已昏夜矣。又云淳熙間、永嘉英俊如陳君舉、陳蕃叟、蔡行之、陳益之、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



學補試。芮國器爲祭酒。呂東萊爲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榜。蓋以譽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按陳呂二公慕名相悅理。則有之。漏示試題。必無其事。此蓋當日被黜者。妄爲臆測。誹謗之辭耳。曾謂東萊之賢。肯以是示私於公。而英邁如公。又必藉此以進身乎。偶談載此。無識甚矣。

七年辛卯。三十五歲。樓公鑰來爲溫州教授。與公游。是歲張氏令人來歸。

攻媿集五十六遺老堂記。乾道辛卯。客授來東嘉。五十一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鑰自客授之初。卽從止齋游。

文集令人張氏壙志令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惠永嘉人。草堂先生小學錄輝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子揚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蓋登進士第三世矣。以乾道七年歸於我。

八年壬辰三十六歲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神道碑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學爲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瀟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爲一時之盛。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行狀孝宗銳志事功慨然慕唐太宗之爲人於是臨軒以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陛下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是以十有一年於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且



以太宗求諫、崇儒等事、反覆規諷、其言深婉切至。有司奇之、將請寘第一、或議不合、猶在甲科。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其文流入夷貊。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文集曹序、博交徧驗、洞礙融室、對策初第、懇盡獨到、則盛於乾道之壬辰。南宋館閣續錄七、陳傅良、乾道八年黃定榜進士及第、治詩賦。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止齋早以春秋應舉、與門人蔡幼學行之游太學、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詞賦取科第。詞賦與進士詩爲中興冠。

孫奕示兒編、陳舍人君舉未第、作省題詩、極一時之妙。

林下偶談四、其時止齋有待遇集板行人爭誦之。既登第後、盡焚其舊業、獨從鄭景望講義理之學、從薛常州講經濟之

學。其後止齋文學日進，大與曩時異。

九年癸巳，三十七歲。江西運判龔公茂良以書幣招，不赴。是歲七月，薛公季宣卒，公爲經營葬事。

神道碑。參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雁之禮，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

按文集祭薛常州文：雪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娠，瑣瑣羈鞅，會兄來歸，我棲旁舍。當暑之祲，相期秋夜。我嗟我命，爲此契闊。矧今爲虐，復我中奪。据此常州守湖時，復招公往，不及赴而常州先歸，未幾遂卒也。公爲料理葬地，并爲其子法求志墓，書丹碑額事，見東萊集與陳同甫、周子充書中。

淳熙元年甲午，三十八歲。十一月，訪東萊呂公於金華。



按東萊集四與周子充書前月末偶陳君舉來相聚山中數日殊不落寞又集五與陳同甫書君舉相聚數日近方回永嘉也東萊與子充書有比聞趣召之命竊想徒御既次近道語考周益公年譜淳熙元年十二月召赴行在二年正月公離吉則公與東萊相聚當在元年冬也。

二年乙未三十九歲。

三年丙申四十歲以參知政事龔公茂良薦除太學錄。

神道碑會太學錄闕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爲士林所推者越拘攣而用之則人自服矣上問爲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

按墓志云、其錄太學也、議科舉敝法、頗櫟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爲異矣。据此公爲太學錄時、必有科舉議而今亡矣。然集中答林宗簡書及策問諸篇、猶可考知其說也。

四年丁酉、四十一歲。二月乙亥、上幸太學、改承奉郎。

宋史孝宗紀淳熙四年二月乙亥、上幸太學、監學官進秩一等。神道碑、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改承奉郎。

五年戊戌、四十二歲。龔公茂良既罷政、力求外補。時呂公祖謙在三館、欲留公、不可。十月、添差通判福州。

神道碑、龔公既罷政、

按孝紀四年六月、龔茂良罷。七月、資授寧遠軍節度使、英州安置。

亦浸

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行狀居歲餘、力求外補。呂公祖謙方在三館、謂公曰、盍少留。

墓志云、使告公。公曰、出處之義、不將以爲編脩官。

敢不謹其始也。添差通判福州。

按文集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內翰撰進蓋卽是歲所作。周益公年譜云淳熙五年得旨撰選德殿記。閏六月撰進記文。又攻媿集九十四周益公神道碑云得旨撰選德殿記。又命書之後內直宣對別令中使引至碑下傳旨記文詞采瞻蔚召卿觀覽既見上又有博美之稱。

六年己亥四十三歲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得公喜甚以政委公。

七年庚子四十四歲右正言黃洽以專擅劾公罷之歸瑞安。

神道碑帥相梁公克家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亦悉心裨贊不事形迹卒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行狀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委成於公公爲之畫凡一路若郡所當興廢及訟



獄之曲直、一裁以義、無所回屈。彊禦者不得售其私、始忌且怨。州人有方在諫省者、論公罷之。墓志通判福州、右正言黃治引王安石事劾公罷。

林下偶談四、止齋倅福州、聰明果決、梁丞相一委聽之。有富人訴僕竊盜、僕詞連其主之女、止齋必欲逮其女以問。諸寓公營救不獲、於是有傳良之謗。傳良二字不可解。木錄蓋鈔作得銀。未幾論去。後止齋爲郡守、部使者死之日、囊橐枵然、僅餘白金數十兩以斂其子。貧困謁先友黃文叔於建康、頗周之。止齋得謗如此、至今猶有未盡知者、可歎也。

八年辛丑四十五歲。呂公祖謙卒於金華。公至明招寺、往哭其墓。

按文集有哭呂大著至明招寺簡潘叔度詩。明招山在武

義爲呂氏祖塋、東萊廬墓讀書之地、卒卽葬焉、故公祭東萊文有望新阡而長號語。又公詩有哭呂伯恭舟行寄諸友云、去年上溪船、落日建安旄。今年上溪船、濡露金華草。建安當謂龍圖鄭公、龍圖卒於建寧官所。据此、公於去年罷倅後、必由泉往哭、或并護其喪以歸也。然則公於師友之誼篤矣。

九年壬寅、四十六歲。主管台州崇道觀。

行狀居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年癸卯、四十七歲。

十一年甲辰、四十八歲。差知桂陽軍、未赴日。覃思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

行狀又二年、差知桂陽軍。又三年、乃之官。居間既久、日覃思



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一室蕭然、與士友終日澹然也。
十二年乙巳、四十九歲。

三月、有重脩石岡斗門記。

十三年丙午、五十歲。

十月、有重脩瑞安縣學記。

按文集有病餘久不趨郡、且遷仙巖書院於屋西、有懷同

志詩、當在乙巳丙午之間。

公集詩雖分體、各自依年編次、題中亦間有書年者、皆可按先

後而得其大略也。

又答賈端老書云、懿仲諸友已決謀遷書院於

先人壠下、以爲來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春暮當奉約
矣。又云、近諸友爲遷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
足以奉盍簪之歡。又桂陽與林懿仲書云、某凡八十餘日、
始達官下、一冬雨雪艱阻、萬狀回憶閒居士友團聚之樂、

不可得已。据此則公自閩歸後、從游益衆、必復有講學城南仙巖之事。

十四年丁未五十一歲。冬始赴桂陽軍。

三月有溫州重脩南塘記。

文集曹序、官太學、倅閩府、詆劾却掃勤十寒署、紬繹文獻宏綱具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

按是歲六月、公將赴桂陽、擬奏事劄子四、一言比者士大夫以恢復爲諱、論說定則習俗成、習俗成則人心不起、人心不起則刑賞不足以勸懲。二言恢復之計、非論邊事以希成功之謂、而結人心以祈天命之謂。三言重斂養兵之害。四言天下之勢、日趨於偏、煩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糾察苛而官不盡其力。丞相王淮取旨免奏事。



十五年戊申五十二歲。是夏小旱，力講荒政，民無饑者。

行狀：治桂陽，首爲教條，戒其吏以徙善遠罪，諭其民以孝弟睦姻。人感公德意，不嚴而化。蠲民宿負及縣月輸之未入者，凡廩藏受輸以例取贏者，悉裁之。明條目，簡文移，縣得達情於郡，而吏無所容姦。郡計自裕。歲小旱，預出錢糴於旁郡，置數場以糶，糶已復糶，循環不乏。又聽民以薪易官粟，或就役於官，食其力，民無飢者。連帥潘公時以緡錢五千助糴，公益以郡錢立式貸之，約歲登償，及期不復索。

是歲作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十六年己酉五十三歲。二月，孝宗內禪，稱壽皇，居重華宮。光宗卽位，除公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奏減衡、永、道三州月椿補糶諸郡常平米，減潭州、櫛州酒課錢。時率諸

生與同僚之好學者、講道嶽麓。

文集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余守桂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千兩、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懼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擅減三分之二、且乞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爲尙書、奏桂陽壤地褊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旨、可其奏、而賞典視它郡。

行狀、光宗受禪、除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去郡、老稚遮送不絕。

明年、就除轉運判官。

按公辭免浙西提刑、乞祠中、省狀云、自守軍壘、就除本路監司之任、一歲而遷

將漕、又一歲而遷、按刑、據此、則將漕之命、必先一年、公辭免提刑、以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是遷

提刑、當在元年之秋、其遷將漕、必在十六年、秋、冬、湖湘民無

矣、蓋監司與將漕同是一歲事耳、此云明年、恐誤、子孫者、率以異姓爲後、吏利其貲、輒沒入之、公曰、使人絕祀、



非政也。况養遺棄固有法。存其後者幾二千家。潭州常平粟且四十萬而全。永道等州數絕少。無以備歉歲。公曰。移多益寡。使者職也。既掌漕。猶攝庾事。乃令諸州各留歲運粟以益常平。以潭之常平代其輸。郡告乏者減其送漕司之錢。民輸折苗錢。重爲損其直。潭州櫛州市酒課歲嘗至緡錢二十萬。遂以配於民爲額。公攝州事。按舊額頓減之。民得所紓。

劉宰漫塘集廿八故兵部吳郎中墓志。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將漕時。率諸生與同僚之好學者講道獄麓。一日扣公所學。以毋自欺對。陳公歎曰。公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吾得友矣。光宗御極。有旨裁湖南月椿之太重者。陳以咨公。公以爲封椿誠不可不減。亦不可概減。不減無以寬民力。概減無以贍軍賦。厥今惟衡、永、道三州。自來未經蠲賦。而諸縣之版

帳尤重。蓋以爲先。陳公喜起執公手曰。便煩以此草奏。公卽爲條上。凡三州月椿之當減者。計一萬四千五百緡。報下如章。民以大寬。咸刻石紀上德。陳不俟公請。薦之朝。

按吳名漢英字長卿

江陰人。

是歲長子師轍以進賀太上皇帝登位表。補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

文集令人張氏壙志。令人初得女。以余兄子師轍爲己子。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五十四歲。刺舉列郡太守治狀。薦湖廣遺材吳獵、蔣曠、楊炤、宋文仲。秋改兩浙提點刑獄。辭免。乞祠不允。文集湖南提舉刺列郡太守狀末注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有旨趙謐王公弼各減二年應勳。施廣文與宮觀。又薦士狀有旨。吳獵、蔣曠、楊炤、宋文仲並赴都堂審察。辭免。浙西提



估藏

刑乞祠申省狀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

文集曹序起守桂監持節湖南疏滌拊摩民信有古百年之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熙之庚戌。

二年辛亥五十五歲以奏事赴闕留爲吏部員外郎朱子書來論學。

神道碑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鬚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歎曰幾年陳君舉尙可使外補耶奏留爲吏部員外郎。

墓志公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

號曰老陳郎中。

按宋史本傳作去朝四十年蓋即採用此志而誤倒其文也。

按公至行在年月宋史及文集均無可考然以去朝十四年推之公自淳熙五年戊戌由太學錄外補至本年辛亥

恰得十四年也。國朝畢沅續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二書於紹熙元年三月誤矣。

按王懋竑

康熙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朱子年譜紹熙二年與陳君舉論

學。引洪譜云先生往聞君舉嘗有詩說以書問之。至是遣書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欲以雅頌之音簫勺

今集作涓錄

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

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先生答書以爲某之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譏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又引與君舉第二書云。前書所扣未蒙開示。考異以爲君舉



蓋未之答。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考亭注毛詩、盡去序文。止齋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爲考亭辨、且自言未嘗注詩、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又文集與朱子書、有必須請見、究此衷曲、不數月還浙、可圖卽償此願之語、是公之遣書在庚戌未離湖湘時、而朱之答書則在此年也。

三年壬子、五十六歲。便殿賜對、上問所著書、以周禮說進。六月、以吏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旋除秘書省少監、辭免、不允。神道碑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殿、延見郎吏、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溫、僉者贊其名、則汝傳良也。朝列傳誦實黃公裳之詞也。



宋史本傳、傳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者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

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爲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

文集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第三末注云、是日上殿方奏、臣不肖、蒙恩爲郎、幸得賜對。上云、卿去國幾年、朕欲見卿久矣。讀劄子至寬民力、上曰、莫急於此、只爲處置難。奏云、臣第三劄子是處置大略、容款曲敷奏。天顏甚喜。讀劄子畢、褒嘉再三。奏容下殿謝恩。上云、且說話。聞卿在永嘉、從學常數百人。奏、臣無所長、只與士子課習舉業。過蒙清問、不勝悚懼。上云、



知卿學問深醇、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盡進來。奏、臣豈敢著書、不過講說舉子所習經義、何足仰塵乙覽。上云、經說更好、但隨所有進來奏。臣自遠來、乍對清光、已踰平生之望、又蒙睿慈曲垂褒諭、令進所習經說。願臣何人、遭逢如此。然臣委是目下未有成藁、以應明詔、容臣守官之暇、收拾編錄、候成次第奏乞投進。欲望聖慈特賜寬假。上云、看撰得幾卷、卽逐旋進來不妨。又奏、在廷儒臣多是前進、臣一旦入奏、便敢僭越投進文字、以此終是踧踖未安。上連聲云、不妨、不妨。按行狀、公進周禮說在遷秘書少監後。玉海亦云紹熙三年進。

按、賜對年月、文集亦無明文。考是年十一月封事云、陛下過聽、不以臣爲不肖、歸以畿節、留之郎舍、賜對便殿。初無建明、而天顏開懌、玉音溫厚、曾不數日、擢貳冊府。又未幾

用爲皇子嘉王府贊讀。据此則秘書少監之除，卽在使殿賜對之後，故辭免秘監狀有乃因賜對，有此超擢語。是公在郎舍幾逾一年，而後賜對也。惟館閣續錄，公以吏部郎中除秘書少監，其由員外郎遷郎中，則無從考其年月矣。選兼皇子嘉王府贊讀。八月，王生辰，上始生詩七章。纂次建隆以來行事，爲王講誦。

行狀：選兼皇子嘉王府贊讀。公以爲王者之學，經世爲要，祖宗成憲，尤當先知。乃纂次建隆以來行事之要，爲王講誦。大指每至立國規模，必歷敍累朝因革損益，附見其下。本末粲然，如示諸掌。

攻媿集六十九恭題賜陳傅良宸翰，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宮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旣



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其一日上呈翊善、其一日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爲言、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跽謝而退。

南宋館閣續錄九、陳傅良、三年六月以吏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是月爲秘書少監。十二月爲起居舍人。

續資治通鑑
是年正月即

以起居舍人
繫銜亦誤。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上不朝重華宮。公上封事。辛卯、上朝重華宮。

宋史本傳、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妒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

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卽有姦儉乘時爲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

按本傳所載、以文集考之、乃除起居舍人後、直前劄子也。

有臣待罪
右史語。

先一月長至、駕不出、公上封事、末自記云、是時

壽皇聖政書成、已降指揮、十一月十四日進呈、忽長至日、駕不出、宰執以下不勝憂懼。是日、却付出聖政序、內翰李

燾獻之所撰也。翊日、丞相進呈、上云、可別令人撰入。

水心
集題

陳中書孝廟聖政序。既進入、宸翰遂出、於是過宮。

十二月癸卯、壽皇聖政書成、詣重華宮進讀。命轉一官、旋除起居舍人、又辭免、不允。



攻媿集三十五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壽皇聖政轉一官、勅具官某、朕惟壽皇在御、務行聖人之政、二十有八年、傳祥非躬、懼弗克堪。既已申飭史臣、謹以事繁日之書、又掇其大端、可以爲法於後世者、別爲一經、追儷二典、真我家之盛事也。爾以一代名儒、晚登郎省、親擢道山、付以史事、奏篇來上、奉之慈極、從容進讀、冠佩儼然。茲焉論賞、盍先於衆。命增一秩、以示儒者之榮。尙惟欽哉。

按文集寄僧嗣清詩序云、晚爲秘書少監、聖政書成、被旨詣重華宮進讀首篇。壽皇色甚康頤、視良久。以宋史及館閣續錄二考之。在是歲十二月四日癸卯。公除起居舍人。當在十二月下旬。以辭免。申省狀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也。

四年癸丑五十七歲。正月、兼權中書舍人、辭免、不允。九月甲申、上將朝重華宮、皇后止帝、公引裾力諫、不聽。十二月、遷起居郎、復辭免、不允。是歲、兩乞補外、又乞祠祿歸展墓、焚黃、皆不允。

宋史本傳、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爾。臣嘗卽陛下之心、反覆論之、自謂深切、陛下亦旣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於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

按、下殿徑行、乃明年五月反覆極諫、不聽後事、史蓋終言之也。

宋史二百四十三光宗慈懿李皇后傳、是日、百官班列、俟帝



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按此事互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及周密齊東野語。

行狀給事中兼嘉王府翊善黃公裳以封還除目改兵部侍郎。公言給舍封駁是謂官守。若以爲是則常聽從。若以爲非則當罷黜。今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不謂清時有此過舉。乞令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五月初四日奏
入留池州副都統制率逢原就除都統制。公言逢原專橫培植士伍咸怨。淮西總領鄭湜姑按其偏將以警之。逢原懼而自劾。方詔放罪不應信宿之間遂有遷擢詔依已降指揮公

復繳論之。

十二月二日奏。

陳源除入內內侍省押班、給事中、駁之。

不可已。書讀矣。公言：「源僭侈專橫，得罪高宗，投竄遠方，籍入家產。及許逐便以來，間有恩命，則臣僚相繼論奏，悉蒙開納。今瑣闥迫於天威，勉書讀。臣必不敢奉詔草詞。」

七月二十五日奏入。

不報。內批：張子仁除節度使。公言：「留正輔相初政，於今五年，待

罪郊外而去，留未決。趙雄以前宰相起帥江西，抱病告終而

恤典不及。西陲擁兵十萬，吳挺物故，擇將不可不謹。恤終不

可不至而屏去申奏，以爲失實。當此時也，乃遂加恩於勳舊

之家，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爲聖明惜之。詔：子仁係勳臣

子，可與書行。公又言：「報答勳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爲親？矜憐

後裔，孰與專帥闡者之爲重？陛下儻下察，末議少霽，威嚴天

意豁然，羣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賜施行。憂在疆場，則亟須



處置庶幾國家尊榮朝野欣豫。八月十三日奏雖不報然陳

源竟不命詞張子仁亦不果授鉞。按公爲舍人遇事不可輒

虛月此數事尤其辭華大者。

攻媿集三十八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勅具官某言動之
屬史官固有左右之異朝廷之用賢士豈以日月爲功試之
加詳旨則有在爾窮百氏之學發六經之文身方在於布衣
名已傳於海內外庸旣訖衆望愈歸比再入於修門寢摧居
於清貫叩其著述之業登之記注之司螭陛直前善開明於
朕意鳳池共能震耀於王言執義不回秉心無競稍遷厥
職以重此官庶幾朝宁之間猶見儀刑之舊載纂高皇之典
仍陪元子之遊益啓乃心毋忘忠告。

文集曹序召對光宗驟遇獎用侍立代言贊翊儲邸次第蘊

畫庶將發揮、則著於紹熙之癸丑。

五年甲寅五十八歲正月、壽皇不豫、四月丁巳、請以親王執政

或近上宗戚一人充重華使、不允。按、公再乞致仕狀云、自今三

上章乞守本官致仕、不允。五月四日、復反覆極諫、卽面納休致劄子、繳上告勅出城待罪。

神道碑、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謹言、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蓋嘗贊嘉邸爲中宮言之、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會慶闕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今旣上失三宮之



歡則臣等講讀皆爲空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旨於廟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爲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曲盡事節、犯顏極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挂冠之奏。上雖不受、玉音賜可。公卽申省致仕。宰輔留之不可。

文集奏事乞休致劄子末自注云、五月四日、讀前奏事劄子畢、卽面納休致劄子。得旨云、甚好、甚好。當日解官、繳納告劄五件、申尙書省樞密院。

文集跋皇子嘉王賜贐金劄子、竊審抗章得請、暫爾閒佚、啓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充贐儀。輕浼爲愧、指留幸甚。乍遠、倍加保愛、至祝。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

嘗數對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悟。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閣門來約臣、令隨衆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敷奏、反復久之、天意弗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甚好、甚好。留下文字。臣就榻前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申尙書省、諫院御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稟達之罪。上賜贐金、恩出意外。攻媿集二送陳君舉舍人東歸詩、皇天生人物、千載非偶然。冲和兼萬人、始得一美賢。夫君乃其人、人一己百千。飛黃欲追風、况復勤著鞭。文陣早奔放、氣欲摩青天。短褐東海濱、名貫斗牛躔。聞道更獨早、自言若墜淵。出登龍虎榜、徑上鵷鷺聯。中間幾流落、清湘窮泝沿。白首始爲郎、一見意已傳。登瀛上麟臺、授簡游兔園。擢爲柱下史、遂居紫微垣。去天真尺五、



朝綱賴扶顛。龍樓闕問寢。萬口爭進言。惟君最勇決。螭頭屢
直前。危言破人膽。三進加勤拳。天高聽亦高。歸袂何翩翩。高
風激頽波。同列空慚顏。君雖未必去。一去勝九遷。我欲留孔
戣。有懷不得專。况我自欲去。何心挽歸船。嗟我生何爲。與君
幸齊年。先後才九日。相與同氣然。幾年若契闊。班心忽差肩。
判花同代庖。君思若涌泉。上房草數制。下房時一篇。一篇輒
高妙。隄始愧余先。春秋隱公傳。國史建隆編。周官授大旨。所
得俱未全。聚散不可料。餞別滄江邊。君將處於陵。我耕綿上
田。君行無疾驅。中途恐傳宣。不然遂成別。孤帆渺風煙。夢魂
不可制。隨君墮中川。

既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嘉王府贊讀。不受。

攻媿集三十九起居郎陳傅良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敕具

官某漢四皓起商山、羽翼之功、千古稱之。朕則歎焉。使高帝能以卑詞厚禮聘之、以輔其子、則善矣。爾以一世名儒、羽儀於朝、抗議不回、引去甚亟。爾與吾兒游舊矣。爾既厭直承明之廬、予亦閔勞以侍從之事、寵之以秘撰之寓、職來爲朱邸之賓僚。尙遄其行、庸副虛佇。

按秘閣修撰之除、在五月二十八日、公已先一月歸矣。省劄遞到溫州、公辭免。劄子有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奪。時事難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語。

六月、壽皇崩、光宗不能執喪、禪位嘉王。是爲寧宗。七月、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旋除中書舍人、俱再辭、不允。

攻媿集四十新除起居郎陳傅良中書舍人勅、朕嗣膺大統、收攬羣才。朱邸賢僚、豈容居外。紫垣老手、宜俾爲眞具。官某、



學探聖原文。追作者論議多先儒之未發行。藏惟古人之與
稽。相從兩載之餘。信爲三益之友。謂左氏真得春秋之旨。謂
周官實爲太平之書。推祖宗之本心。明政事之要道。昔信其
說。將行其言。首畀故官。旣加新渥。矧是纂承之始。尤資播告
之修。大老之居海濱。是將焉往。舊學之遯荒野。其遂來歸。式
遄爾驅。以副朕望。

又見任侍從。該覃恩。轉官勅。朕嗣膺鴻祚。祇遜燕謀。九五正
位之尊。何德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眷惟禁路之英。
皆我慈皇之舊。爰因覃霈。首示優恩。具官陳傅良。學貫九流。
名滿四海。橫經朱邸。遂依日月之光。掌制西垣。期鼓風雷之
號。

八月。命兼侍講。十月。赴闕供職。

攻媿集四十六侍講陳傅良宣赴經筵供職曲謝宣答詞有制朕務明政體首闢經帷嘉舊學之來歸喜耆儒之同集其思忠告以副疇咨。

又初講畢案前致詞降殿曲謝有制首頒召命渴想忠猷贊聞講貫之詳恍若從游之舊克諧朕志益啓乃心。

行狀今上受內禪三日詔公歸班又四日除中書舍人公三辭而後受未至命兼侍講時方博延名德之士進諸朝廷知潭州朱公熹召爲煥章閣待制侍經筵與公同日造朝班行相慶公入見首言陛下嗣守丕圖宜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美參酌兩朝治體擇其爲天下後世便者兼行之詔知閣門事謝淵係皇太后親弟特給全俸今同知樞密院事樓公鑰時爲給事中封還錄黃公言樓



鑰所駁允當、望追寢前命。臣失於論奏、乞正鹵莽之罪。因言、陛下臨御未久、每事當遵守法度。近因臣下妄有陳乞、往往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深恐自此浸開倖門。願陛下念付託之重、加兢懼之誠、凡宮禁請求、斷勿垂聽。

閏月、孝宗將祔廟、上僖祖太祖廟議。兼直學士院、辭免、不允。朱公燾以內批除宮觀、任便居住、封還錄黃、請留燾以慰人望。神道碑、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宣旨、鑰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

行狀兼直學士院。會有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公請對、將陳其不可。詔俟別日宣引。公連疏言、朱熹三朝故老、難進易退、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爲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

易。內批之下、舉朝失色。臣不敢書行。後四日、詔朱熹進寶文閣待制、與郡。

十一月、兼實錄除^③同修撰。薦朱公熹、葉公適自代、不允。

行狀未幾、以公兼實錄院同修撰。公以史事宜有專官、再辭、不許。阜陵復土、上始自重華宮入居大內。公首請增置諫員、收用恬退之士、詔問民間疾苦。上雅敬公、每對必虛己以聽。始上在潛邸、寮案誕日以詩爲壽。公與翊善黃公詩、皆以開導德性、冀有所規益。上感二公意、各親書其詩謝之。於是上屢趣公爲跋語、刊石同進者、以上眷公厚、始多忌之。

十二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遂歸瑞安。

宋史本傳、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宮。



行狀知閣門事韓侂胄浸竊威福倚言路以排斥忠正有上章詆公者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按公泊釣臺灘下詩今歲纔餘今夜月此舟三泊此江沂。蓋十二月望日也。公是年五月去國十月赴闕至是又歸。凡三過釣臺於是歸瑞安不復出矣。

是歲次子師朴以大饗恩補承務郎。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五十九歲六月以潛邸講堂官轉朝散大夫八月丙子令人張氏卒。

水心集十四張令人墓志夫人諱幼昭字景惠溫州永嘉人。父兄皆儒先生自幼陶染詩禮間事絕異於他女其夫有學行文詞經世之業遠近宗從登門請業通日夜歷寒暑室內常無坐處夫人獨挾一婢治饔貧甚糴米市薪行飯分茗皆

令得潔饌、有無未嘗使夫聞之。新有田五畝、夫之伯氏鰥也、將繼室而不得具禮。夫人曰：「鬻此田耳。」後夫宦頗遂、不至乏、稍經營兄姊及他親友。或一日直取數十百萬錢、夫人喜曰：「士方窮時、欲有施與云云、爲大言耳。今而得酬、豈非幸耶？」過洞庭、管押者忽告曰：「某所行李有盜、家人皇駭。」夫人笑曰：「卽如是、所失不過財物、若貧卽不失矣。」夫仕上皇、屢諫不聽、乞致其仕、下殿卽行。新天子嗣統、急召使至、俄復罷、往來業業數月。夫人率男女歡笑相隨曰：「以爲高、則余不安、以爲非常、逐則宜爾。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凡其夫所欲向意行、不曲折傲古、不循俗、夫人一切順承曰：『不如是、是吾不能從其夫。』然而每曰：『以子之疎且易、欲以求知於天者、使人亦知之乎？宜謗之衆也。』與夫閱士久、士之品儔高下、皆能言之。」



夫所與游、夫人則亦與其偶相視遇如姊妹、憂樂皆同焉。夫人愛其弟特甚。弟死久諱不告。過時而後哭之慟絕、遂得疾。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且午、曰伯伯何在。吾今死不可不與別。薄暮伯氏至、夫人曰新婦歸矣。夫撫之曰得無記疇昔所得於論語孟子乎。頷之再三而瞑。年五十。某年月日葬。夫以書來曰吾夢景惠盛服出布帷問焉往曰往見子謝意屬子銘也。又曰常日有不樂未嘗破聲色其女問何以能忍曰我豈無氣性者耶但寫上墓志不得故不爲爾。然則夫人之期於後遠矣。

按是年八月癸丑朔丙子爲二十四日也。

二年丙辰六十歲夏降三官罷宮觀屏居杜門榜所居室曰止齋。

行狀慶元二年夏言者復交章詆公詔降三官罷宮觀公屏居杜門一意韜晦榜所居室曰止齋日徜徉其間賓至則相與講論經史亶亶不厭故舊之在朝者或因人問起居公皇恐遜謝而已。

神道碑言者指其學術不正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復劾其在太上朝奏對狂率降三官罷祠。

四朝聞見錄止齋實爲寧皇舊學上嘗思之語韓侂冑曰陳某今何在却是好人侂冑對曰臺諫曾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術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復召止齋立朝大節俱無愧於師友先皇以疾缺北宮禮其諫諍有古風嘉王之立止齋以舊學有贊策功而阨於韓氏遂不得大拜云三年丁巳六十一歲籍僞學趙公汝愚朱公熹等五十九人公

與焉。

續資治通鑑百五十四、慶元三年十二月、知綿州王洸上疏、乞置僞學之籍。從之。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輔、何異、孫逢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方、項安世、李塹、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譙、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詹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戊午、六十二歲。



藏

按文集戊午壽國舉兄詩云、一母分身四白頭、從今家事付兒流。据此則公之同產凡四人、至是皆無恙、而國舉但知其字、餘名字均無可考。水心張令人志有經營兄姊語、公殆有兩姊耶。

五年己未六十三歲。

文集有己未生朝謝莘叟兄送梅等詩。

六年庚申六十四歲。

文集有庚申上巳等詩。

嘉泰元年辛酉六十五歲。

二年壬戌六十六歲。弛僞學禁、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閏十二月、有旨與郡辭免不允。

三年癸亥六十七歲。三月、差知泉州、以疾力辭、授集英殿脩撰。

疾益侵、請謝事、授寶謨閣待制。

神道碑、嘉泰

今本作定誤。

三年、集英殿脩撰陳公告老於朝、天子

歎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

四朝聞見錄乙、寧皇每飲不過三爵、宮中動卻呵殿黃衣至不之避、自以補革烏浣紬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之、則應以毋作聰明亂舊章。蓋舊學於永嘉陳傅良、嘗導上以比、故終身不忘。

十一月十二日丙子、公卒。遺奏聞、贈通議大夫。

行狀、以其年十有一月丙子卒於家屬、續酌酒與兒訣、凝然而逝。年止六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男。計聞贈通議大夫。

神道碑、十一月十有二日終於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



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又云遺奏聞、贈四官、錄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

文集曹序、宛轉極諫、徬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罷、爰抒舊志、著於訓傳、疾疢漸臻、梁木竟殞、則終於嘉泰之癸亥。

開禧元年三月庚申、

按正德本神道碑作庚寅、今杭本並改作庚寅。狀及墓志作庚寅、今杭本並改作庚寅。行

宋史寧宗紀、開禧元年三月不書朔、以四月戊子朔推之、三公月無庚寅、則正德本神道碑與攻媿集作庚申是也。今從之。

子師轍等奉喪合葬於所居前山、令人之兆。

行狀子男二人、師轍、承務郎、新監臨安府鹽官縣、買納鹽場。

神道碑作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

師朴、承務郎、女七人、長適迪功郎、新光

化軍司理參軍潘子順。

神道碑作監鎮江府漣口茶庫。

次適從政郎、福州連

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處州儒學教授林子熙。

一作次



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疇、次未行。孫女一人。按、潘子順、知信州上饒縣事、雷煥省

林子燕、直龍圖閣、林季仲、懿成之族、廉夫子、徐冲、工部侍郎、徐誼子、宜子、見文集、令人張氏、墳志。

行狀卒之日、室無餘貲、田不過二頃、其葬也、資友朋之賻以集事。

攻媿集二十六乞錄用陳傅良之後疏、故中書舍人陳傅良、以一世名儒、爲嘉邸直講、最蒙恩遇、陛下踐阼之初、置之從列、爾後困於排抵、幾至危殆、起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其家索然、次子已夭、長子師轍窮賤孤獨、曾經一任、改奏京秩、年過五十、栖遲逆旅、所向不偶、誠爲可憫、臣與傅良爲布衣交、後又同朝、俱掌內外制、情義至厚、真是畏友、其學問文章、過臣遠甚、實不忍其後之不振、竊見紹熙中、陛下生辰、傅良獻詩、

大蒙嘉賞、親御翰墨、寫其詩篇、反以賜之、臣嘗再拜而爲之跋。奎墨既已刊之樂石、敢以墨本及臣跋語同以上進。伏望聖慈俯賜睿覽、與念簪履之遺、特降恩旨、錄其嗣子。上以見聖主甘盤遜野之思、下以慰傅良沈泉之痛。

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七陳定生先生墓志銘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遷宜興、遂爲望族。

余兄勤西甌海軼聞云、今我邑樹村陳氏、鮮有聞者、或言止齋無後。讀定生墓志、則止齋之後、實徙宜興、明時遂爲望族。天啓時、左都御史贈少保於庭、與楊左諸公皆入黨籍。少保子爲定生先生、貞慧、定生子爲檢討維崧、然則君子之澤遠矣。

公所著書、見於行狀者、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



按文集曹序作詩訓義以爲未脫藁。宋史本傳作詩解詁以爲行於世。四朝聞見錄作詩傳亦云方行於世。建安袁申儒序其傳末。明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尙載有止齋詩解抄本。本朝朱氏經義考一百七亦作毛詩解詁。注曰佚。然則公詩說確有成書。曹殆未之見歟。明世尙有傳抄。今則不可復得。而其數見於他書所引及文集所及說詩大旨尙可窺其涯略。茲皆附錄於後。

四朝聞見錄甲止齋陳氏考亭視爲畏友。考亭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以公近與陸子靜互

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云。建安袁氏申儒爲公門人。序其傳末。

陳埴木鍾集六止齋謂檜亡爲東周之始。曹亡爲春秋之終。乃以爲聖人係曹。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卽其思周道思治之語。爲傷無王。無伯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是歟。非歟。案以上問。

詩序出於漢人。不可憑據。春秋傷無伯之說。亦是說者之談。聖人作春秋。決不解主張伯道。以詩序證春秋。自是船上繫船。但止齋之言。意謂無王無伯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

由此二國致禍也。

困學紀聞三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桮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桮然君子以爲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幽終。按紀聞所引見

文集答黃文叔書

文集與朱元晦書二來徵詩說甚荷包所見何蘂豈向時聚徒所爲講義之類則削蘂久矣年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區區愚見但以雅頌之音簫勺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尊意以爲何如。

又與張端士書三毛氏詩傳汨沒年久欲爲發明之因附



已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廢矣、未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爲佳。

又書四詩說盡隨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何如耳。答趙南紀節推書三百篇往往爲訓詁家解駁類 淺迫

人意有遠矣。謝逍遙嘗說三百篇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此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雅索之、聖賢貴寡怨、詩至於可以怨、必有道也。

又文章策、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也、皆有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爲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出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

虐世、非止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此也。

又收民心策、昔嘗怪宣王咎己之急辭、罪歲之缺望。夫咎己之急辭、生於自治之不足、罪歲之缺望、則又窮焉而尤天也。而中興之雅、實先是詩。序詩者、顧以爲中興之根本、何也。彼其心、未有係天下之心也。宣王之機、所藏者甚微、而澤之及人者、尙自淺也。藏乎中、甚微、非力久、則未易以著。而澤之所及、猶淺、則亦難乎遽孚。雲漢之旱、宣王之惻怛忠愛、一旦而大彰彰焉。天下以是爲文武成康之心也。車攻未作、復古之業就矣。不然、遇災而懼、漢唐人主如此者、總總也。彼其令下而民玩、而此則速中興之功、未可以言語及也。人皆曰雲漢之旱、中興之福也。無雲漢、宣王之仁不加損、有雲漢、宣王之



仁亦不加益而中興之機也。是詩也。故嘗爲之說曰。商非興於解網而實興於解網。周非興於扇暍而實興於扇暍。宣王非興於遇災而實興於遇災。聖人之仁。不外假以收天下而天下之歸心。則嘗有俟也。

朱子語類八十一問器遠君舉所說謂闢雖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

又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按此條欽定時經傳說彙纂探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引說葛覃詩云。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親執其勞。所以心誠愛而不忍棄也。



又說采蘋詩云、采蘋其家人之六二乎。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惟飲食薦享而已。采蘋于沼澗而用之於祭祀、其未事則夙夜以致吾力、其既事則舒遲以言歸而已。

又說雄雉詩不忮不求云、忮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忮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忮。故忮者常至於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己。

又說泉水載馳、竹竿三詩云、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

又說淇澳詩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云、謔而善已是中節、特言不爲虐以足之耳。古人張不廢弛、屏不廢逞、肅不廢離離、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縱也。

又說召旻詩云、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於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豳、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

又說三頌云、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閭以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按、以上彙纂所引、共八條、不知採自何書。呂氏

說、則陳氏少南詩解也。

周禮說三卷。神道碑作周禮進說、國史經籍志作十三卷。

按、文集有進周禮說自序。

趙希弁讀書附志上、周禮說三卷、右朝奉郎、祕書少監陳傅良所進也。舊刊於止齋集中、曹叔遠別爲一書而刻之、且爲之說。

直齋書錄解題二、周禮說三卷、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

撰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陳君舉周禮說三卷。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注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爲書曰微言。傅良爲說十二篇專論綱領。

按徐筠字孟堅清江人周禮微言凡

十卷見玉海三十九。

水心集十二黃文叔周禮序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管獻之紹興^④天子爲科舉家宗尙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王與之周禮訂義序曰編類姓氏世次永嘉陳氏傅良字君



舉其說有一集及經進四篇。

邱葵周禮全書治周禮姓氏陳氏傳良字君舉永嘉人有講義集說。

按周禮說今亦未見然王與之訂義所引獨多及見於朱子語類黃氏日抄者皆可考其大略惟訂義序目謂其說有一集在經進四篇之外殆卽邱氏所謂講義集說歟余姪詒讓曰案中興藝文志謂周禮說十二篇專論綱領今以訂義所引核之其說於名物度數瑣屑繁碎者亦多考覈似不止論綱領如釋考工記車制綜貫羣經釋名辨物最爲詳審而於原目所謂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者則無可附麗其爲別有一集殆無疑義。

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

按春秋後傳今列入納閣成德通志堂經解中章指

未見。

樓鑰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彰。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考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爲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迴出諸老先生上、斂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



辨釋間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自客授之初、卽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旣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雖若相忘於江湖、而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旣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



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爲不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威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虢、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檇杙、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於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於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

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於中邱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



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二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尤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左氏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

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尙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己也。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周勉春秋後傳跋曰、先生爲後傳、將脫藁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出弗存也。勉官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刊帖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惜哉。勉從先生於桂陽、於衡、於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睽隔函丈、不果質、今訂正猶先生之志云。嘉定元年七月朔日、門人周勉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三止齋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



陳傳良撰樓參政大防爲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略見之。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春秋後傳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陳傳

良撰。傳良字君舉、號止齋、溫州瑞安人。乾道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謚文節。事蹟見宋史。本傳是編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傳良爲此書、將脫藥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傳已非傳良完本矣。趙訪春秋集傳自序、於宋人說春秋最推傳良、稱其以公穀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

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云云。考左氏爲春秋作傳、非爲策書作傳、其所云某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爲別發史例、似非事實。況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尙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足爲傳良病。惟以公穀合左傳爲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著錄獨多、空言易騁、茲亦明效大驗矣。傳良於臆說遙起之日、獨能根據舊文、研求聖人之微旨。樓鑰序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曰蔡幼學、曰

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其考究可謂至詳。又其書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曰此據某說此據某文其徵引亦爲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枵腹而談褒貶者庶有豸乎。傅良別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樓鑰所序蓋兼二書言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永樂大典中尙存梗概然已殘闕不能成帙故不復哀錄焉。

文集與張端士第二書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啓手足之前更加刪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怍。又第四書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褵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尙欠刪潤不免就病中勉強。

讀書譜一卷。

神道碑作二卷。



稿藏

直齋書錄解題四、讀書譜一卷、陳傅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以易、書、詩、春秋諸經考世代而附著之、共和以下始有年數。文集答丁子齊書、下問讀書譜、近方脫稿、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榷、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團欒、如來諭也。書譜又辱爲之敘、文意俱盛。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撥。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

建隆編一卷。

一名開基事要、一名藝祖通鑑節略。設書附志及玉海皆作十卷。

按文集有嘉邸進讀藝祖通鑑節略自序、卽此書也。

趙希弁讀書附志上開基事要十卷、右朝奉郎、秘書少監、皇子嘉王府贊讀、陳傅良所進也。自建隆之初、迄開寶之末、亦曰建隆編、曹叔遠序而刻之。

直齋書錄解題四、建隆編一卷、陳傅良撰。蓋長編太祖一朝節略也。隨事考訂，併及累朝始末。慶元初在經筵所上。按文集自序有嘉邸進讀字，則非慶元初所上也。書錄所云，蓋誤。

宋史藝文志二、陳傅良建隆編一卷、一名開基事要。

玉海四十七、建隆編、陳傅良撰太祖政事起建隆迄開寶書其綱要。又考累朝沿革得失，疏於下，凡以表見立國之初意，以建隆命編蓋繫之始年。又四十九、陳傅良有開基事要十卷，亦曰建隆編。

制誥集五卷、文集三十卷。

曹序作止齋集五十一卷、文獻通攷宋史藝文志並作五十二卷。

錄作五十三卷。宋三山本五十卷、今未見。明宏治自王環本五十二卷、與曹序編次合。王序言從秘閣錄出、今尚有傳本。同時

又有坊刻小字安正堂本、併為二卷。光緒八卷。閣朝乾隆林上梓本

又分爲詩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道光陳石士少宗伯隆凡刊於杭

州、卷數悉照林本。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歷代兵制八卷。天一閣本。宋陳傅良撰。傅良有春秋後傳已著錄。是書上溯成周鄉遂之法及春秋秦漢唐以來歷代兵制之得失於宋代言之尤詳。如太祖躬定軍制、親衛殿禁戍守更迭、京師府畿內外相維、發兵轉餉、捕盜之制、皆能撮舉其大旨。其總論之中、謂祖宗時兵雖少而至精、逮咸平後邊境之兵增至六十萬、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輓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此日者。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爲深切。蓋傅良當南渡之時、目睹主弱兵驕之害、故著爲是書、追言致弊之本、可謂切於時務者。

矣。

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又有西漢史鈔十七卷。

今佚。

見於玉海者、又有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注曰、未見。

玉海三十九、陳傅良、徐元德撰。

朱子語類八十六、於邱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精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卽陳君舉所進周官說。

見於明高儒百川書志者、有論孟古義一卷。

府縣志並作經書古義。

百川書志二十、論孟古義一卷、或曰止齋著、又曰王從之著、

未詳孰是。

按、從之爲金若虛字、金城人、金史文藝傳下有傳。

陳獻章白沙集七、復鄧御史公輔寄新刻陳君舉論孟古義詩云、兩漢非三代、人才逐世低。市朝成畫虎、文字笑醯鷄。古義昭昭對、終篇短短題。不因歐六一、爭得見昌黎。

見於直齋書錄者又有長樂志四十卷。

書錄解題八長樂志四十卷府帥清源梁克家叔子撰淳熙

九年序時永嘉陳傅良君舉通判州事大略皆出其手。

按書錄五

長樂財賦志下云往往鄞縣訪同官薛師雍子然凡案問所書一編大略述三山財計而累朝詔令申明沿革甚詳。問所從得薛曰外舅陳止齋修圖經時欲以爲財賦一門後緣卷帙多不果入。然則此志編輯之力多出公手益信。

見於明焦竑國史經籍志者又有書鈔。

經義考八十一注曰未見。

見於元程端禮春秋本義卷首者又有春秋類說。

按程端禮春秋本義卷首春秋傳名氏永嘉陳氏下載有章旨類說後傳三書章旨後傳前已著錄類說別無所見不知程氏何所據也。此外尙有講筵孟子講義見經義攷二百三十四蓋卽慶元初以中書舍人兼侍講時所上已



入文集二十八。又伊洛遺禮見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
四。伊洛禮書補亡見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四。均非公書。
陳龍川集伊洛禮書補亡序中有述及公語遂致誤收。又
備邊十策見續通考一百七十九。蓋因宋史藝文志著錄
偶與漢兵制一卷相連而失其撰人名氏遂以爲一人之
書。高士送終禮見續通考一百七十六。更不可信。說並詳
余姪詒讓溫州經籍志辨誤。

按公少作尙有待遇集見林下偶談四。城南集見文集卷
末。曹叔遠跋俱佚。今世所傳尙有論祖五卷見四庫全書
總目一百七十四。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奧論八卷見千頃
堂書目二十九。又永嘉先生八面鋒相傳以爲公作並有
明時刊本。要皆當時舉業程試之用。文肅所謂或混幼作。



或雜眞贋、詆題叢帙、誕彌遐陋者、此類是也、無關大賢述作之旨。公登第後、輒深自悔、而盡焚其舊藁、文肅編集嚴加釐別、用熄淆亂。今姑附見其目於此。

文集曹序、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奧會、執九經百家之轡、俾環嚮以趨於一。披剔文義、躡藉衆糾、究明帝王經世宏模、而放於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牽多歧。由是彰往考來、默察當世不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回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具。蓋嘗忘寢廢食、審玩熟復、庶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輒沮、而志念回皇、與物委蛇、左推右挽、旁接廣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忘於斯焉。嗚呼盛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續、千載以來、不知其能幾見。

也。

行狀公剛毅洞達、寬博樂易。其爲學先於致知、充以涵養、默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篤於躬行、周於人情、事物兼博、約貫精粗、不倚於一偏。與同志論學、必以兢業爲先。蓋其所自、用功處也。事兄恭謹、終老不懈。自奉清約、閨門肅然。其接人委曲周盡、人人得其歡心。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小善曲藝、獎予無倦。士多不遠數千里、樂從公游。公隨其所長、誘掖磨琢、以成其材。

墓志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爲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覆論之、而呂公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本末、內外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采



異聞一事一物必稽其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日見而身折旋其間。呂公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脩取士法，養其義理，廉恥爲人才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廷爲人主一體羣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爲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負荷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按以上三條皆總論公學行志業大略謹附錄譜末。

附載止齋弟子。

蔡幼學

行安之瑞

曹叔遠

器遠安瑞

陳說

習之永嘉瑞

章用中

端叟平陽瑞

陳端己

子益平陽瑞

林頤叔

懿仲安瑞

林淵叔

懿仲弟安瑞

沈昌

叔阜安瑞

朱

翻文昭平陽瑞

胡

時伯正清瑞

林子燕

申甫清瑞

沈體仁

仲安瑞

錢文子白石、樂清。陳巖仲石、平陽。林大備百順、平陽。林居實瑞安、瑞安。

林載瑞安。胡宗太初。周勉明叔。王綽成豐。

呂聲之大享、新昌。呂沖之聲之從弟、新昌。洪霖天台。高松福國、福興。

倪千里起萬、東陽。徐筠孟堅、清江。黃章觀復、新昌。袁申儒建陽。

吳漢英長卿、江陰。吳琚居父。胡大時季崇、隨安。沈有開應先、無錫。

水心集二十有二有墓誌。薛仲庚子長。賈端老 張端士

滕璘德粹、婺源。木天駿德遠、瑞安。宋元學案曰、止齋再傳弟子。

補湯建字達可、樂清人。少爲陳止齋所知、篤意兢省、深造理窟、學者尊爲執堂先生、見萬歷志、則亦止齋弟也。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宋史、四史傳、百邦憲傳、少穎悟、從

官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

趙希錡字君錫、舊名希詰、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安德

宋史、四史、百三本傳、學於陳傅良、徐誼。官至安德

軍節度、封
信安郡公。

陳文節公年譜卷終



信藏

陳文節公年譜

陳文節公年譜一卷、瑞安孫藻田先生著。初余友楊君志林得一寫本見詒、藏之十數年、今春校印叢書第二輯、此寫本先付印告成矣。秋九月、孫君公達來滬過余、談先生之孫也、言行篋中有此書家藏寫稿、余喜甚、輒以印本求覆校。公達所攜乃先生晚年定稿、精贍過于志林所得者遠甚。余因悉棄去、先所印成者而公達亦樂以其藏稿假余重印、卽此卷是也。先生生清之中葉、同治間官至侍讀學士、與其兄太僕琴西先生皆篤志宋永嘉諸儒之學、以啓迪後進。嘗彙刻鄉先哲遺籍爲永嘉叢書、極爲精審。生平嗜學、至老不倦、所著尙有止庵讀書記、呂氏春秋高注補正、東甌大事記、浮沚年譜、海日樓詩文集等書、凡若干卷、藏於家。民國十八年十一月、黃羣記。

校記

①應勘：四庫本陳傅良《止齋集》卷二〇《湖南提舉刺列郡太守狀》同。據文意當作「磨勘」。

②「共」下有脫字，據樓鑰《攻媿集》卷三八《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制》，當作「二」。

③實錄除：據陳傅良《止齋集》附錄蔡幼學撰《行狀》，當作「實錄院」。

④紹興：據葉適《水心集》卷一二《黃文叔周禮序》，當作「紹熙」。按，據年譜，陳傅良于紹熙三年進上《周禮說》，作「紹熙」是。



信藏

陳文節公年譜



定川言行彙攷

張壽鏞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吳洪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四明叢書本

《定川言行彙攷》一卷，近人張壽鏞編撰。原載《四明叢書》本《定川遺書》卷四。

沈煥（一一三九—一一九一），字叔晦，宋鄞縣（今浙江寧波）人，銖子。潛心經籍，作文講求義理。年二十五入國子監，後師事陸九齡。乾道五年舉進士，直言時政闕失，爲汪應辰等賞識，奏名第二，授上虞縣尉（《宋史》本傳作余姚縣尉，誤）。淳熙八年除太學錄，孜孜講道，爲同僚所忌，出爲高郵軍教授。後爲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淳熙中知婺源縣，十五年，通判舒州。紹熙二年卒，年五十三，謚端憲。沈煥既得江西陸氏之學，又與呂祖謙兄弟講論，約略史籍，周覽博考。著有《文集》五卷，久佚，張壽鏞輯有《定川遺書》二卷。《宋史》卷四一〇有傳。

編者張壽鏞（一八七六—一九四五），字伯頌，一字詠霓，號約園，浙江鄞縣人。光緒二十九年舉人，歷任寧波法政學堂監督、杭州關監督。民國間累官財政部次長兼江蘇省財政廳長。後創辦光華大學（抗戰時學校改名誠正文學社及格致理商學社），任校長，有《約園講演集》。著有《經學大綱》、《史學大綱》、《詩史初稿》、《四明經籍志》、《約園善本藏書志》等，又輯刊《四明叢書》。是譜即其輯刊《定川遺書》時所撰，雖不以年譜名，而按年繫事，實爲年譜。自序稱「欲爲年譜，取材既嫌闕略，若不第其先後，東鱗西爪，又無能概其生平」，故爲此編，以《行狀》爲主，以他書所載爲輔，分別綱目，以略見譜主生平事蹟及學術進益歷程。

定川遺書附錄卷四

後學鄞 張壽鏞輯

定川言行彙攷

壽鏞謹案、袁正獻公燮既撰定川行狀、又作定川言行編、後之撰定川傳者、莫不以此爲祖。雖周益國公必大撰墓碣、亦本於行狀者也。定川文集五卷、既不可得。謝山所得之言行編、壽鏞亦未見全帙。嗣得之於伏跗室、爲煙嶼樓徐氏舊鈔本、二十一世孫袁士杰輯也。惟欲爲年譜、



藏

定川言行彙攷

取材既嫌闕略、若不第其先後、東鱗西爪、又無能概其生平。不揣謏陋、既編定川遺書、更就參稽之所及、以行狀爲主、以羣書所錄爲輔、分別綱目、名曰定川言行彙攷。後有獲者、得以增益。古人云、書之傳有其時也。淳熙四先生、惟定川之書獨罕見、尤馨香禱祝於後之君子之蒐索焉。

宋高宗紹興九年己未歲先生生。

案行狀、君諱煥、字叔晦、四明沈氏也。又案行狀、



得年五十三。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攷紹熙二年爲辛亥。逆溯而上。先生之生爲紹興九年己未也。又案淳熙四先生。舒廣平生於紹興丙辰。長先生三歲。楊慈湖生於紹興辛酉。少先生二歲。袁絜齋生於紹興甲子。少先生五歲。絜齋集跋祖姑歲月記某生於紹興甲子。

沈氏世家定海。中徙鄞。

案定海志。孫枝傳。父允從。從鄉先生沈銖學。又云。枝與樓鑰、沈煥、袁燮遊。定志旣傳孫枝。而不爲定

川立傳。定昔合於鎮。而先生又徙鄞。故鎮志、鄞志獨詳之。然先生子孫有仍籍定海者。是定志不爲先生立傳。定志之陋也。又案徐兆馬四明談助先生本傳云。今阜茨廟前沈氏其後裔也。

十五年乙丑歲。先生祖主簿公登進士。

案鎮海縣志沈子霖傳。子霖字澤夫。父開。不仕。子

霖貢辟雍。登紹興十五年進士。鎮志與誤。熙特更正。官惠州

博羅縣主簿。號逍遙翁。又案行狀。自祖主簿公

經行修明。恬於仕進。鄉里高其節。



考簽判府君聞道於焦瑗、隆於教子、諸子皆修飭有聞。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銖字公權、嘗問道於焦瑗、授
伊洛指、忠信孝友、克紹先德、容止莊敬、衣冠端嚴、
造次必稽孔門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且、與人
交、面箴其失、退無後言、有古直諫之風、士大夫信
服。銖事瑗極恭、諸生事銖者一如之。雖已貴、莫敢
壞家法焉。高弟有舒烈、孫允、袁方、張祖順。又案
袁陶軒鈞甬上寓公傳、焦公路、山東布衣也。寓大
涵山麓。又案沈鏗傳、鏗字高卿、與兄銖、弟銘皆

爲焦瑗高弟、與從子煥同登乾道五年進士。又案全謝山四先生祠堂碑陰文云、定川之父簽判公學於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稱其忠信質直、孝修於家、行尊於鄉。高弟舒烈作行狀、是定川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又案全謝山嬾堂記、嬾堂之後人、乾道八年進士烈、受業沈簽判公權、爲程氏之學云。

先生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既冠成人、慨然有追蹤古人、主盟當世之心。



案楊慈湖祭叔晦文云世方習諛波、頽不可起。叔晦不然、如砥柱中流而峙、足以起士大夫萎靡不振之氣。又案所著有經說、王鵬軒錄入宋元學案補遺四條、第一條解曲禮道德仁義二句、第二條解在朝言禮二句、第三條解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節、第四條解故禮行於郊節。壽鏞編定川遺書已錄入訓語。先生精神靜專、尤精於禮。萬季野輯儒林宗派、直接傳授者爲竺大年。攷奉化縣志、大年著有禮記訂義一書、汪元春序之、謂其於道

契本末之辨、先後之間、多所發明、有功於世。惜原書未見、然先生解禮、有所授之、斷可知已。經說而外、如朱子答書中云、所云二圖之妄、深荷留念。言多枝葉、而不既其實、尤佩警切之戒。又云、二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又云、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卻是看得不予細、誤答了。今承再諭、愈詳密無疑矣。雖朱子答書在淳熙十年癸卯以後、據朱子年譜。然非平日之讀書聞道、安能臻此。

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則清遠雄麗。務以義理自勝。

案袁蒙齋甫贈沈智甫序

先生子名省曾

曰先正獻公嘗

言先生少年在鄉校刻志問學。齋前有竹甚茂。每於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聽者悚然。又案史忠

定浩祭文云以言其學正而不駁。因流知源。橫渠伊洛以言其文傑出橋門。朱子祭文云大篇短章鏗金戛玉。鉤玄闡幽。海搜山抉。今先生之文流傳者雖僅而清遠雄麗以義理勝。猶見一班。



三十二年壬午歲鄉舉第二。

案先生年二十四爲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歲監補第一。

案鎮海縣志本傳明年補國子監爲選首是爲隆興元年。

乾道二年丙戌歲考簽判公登進士。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乾道二年登進士以迪功郎監潭州嶽廟晚始得官史浩篤布衣之好薦之孝宗召見上殿改秩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通判

廳公事。汪大猷復薦之。

三年丁亥歲以行藝優諸生。

案行狀又四年遂以行藝優諸生是爲乾道三年。時師友道喪雖首善之地合席同筆硯鮮有講磨之功。君勇於進修不主先入。

始與陸九齡爲友遂師事焉。先生與舒璘、楊簡、袁燮皆聚於學。

案行狀始與臨川陸公子壽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陸公極稱君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



君益自信、晝夜鞭策、有進無退、求友如不及、潛觀密察。又案真西山撰袁潔齋行狀、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粹益、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皆聚于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益充。又案楊慈湖二陸先生祠堂記、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包恢三陸先生祠堂記、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疾觀書無滯礙、緝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



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咸師尊之。又案宋元學案全謝山曰、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復齋謚文達世稱梭山先生。宋史混而列之非也。又案薛應旂正學祠記、宋興百餘年、諸儒繼出、至於直窺堂奧、上溯本原、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者、象山陸氏也。當時遊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鄞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川舒元質、皆其高第弟子、以道義相切磨、特以其師之學、與晦庵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同、遂致往復

論辨、眞若忿爭。雖其後會歸於一、驩然相合、而各得其本心、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者矣。今以一明州之地、萃茲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婺之何、王、金、許並列、毋亦朱、陸之故也乎。壽鏞案、蔣榜庵鄞志、淵游不知何據。竊謂定川雖師事文達、然文達與象山同尊心學、伯仲自爲師友、而文達深觀默養、優游而曲暢之者也。定川之學、潛觀密察、雖得之文達、然其薰染於象山者、亦必多焉。則謂之象山弟子也。又案文信國曰、定川之學、秋霜肅凝、亦宜。

求友如不及、潛觀默察、至有頽然眾中、不自矜衒、人莫之識、而推之爲不可及者。



案鎮海縣志本傳有云至有眾人莫之知而煥獨
識之者蓋本行狀其注云案袁燮撰言行編永嘉
薛象先頽然眾人中不自矜炫人鮮能知之者君
一見大稱之以爲學問識見在行輩中當爲第一
聞者慨然後同志與象先友聽其議論始服君爲
知人。

囊空無資冬或不絮忍窮勵志惟講習爲急。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又云祁寒襪無絮則小籃
貯故紙用以溫足所謂士大夫必先咬得菜根乃

可有爲者、其先生之謂歟。又案宋元學案補遺第一則、姑蘇一巨室延以誨其子。同舍以先生貧甚、皆勸其往。君曰、吾方求益師友、柰何捨去。卒不行。蓋本諸言行編。

既與諸賢定交、又以謚後來者、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

案宋元學案錄言行編九則、第一則、吾儕生長偏



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
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與行
狀字句略有出入。又案鎮海志本傳引、聞者悚
惕、因煥以交賢士、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
爲不朽計、皆自煥倡之。又案每語人曰、當隆師
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延祐四明志錄之本
諸墓碣。

五年己丑歲、試藝南宮、名第二。

案行狀、主文自汪公應辰以下皆一時鉅儒。又

案鎮志本傳作試南宮第一。誤。鄞志本傳依行狀作第二。又案時汪應辰爲吏部尙書、明年罷。應辰正直能言、立朝務革弊政。

忠義天挺、勇不顧利害、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居次甲、授迪功郎、上虞縣尉。

案鄞志本傳注云、行狀及周必大所撰墓志、言行編、聞志、蔣傳、宋元學案、鎮海縣志俱作上虞尉。燭湖集附煥撰孫介行狀亦自言尉上虞。蒙齋集贈沈智甫序言煥尉上虞。張處士墓誌石刻在乾道



五年稱右迪功郎新上虞縣尉沈煥書。惟宋史本傳、寶慶志、曹志言授餘姚尉。然行狀與墓志最先出。宋史作餘姚尉。當係刊本偶誤。或仍寶慶志舊文之訛。又案紹興府志言煥隆興中爲餘姚尉。乾道中徙上虞尉。則係無稽之談。隆興中煥在太學。尙未成進士。安得尉餘姚。又案餘姚縣志職官亦言煥乾道中任縣尉。今攷行狀並未言煥尉餘姚。祇有爲浙東幹官時奉檄振救餘姚。上虞二邑饑民。餘姚志載煥振荒事。則可。竟入之職官。謬

矣。又案鎮志本傳亦在於上虞縣尉下有附注。鄞志係襲鎮志之注而加詳焉。

待次里中、益講學不倦。

案袁絜齋題晦翁帖亦云、某待次里中、先生既授上虞尉、未卽視事。與絜齋旣以進士授江陰尉待次同。

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寢室之壁、日省觀焉。

案寶慶四明志以大書祭義數語繫之通判舒州

歸後官期下、今依行狀爲未上上虞尉時事。

嬰兒之慕、不忘其初。

案言行編先生嘗曰、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閒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蓋自道也。

深以嚴威儼恪爲戒、簽判公每對賓客、常拱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小不合意、嚴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訓子嚴、少不合輒誨飭之、不



以年長故假借。蓋本行狀。

父子自爲師友、講論道義、閨門肅雝、士益信而歸之。門人弟子祛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渠鑊端肅、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銷、中心悅服、師道益尊。

案父子自爲師友一語、行狀寫其真況。惟鎮海志本傳錄之。雖謝山重作沈傳、未之述也。鄞志本傳亦刪。蓋先生是時未赴尉任、簽判公亦家居。簽判公乾道二年登進士、弟鏜及先生登乾道五年進



士相隔僅三年。銖傳言晚始得官者、謂此也。故行狀旣曰父子自爲師友、而宋元學案補遺附錄又曰兄弟自爲師友。簽判公旣有子、又有弟鏜、定川旣有父、又有弟炳、父子自爲師友、兄弟自爲師友、其樂可知。又案墓碣、先娶楊氏、有賢聲、前一紀卒、豐清敏孫吏部郎中誼從以長女配之。書畢命傳十二年曰紀、時楊氏猶在也。案言行編、先生嘗曰、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即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出於閨房用力。

焉。故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是自欺。

尉曹三年。葺學舍。求版籍。邑人賴之。

案行狀。尉曹三年。不卑其官。端居終日。雖隆冬酷暑。不少懈。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馭下嚴紀律。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某日某時返命。毋敢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而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則鐫而藏諸。榜其庫曰。經界。而歸權于其長。有所閱視。宰必關尉。尉必請於宰。始得啓封。約束堅明。吏



姦莫措、邑人賴之。聲望藹然、舉薦相屬、固辭不受。又案、此節敘任上虞尉政蹟、與墓碣吏匿經界籍、君拘籍鏑之云云、可互相參證。

或稱之政府、諷使來見、卒無所詣。

案、全謝山增修宋元學案本傳云、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見、卽指此。又案王伯厚撰先賢祠堂記有云、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義利理欲之幾、蓋謂先生。

淳熙三年丙申歲、作淨慈寺記。

案記文已錄入遺書。

四年丁酉歲調揚州學教授未上。

案墓碣淳熙四年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

遊明招山與呂祖謙祖儉辨論古今。

案全祖望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尙無恙相與極辨古今以求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又案浙江通志引金華府志云明招



山在縣東一十五里、宋東萊呂成公講學於此。正德十三年、縣丞林有年立碑以昭先賢遺跡。又案武義縣志明招山在武義縣東、山前有蠟屐亭、相傳晉阮孚理屐處。又案定川遊明招山、謝山既云在成公未沒前、故隸於此。

八年辛丑歲除太學錄。

案墓碣八年春、詔爲太學錄。又案是年八月、呂東萊卒。朱子以是年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始至、延諸生、日與周旋、見者不以蚤暮。

案言行編爲學錄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莊肅如是我輩亦當如是。盛暑時亦然。同列率畏謗避嫌不敢與諸生語。喟然曰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獨延見無虛日。又案宋史舒璘傳璘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

先是舍法取士行藝優劣一決於試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持議如初。

案言行編嘗爲司業言學職諸生之表非其人不

可。司業答以格法。君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司業不能平。

會攷試殿廬。帝偉其儀，遣中貴詢姓氏及官，有簡記意。丞相復稱其居官匪懈，忌者滋多，介然自若。

案畢沅續資治通鑑，淳熙五年冬十一月丁丑，以趙雄爲右丞相。時雄尙在相位，鄞志本傳作趙雄復稱煥居官匪懈。宋元學案本傳，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



或謂姑安而職何行道爲。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發策諸生稱孟子之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詞旨頗切。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曰。言心聲也。發策之語。直犯時忌。惟先有輕利祿心故耳。使所重在利祿。尙不敢略有忤拂。況敢從其蠹根病髓而攻之耶。若端憲沈先生之弘致淵識。可謂達於重輕之分矣。又案魏了翁跋沈國錄太學私試策問曰。否之三曰包羞。其象曰位不當也。三以陰柔居上。自知

不當其位、亦赧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非盡人之子歟。

遂論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抑之。方會食監中、聞命不驚、食罷、夷然敘別而出。

案宋元學案本傳、先生初與司業爭、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既得罪、方知下石者不獨一人。司業與焉。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

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吾朝夕兢



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不愧友朋、去無所恨。

案墓碣云、摘君與長官爭議、宜少折之云。

在職纔八十日、補外、得高郵教官闕。

案墓碣、在職纔八旬、得高郵州教授而去。又案、

鄞志、鎮志本傳作高郵軍教授。

諸生送別、有泣下者。

案言行編、同列諸生送君江濱、惜君之去、有泣下者。

九年壬寅歲、丁簽判公憂。

案行狀、明年、丁簽判公憂、是爲淳熙九年。

十年癸卯歲始講學竹洲。金華呂祖儉官明州倉監來會。炳亦預焉。

案宋史呂祖儉傳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云。案東萊以淳熙八年八月卒。踰一年子約赴明州。是爲淳熙九年。○又案子約候濤山記壬寅之冬。逐祿甬東。又云會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因趨郡檄言邑中候濤之勝。今



年夏四月相與會云云。又案鄞志職官表主簿

李浹、注、淳熙九年。攷呂祖儉遊候濤山記李叔潤

偕行。叔潤、浹字也。括昌人。

括昌卽括蒼。

又案宋史孝

宗紀、淳熙十年八月庚戌以史浩爲太保、魏國公

致仕。又案全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云三先

生者、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

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

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卽所謂眞隱觀者也。忠定

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



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
吾鄉監倉、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
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
乃以場木爲製船。案犬愚詩曰、採囊百金辦扁舟、
木製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
非也。又須老友著意修。謝山以爲場
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又案全謝山
湖語云、四先生之講堂、俱在湖上、而竹洲一曲爲
端憲之幽居、書帶之草、徧庭除也。皎皎季子、高臥
邱樊、道義之樂、長沖閒也。又案全謝山楊文元

公書院記先是史忠定王館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公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而木鐸之聲相聞。又案子約有泛舟至竹洲

叔晦所居詩。

詩錄入遺書附錄卷一。

又案徐北曷四明談

助呂忠公監苗米倉在城東每訪端憲昆仲泛棹湖上入竹洲講堂討論竟日。又案宋元學案明

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於碧沚沈端憲講於竹洲絜齋則講於城南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遊出遂以呂大愚祖代亦稱爲四先生滕德粹爲



鄞尉朱文公語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
又案朱子答滕德粹書云、所識者楊敬仲、簡呂
子約、監米倉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皆可
從游也。又案鄞縣志名宦傳、滕璘字德粹、淳熙
八年中乙科、調鄞縣尉。尉鄞者五年、遷鄂州教授。
璘與楊袁、沈呂是時相會、尤爲可證。又案王伯
厚九先生祠堂記、大愚初至明、慈湖方參佐浙西
帥幕。攷慈湖莫能名齋記、云爲浙西撫屬、淳熙十
一年八月朔、旣領事、是大愚與慈湖未嘗不相會、

蓋慈湖先有撫幹之命、而任事在後耳。又云、廣平
教授徽州、絜齋以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
居、故往還不及三君。攷廣平在徽州是也、而絜齋
則雖尉江陰、尙未之任、真西山撰絜齋行狀云、遲
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云云。又攷絜齋題晦翁
帖、淳熙辛丑聚珍本誤作己丑之歲四月、大饑、某
待次里中、晦翁貽書郡守謝侯、謂救荒之策、台與某
共講之。久而呂子約爲倉官、晦翁屢遺之書、未嘗
不拳拳云。是絜齋亦與大愚相會。伯厚所謂往還



不及三君者誤也。又云、淳熙之舒、沈、楊、袁諸公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根本、闡釋經訓、躬行實踐、學者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域、四先生之功也。又案蔣樗庵鄞志稿、定川本傳云、改通判舒州、不赴。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割竹洲宅廷居之。煥與同里袁正獻、慈溪楊文元、奉化舒文靖俱承金谿之傳、學業相勵、稱淳熙四君子。晚歲與朱文公、呂成公及其弟忠公極論古今、貽書往還。攷蔣傳所云改通判舒州、不赴、乃在竹洲講學、其說係據謝山

宋元學案本傳詔遷通判舒州待缺里居實非也。改通判在淳熙十五年、攷袁絜齋題晦翁帖、淳熙辛丑之歲後七年、子約爲大府寺丞。與宋元學案呂祖儉傳云去以丁未正合、是淳熙十四年大愚已徙官矣。而竹洲講學若在十五年、則大愚又何能預。且王伯厚作九先生祠堂記云叔晦以國正家居、旣稱國正、則未改通判可知。朱子答滕德粹書亦稱爲沈國正、尤爲時期相合。故沈、楊、袁、呂四先生聚於湖上、可斷定爲淳熙十年、十一年之間。



且在定川十三年幹辦浙東公事之前無疑也。謝山作楊文元公書院記，既曰沈、楊、袁來預湖上木鐸之聲相聞，而作沈傳則未言歲月，樗庵因謝山而未深考。至慈湖年譜，既載呂子約以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又云其講學於碧沚，當在己酉、庚戌二年。慈湖講學，或非一時可概。若合併竹洲，則自相矛盾矣。壽鏞證諸羣書，確有可據，因爲論定如此。至謝山作竹洲書院記，以爲惜無可攷。今旣得之，足補兩傳之闕。顧定川之所講，與弟子之所

記欲求如舒廣平之殘藁而不可得則憾甚耳。

又案王伯厚先賢祠記淳熙大儒疏濶漣之源而達之洙泗是邦諸老之學始得江西之儒而考德問業於朱呂張子之門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義利理欲之幾明誠篤恭仰俯無所愧怍。

又案全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淳熙四先生出大昌聖學於旬餘閒其道會



通於朱子、張子、呂子而歸宿於陸子。四先生立身居官、大節歸然。定川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聞過自訟、不敢苟安、其刻勵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朱子辨浙學答先生書。

案朱子年譜、淳熙十一年、是歲辨浙學。錄有答沈叔晦書二。攷朱子答先生書四、與先生書一、均載在朱子文集。年譜所錄二書、其一在先生任帥幕時、爲淳熙十三年、其二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云云、當與朱子答呂子約書云世路險詐、已無可言。吾

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云云、同在癸卯、故列入淳熙十年。朱子答書已錄入定川遺書附錄卷一、惟先生與朱子書今不可得、玩答書所云卽稱其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也。蓋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蓋爲象山、龍川言之也。故年譜有辨陸學之非、有辨陳學、而與呂子約往來書簡、亦復連篇累牘、載在文集。定海黃以周輯朱呂問答一書、可攷證辯論之所在、惜



其書未見。年譜又云先生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
馳驚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
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工夫而深斥其所學之
誤以爲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
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
力爲呂祖儉子約潘景愈孫應時湖蜀言之先生與子
約燭湖往還密故答書及之然未嘗稍薄先生也
十三年丙午歲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久之始以
年勞進秩。

案行狀云上距解褐十有八年先生以乾道五年己丑歲捷南宮下推至淳熙十三年丙午爲十有八年。墓碣云用舉主升從政郎時浙東安撫使侍郎鄭汝諧也。案浙江通志與張杓同作安撫副使。帥屬少事同列頗以閒冷自逸曰設官分職安有閒冷者翼贊其長心有未安懇懇忠告省閱書牘如處要職下至場務宿弊悉革去之。

案朱子答先生書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安云云。

升從政郎。

案鄆志本傳引墓碣云用舉主升從政郎。

作永思陵薦爲修奉官。

案行狀作永思陵百司次舍舍供帳酒肉之需州縣奉承不暇君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食自如安乎。亟言於帥帥屬君條奏且表薦爲修奉官。
案永思陵高宗陵也。

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御史深然之。

案行狀君復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喪



紀著明、人心曉然知君上典禮之重、貪求自息、科
擾自戢、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深然之。又案墓
碣、高宗山陵、越帥鄭侍郎汝諧奏充修奉官、君移
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
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絕矣。

鄭汝諧去職、辭修奉官。

案行狀、帥去官、君亦辭修奉。

張杓繼任、復委以按察。

案行狀、後帥至、復委以按察、君直道而行、械吏之



並緣爲姦者、而還其科率之不當者、人情安堵。
又案墓碣、後司尙書杓來、復委之檢察。君治並緣
爲奸者、追償率重者、支頓減。又案鄞志本傳、引
墓碣、後帥張杓來、復委以檢察。杓爲南軒先生弟。
是歲旱荒、往振上虞、餘姚二邑、諸司交薦。

案行狀、領常平者以上虞、餘姚二邑、隸君振救、躬
履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顏色、飾貌者、遂巡自
退、而饑民皆遺之食、迄無流移。部使者才之、亟刻
奏稱君治行、帥露章獨薦尤力。侍從亦舉君自代。

章合上、壽皇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召用之、娼嫉者復至、而左丞相旣家居矣。又案墓碣、君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諸司交薦。

小人無計沮之、造作黨論、以梗其入。

案行狀云、小人無計沮君、疇昔所與、有欲自明其非黨、因用君名、作爲黨論、復列其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於下、某已去、某猶在、已不與焉、而謂君爲之、欲激眾怒、合謀并力、以梗其入。謗語

果喧、有一從班以百口保君、明其不然者、遂稍息、終不復召。

太常博士葉適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先生預焉。

案葉水心集上執政薦士書、近歲海內方聞之士、可當國家之用者不少、而其閒雖有已經選用、不究才能、嘗預薦聞、未蒙旌擢、亦有已罹憂患、恐致沈淪、既得外遷、因不復入、況其自安常分、無所攀援、復貽頽年、永絕榮進者乎。謹自陳傅良以下三



十四人、冒昧以聞、陳傅良、劉清之、句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輔^②、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柟、游乃言^③、吳埏^④、項安世、劉鑄^⑤、舒琳^⑥、林鼐、袁審、廖德明。

十五年戊申歲、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

案行狀、秩滿、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君有高名、臺閣羽儀之選、善類素推之。而自學省下遷、及是累歲、顧滯於銓調、視往時同列、邈不可跂。公論以

爲屈。又案墓碣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

三省合前後奏薦以聞、命通判舒州。

案行狀、由是丞相合前後薦君者數奏、力陳於上、始有陞擢之命、通判舒州。又案宋元學案本傳、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遷通判舒州。又案延祐四明志、王茂剛居明州、村在巖壑深處、尤邃於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絕出傳註之外。定川通判州事、是否赴任待攷。惟全、蔣兩傳均謂



未上、觀下轉秩、賜緋衣銀魚、則確爲現任官吏、且又有訪王茂剛事可證、則全蔣云云待攷。

作承奉郎孫介行狀。

案行狀已錄入遺書。孫介沒於淳熙十五年戊申、行狀僅題八月十四日、從政郎、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某謹狀。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歲、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

案行狀、皇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墓碣、光宗覃恩轉奉議郎。

家故貧、性輕財、辭受取舍、雖小必謹。

案行狀、家故貧、敝廬數閒、隘不可居、隨所寓止。性輕財、常誦李趙公之言、錢盡再來。幾事一失、不可復得。室無私蓄、辭受取舍、雖小必謹。嘗游中都、浙西帥雅聞君名、而知其貧、欲饋之豐、因所厚者言之。君曰、受則傷廉、拒則違俗。以旣歸告之、其可卽日出郊。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者、贈以白金。君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資用屢竭、廉約自守、未嘗有悴色。不知者雖謂之不貧。



可也。

奉母謹、左右無違、與弟友愛深篤。

案行狀云、奉母謹、左右無違。日進甘脆、閒爲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深篤、倡率妻孥、撫養孤姪。故人孤女、寡甚、聘以爲冢婦。富室欲聯姻諸子、請之勤勤、卒拒不許。

請於史浩、汪大猷、仿會稽倡義田。

案行狀、鄉閭有喪、不時舉、女孤不嫁、念無以助、聞會稽有義田、惠浹窮乏、乃請於鄉老、鄉大夫爲之。

表倡以君鄉評所推屬所以諷諭者君不憚勞未
幾得數百畝鄉人義之規約甫立而君則病矣。
又案鎮海縣志本傳請於鄉老史浩汪大猷舉行
義田。

嘗爲詩箴其友。

案行狀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
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
然忘食此真善讀書。案友爲向伯升。見言行編。

晚歲益尊敬朱子。



儲藏

案言行編君尊敬朱晦翁曰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既寢疾猶以爲言。

二年辛亥歲四月戊寅朔先生卒。十二月丁酉葬於縣之翔鳳鄉。

案行狀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於寓舍。十二月丁酉葬於縣之翔鳳鄉象坎山龍尾之原。攷紹熙二年四月之朔卽爲戊寅葬以十二月丁酉距甲辰晦七日行狀是也。而周信國公撰墓碣曰紹熙三年正月戊寅卒攷三年正月乙巳朔二月甲戌朔。



若戊寅則爲二月五日、非正月。葬以三年十二月
丁酉、攷四年正月爲己巳朔、則上溯丁酉、越二十
二日、是在十一月、非十二月也。墓碣顯然誤矣。故
仍依行狀、作紹熙二年四月戊寅卒、十二月丁酉
葬。又案行狀、與朋友別、惟以母老爲念、善類凋
零爲歎。

袁燮撰先生行狀。

案行狀見絜齋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袁燮又撰先生言行編。

案言行編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周必大撰先生墓碣。

案墓碣見周益國公平園續藁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史浩朱子楊簡爲文祭之。

案史忠定祭文見鄧峯真隱漫錄朱子祭文見盧址四明文獻集及朱元學案補遺。

案朱子文集未見此文。楊

慈湖祭文見慈湖遺書均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孫應時哭之以詩。



案、燭湖詩見燭湖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舒璘致書呂祖儉、孫應時致書朱子、均惜先生死。

案舒文請類稿與呂寺丞子約書云、叔晦沒後、曾得書、憂懷萬狀、不能寫去。又案燭湖集燭湖上晦翁書曰、叔晦沈兄不幸謝世、此浙東梁木一壞、豈易復得。

魏了翁跋先生太學私試策。

案、鶴山文鈔有跋楊國錄私試策問、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袁肅贈先生子省曾序述先生生平。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見蒙齋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理宗寶慶三年追贈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賜諡端憲。

案見鎮海縣志本傳及鄞志稿本傳。

所著有文集五卷及經說學兼明招一派。

案墓碣云家藏五卷鄞縣藝文志文集五卷學案補遺錄經說。又案全謝山作先生傳云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家居忠公又宦于鄞切磋倍篤故沈

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子傳曾、魯曾、省曾、敏曾。女四，長適舒鉞。文靖公子。次許嫁呂

喬年。忠公餘幼。

案據行狀魯曾改名木山，用太宗蔭爲迪功郎。見宋

元學案。

及門高第弟子竺大年、舒衍、舒鉞、呂喬年、汪伋、李鶚。

案宋元學案竺大年傳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

嚴重，長于說禮，鄉人皆化之，爲沈氏之入室也。著

有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又詳見奉化縣志。舒衍傳

本傳及藝文志。



衍原名沂、字仲與、鄆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習禮經。正獻曰：「此子未易量也。」後親炙沈端憲、楊文元、又從東萊呂忠公。子約兄弟自爲師友。聞善人爲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形于色。表裏眞淳，鄉黨信之。舒鉞傳：鉞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更宜日課一經史。」呂喬年傳：喬年字巽伯，金華人。忠公長子，沈端憲壻也。能守家學。王梓材案：絜齋稱其克肖厥父，議論勁正不阿。又案奉化縣



志汪伋傳、伋字及甫、從太學錄沈煥、將作監楊簡、講立身之學、尤急於教子、以身率之。李鶚傳、鶚字雄飛、受業於沈端憲、楊文元、袁正獻。家于金谿、端憲嘗曰、觀此地山川未爲奇麗、而人物秀出、乃有若雄飛者。袁正獻爲撰墓志。

清王梓材補葺先生文集。

案、黃梨洲撰宋元學案、謂定川之書獨罕見。王彥軒梓材撰宋元學案補遺、又採集先生言行、但未敘本於何書。攷鄞藝文志、王彥軒有補葺先生文

集而其書未知散於何所。今壽鏞就所見聞者編之止此而已。願世之博雅君子廣之正之焉。

定川遺書附錄卷四

校記

①通判：當作「判官」，參見《宋史》卷四二四《徐元杰傳》。

②范仲輔：當作「范仲黼」，見《水心集》卷二七《上執政薦士書》。

③游乃言：當作「游九言」，見右引書。

④吳鎰：當作「吳鎰」，見右引書。

⑤劉鑰：當作「劉燭」，見右引書。

⑥舒琳：當作「舒璘」，見右引書。

⑦按：此條繫年似誤，蓋光宗受禪於淳熙十六年二月，即位推恩當可施行於本年，此繫紹熙元年，不妥。

⑧楊：當作「沈」，見《鶴山大全集》。

⑨「縣」下當脫一「志」字。



象山陸先生年譜

宋·袁燮 編撰

宋·李子愿 彙編

吳洪澤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明嘉靖三十八年刻本

《象山陸先生年譜》一卷，宋袁燮、傅子雲編撰，宋李子愿彙編。明嘉靖三十八年張喬相刻本。

陸九淵（一一三九—一一九三），字子靜，號存齋，又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宋金溪（今屬江西）人。幼聰穎不凡，與兄九齡講論理學，號「二陸」。乾道八年進士，歷崇安主簿，除國子正，遷敕令所刪定官，擢將作監丞，罷歸，講學於貴溪象山精舍。光宗即位，起知荆門軍。紹熙三年十二月病逝，年五十四。嘉定十年，賜謚文安。陸九淵以理學著名，與朱熹並稱。二人曾於鵝湖會講，論議不合，遂成二派。著有《象山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及語錄四卷行世，中華書局有排印本《陸九淵集》（一九八〇年版）。《宋史》卷四三四有傳。

九淵年譜，初稿成於門人袁燮、傅子雲，然未刊行，後由李子愿編定，於寶祐四年分別刊於臨川、衡山，包恢爲序，與文集並行，今傳本均出衡山劉林所刻。然諸書著錄，或作袁燮編，或作袁燮、傅子雲編，或作陸持之編，或作包恢編，或作李子愿編，實則同爲一譜，因刊削取捨，遂滋歧異。清雍正十年李紱增訂三卷本，於其源流，業已澄清。此譜傳至明代，殘損已多，賴張喬相校訂重刊，獲傳於世。其后王宗沐將其刊入《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六，刪去已見於文集之詩文，定爲一卷，遂成通行之本。今以張喬相刻本爲底本，參校《四部叢刊》影印本、李紱增訂本，稍作校勘。

清雍正年間，李紱彙刊二譜，並增訂爲三卷。其後清方宗誠撰《陸象山先生年譜節要》一卷，楊希閔撰《陸文安公年譜》一卷，均在舊譜之上刪潤而成，內容不及李紱本豐富。但李紱本今傳播甚廣，其版本亦不及是譜古舊，故今取此本。

象山先生年譜序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遺文大略可觀矣。而未有年譜可以參考其始終之條理非缺其乎。金谿李君子愿溯其淵源輯而成編麤若明備恨久而未有鐫木以傳者。今年秋方得臨川謝使君奕懋刻之於郡以與文集並行。及冬又知衡山黃令君應龍得邑士劉君林已刻行矣。其間稍有增損似去取詳略之尤宜。夫缺之



數十年而補之于一旦。且彼此不約而成。殆山川之靈協相斯文也。使學者得而觀之。猶彷彿如見其平生而親炙之。豈曰小補之哉。恢例承嘉命。俾爲之志其本末于后。懼僭越不敢。然前旣辭臨川不獲而冒昧爲之矣。今此同一譜。亦何異辭。敢以復臨川者還以復衡山可乎。蓋孟氏之後千五百年。能自得師大明此學而因其歷年之先後以紀其始終之條理與世之所謂



譜者異。先生生于紹興己未。訖乾淳之年時。則上有高宗孝宗爲明君師。而當年國家治道之所以興隆。人心之所以興起者。正由此學之明耳。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先生殆若特爲此學而生者。發揮啓迪。開闢充拓之功大矣。試觀其譜。其爲人品器識之高也。則天鍾之而清明在躬。人尊之而志氣如神。自其兒時已如成人。三歲能思天地窮際。至忘寢食。十三歲因解宇宙。

二字忽大有省。凡遇事物動有感悟。嘗聞鼓聲豁然以覺。十七歲作大人詩以見志。昔人以千人爲英。萬人爲傑。以其年考之。若先生者。超越世表。其英傑之尤者乎。其自課已之學之進也。則謂執事之敬。嘗大進於掌家事之時。日用之功實有在於人情物理事勢之間。深思力考究。極精詳。必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或於踐履未能純一無間。稍加警策。卽與天地



相似。以其年考之、可謂學不厭矣。其開發學者之盛也、在家則遠近聞風來學、而中情者或至汗下。在白鹿則剖析義理、著明而動心者、或至流涕。在浙則從游多俊傑、咸聽言而感發。在象山則學徒益大集、皆聞教而屈服。至若以書講明、則又無處無時無之。各隨其資而切磋之、不拘於一方。各因其病以箴砭之、不拘於一藥。莫不明白洞達、深切痛快、如鋒直破的、如刃解中。

節使人心開目明、猶醉之醒、寐之寤者、其感應神速也。以其年考之、可謂教不倦矣。其略陳於觀君之際也。輪對五篇、自幸稍盡所懷。天語甚詳、問答不敢不盡。至於遇合、付之天命。使得盡行所言、則所謂將無愧於唐虞之朝、於復三代也何有。其言當酬矣。國家治道之興隆、豈特如乾淳而已哉。其小施於牧民之日也。昭示皇極、衆心曉白、治化所洽、久而益淳、農賈安恬、吏卒



抑畏盜賊衰息訟牒稀少將及期年已至無訟。使得大其所施則所謂躬行之效在政刑號令之表者將達之天下矣。豈特如荆門而已哉。以其年考之惜乎天命不假之壽。天子未大其用。遂不得盡行其所學。可爲發千古之慨嘆。惟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恢嘗妄有隱憂遺慮焉。言先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路也。門也。知所從入之門。則

必知內有堂室之深。知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爲門。以爲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導。其進於深遠之地。誨言具在。皆可覆也。如自志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弘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



有博厚高明之配合、此先生之深遠處也。苟或升而未至於室、畫而遂廢於中、猶不可。況今有僅於入門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哉。抑嘗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先生滄溟泰華也。學者或止涓流卷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致有以徑捷超入之法、妄加橫議、而莫有能破其橫議之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者之負

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辨哉。年譜雖明備。又在善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強不息以終之。庶乎不負於所學。不忝於先生。是區區竊有望於同門云。寶祐丙辰仲冬朔後學包恢拜手敬書。

象山先生年譜序

畢

象山陸先生年譜卷上

門人 袁燮 編集

門人 李子愿 編集

門人 傅子雲 編集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姓陸氏。陸出媯姓。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于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爲陸。通曾孫烈爲吳令。子孫遂爲吳郡。



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昭宗，卒謚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爲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鄉之青田。第四子諱有程，先生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戡爲第四子，趣尚清高，不治生產。考諱賀，字道卿，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于家，不用異教。家道整肅，著聞于海內，贈宣



教郎。生六子。長九思。字子疆。與鄉舉。封從政郎。弟
梭山。撰行狀。有家問。朱子爲跋。略云。家問所以訓
飭其子孫者。不以
不得科第爲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其慇懃懇
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
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
未數四。不能釋手云。次九叙。字子儀。公正通敏。
時賢稱曰處士。善治生。撙藥肆以足其家。先生撰
墓表。次九臯。字子昭。少力學。文行俱優。與鄉舉。晚
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名齋曰庸。學者號
庸齋先生。有文集。先生撰墓表。次九韶。字子美。不

事場屋、兄弟共講古學。與朱元晦友善、首言太極圖說非正、又因其奏立社倉之制行于鄉、民甚德之。與學者講學於近地、名曰梭山。梭山在金谿陸氏義門之東是也。號曰梭山居士。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

臨終自撰終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次九齡字子壽生而穎悟、能步移則容止有法。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嘗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知名士無不師尊之。登進士第、



授桂陽教授、以不便迎侍陳乞不赴、改授興國教
授。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而卒。爲時儒
宗、道德繫天下重望、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
達。名齋曰復、學者稱復齋先生。有文集行于世。嘉定
間撫州守高商老刊文集于郡治、自爲序。先生狀其行、呂成公銘其墓。
朱文公書其碑。次則先生與復齋先生齊名、稱爲
江西二陸、以比河南二程。謹序次家世本末大略
于此、而先生之道德事功、則表年以繫之于後云。

高宗紹興九年己未

二月乙亥辰時先生始生。

紹興十年庚申先生二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先生三歲。

幼不戲弄。

冬十一月十五日母孺人饒氏卒。

葬鄉之楊美嶺。

紹興十二年壬戌先生四歲。

靜重如成人。

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公笑而不



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總角誦經。夕不寐。不脫衣。復有弊而無壞。指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厨。常自灑掃林下。宴坐終日。立干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

紹興十三年癸亥先生五歲。

入學。

讀書紙牒無捲摺。

紹興十四年甲子先生六歲。

性不喜華好。

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先生年十三舉禮經以告。

乃受。

紹興十五年乙丑先生七歲。

得鄉譽。

嘗云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受戲。

紹興十六年丙寅先生八歲。

讀有子言有疑。

讀論語學而即疑有子三章及孟子到曾子不肯師事有子

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等語因歎曾子見得聖人高明潔白如此又中角時聞人誦伊川語云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蓋生而清明有如此者後山嘗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振動窓櫺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紹興十七年丁卯先生九歲。

善屬文。

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意。

紹興十八年戊辰先生十歲。

侍季兄復齋先生學。

復齋入郡庠侍諸兄誦講、

學為文雅莊密、衆咸驚異。有老儒謂前廊吳茂榮曰、君有愛女、欲得佳壻、無踰此郎。因以為嫻。

紹興十九年己巳先生十一歲。

讀書有覺。

從幼讀書、便著意、未嘗放過。外視雖若閒暇、實勤考索。伯兄總家務、嘗夜

分起見先生觀書、或秉燭檢書、最會一見便有疑、一疑便有覺、後嘗語學者曰、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嘗云、向與復齋季兄講書、踈山寺止是一部論語、更無他書、或問曾見先生將聖人與門人語分門、各自錄作一處看。先生曰、此是幼小時事。



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十三歲。

因宇宙字義篤志聖學。與李侍郎及權郡書皆云十三志古人之學。先

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始置而胷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



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有不同也。故其啓居
學者多及宇宙二字。如曰道塞宇宙。非有所隱
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仁義
者人之本心也。又曰是理克塞宇宙。天地順此
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
故刑罰清而民服。又曰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
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又曰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
自限隔宇宙。又曰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
蓋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揆也。是年復齋
因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
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復齋曰。孔門
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先生曰。夫子之
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復齋嘗於窓下讀程易。
至艮其背四句。反覆誦讀不已。先生偶過其前。
復齋問曰。汝看程正叔此段如何。先生曰。終是
不直截明白。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

見其人、無物。
復齋大喜。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先生十四歲。

與徐任伯書。

曰、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

壯也。嘗曰、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又嘗自云、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捨之、不可取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十五歲。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借字。

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

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生十六歲。

學弓馬。

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間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然曾

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嘗云。敬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所指人病即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警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恥。乃崇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實說。又曰。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先生十七歲。

作大人詩。

云。從來膽大曾。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安。

帖。孝吼大。嚙無毫全。朝飲渤澥水暮宿崑崙巔。連山以爲琴。長河爲之絃。萬古不傳音。要當爲。



君宜。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先生十八歲。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十九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二十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先生二十一歲。

紹興三十年庚辰先生二十二歲。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三歲。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二十四歲。



秋試以周禮鄉舉。初先生未肯赴舉。復齋素善是年春、伴姪煥之侍先生同訪公。公觀其贊見之書、大奇之、留數日、力勉其赴舉。歸則題秋試家狀者在門、閱其籍、則諸家經賦咸在、惟無周禮。先生即以此注籍、蒲節後始精考周禮、求程文觀之。及期三日之試、寫其所學無凝滯。考官王景文質批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拆號日、先生偶過梭山、方鼓琴、捷吏至、曲終而後問之、再鼓一曲乃歸。先生第四名、外舅吳漸第九名。見舉送官、啓末云、某少而慕古、長欲窮源、不與世俗背馳、而非必將與聖賢同歸而止。忘已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強。謂先哲同是人、而往訓豈欺我。窮則與山林之士約六經之責、使孔孟之言復聞於學者。達則與廟堂群。公還五服之地、使堯舜之化純被於斯民云云。先生嘗云、

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又嘗云、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應之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者、非此之謂也。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故。

冬十月二十七日、丁父宣教公憂、塋饒州安仁縣崇德鄉之毛源。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二十五歲。

隆興二年甲申先生二十六歲。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二十七歲。

與童伯虞書。

云秋試幸不爲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淬昔

非日有所警易荆棘陷穽以康莊之衢反羈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期於余兄子壽今又與僕相處趨向固不几近。然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乎。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華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舍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有背。况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



喪為欣戚、
感亦甚矣。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二十八歲。

乾道三年丁亥先生二十九歲。

冬成嘉禮。孺人吳氏
始大歸也。

乾道四年戊子先生三十歲。

乾道五年己丑先生三十一歲。

乾道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二歲。

乾道七年辛卯先生三十三歲。



秋試以易經再鄉舉。考官批義卷云：如端人正
 義嘗語人云：諸公答策皆隨問答去，答策當
 如堂上人部勒堂下吏卒，乃不為策題所經。
 得解見提舉書。云：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
 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纔
 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新即位，願
 科詔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為不可，乃
 以向為舉子業云。李公亦謂為能，其秋竟就試
 中選，習俗之禮，九官于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
 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退又為啓以授之，曰：

大謝某竊以為舉送公也，從而謝焉，私也，謝之
 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心，甚不安，

故獨不敢謝。見太守以其舉送也，見貳車以其
 蒞試也。是時王公為使於此，某慕其賢而欲見

而公適以召去不及見。今某後在舉送之列而執事爲使於此其賢尤爲人所敬服用列前之所爲與今所以進見者爲贊焉。

八月十七日子持之生。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

春試南宮奏名。

特允廷之褒知舉呂伯恭祖謙爲考官讀先生易卷至御海上

之鷗遊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內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擊節歎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爲貴論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



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作而懼弗能僅可以庶
 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為貴之
 說乎愈加歎賞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內艱
 出院乃囑尤公曰此卷超絕有學問者必是江
 西陸子靜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囑考官
 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
 會先生曰未嘗欬承足下教一見高
 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

徐誼子宜侍學

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宮
 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為貴試後

先生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
 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
 得也此乃某
 平日得力處

夏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既奏名聲振
 行都廷對考官意

其必慷慨極言天下事、欲取寘首列。及唱第、乃在末甲。或問之、先生答曰、見君之初、豈敢過直。識者稱其得事君之體云。

在行都、諸賢從游。先生朝夕應酬、問答學者、踵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彊、聽其言者、興起甚衆。時末嘉蔡幼學行之、爲省元、連日無所問難、似不能言者。先生從容問其所志、乃答曰、幼學之志、在於爲善而已。先生嘉嘆而勉勵焉。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先生過之、敬仲問曰、如何是本心。先生曰、剛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卽是本心。敬仲對曰、簡兄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



說敬仲亦未省。偶亦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
 斷其曲。直訖。又問之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
 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敬仲之
 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敬仲每
 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
 之。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
 通矣。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復
 齋與學者書云。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
 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才。高宗商應時。孫應
 朝。季和從之。游其餘。不能悉數。皆疊疊篤學。尊
 信吾道。甚可喜也。先生六月二十九
 日。復如富陽。七月初九日。舟離富陽。

秋七月十六日至家。

遠近風聞。來親炙者益盛。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

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略思曰。已省。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

逸也。其嚴如此。初以存名讀書之齋。與曾宅之書云。某舊亦嘗以存名讀書之齋。家之東偏曰槐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猶存。乃學徒講學之地。又堂東有陋室。西有高軒。北窓南窓。東有隱室。又名留軒。西有玉淵。又近家之西有茅堂。○與包顯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處茅屋稍久。西南有八石寺。與顏子堅書云。向者在八石寺。嘗納區區之忠。先生處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指觀而化。蓋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



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惟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同里朱桴濟道弟泰卿亨道。長於先生。皆來問道。與人書云。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於學者。數人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令人歎仰無已。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陳正已劉伯文。皆不爲文字也。肝江傳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時。陳正已自槐堂歸。問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已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一說。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夢泉當時雖未領略。終念念不忘。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蘇醒。嘆曰。平生多少志念。

精力却一切著在功利上。自是始辨其志。雖然如此。猶未知下手處。及親見先生。方得箇入頭處。嘗云。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已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工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庵。晦庵曰。仙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述所言。晦庵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答諸葛受之書

略云。誠之遠訪。辱惠書。欣懌兼至。誠之力學。今世鮮見。好善如

此。所當輕千里而告之。以善者。況其千里而來見耶。則力之所及。豈敢不自竭。前者侍坐。每有謙屈。來示勤企。復有下問。苟有所見。敢不盡焉。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輒未嘗少



時為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遜之意、而
 徒為無已、憚大言也。誠以時昔親炙師友之次、
 實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
 胥以亡、大發愧恥、自此鞭策、驚蹇不敢自棄。今
 契丈之賢、乃復猶豫於此、無乃反已未切、省已
 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儻一旦幡然沛
 然、誰能禦之哉。

答舒西美書。略云、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
 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
 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人孰無
 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
 過存心、養性、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同有、人惟
 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耳。苟知其如此、而防
 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

條達如手足之捍頭目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基也。

乾道九年癸巳先生三十五歲。

春閏二月十四日答陳正己書。

略云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

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始將食蟊螟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當。聾者之想鐘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荊公之均輸者可勝旣乎。



三月十七日、和王弱翁銓闈中詩。冬十一月送

毛元善序。

略云、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

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敝於科舉、所經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而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莠、莠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

三月、赴部調官、過四明、遊會稽。浹兩旬、復至都下、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

五月二十六日訪呂伯恭于衢。伯恭與汪聖錫

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自三衢歸陸子靜扣待累日又番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

與徐子宜書。

略云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見李叔問與

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泣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爲學弟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

秋八月十二日子循之生。

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三十七歲。

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于

信之鵝湖寺。

復齋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

望鵝湖之同遂與先生議論致辨又令先生自

說至晚罷復齋曰子靜之說是次早先生請復

齋說復齋曰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

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

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

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磋

須知至樂在于今先生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

有未安復齋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

先生曰不妨一箇起行及至鵝湖會伯恭首問

復齋別後新功復齋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



之鵝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番止旬日。鄒斌俊父錄云：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疊疊言之。大略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復。與謫蓋復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任在天。地間舉錯動作之由。而歛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善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



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與室有一縫一罅。即
 能入之矣。二公大服。○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
 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
 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
 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
 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
 意於學。又云、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
 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
 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
 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
 欲與元晦辨。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
 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
 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
 聞道。學之懿茲。幸獲奉餘論。所恨匆匆。別去。彼
 此之懷。皆苦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誨。佩
 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拳拳。

冬十一月十五日作敬齋記。

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三十八歲。

與王順伯書。

略云、兄前與家兄書、大槩謂儒釋

同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
公私其實卽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間、靈於
萬物、與天地並而爲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
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
正官、官有其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
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
人生天地間、有生有死、有輪迴、有煩惱、以爲甚
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
生死、本無輪迴、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
菩薩發心者、亦只爲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
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



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爲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爲教、非爲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爲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爲末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爲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哉。然

有不可同者矣。

再書。

略云：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

教然如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涅槃惜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向了四相者。若尊兄初心不為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道。故某嘗謂儒為大中。釋為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為不及。釋為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其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地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哉。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



不可改頭換面。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
 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
 豈是讀華嚴經有省發，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
 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常編三絕，而後贊易，敢
 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
 尊兄未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諛
 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
 司恐無此理云。

淳熙四年丁酉先生三十九歲。

春正月十四日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葬鄉之

官山。

先生事繼母與諸兄，曲盡孝道。嘗聞孝
 宗皇帝聖語：陸九淵，浦門孝弟者也。

淳熙五年戊戌先生四十歲。

淳熙六年己亥先生四十一歲。

服除授建寧府崇安縣主簿。

淳熙七年庚子先生四十二歲。

先生在滋蘭。

先生因居之南五里有園林屋宇扁是名與包顯道書云今歲與朋

友讀書在滋蘭。

春聞張欽夫卒。

與包顯道書云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

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

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

復齋臨終云比來見



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更相與切磋、見此道之
 大明耳。先生嘗曰、復齋先生涵養深密、躬行篤
 實。○朱元晦與林擇之書云、陸子靜兄弟其門
 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
 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
 弊、只成說話。至人倫日用、最切近處、都不得毫
 末氣力、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之也。

冬十一月望日、作復齋行狀。十二月己酉、葬于
 鄉之萬石塘。

淳熙八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

春二月、訪朱元晦于南康。

時元晦爲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

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議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凡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



志之所尚、則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廩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習講之熟、安能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志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無負其志。元晦跋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鑒、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喜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旣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數

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
病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恐其久
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
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不迷於
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先生云講義述
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
流涕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
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
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却說得這義利分
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
後又要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
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秋作祭呂伯恭文。略云主盟斯文在數君子累
吾兄繼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
巨細斯人之亡匪躬之瘁嗚呼天乎曾不是計

云云。

丞相少師史浩薦先生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都

堂審察陞職先生不赴。

薦云陸某淵源之學純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

理悟融出於自得者也。

淳熙九年壬寅先生四十四歲。

項平甫書來。

略云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一往得交於傅子淵警發柔情自

此歸向取師之意始定奉親之官越土多見高第及門子弟愈覺不能自已雖未得親承於警欬然受沾濡亦已多矣獨念心師之久不可
以尺紙布萬一伏乞加察一二年來數鉅公相



繼淪落。任是事者。獨先生與朱先生耳。

侍從復上薦。得旨與職事官。薦辭未詳。

除國子正。秋初先生赴國學。與陳倅書云。秋初供職。人事衮衮。殊無暇日。朱元晦在

浙東。大節甚偉。劾唐以正一事。尤快衆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

始講書。八月十七日。講春秋六章。

九月。享明堂。爲分獻官。

淳熙十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

先生在國學。時二月初七日。講春秋九章。七月十五日。講春秋五章。十一月十三

日講春秋四章。諸生叩請。孳孳啓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

朱元晦來書

比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有

所得爲多。幸甚。再書云。歸來臂痛。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進處。向來汎濫。真是。不濟事。恨未得款曲承教。盡布此懷也。

項平甫再書

略云。某自幼便欲爲善士。今年三十一矣。欲望尊慈持賜指教云云。

答書不傳。按朱元晦答平甫書云。所語六國正語。三復。突然。所以警於昏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於義理上。不亂說。却於



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
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
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

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冬遷勅令所刪定官。先生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

與問辨、大信服。

與漕使尤延之書。

略云、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大

然恐不能泛然以嚴病之。使罰當其罪、刑故無
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某嘗謂不論理之是非、
事之當否、而汎然為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
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
也。元晦浙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
及道途所傳、頗知梗槩。浙人殊頓。自劾一節、尤



為適宜。其誕慢以僥寵祿者、當少阻矣。
至如其間言事處、誠如來諭所言者云。

嚴陵詹子南侍學

云、阜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指云、凡欲學者、當先

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
之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
而已、非有為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游、子夏、宰
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以號名學者。為萬世
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
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徼倖、蔽惑愈甚、不可入
道耳。阜民既還邸、遂并棄諸書。及後來疑其不
可、又問先生、則曰、某何嘗不許人讀書、不知此
後有事在。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
可識者、久將自明。毋耻不知。先生舉孟子鈞是
人也。一章云、須先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
便收此心。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

澄瑩中立遂見先生。先生目
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

淳熙十一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

在勅局春祀祚德廟爲獻官。

記事始末書于祠下。

朱元晦來書。

略云勅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者否於律令中極有不合道

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得一二亦佳。中薦程可久於法令甚精可以入局中。然此猶是第二義不知輪對班在何時果得一見明主就緊要處下得數句爲佳。其餘屑屑不足言也。謙仲甚不易得今日尚有此公差疆人意。元善爽快極難得更加磨琢沉浸之功乃佳。機仲旣得同官乃其幸會當能得日夕親炙也。浙東諸朋友想時通問亦有過來相聚者否。立之墓表今作一



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三月十三日答朱元晦書。

云、勅局見編類自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書

鄉成矣。去番之間亦可致力建請兼類多所刪削。詔旨則直錄之。著令縱有未安非被旨不得修。諸處申陳疑似必下本所或有不便乃可修。改局中同官皆可人機仲尤相向。元善以殊局少得相欵謙仲屹然特立如故。比一再見以坐客多魚鱗而至未得達尊意候從容當致之也。某對班尚在冬間未知能得此對否亦當居易以俟命耳。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歷亦未得其實處。某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真實錄未知尊兄曾見否不然後便當錄去。

編朱元晦奏立社倉事。

戊申歲先生兄梭山居士欲立社倉于青田。先

生與趙監書云、社倉自元晦建請、幾年于茲矣。有司不復掛之墻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勅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嗟者累日、遂編入廣賑恤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是時又求元晦社倉規制、相與斟酌損益而行之。梭山主其事、至今逾一甲子、鄉民賴其利未艾也。

上殿輪對五劄。

時對期甚迫、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

卽對。○第一劄云、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卽位之初、魏徵爲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



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徵爲人
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
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
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
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
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
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
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卽著成效。陛下
天錫勇智、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
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讐
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方雍
雍于千、以簿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
仰酬酢、而不倦、道兩騶時、若有詠誦太平之意、
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
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鳳凰之所以
能高飛者、在六羽。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

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
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之太宗，
誠不足為陛下道。○第二劄云：臣少讀漢武帝
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
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
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
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
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
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今陛下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
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
邁，而駁髮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
海，釋風雲而與鯢鯢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
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
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第三劄云：臣嘗謂
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



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飽
 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營弓之怨，釋拘囚而
 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
 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
 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
 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
 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
 耕夫，偃蹇爲人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
 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
 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
 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
 一級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
 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
 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
 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群，日與瑣瑣者共事，信
 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

所敢知也。○第四劄云、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昔趙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司公復生、亦不能一旦而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不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一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之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其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曾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



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爲陛下誦之。○第五劄云、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事阜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阜陶周公之旨。今陛下下米監、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阜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苟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

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
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
體則苦於隔絕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
焦勞於上而事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
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青趣之差
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
然後能遠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
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讀第一劄讀
太宗起頭處上曰君臣之間須當如此答陛下
云云天下幸甚。讀不存形迹處上曰賴得有所
悔連說不患無過貴改過之意甚多。答此爲堯
爲舜爲禹湯爲文武血脈骨髓仰見聖學讀入
本日處先乞奏云臣愚蠢如此便讀疆土未復
生聚教訓處上曰此有時辭色甚壯。答如十年
生聚十年教訓此有甚時。今日天下貧甚州貧
縣貧民貧其說甚詳上無說。○讀第二劄論道



上曰、自秦漢而下、無人主知道。甚有自負之意、共說甚多說禪。答、臣不敢奉詔。臣之道不如、此生聚教訓處。便是道。○讀第三劄論知人。上曰、人才用後見。答、要見之於前意思云云。上又曰、人才用後見。後又說此中有人云云。答、天下未、知云云。天下無人才執政大臣未稱陛下使令。上默然。○讀第四劄上贊歎甚多。○讀第五劄、所陳甚多。下數五六步上曰、朕不在詳處做工夫、只在要處。乃秉笏立聽、更不容轉對。與詹子南書云、回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覆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

講究武略。先生少時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興國人、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後獲用太

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爲曰雲
少時嘗欲率伍伯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
蒙誨翻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爲人矣先生平
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樊拔奇才亦多
論醫國。或問先生見用以何醫國先生曰吾有
論駁中外奏對不可行者。答蘇宰書云往時充
是四方奏請近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
詳其或書生貴遊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
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
駁朝廷清明常行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何
以當大官之膳尚方之賜或
庶幾者僅可以少償萬一耳。

朱元晦書。

特有一言奏劄差異者。元晦索之先生
納夫一本。元晦貼書云奏篇垂示得



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
 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
 首之嘆。然於我何病耶。語圓意活、混浩流轉、益
 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著。
 答朱元晦書。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揚、獎譽之厚、
 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
 撥著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高、未免金注之
 耶。昏

改授承奉郎。以修寬恤詔
令書戎也。

與樞密使王謙仲語及孟子辟土地充府庫一
 段。因云、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為之
 色變。舉柳子厚捧土揭水而致之廟堂之上、

蒙以紱冕、翼之。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事之勞苦哉？聖人之道，無益於世，凡以此也。謙仲爲之默然。先生嘗云：當時諸公見上下相安，內外無事，便爲大平氣象。獨鄭溥之有一語極好，而今只要爲虜人借路登泰山云耳。

秋九月既望，作外舅吳公行狀。

末云：某在童穉時，爲公所知，後

妻以其女。尤延之作吳公墓誌云：陸君子靜數爲予道其婦翁吳公之賢。居亡何，有墨服踵門而來，見者則吳公之子顯若也。袖子靜之狀，且先曰：敢因子靜以請誌。予不識吳公，然子靜信人也。其言有證，乃叙而誌之。夫能識子靜於童幼之中，而能以子妻之，其賢可知矣。後徽仲作孺人吳氏墓誌云：孺人諱愛卿，具公茂榮諱漸言長女也。幼有異質，女工不學，而能詩書過目。



不忘公大奇之。一見先生，謂可妻歸焉。先生爲國子正副定勅局，居巾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虛宇，併假於館中，饋百需。先生不一啓齒，孺人調度有方，舉無缺事。暨先生奉祠歸，囊蕭然，同僚共贐之。還里之明年，經理象山，孺人捐奩中物助之云云。

作本齋記。爲成都郭醇仁作。

淳熙十二年乙巳先生四十七歲。

在勅局與尤延之書。

云此問不可爲久居之計。吾今終日區區，豈不願少

自效。至不容著脚處，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職事間又無可修舉，觀見弊病，又皆須自上而理。會下來方得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展曾臆對班。尚在後年，鬱鬱度日而已。○或勸以小人闖

伺。宜求退。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爲去就耶。

詹子南問學。

子南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

淳熙十三年丙午。先生四十八歲。

在勅局。

夏五月。作格矯齋記。

爲三衢徐載書。

朱元晦通書。

云傳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

苦口。恐未以爲然。近覺當時說得。亦未的。疑其不以爲然也。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劑否。道理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



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否耳。

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十一月

二十九日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初親明謂先

退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

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

班五日除監丞先生與李成之書云某距對班

數日忽有監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

有謂吾將白其爲首相爪牙者故惶懼爲此抑

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問政適人而必務

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

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

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是非邪正有若蒼素
大明既升群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汗人
牙頰哉向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
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
望清光輪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
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和楊萬里廷秀送行詩

云學粗知方恥爲人恥

世非忘世智不謀身豈誤身逐遇寬恩猶得祿
歸衝臘雪自主春君詩正似清風快及我征帆
故起蘋廷秀詩有云可憐議論常傾坐須信聲
名解謾身之句大未知先生者得和詩愧悔後
過槐堂歎語數日

因聽詩大敬服

既歸學者輻輳

時郊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



容、徒寺觀。縣官為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從游^①之盛，未見有此。

與朱子淵書。

云：寬恩異詞，歸伏田畝，日得與家庭尊幼鄉里俊彥，繙古書，講古道，

舞雩詠歸，不敢多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婺之憂，益不能忘也。

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

春如臨川。

先生訪倉使湯公思謙，公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乍歸，方欲與諸後生說

些好話。此事亦由天，亦由人。公曰：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公曰：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為位高爵重，旌旄導前驅卒擁後者

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公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公曰：「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者。」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於作朱元瑜名字說，略云：「暮春之初，予抵城闔，後之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以興。前輩長者辱臨教之，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問之云云。」

登貴溪應天山講學。

初，門人彭興宗、世昌訪舊於貴溪，應天山麓。張氏因

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

精舍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

答江西程帥叔達惠新刊江西詩派劄子。

劄沈宰帖

云：鄉者復程帥書，其間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之說。愚見大槩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也，亦皆發乎情止乎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稟識超不。同凡流。○包敏道跋江表之所收劄子墨蹟云：象山先生論詩，又出告往知來以意逆志者之外。蓋其精鑑如權度，舉天下之輕重長短毫髮絲粟，不可得而加損也。豈特於詩為然哉？當程君劄送詩至時，僕在席下，先生顧諸生曰：誰能代答？須臾呈藁者數人，先生歎曰：將紙來，一筆



寫就云云。

夏五月答馮傳之書。

略云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學者而以明此義耳。

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為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說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教所謂不可外面擾動是矣。若吟吟然顧流俗之議論、則安在其為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為私均也、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為大丈夫。

初冬答朱元晦書。

云初冬始得五月八日書、前月又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

刺。犬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辨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五月二日併所與居士兄書、



頗覺辭費而理不明。某本欲條折以求教。適此便函未暇。尚遲續布。

元晦答書。

云。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

承許條折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辨無極。太極始此。

無營齋說。

贈吳叔有。

冬十月庚辰。葬仲兄子儀于臨川之羅首峯下。

作子儀墓誌。

十一月作宜章學記。

十二月與漕使宋若水書言金谿月椿之重及

臺郡督積欠困民之弊。略云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

罷不除因以爲額。月鮮之數爲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浚民之端莫大於此。又云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間轉相並絀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歛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爲吏胥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蓋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善爲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有耳。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五十歲。

先生在山間精舍。

春正月作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略云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

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



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欲自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支葉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生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爲知公者。



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至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其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賢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勲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靳人之知。而聲光赫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譴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檢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

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爲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準、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



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俗，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王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托之行人，所不樂。旣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托，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

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憂憂於事爲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以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宜善學前輩者哉。○與薛象先書云荆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遠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中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時諸賢蓋有未能及此者。尚¹⁴一說最爲淺陋。天下之理但當論是非不當論同異。異字與同字爲對有同而後有異。孟子曰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節。又曰有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不同。同此理則異端矣。熙寧排荆公者固多尚同之說。裕陵固當以詰荆公公對以道德一風俗同之說。裕陵乃不直排者。然則荆公之說行豈獨荆公之罪哉。



先生嘗云、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何嘗專恃此。又未知戶馬青苗法、果合堯舜三代否。當時闢者、無一人就其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已、祖宗之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服。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彼豈無詞、所以卒於無柰他何也。

答倉使趙汝謙書

略云、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遯。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

人曰仁義。仁義者、人之本心。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知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徇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

矣。○又書云、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稱舜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曾其有極、歸其有極矣。不然、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知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

易應天山名爲象山學徒結廬甚衆。

先生既居精舍、又得

勝處爲方丈及部勒羣山閣、又作圓庵。學徒各來結廬、相與講習。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之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其氣象亦偉云云。○居仁齋由義齋、養正堂、張伯強。○明德、張行己。○志道、周孚先。○儲雲伯、強行己。○佩玉、張少石。○愈高、倪伯珍。○規齋、祝才叔。○蕙林、周元忠。○達誠、朱幹叔。○瓊芳、傅季魯。馮徒馮泰卿、初名梅窓。



以季魯家諱先生為改今名。○濯纓池浸月池、吳子嗣翔齋先生與之書云、草廬在二地之間、欲名以濯纓、當為書之。○卦菴少石。○批荆先生書于世昌之堂。各因山勢之高原塢之佳處為之。

三月與江西帥王謙仲書。

往日後携二息偕數友登山盤旋數日盡

發茲山之秘。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為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如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為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是在山麓。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為少。高名之日儲雲。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紫紆

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千態萬狀。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汧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有繡經石。可憇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歇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庵。其處益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樟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峯。凡此皆舊名之佳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峯。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峯之高者。如蓋。可以登。



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下見龜峯。昂首穹背。形狀逼真。玉山之
 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略貴溪以經茲
 山之左。西望藐姑石鼓。琵琶諸峯。嶢嶢逼人。從
 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
 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
 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
 甚。清徹常沒於蒼茫煙靄中矣。

五月與錢守伯同書

云。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磔潭。西有半山。磔潭不

下。玉淵半山。可亞臥龍精舍之前。兩山廻合。又
 自爲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
 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飛濤。四曰跳珠。五曰水
 簾。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爲階梯。可公以
 觀。兩岸有璠松怪石。却略慳寒。隱見於林杪。特
 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誅歌其間。懷吾

賢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爲執事道之。

郡縣禮樂之士時相謁訪喜聞其化故四方學

徒大集。

先生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終焉之意。馮元質云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

鼓則乘山齋至會揖陞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

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

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齋肅無譁首誨以收

歛精神涵養德性虚心聽講諸生皆俛首拱聽

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也。問舉經語爲證

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興起初見者或欲質

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有立崖岸自高者

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有欲言而不

能自達者則代爲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從而

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



感激奮勵。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辭、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誨、和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讀書之方、未嘗及閑話、亦未嘗令看先儒語錄。每講說、痛快、則顧傳季魯曰：「豈不快哉？」季魯齒最少、坐必末、嘗掛一座於側間、令代說。時有少之者、先生曰：「季魯英才也。」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始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踰數千人。與陳宰書云：「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細繹簡編、商略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儻得久於是山、以旣厥事、是所願幸。傳季魯云：「先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

此多有與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自是虛說、此是時文之見。常曰、今天下學者有兩途、惟朴實與議論耳。毛剛伯必疆云、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爲主宰。旣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爲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翁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起晦翁之疑。良可慨嘆。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耳。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章仲至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動是三



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蚤起精神愈覺惘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士英神能供千斛水。嚴松年問今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傳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傳季魯黃元吉居其次。且云浙間然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一陳去華省發儒持惜乎此人亡矣。○朱元晦語錄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人也。○又與劉仲復書云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去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

論解書。

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庵令其精細考索。後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

述所教先生曰、不可作聰明亂舊章、如鄭康成注書、柄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不可信、或是諱語、或是莽制。傳季魯保社中議、此甚明、可一往見之。於是往問於季魯。又嘗曰、解書只是明他大義、不入己見、於其間傷其本旨、乃爲善解書。後人多以己意、其言每有意味、而夫其真實、以此徒支離蔓衍、而轉爲藻繪也。又嘗曰、河圖、洛書、屬象、先天圖、非聖人作、易之本旨、有據之於說、易者陋矣。又嘗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觀春秋詩書、易經、聖人于、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顧記禮之言多原老氏之意。**

論傳道。與姪孫濬書曰、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如此而廢其業、墮其志哉。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揚王韓獨著、



專場當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
 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於形似、假
 借天下萬世之公、下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
 伊洛諸賢、所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
 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
 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未見其如曾子之
 能信其矯矯、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
 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詎誠行、放淫
 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
 也。道非難知、難行、怠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忠
 無、真實師友、互相弦誨、為可惜耳。所以為汝言
 之、為此耳。先生又云、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
 茂叔發之。又云、韓退之言、軻氏之死、不得其傳、
 故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
 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明。今日若不大
 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

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疏通。又云、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則汙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淺深不必齊也。至其爲水、則蹄涔亦水也。又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此、惜未有承當者。

夏四月望日、與朱元晦書、辯太極圖說。略云、按

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二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



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
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
尊兄向與俊山兄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
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
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
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空言立說。使後人簸
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
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
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
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
根本耶。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
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
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
况太極乎。晁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
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者。且太極字

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濯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可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穆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子之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太極圖說以無極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足也。凡今考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

與提刑應仲寔書

略云元晦入對。晉爲兵部郎官。以足病未供職。爲林黃中



所按其說甚可駭。賴象先入文字畱之上、不行
 按章復以爲江西憲。太學六月私試策題第一
 篇亦是異論。第二第三篇皆譏切元晦學校議
 論如此。他又可知。殊令人寒心。此間學者莫不
 忿激。

與趙詠道書。至當獨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
 身微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
 當之不容二也。今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
 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
 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
 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爲蔽。故敢於著書。豈可言
 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所蔽。故其
 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
 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秋八月遊仙巖題新興寺壁。

略云、老者蒼顏皓髯、語高領深、少者

整襟肅容、視微聽冲、莫不各適其適。吾亦不知夫大小精麤、剛柔緩急、之不齋也。乃俾猶子謙之、撫之子、持之分書、同志者七十有八人、邑姓名字於左。方縣宰與其僚見、延入學、爲發二南之義、士民皆爲之興起。宰尤注心樂聽、良心在人如此、莫不爲之啓迪。又以異說重誼之、豈不

甚可惜哉。

訪江西帥王謙仲。

時帥幕邵叔誼在坐、聽談命者曰、吾之談命異於是。伯夷

叔齊、該死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此命極好。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此命極不好。先生與書、首云、前日竊聞嘗以夫子論齊景公伯夷叔齊斷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



談笑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此者也。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心遠日休、心勞日拙、德為之辨也。豈惟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為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

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見謂爲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惟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已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營惑，往聖話言，徒爲藩飾，而爲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魍魎，其間恥非其恥，而



取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多求於末、潢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取一物而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

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作南豐黃世成及慈谿楊承奉二墓銘。先生每謂墓非

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南豐慈谿二君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

十二月十四日答元晦書。略云：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以明理，爲

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見太極之真體。其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加無極字，下面必不貞著真體字。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云：極者正以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如此，又何必於上面加無極



字也。繫辭云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諦也。此理乃宇宙之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無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理。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哉。至如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充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

入行藏何往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又別幅云。大傳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見乎上者可得而見矣。猶不謂之形。而謂之成象。必形乎下可得而用者。乃始謂之器。易之言器。本於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如網罟耒耜車輿門柝杵臼弧矢棟宇棺槨之類。乃所謂器也。昔者聖人之制斯器也。蓋取諸易之象。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制器尚象與居一焉。道者天下之所由。而聖人則能知之。器者天下之所利。而聖人則能制之。由其道而利其器。在一身則爲有道之人。在天下則爲有道之



世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則爲無道矣。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中人以下則由而不知蓋其知識卑近所見淺末形而下者所能知形而上者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有知道者以長治之左右之則趨於下惟利之見而不由其道矣。上必有下下必有上上而無下何以爲上下而無上何以爲下。道之與器未始相無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器者非其有矣。負且乘致寇至此之謂也。故惟聖人爲能制器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利用安身所以崇德百慮一致道固然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此。故道者形而上者也器者形而下者也。器由道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而謂其屬於形器不得爲道其爲昧於道器之分也甚矣。

聞朱元晦詩喜。

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

如拋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淳熙十六年己酉、先生五十一歲。

先生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朱元晦來書。

略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周子之言有無、以有

有無爲一。更請仔細著根、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爲之爲、非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所以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別紙末云、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



題達本庵詩。

梁光結盡其親瑩名曰達本求言於予敬賦是詩以助孝德詩云孩

提無不愛其親不失其心即大人從此勸吾休外慕悅親端的在誠身從

壽皇內禪光宗皇帝即位詔先生知荆門軍。

先生

始欲著書常言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作傳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

覃恩轉宣教郎。

夏六月與黃循中書。

云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廊不忘

之意然雅未有為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嗚呼壞問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

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
蟲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
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
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
此也。

唐勘轉奉議郎答趙然道書

昔循中不無尊師

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彊深
懼其汨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恨
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
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
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
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
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爲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嚮一立，卽無二事。此首重則彼毫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而况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

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十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問。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爲有志之士也。求真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人之難得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豈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爲空言。以滋偽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爲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覺。益積益深。或遇歲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况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



乾之謬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為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臨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乎。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強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說說玩惕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為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空紬繹以資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為蛇畫足重為贅疣乎。

秋七月四日與朱元晦書。

云首春借兵之還伏

息慰浣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

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歲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八月六日元晦答書。

云。荊州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

以行志。想不以是爲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爲也。聞象山開聖。架鑒之功。益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覽勝。春之首。辭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謂必已見絕。遂不復致問。今承諭詩。悉甚幸。甚幸。過望。此正如



明道先生所謂兩分受其罪者。未死之間尚幾得面論也。

七日贈疎山益侍者帖。淳熙己酉孟秋中氣在。

入龍底直二大星之間。比下星如心大星之於。

前星。二日之夕微出其西。三日之夕微出其東。

四日。益東。如朔之在。西則其正隱於三日之朝。

矣。古義和之官甚重。堯典獨詳其職。後世星翁。

曆官為賤。有司人庸識暗。安能舉其職哉。因循。

發弛。莫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有治其事者。

不無所助。是月也。予將視吾外姑之宅兆。于東。

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日而抵予家。四日。

之夕。發予家。次夕。抵大原觀。六日。抵龍岡。事既。

遂抵疎山。與同行昭武吳大年里中胥必先言。

曰。五緯次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於所見。

不可不記之。治曆須積候。以稽合否。官之不宿。

其業爲日久矣，是亦可以備其搜訪也。○翌日，因益侍者出此紙求予言甚力，且曰：「當寶藏之。」予於是得所托矣。他日拈出，當有賞音。

論無極之辯與陶贊仲書。

略云：太極圖說乃按山兄辯其非，是大抵

言無極而太極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中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知無極之說爲非矣。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



再書。

云、與元晦二書、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吾文條析

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

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

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

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也。

論私立門戶之非、與唐司法書。

略云、學者求理、當惟理之是從、

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

同心。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

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

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也。

朱元晦論學徒競辯之非、答諸葛誠之書。

云、示論競

辨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於吾之所急。吾人所學、與緊著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乎。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於天理、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包顯道侍晦庵、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

秋八月十一日、答趙詠道書、答曾宅之書。云、示

章大博問答、其義甚正。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



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爲其不能通
鮮。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且如存誠持
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
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
其心。又曰。君子存之。又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
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人明得此理。卽是主宰。真能
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不能惑所病於吾友
爲主。則此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
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
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爲主。天之所與我者
反爲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
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勸學之士反
爲之迷惑。自爲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
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
被光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在後世。學絕

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
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
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爲易
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
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
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
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
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
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
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
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又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
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
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
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
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夫子曰、吾道
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爲仁、反是則爲不仁。仁
卽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
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
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
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
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
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
美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
大、不習、无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
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以與我
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

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卽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摩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晏矣。而終不悟。夫子旣歿、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觀矣。况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



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
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其
正。猶易爲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
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
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吾安宅。由正
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爲無所歸耶。足下之不
智。亦甚矣。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
棘。如在泥塗。如在圈圍。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
其言廣大高明。與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
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
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
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舍。乃狃其狹。而懼於
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爲
智乎。夫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古之所
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
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

予猶以爲門人之戒。又况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上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爲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日嚴祇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之渝、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脩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



其肯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爲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脫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之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隱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頃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

與姪孫濬書

路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餘年名

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爲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

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耶。

冬十月朔作外姑黃夫人墓銘。

自云先丈母誌銘叙次頗復明

暢云。

與王順伯書。

云、來教謂若要稍展所學、爲國爲

勢。然所以致此者、亦人爲之耳。能救此者、將不在人乎。孟子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勵、與朋友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而後能責難於君。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爲。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而難易之論、非所施於此也。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力是視。商之三仁、亦人自獻于先王、不容一槩。至於此

心此德則不
客有不同耳。

冬至前五日、跋曾裘甫答屈待舉詩。後三日、遊

翠雲寺、題名于壁。

先生遊翠雲寺帖云、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余寓宿許昌

朝家約遊翠雲。明日、劉伯協戒余朝殮、許昌朝胡無相與焉。伯協又誇翠雲泉石、謂不減廬阜。飯餘、乘興一行、不期而會者、盈翠雲之室。翠雲五題始於王文公父子六咏、增於吾家庸齋梭山二兄之遊、乃今始得親目。昔年嘗東遊、曾稽探禹穴、西登五老、窺玉淵。比歲又開象山於龍虎之上、遊洛半山、祭潭風、練飛雪、冰簾、梔子諸瀑。今秋之杪、登雲臺、瞰鬼谷、窮石人之龍湫、觀千尋之玉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玉之奇。可謂道在近而求之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盛冬



水泉既續、又值久晴、長老敏公、俾畦丁決田間蓄水、大作水供。陳師淵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成此一段奇事。或會長少爲善之意、如川方增、不可不紀。會者姓字具列于後。童子書名。象山翁書。

象山先生年譜卷上

終

校記

①後：當作「復」，見《象山先生全集》卷四《得解見權郡書》。

②孫應朝：當作「孫應時」，見李紱增訂本。

③處：右引書作「既」，是。

④汚：當衍，見右引書。

⑤以正：當作「與正」，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七《與陳倅書》。此指朱熹劾唐仲友事，仲友字與政，或作與正。

⑥六：當作「陸」，陸國正即指陸九淵，見李紱增訂本《象山先生年譜》卷中。

⑦兼類：當作「蕪類」，見右引書卷七《與朱元晦書》。

⑧羽：當作「翮」，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一八《刪定官輪對劄子》。

⑨陛：當作「天」，見右引書。

⑩監：當作「鹽」，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一八《刪定官輪對劄子》。

⑪詞：當作「祠」，見右引書卷一三《與朱子淵書》。

⑫浚民：當作「浚民」，見右引書卷八《與宋漕書》。

⑬生：當作「王」，見右引書卷一九《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⑭尚：此下當脫一「同」字，見右引書卷一三《與薛象先書》。



⑮琵琶：當作「琵琶」，見右引書卷三六《與王謙仲書》。

⑯營：當作「熒」，見右引書卷一《與邵叔誼書》。

⑰焦：此下當脫一「焦」字，見右引書。

⑱在：此字當衍，見右引書卷二〇《贈疎山益侍者》。

⑲闕字，當作「越」，見右引書。

象山陸先生年譜卷下

門人袁燮李子愿傳子雲編集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先生五十二歲。

先生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與姪孫濬書。

云、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無

咎。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人得其正、則不至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不仁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



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繩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於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趨。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爲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臯夔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憎疾嫌惡。乃爲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爲已。曉則當有進益。

三月二十六日與包敏道書。

云。私意與公理。利

兩立。從其大體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不可掩也。不可誣也。

此大入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管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樂哉。

夏五月作經德堂記。

六月旱、十三日、石灣禱雨。十六日、謝雨。時羣禱莫應、鄉

人致請、先生乃於青田石灣山頂爲文禱于山川、方除壇之日、陰雲交覆、翌日致禱、涼雨迎洒、旋而風雨連作。十六日、復爲文謝雨。

秋八月二十六日、作貴溪縣重脩學記。俗云、風

由來、非一日也。或覩其壞、而欲齊諸其末、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



寢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拚著。便文飾說。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必不可復至。以爲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亦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遯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父渝古制。馴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大證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焉。以自恕。安在其爲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註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而祇以爲蔽。家藏其帙。人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



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爲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繫、而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

與饒壽翁書

曰：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此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

與郭邦逸書

略云：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數。鑒精實，非泛泛場屋之文也。君子

義以爲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爲榮、背義爲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如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辨、則此義爲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渾亂、則善矣。

與路彥彬書。

略云：切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云。

作玉芝歌。

靈華兮、英英芝之質兮。蘭形瓊葩兮、瑤實冰葉兮。雪莖石室兮、宛宛苔茵兮。

菁菁陰長松之偃蹇、帶飛瀑之淙琤。實青端而黃表、眇中藏而不矜。匪自昭其明德、羌無愧兮能疇。

紹熙二年辛亥、先生五十三歲。

先生在山間方丈。

春二月與劉伯協書。

云切謂理勢二字當辨賓主。天下何嘗無勢。勢出於

理。則理爲之主。勢爲之賓。天下如此。則爲有道之家。人如此。則爲有道之人。又內帖云。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時見纓絕。而人有禮義。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某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間之語。正謂此耳。

三月三日與林叔虎書。

略云。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爲學者道。古之



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閔之夭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之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蕃姪計以歸親、舊家庭視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喪未葬、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不敢不勉。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寺在象山之西北、隔溪之山間、先生往來必憇焉。

夏六月、作武陵縣學記。

云、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

而克之、聖哲之所以為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為愚、為不肖、彝倫於是而斁、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



新氏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
里選、月書季改、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以
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
間、所爲切磋講明者、何以舍是而他求哉。所謂
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
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
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
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
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
謬事之始終、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
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爲蔽。後世
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
窮年卒歲、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
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爲本、
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
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

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
大可必。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放乎四海。此古人
之學也。宰林叔車。

中澣作臨川簿廳壁記。簿長②季海。

得旨疾速之任。學者問荆門之政，何先生曰：

門爲委曲行道之計。答曰：仲虺言湯之德曰：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遜體純是道義。後世賢
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
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於古人者，
正在於此。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
禮義，却只是利害。有縣丞問赴任尚何時，先生
曰：比來爲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單騎即行。丞
因言及虜人有南牧之意，先生遽云：如此則荆



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以行、未免少遲。若以單騎、却似某有所畏忌也。

囑傳季魯居山講學。

先生將之荆門、謂季魯曰、

諸友日切磋之。吾遠守小障、不得為諸友掃淨氛穢。幸有季魯在、願相依親近。

秋七月四日、啓行。

十一日、書贈陳晉卿。

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人所

不見此心昭然、善推其所為、克是心而已。晉卿

名綰、時為撫州學官。

九月三日、至荆門軍。舟車所經、見豐城王允文

祭文

略云、南浦維舟、徑浮彭蠡、覽奇康廬、濯纓

遺趾、長淮以西、野岸曠平、撰杖西風、或憇柴荆、

桑棗蔭塗、葭葦連汀、笑談之間、造微詣精、黃鶴

入雲、芳洲在目、憑高敞古、北轅

西輻、薄于開藩、霜萼破菊云、

卽日視事、上謝表

吏以故例白、內諸司務、外諸

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寮屬、如朋友、推心豁

然、論事惟理、是從、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

得展其所懷、辨爭利害、於前、太守惟默聽、候其

是非、旣明、乃從而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先生

教民如子弟、雖賤吏走卒、亦論以理、義接賓受

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

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姦、強暴皆得

之於無事之日、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惟令



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遠近立限、皆如期、卽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鮮釋。至人倫之訟、旣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惟怙終不可悔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惟對辨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其約求明、或旣伏、伴各持其狀去、不復畱案。」甫旬日、士民甚愛敬、受狀多只虛設。嘗夜與寮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鮮。伴吏狀之、謂其子爲卒所殺。先生判翌日至、寮屬難之。先生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也。」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

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爲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保遽集捕獲不逸一人至是郡盜屏息制卿洪伋子中昔爲荆貪嘗曰先生之學精明政事亦如之非近時學與議論且肯馳其政者比一日急報某處有賊幾十輩突至莫測先生笑曰特販茶者經過何足慮又遣人密訪之果然今已去矣伋問故先生曰此無他某之來也已熟荆門之疆理且知鄰境所產某境有茶販之者其境之人故經過某處而去耳伋敬謝曰不逮又有鄉人甲乙相毆而乙被傷然未甚先生責甲曰所爭甚微何遽傷彼今幸醫可痊若窮治爾罪比星之義於是益癸甲當領乙歸家療之食之平復日同出驗甲欣然奉令越旬時甲乙俱詣太守之庭拜謝感泣而去。



與羅點春伯書。

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苦腸

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番覆除此牢戶。可悶寂矣。自外視之。真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里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脩。者不少。朝夕潛究密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廼今尚有缺典。如臺諫侍從。當有格劄。今皆未辦。所恃羣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有以調

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情。春伯資望日隆，宜在兩地優矣。濡筆以待慶牘。向寒，爲國保愛。

與漕使薛象先叔似書。

云此月三日抵二泉，卽日交割公文。諒久已徹

視諸事皆仍舊貫。到此竝無一字揭示，無隨行人。一榜亦吏呈舊比從之。戶庭頗無壅塞。事至隨手決之，頗無忤於人心。是問元少訟訴，今至於無其血脉，蓋有在號令刑政之表者。惟兄能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衆，潛究密稽，日不暇給。外殊不見其形也。財賦亦以連年接送，占壓頗多。卒未有還補之期。考其實與言者殊不相應。元章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所存僅五千緡耳。歲入倚漿肆，所以爲來歲資者，又當取諸其中。軍資庫尤爲匱乏。其勢未至於不可



爲然不爲樽節則日蹙矣。監司郡守數易誠今日之大弊。比閱邸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屬郡之幸幸少安以惠重湖之民。乍到首遣兩司迎接兵吏各有借請義勇又適秋閱見近兵吏又有未請衣服會慶聖節吏以儀式諸物弊壞舉陳當修所不敢忽。子城輒工費日取於軍資又創東嶽廟工纔半。諸庫日支卒多於所入。會計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爲之所荆門歲輸馬草錢二十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都錢物庫交納。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繫三分輸納銅錢本軍比年繫行使鐵錢地分令禁日嚴無得銅錢輸納每是將會子到鄂渚兌換銅錢所費頗多今欲乞只以會子輸納望特達允從爲幸。此問形勢正宜積粟聚兵前此諸人乃未及講求。張帥有意爲城於此元善聞有分戍之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到應城見劉宰言元

善有此意。二公慨然如此，豈亦天時耶。幸有以相之。子城次第秋閱畢，便發手爲之。俟見端緒，當一一具聞也。

與漕使書論民間疾苦

略云：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

稅錢役錢等，令民戶分數納銅錢，民以重困。其一是坊場買名錢，須納錢買名人戶，亦困於此。然買名錢，須聞於朝，與倉臺乃可。至如稅錢役錢，筭納銅錢，乃州郡與胥吏得其利，故斷然因民之請而盡罷之。今歲計方窘，此兩月稅課之損幾及千緡，若令民納銅錢，於郡計亦有補。然不敢計此，以爲制事以義，乃當然耳。

新築城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



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隋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數千、強壯可用、而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功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五千、而土工畢。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至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緡費緡錢三萬。

郡學貢院及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習俗惰人吏、惟好衣、閑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

革稅務之弊。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
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
然後至務，惟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
而出入之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權杜姦弊，而門
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
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開議所以
防姦，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
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卽日揭示，俾徑
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巨商已
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
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
莫不以手加額，誓以無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
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
大害，不可不報德。稅
收增倍，酒課亦如之。



革弊政。荆門故用銅錢以近邊以鐵錢易之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卽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御史亦貧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稟給之。

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

紹熙三年壬子先生五十四歲。

春正月十三日先生帥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以代故事設醮。上元設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欽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有講義仍

書河圖八卦之象、洛書九疇之數、下後以曉後學、更定圖書、與今世所傳者不同、所以復古圖書之舊也。先生未及著書發明、後學傳李魯作釋義以明之。

二十四日與姪煥之書。

云、正月十三日、以講義代黜除官員士人吏卒

之外、百姓聽講者不過五六百人、以不曾告戒也。然人皆感動、其所以相孚信者、又在言語之外也。此間不復掛放狀牌、人有訴事、不拘早晚接受、雖入夜未開門時、亦有來訴者、多立遣之、壓服而去。見客亦無時。

二月九日夜郡火災與鄧文範書。

云、某在此、士民日相安、所

為不至齟齬。第二月九日之夜、宅堂有回祿之災、犬屋十餘間頃刻成燼、私居行李幾為一空。



幸不曾延燒官府、文書印記等無毫髮損失。骨肉間一時不至甚驚恐。過後循省、乃生驚怖。旬日乃定。然比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持循二子與姪孫、濬當火起時、頗見力量。他日或可望。第目今二子終未肯進學耳。是間民亦相安。士人亦有向學者。郡無逃卒、境內盜賊絕少。有則立獲。訟牒有無以旬計。然太守自無暇。此間有積年之訟、皆盤錯外郡之訟。諸司亦時遣至此。又有築城造屋之役、適連年送迎之後、計財匱乏、頗費調度。近以商稅丐額之甚、遂自料理。頗有增羨。乃知事無不可爲者。始至卽修煙火保伍。賊盜之少、多賴其力。近忽有劫盜九人、劫南境村中軟堰寺長生庫。逞明爲煙火隊所捕。敵殺一人、生擒九人。皆勇悍之盜。義勇之外、煙火隊今亦可恃。凡事薛漕必能言之。

與吳仲時書。

云、某到此將五月、訟日益少、庭中真可張羅。士民相安、田畝間巷、熙

熙如也。而區區獨無少暇、有憂勞之實、而人不

見其形、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去冬妄意

築子城、幸天氣、人心相會、不兩旬而土工畢。今

方包砌得一角、形勢頗壯、而復輟、皆懼費廣役

久而難成。前日之役、乃呼舞爭

應、故其功亟就、而費亦省也。

閱武。

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

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

後、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

少。它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它郡所無。平時

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

上廟堂劄子、乞撥常平銀助城費。

略云、荆門素



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
 置局、徑自脩築。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
 天氣晴霽、人心齊一。小壘縣簿會計用、甄包砌、
 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
 兩、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為
 敷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副支用、使城壁
 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
 民心有賴、實為無窮之利。

與章茂獻論築城書

略云、有當控告廟堂者、敢

去冬脩築子城、適值天氣晴霽、民心悅懌、此邦
 士女未嘗識遠村僻塢、携持來觀、自臘至今、踵
 繫不絕。

答羅田宰吳斗南書論太玄

略云、易古經為呪、喜知雅志。今世之

所謂揲蓍之法、皆襲揚子雲之謬、而千有餘年、
莫有一人能知之者。子雲之太玄錯亂蓍卦、乖
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
秦漢以來、胡虜疆盛、以至于今、尚未反正、而世
之儒者、猶依玄以言易、重可歎也。

作監嶽兄庸齋墓表。

夏四月十九日、朱元晦來書。

云、去歲辱惠書慰問、尋即附狀致謝。

其後聞千騎西去、相望益遠、無從致聞。近幸幼
安經由、及得湖南朋友書、乃知政教竝流、士民
化服、甚慰。某憂苦之餘、疾病益侵、形神俱瘁、非
復昔時歸來建陽、失於計度、作一小屋、期年不
成。勞苦百端、欲罷不可。李大來此、備見本末、必
能具言也。渠欲爲從戎之計、因走門下、撥冗附



此米暇佗及。正遠切祈為道自重。以幸學者。彼中頗有好學者否。峽州郭文著書頗多。悉見之否。其論易數頗詳。不知尊意以為何如也。近著幸示一二。有委併及。

與總卿張體仁元善書。

略云。數邑兩令皆賢。教

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拙者不過扶持勸勉。使其善志不替。有加。庶幾蒙成。以免矣。今農賈安恬吏卒。抑畏盜賊。衰息作則輒獲。訟牒之少。乃至曠旬。械咎塵委。五刑植立。試用希闊。用必聚觀。此豈迂拙所能坐致。竊自幸者。亦同官適逢其人耳。

答倉使書。

末云。比來訟牒益寡。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不過

荆門府帥以先生政績上薦先生與書。

云。備數屬壘條

忽聞半祀、粗僅守職、未敢曠敗。無非大府之賜、尺牋闕焉、不干記史。是猶陟嵩華而忘山、沐江湖而忘水、揆之常情、宜獲罪矣。比得邸吏別報、乃知姓名首塵薦剡、所以獎借之辭、寵甚、聞之、惕然弗稱。是懼治古公道、還於盛世、前輩典刑、蔚乎斯在、敢不益勵素志、勉竭駑朽、斯無負於斯言。世俗私謝之禮、則不敢以累門下、職事所當控聞者、雖有公狀、亦合更具稟劄、慮勤聽覽、且恃照臨之密、邇皆缺弗致。今受知之深、乃如此、尤不容以言謝。

答章茂獻書

云、某承乏于此、慙焉朝夕、祈于斯民、則若航海問巷、熙恬訟爭、衰息

相安、相向不替、有加同官協力、舉無異志、職事過從、無非講習、或者指是以爲效、績區區之懷、方有大懼。兵家言射、謂鏃不至、指同於無矢。今學射者求鏃之至、指良不易致。孟子曰、掘井九



何而不及泉、猶爲棄井。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
十。言末路之難也。知不至，雖弗拜，不足賴也。治
不至，雖不亂，不足傳也。服膺典訓，何敢二心。至
其縣薄，弗克自致。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亦安敢
徂。饑渴之飲食，苟以自恕，教其不知，圖
其不逮，力提而申策之，是所望於同志。

禱雨。

先生每有禱，必疎雨隨車，郡民異之。東山

山之巔，以致其禱。靈應響答，沛然爲霖。上泉取
水文云：是月六日，於蒙泉山頂爲壇致禱。十有
二日，又於東山望壇中致厥請。自六日之期有
雲油然，有雨沛然。東山刑鵝文云：七月庚辰，致
禱之後，境內
每有雨澤。

與章帥書。

云：今旱勢可畏，弊邑六日致禱，雖未
甚得霽霈，朝暮致敬祠官，未嘗不沾

濕也。既望之朝，率郡官迎致上泉、復冒雨而歸。及今陰雨無曠日。

八月答張帥書。

比來得雨無不沾足，但次第有過多之患。十三日天陰與僉判

教授知縣各以一馬數卒行視田間，苗甚秀發，水皆盈溢，陸地耕種粟豆者多稔，其中自有餘矣。

秋七月薦屬縣二宰併自劾狀。

時姦民楊彥翼萬九成素號論

官社，楊景春尤甚。先生以其世惡，奏乞施行，因以自劾。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贈劉季蒙。

云：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為大崇，無世俗之陷溺，無二崇之迷

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



與伯兄致政書。云、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無
彼已之間、至其世末、德衰、然後
有。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爲
太甲卒爲商、太宗追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
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爲中
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
周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
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太公、昭至信、適足以附
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
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大量、徑而寡失。後世
人君亦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然卒以君子爲
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寸寸而度之、銖銖而稱
之、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純古聖賢、則皆有不
可勝誅之罪。
况今之人乎。

冬十二月六日與姪麟之書。

末云、此間風俗旬日侵覺變易、形見

大槩、是非善惡處、明人無貴賤、皆向善、氣質不美者、亦革面。正所謂脉不病、雖瘠不害。近來吏卒多貪、而有窮快活之說。

初七日丙午先生疾。十一日庚戌禱雪。

郡僚問

冬暖、盍祈雪。乃命倪巨川、齊甫、畫乾卦、揭之黃堂、設香花、翌早迎往蒙泉、取水歸、安奉、而風雪遽興。辛亥日、雪驟降。先是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致。女兄盡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寮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起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灑掃焚



香、家事亦不掛齒。雪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却之、自是不復言。

十四日癸丑日中先生卒。郡屬棺歛、哭泣哀甚。

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僉判洪伋率寮屬祭文。略云、

斯道龐洪、充塞兩儀。孔孟既沒、日以湮微。賴我先生、主盟正學、開悟曉曉、惟時先覺云云。

學錄黃嶽祭文。略云、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教、明白簡易。其御民也、至誠

之外、無餘術。其使人也、寸長片善、未始或棄。若夫憂國忘家、愛人利物、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

是。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莫不咨嗟歎息、至於流涕。

父老李欽等祭文。云、刺史以詩書為政、待邦人如子弟、百姓安之、何遽驚哲

人之萎也。蓋刺史之賢、周孔之學、方將公是道於天下、慰四海蒼生之望、非我民得以私之地。歛此大惠、施於一邦、近者服其教、遠者化其德。豈期天不憖遺、而奪我父師之速也。古之君子、所居民愛、所去民思、况賢刺史之亡、其遺愛在人、真有不可解於心者。我民將子子孫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無窮也。

湖北帥張森祭文

略云、惟公學古^⑧之經、行通於天淵源之漸、伊孟之傳、自本

自根、卽聞卽見、見之躬行、死守不變、德業培深、我輩我夔、用之斯世、舍公其誰。

湖廣總領張體仁祭文

略云、儒者之學、入孝出悌、人言江西陸氏兄弟

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荆門如古、循吏有脩其綬、汲深未旣、有恢其規、游刃餘地、同流滔滔

壽考且遂。豈伊斯人而俾樵悴云云。

江淮總領鄭湜祭文。

略云、聖去千載、所傳者書。獨公深造、忘其緒餘。謂心

至靈、可通百聖。謂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廢。

湖南漕豐誼祭文。

略云、公秉正氣、早以道鳴。叱呵非聖、奔走諸生云云。

朱元晦聞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

紹熙四年癸丑春正月、二孤護先生柩歸、沿途弔

哭致祭者甚衆。三月、至家。鄂州教授許中應祭

文。云、是理流行、宇宙之彌。甲不間於樵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一何名世之稀。



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曾參之皜皜而誠。淫邪遁。不能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免隨揣摩之形似。困聞見之支離。雖勉強以力行。徒爾增附益之私。公以問氣。而自得歸。燭乎大天淵之無際。洞乎微芒芴之無遺。混混乎由源而達委。鼎鼎乎自幹而數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表裏不至乎相遠。豈非合彼已於一源。貫幽顯而同歸者乎。若乃察此理之公。共謂先覺者爲後覺之資。彼絕物者不仁。雖狂鄙皆在於扶持。開見耀於蒙昧。出荆棘於平夷。的然顛末之無舛。二三子亦有立於斯時。卽所應之旨。證尚安得以佛老之空談。而病之哉。

金谿宰王有大建復齋象山二先生祠。六月癸

丑。楊簡爲記。云。道心大同。人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卽神。人



心卽道安規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
 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
 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
 敬、禮。是非、智。仁、義、禮、智、愚夫愚婦咸有之、豈特
 聖賢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同人、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
 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通無方。倏焉而視、又倏
 焉而聽、倏焉而言、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
 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舉天下萬古
 之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
 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象山之心如此、象山之
 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谿一邑之
 心如此。學者當自信、無自棄意。慮微起、天地懸
 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
 絕百非、雖無私爲、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

谿人。後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
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
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雜說。簡嘗親聞先生之
言自謂其童幼時聞人誦伊川先生語自覺若
傷我者性質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破學者於
密宅開聖道之夷逾其言甚平而或者填萬說
於胃中持萬說於胃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
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
百川之東矣。簡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
簡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
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
天地日月鬼神同。王令君有大因邑人崇敬二
君子以俸資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蜀簡爲記、
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簡雖無所似灼知
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人心不容穿。
鑒其說以惑來者乃起敬起恭而書其略云。



冬十一月王有大帥邑寮來祭。

輓詩云篤學光前哲知言衆所

迷。學同顏氏好功與孟軻齊。獻替心彌切。藩經政可稽。儒宮儼遺像垂範自江西。

九日壬申奉先生之柩葬于延福鄉朱陂之下。

距妣饒氏孺人墓爲近。

一云葬于鄉之永興寺山。

門人奔哭會葬者以千數。詹阜民祭文。

略云天縱夫子

以淑其徒。爰暨子思。須臾不離。孟軻親受厥緒。是承卓哉先生能自得師。玩其遺編獨識其微。探原自天立其大者。操而存之造次弗舍。日溉月培充實光輝。奔走學徒四方如歸。先生設教固亦多術。其要使人反躬務實。一洗世習詞說支離。達其本心使自得之。善端旣著日用不窮。

夫然後知先生之功云。

楊簡祭文。

略云。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然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

俯察乎下。先生實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先生之變易。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不可復思。矧可敦思。

袁燮祭文。

略云。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排自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

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涵養日充。乃號於世。曰。天降衷至大。至精至明。至公。茲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塞胃。先生教之。如橐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決。有窒斯通。手舉



足履、視明、聽聰。式全其大，不淪
虛空。此於斯世，允矣有功云云。

傳子雲祭文

略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
物，易知，易行。維天憂民，篤生斯聖，

乃徹厥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孟沒學絕，功利
橫流，道術分裂。所見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
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先生之德，濬哲
粹英，道喪既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
或啓于家訓，或得于羣籍，或由省察之深，或資
辨白之力。惟至當之不可磨，卒會歸于有極。始信
夫良知良能，降于上帝，可久可大，道實簡易。儻
正偽之不能辨，而先後之舛施，則已私之是憑，豈
天德之在茲？遠紹孟氏之旨，極陳異說之非。世
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論一
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多
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迹似情

非而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先生、卽同辨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息矣。莫大於厝夜觀星象、莫神於易書索著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矣。問世之英、拔萃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而止矣。云。

周清叟祭文

略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統繳而

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

包遜祭文

云、維吾先生、天稟絕異、洞萬古心、徹先聖秘。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



積仁熟功。熙無偏無黨。不識不知。一顧斯理。終日怡怡。雖和非惠。雖清非夷。豈伊之任。幾聖之時。包揚作先生贊。云辭蔓蝕真。會當一正。剗百家偽。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鄒孟。

紹熙五年甲寅春二月十六日楊簡狀先生行。末

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簡安得而知之。簡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此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舌所能贊述。所略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也。

寧宗慶元二年丙辰貴溪宰劉啓晦建翁立先生

祠于象山方丈之址。

自立祠後春秋致祭惟謹臨江章茂獻爲記案朱文

公門人也於是先生門人約以歲正月九日登山會祭。

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先生長子持之伯微編遺

文爲二十八卷外集六卷乙卯楊簡序。

略云易

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之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

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

開禧三年丁卯秋九月庚子、撫州守括蒼高商老

刊先生文集于郡庠。

跋云、洙泗之教、憤排啓發、鄒魯之書、困衡作喻。此學又矣。

無傳、獨象山先生得千載之下、最爲要切。是以聽其言者、類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先生之書、如黃鍾太呂、發達九地、真啓洙泗鄒魯之秘。其可以不加進、爲州郡卿、愧於簿領之外、效如捕風。因刻之郡庠、以幸後學。儻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忌其所不必忌。其爲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衍季悅編遺文成、傳子

雲序。

略云先生生於孟子沒千有七百餘年之

實理而不奪於浮僞、精別古書而不惑於近似。

深窮力踐天德、著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故一

時趨隅以聽者、莫不油然而悟、良知良能至明至

近之實灼然、知自下升高、積小以大之、端躍然

與堯舜可爲不自棄自暴之志、回視曩之蔽於

支離浮僞之說者、又不啻若夷猶於九軌之路、

而灼見夫在荆棘泥淖者之爲陷溺也。蓋先生

長於啓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於片言之下、

有得於天而非偶然者。先生亦自以孟子旣沒、

斯道之任任已、病浮僞之害正、渝實救焚拯溺、

如已隱憂撲燄障流、厥功彌大。故民彝帝則

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闡於世云云。



九月戊申、江西提舉袁燮刊先生文集、自爲序。云、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徹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而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如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

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以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爕識先生於行。都親傳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歟。先生之沒。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闕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哀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流布寔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遍。言近而指遠。雖使聖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也歟。

東澗湯文清公鵝湖祭文。

嘉定八年乙亥冬十月二十九日奉旨賜諡。初嚴

請諡到狀云故荆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
爲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千百輩。
今其遺文流布海內人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
蓋其爲學者大公以滅私昭信以息僞揭諸當
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
向者視聖賢若干萬里之隔乃今知與我同本
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久
病先生之功偉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
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謚號未加識者謙焉。云。
本州備錄申聞乞指揮施行。至是奉旨賜諡。

嘉定九年丙子春三月十七日宣教郎太常博士



孔熒議謚。

議曰：學道以聖賢爲師，聖賢遺言，萬

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問域。傳記所載，如曰：「安而後行，安則久，恭而安，皆取諸此也。」自軻既沒，逮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徇口耳之末，昧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卒付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脩明其學，反求諸已，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與？公生而穎悟，器識絕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其時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



其小者不能奪。信能如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向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逮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皆渙然釋。怡然順。真有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求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卽其成已。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桀黠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說爽厲。聽之者。如指迷途。如出荊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繇其推是學。以爲文。則辭達而不事乎雕鐫。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爾工。施是學於有政。

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寮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
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
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
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
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
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
勝既哉。謹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貌肅辭定曰
安。公天稟純明、學無疑滯、服膺先哲、發揮憲言、
非敏而好學乎。抗志弘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
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謚曰文安、於義爲稱。
謹議。

冬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考功員外郎丁端

祖覆謚。

議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
本朝之盛者也。夫六經厄於秦、而士以



權謀相傾。漢尚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是誇先王之道。陵遲甚矣。至於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二南。記禮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皆未有能發明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之學。爲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要。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暴白於天下。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庵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伊川幾絕之緒。而振起之。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謚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非角時聞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又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他特立之見。超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資既高。學力亦到。蓋自三四歲

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謂少成若天性者惜乎不能盡以其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丞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荆門小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而外實迂闊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其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臨政處事實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躁當乎人情循乎至理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爲過博士議定謹議。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謚文安撫州

州學教授林恢告祠堂賜謚文。

云先生振絕學於千載之後躬

行著論碩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屬者諸生請謚郡聞于朝訂議太

常謚以文安聖天子俞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謚文

云惟公志道精專稟資超卓大揚厥旨以覺後

覺其覺維何天降之衷又慈子孝君仁臣忠列聖相傳明若斗極自軻之亡異端叢塞公實任道乎開東明排斥浮偽吾道祇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而收民時稱循良天不憖遺山頽木壞惟有文辭方冊是載幸公門人佩訓不忘請謚易名達于太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爰賜嘉名世世烜赫象山之學萬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九月甲子表焚作金谿邑庠止善堂記

略云乾

間象山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以啓告學者皆



日用常行之理、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故天下
翕然推尊、而其教尤著於所居之金谿。今邑之
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
耻爲世俗之學、蓋其源遠矣。

理宗紹定二年己丑夏四月江東提刑趙彥忱重

脩象山精舍。

云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

湖實師。

象山陸先生嘗問或謂陸先生云胡不

註六經。

先生云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觀

先生與學子

帖有友思自得反而求之之訓有

朴實一途之說。

人見其直易或疑以禪學是未

之思也。

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

二字。

禪矣乎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沒山

空屋傾將遂湮沒。

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

因先生之故蹟。

思先生之學思先生之教孜孜

日思、乃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林之峻秀、景物之幽深、棟宇之多寡、廢興之源流、非學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己亥、江東提刑袁甫廣微建象山書院于貴溪之徐巖、先生祠侑以楊敬仲、袁和叔。初、先生本欲創書院于山間、拜命守間、不近、通道乃命洪季陽相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已向亥。傳季魯聞而議之曰、書院爲講古習禮之所、而先聖先師北面、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悚然、然已中開、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



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聿興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魏山。峯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它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問之大致，嗣先聖之遺響，警一世之聾聵。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內事，與分內事，渾渾乎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非如此耶。工役儼與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又作上梁文。

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皆天。在則人、亡則書、豈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冬、書院落成、買田養士。

冬十月己未袁甫刊先生文集

略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嘗

刊于江右。甫將指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體、無方、日用、平夷、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是謂彝倫、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狀。先生常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卽先生之心。甫藐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勉、寡過、未能先生之道大矣矣。奚庸贅述。姑誦所聞、附于卷末。



仙藏

十一月朔袁甫遣池州屬官韓祥至書院告先

聖文。

云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

知。吾心卽道。有宋知荆門軍陸某獨能奮

乎百世之下。指示道心。明白的切。闢教象山學

者師尊之。而歲久祠圯。有司弗葺。被命茲來。惕

然大懼。遂卜地於貴溪之徐巖。鼎建書院。招延

山長。俾承學之士相與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

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教。而上繼先聖之統

緒也。甫職守攸縻。弗皇躬詣祠下。心以告矣。統

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告文。云

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先明如此。未識本

心。如雲翳日。旣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

末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

奠。可聞非聞。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貴賤咸集。



溢塞堂廡以聽。講畢、續說曰、象山先生家學有
 原一門、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其親者、既已
 恪共子職、而伯叔之間、自爲師友。梭山復齋皆
 爲一時文人、而先生又傑出其中。陋三代以下
 人物、而奮然必以古聖人爲師。發明本心、嗣續
 遺響、以大警後學之聾瞶。天下以爲真孟子復
 出也。言儒釋之異趨、謂釋氏爲私、吾儒爲公。釋
 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綱常所關尤爲之反覆
 致意。泊班朝列、直道而行、不阿世好、格心事業。
 斯世深望焉、而媚嫉者沮之、雖一斥不復、浩如
 也。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爲堂長、主教遠近學者。
 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之、則又脩書院之外、左
 方廢寺之法、堂以處之也。

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

以尚書省劄、壽
 諸石。後浙憲陳

頃和仲跋云、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啓千古之秘、開警羣迷、迂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于是四方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揚先生、索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轟、于以昌我宋文明之治云云。

紹定六年癸巳春清明日袁甫作象山書院記。略云、

寧宗皇帝更化之末年、興崇正學、尊禮老臣、旣念先朝碩儒、咸賜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於世教、易名文安、庸示褒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索齋先生有位於朝、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築室百楹、旣莊且安、士遐邇咸集。齊曰志道明德、居仁由

義精舍曰儲雲佩玉文
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秋七月辛未日金谿宰天台陳詠之建象山書

院于邑治之西傳子雲記。

初二陸先生祠堂既立宰以祠右有隙地

高爽乃連薨建書院買田養士申臺郡禮請傳
季魯主教以發明先生之學始至講道聽者甚
衆士風翕然向善記略云象山先生稟特異之
資篤信孟子之傳虛見僞說不得以淆其真奪
其正故推而訓迪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
有無支離繳繞之失而有中微起痼之妙士民
會聽沉迷利慾者惕焉改圖蔽惑浮末者翻然
就說膠溺意見者疑然正反莫不知足自知仁
足自守勇足自立猶出珠壁於泥淖而濯之清
泉脫鴻鵠於密網而游之天衢挾浮雲之翳日



儲藏

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之覩也。豈天以啓悟斯人之徒、俾先生微覺其天與之善、非有哉。知之私加其問、則感速之效固若是耶。惜乎天嗇之年、志旣不遂、而遺文垂世、又特見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著誠息僞、興起人心、亦可謂有光於孟氏矣。

理宗皇帝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旣望、泉使陳埴

刊先生語錄、自爲序。

云、孟子沒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

而興、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羣心、詔後學。其教不務繁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論要明、洗章句之塵、破意見之窠、使聞者渙如濯如、知心之卽道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丘阜之蒿華、歟。埴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



之門固嘗服膺遺文矣。蒙恩司治道，由書院瞻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爲請再拜三復，乃授工銀勒焉。或謂頃曰：近世儒生，闡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技拾摹傳，雖汗牛充棟，耳未厭止也。予之所得不甚解約乎？頃語之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錄？錄而刊，猶以爲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

青田陸氏來自邯鄲。

其四世諱道卿，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於家。家道整肅，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素無里產，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次九叙，治藥療。次九臯，授徒於家塾。以

束脩之具補不足率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
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於貴溪之應天
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
彬乎儒門州縣以其義聚謹具表進

淳祐二年壬寅秋九月勅旌陸氏義門皇帝制曰

代有名儒在謚典籍聚食踰千指合爨二百年
一門翕然十世曩微惟爾能睦族之道副朕理
國之懷宜特褒異勅旌爾門
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

青田義門家長陸冲進謝恩表十世義居旌表

天申命勅書復昇於門閭乾坤之露澤新承里
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臣聞脩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
民成俗實聖治之權輿自唐有張公藝以來至



我宋彭氏程而下懷終始羣居之義乃荷蒙聖
 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疇茲二老乃先知
 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謚既以千
 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至之間詩禮相
 傳褒殮合巽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
 聖郡邑爭先而快覩室家相慶以騰歡自愧深
 恩孰茲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需
 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澤人處唐
 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爲美遂
 令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
 聖益聖明益明長藉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
 盡叨孝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云

淳祐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門閭初淳祐五

年九月漕使江萬里奏撫州金谿青田陸氏義
 居十世閨門雍肅著于江右是爲淳熙名儒文

達文安之家。揆之令典，益表宅里，以勵風化。里士合辭以請于郡。郡下之邑耆老子弟，具以實對。越三歲，未報。後漕使曾頴茂再剡上事，下有司考狀，諏律僉謂宜俞所請。於是丞相白上，可其奏。是日命始下。撫州守趙時煥大書曰：道義里，曰旌表名儒之家。令刻石于門。

淳祐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恢撰旌表門閭記。略云：

門閭之高，不惟其人。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知至，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其在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



立更初祠堂、增葺書院。初三先生祠與槐堂異處。乃命王宰以七月六日鼎剏新祠于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規制悉出於郡焉。記略云：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美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三陸先生之祠、于學宮者、其風化之所繫歟。三先生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宁又從而褒之、非偶然也。

秋九月、葉夢得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于郡學之東、以袁熒和叔傳子雲季魯侑。

淳祐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恢撰三陸先生

祠堂記。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無而僅有歟。梭山寬和、凝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資也、固皆近道矣。若乃論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齋少有大志、浩轉無涯、洙、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大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脩整、備禦湖寇之侵軼、紀綱肅而橐弊之悉革、誠意孚而人心興起。然而爲海內儒宗、繫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



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入、所謂不言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實則萬虛皆碎。嗚呼、彼世之以虛識見、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已就實、以課日進日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實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里之遠。故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惡可已之妙。其實、實可欲者、善也。實有諸已者、信也。由善信而充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大而化、則爲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而馴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

學者之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間名
世之士、而自以未嘗少避爲善之任者、非敢奮
一旦之決、信不敏之意、而徒爲無忌憚大言也。
蓋以其初實因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
交物有蔽、淪胥以亡、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深造
自得、實自孟子。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
誰曰不然。四方聞其風采、學者輻輳。先生明於
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箴砭、必的中
其膏肓、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爲多。
然則其學真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
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
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辨歟。且道義之門
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立異門戶乎。故其說
曰、宇宙卽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曰、學者惟理
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曾
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



戶與人爲私商也。曰、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
隱遁。天地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已。人與天
地並立、爲三極、安得自私自而不順此理哉。是先
生之學、乃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謂之別
爲一門、何耶。釋氏之說、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
非橫出異端乎。故其說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
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
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爲不守正道、
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矣。曰、方士禪伯、真爲太
崇。無此迷惑、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樂可量
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說亦明矣。而或者
指以爲禪學、又何耶。其窮理也、則曰、積日累月、
考究磨鍊、嘗終日不食、而欲究天地之窮、除終
夜不寢、而灼見極極之不動。由積候以考、譬數
因笛聲以知律呂。復齊嘗問其用功之處、則對
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一日所明

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若以吾平生所經歷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徒研窮於方冊文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以窮理爲學哉？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爲學，卽是讀書，而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反說爲證，以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虛說爲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必見其觀覽檢閱之，不輟。常明燭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然後而切已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釋理順，此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爲教哉？抑或謂其惟務超悟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曾不知其有曰：惟精惟一，涵養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泉日達，孰得而禦之？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者？則如彼



或者之所謂者、誤矣。又或謂其性尚捷徑、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曾不知其有曰、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張大虛聲、當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惟指其嘗主持何人詞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卽此是實學。如或者之所謂者、又誤矣。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爾。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略見於奏對、惟其直欲進於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摘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意圓活、混浩流轉、見其所造深而所養厚也。下而澤民之意、亦粗見於荆門。惟其以正人心爲本、而能使治化孚洽、人相保愛、至於無訟、咎箠不施。雖如吏卒、亦勉以義。此乃識者知其有在於刑政號令之表、而周文忠

以爲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又暫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期也。嗚呼。假之以年。聖域固其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非曰小。補者亦其。所優爲也。孰謂其年僅踰中身而止。知命哉。趙其。旨與梭山未同者。自不嫌於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是其說於鵝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黃之時。則亦無間然矣。逮論其文。則嘗語學者以窮理實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之。之不進。先生之文。卽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且多發明。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梭山諱九韶。字子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諡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靜。諡文安。郡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邵守



象山陸先生年譜卷下

終

國之秘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士友請易而新
 之公卽慨然曰果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
 趙與翰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肇造
 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四直舍又
 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橫開方地地外有竹竹間
 結庭內外畢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有也庶幾
 嚴事之禮歟左伯以袁公熒以其爲先生之學
 而嘗司庾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道次伯以傳公
 子雲以其爲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且
 師表於後進葉公得傳公之傳而自象山者也
 祠實經始於淳祐庚戌之
 季秋至仲冬而落成云

校記

①叔甫：文中云「縣宰林君夢英」。夢英字叔虎，從陸九淵學，《象山先生全集》卷九有《與林叔虎書》。雍正《江西通志》卷四〇載，林夢英字叔虎，號山房先生，知武岡軍，官至秘書丞。據此，「叔甫」當作「叔虎」。

②長季海：當作「張瀛季海」，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九《臨川簿廳壁記》。

③吾：此前當脫「又顧衆門人曰」六字，見李紱增訂本。

④郡：此前當脫「往時」二字，見李紱增訂本。

⑤服：當作「賜」，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五《與薛象先書》。

⑥卒：當作「率」，見右引書。

⑦識：此下當脫「城」字，見李紱增訂本。

⑧古：右引書作「本」，是。

⑨逾：當作「途」字，見右引書。

⑩是可宅先生之精神：據袁甫《蒙齋集》卷一七《初建書院告陸象山先生文》：「是可以宅先生之精神，振先生之木鐸。或曰：『建象山之書院，當於象山之故址，而又焉可改也？』是求先生於形迹，而未知先生之精神」，此處當有省文。

⑪正反：當作「反正」，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六《年譜》及李紱增訂本。



備藏

象山陸先生年譜 卷下

⑫解：李紱增訂本作「鮮」，是。

⑬五：據下文「越三歲未報」之言，「五」當爲「三」之形誤。

⑭知至：《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六《年譜》及李紱增訂本均作「致知」。

文安陸夫子沒門人高弟日遠而年譜猶缺友人
李子愿恭伯始哀彙歷年相與討繹稍備然未敢
定。浮湘至衡得劉君應之嘗從傅曾潭學者相純
父游聞象山語恨莫得詳見是欣然悅亟請傳於
來世。愚謂時多尚談說而文安教人務在朴實自
求故希專門者或且隨聲是非盍徐待其定應之
對曰人心大同若此及覩是編可百世俟聖人而
不惑。遂題其論反復叅訂質諸先覺遺老以成其



美志豪傑之士聞而興者殆將有考於斯文。應之名林其先代陽朔人。今居南嶽。趣尚古雅。併識其後。寶祐四年丙辰孟冬朔。後學南城黃應龍敬手拜書。^②

道無在無不在也。陸安文^③公曰。建安無朱元晦。青田無陸子靜。朱文公曰。南渡以來。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而已。道果二乎哉。皆所以明孔孟之道也。特在乎學者會歸而自得之者。何如爾。

朱文公文集年譜久矣竝行。陸文安公雖有文集而年譜獨闕焉。寶祐乙卯秋中因訪諸令君黃立軒欲搜遺文以補其闕而立軒出示李君所集藁本適契此心細加校定刻於家塾。始於是年之冬訖於丙辰之春僅成全集以與學者共。欲觀朱陸請質譜後學劉林拜手書於卷末。

右象山先生年譜一卷爲當時門人所集弗傳於世久矣。應祥巡歷撫州謁先生墓得抄本於其後



裔訛闕漫不可讀、乃取諸家文集語錄、命新建學生齊昇校正之、遂刻焉。夫世之論先生之學者、不曰太直截、則曰近於禪、以故凡先生之書、皆置而弗看。以愚觀之、先生之學、所謂先立乎其大者、非先生之言也。孟子之言也。而槩以直截病焉。則孟子不足法歟。先生嘗與王順伯書曰、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則先生於儒釋之辯、可謂

嚴矣。且所謂禪者，以虛無寂滅爲樂，無所事事者也。先生在勅局治荆門，其施爲明效，亦略可見。禪者固如是乎？是蓋未嘗細讀先生之書而惑於傳聞者之過也。學者試取是書而虛心以求之，當必有知先生者矣。嘉靖甲申秋八月朔旦，後學吳興顧應祥謹書。

重刻象山先生年譜跋

道統之傳有自來矣。肇之唐虞，堯以是傳之舜，歷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孟軻沒，不得其傳焉。有宋象山陸氏起于千五百年之後，而學先立大實，繼孟氏而得其傳者。後世不得其說，互和雷同，詆之爲禪，其亦無足怪矣。姚江夫子爲之辨之，旣又釐其全書，刻于荆門，以俟學者之自擇。其有功於斯道也，猗歟休。



哉。中丞吉陽何公得緒于姚江者也。來撫江右、慨然以明道開來爲己責、以金谿爲先生梓邑、其成書刻于郡邑者已就湮誤、頌之荆本、命相刻于是邑、視姚江之功二也。然年譜一書、又先生終身履歷之詳、前刻未備者、相乃爲之重刻、而與學諭劉君應魁司訓胡君良璠、張君汪暨諸生劉初孔、東儒王敕、辜彥卿、黃文豹、詹鶚輩校其舛訛、詳其提分、以爲

成書。噫、後之學者不必觀其全刻而以此求之、則亦可以信道、統之有在而於學也、其庶矣。

嘉靖己未九月甲子、知金谿縣事後學晉江張喬相跋。

象山年譜跋



儒藏

象山陸先生年譜跋

校記

①題：當作「躋」，見李紱增訂本。

②敬手拜書：當作「拜手敬書」，見右引書。

③安文：當作「文安」。

陸文安公年譜

清·楊希閔編撰

吳洪澤校點

李文澤一審

周斌二審

清光緒四年刻本

《陸文安公年譜》二卷，清楊希閔編撰。清光緒四年刊《豫章先賢九家年譜》本。

陸九淵（一一三九—一一九三），字子靜，號象山，卒諡文安，故此譜題名《陸文安公年譜》。九淵作爲心學派創始人，與朱熹、呂祖謙同時，三家嘗於鵝湖論辯，以見解不合，不歡而散。其後九淵與朱熹書信往來，就「太極」與「無極」、「乾坤」與「父母」等重要論題展開辯端，言辭激烈，導致了南宋理學內部一場大辯論。其門徒往往相互攻訐，致有朱陸異同之辯。清陸世儀認爲：「鵝湖之會，朱、陸異同之辨，古今聚訟，不必更揚其波，但讀兩家年譜所記，朱子則有謙謹求益之心，象山不無矜高揮斥之意，此則後人所未知耳。」（《思辨錄輯要》卷三〇）以年譜考求當時實蹟，藉以廓清爭端之由，亦是後人作譜動機之一，如清李紱纂集《象山先生年譜》，其大旨即「申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四庫全書總目》卷六〇《陸象山年譜》提要）。楊希閔則云：「自來朱陸異同之辨，最可憎厭。……學術天下萬世之公，豈可存門戶之見？」且病陸集舊譜「詳略失中」，因「仍其舊者十之七，增之刪之者十二三」，廣採同時人文集、史志、《宋元學案》及《名臣言行錄》等書，撰爲此譜，考訂其「生平行事、志業植立」，「實欲破除門戶，廓然見天理之公、學問之廣」，認爲陸氏雖語帶機鋒，實則「一準儒先，並非禪學」，不乏真知灼見。是譜卷一以載陸子事蹟爲主，旨在講明陸學，故多載論道書信。對前譜繫事之誤，亦有所訂正。至其諸兄子姪事蹟，則移入卷二，形似附錄，既見陸氏家學淵源，又使主體清晰，亦不失爲編撰年譜之一法。是譜有《豫章先賢九家年譜》本、《十五家年譜叢書》本及《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本等。光緒四年本刊刻最早，然多魚魯之訛，今略爲是正。

陸文安公年譜序

陸集本有年譜、嫌其詳略失中、今仍其舊者十之七、增之刪之者十二三。若卷二附諸兄子姪事略、益以各家序論、均原譜所無者。自來朱陸異同之辨、最可憎厭、聖有清任和質、有中行狂狷、學有四科、豈能執一。但當論生平行事、志業植立如何。言語之疵、何足病、亦或有爲而發。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速貧速朽之言、夫子各有所爲而發、不得其解、則抵牾多矣。病其言語併其行事、志業沒之、尙虛言而不究實行、儒者雖多、無救於國家之做、必此族矣。周志雅堂雜鈔、嘗聞沈子固先生云、道學之黨、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甚盛、蟠結其間、假此以惑世者、眞可嗤。枯吹生、凡治財、富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爲麀。才讀書、作文者、則以爲玩物喪志、留心吏事者、則以爲俗吏。所讀書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說、西銘及語錄之類、爲州爲縣、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或道統諸賢之祠、下而士子作詩文、能發



明聖賢義蘊亦可不負名教矣。否則立身如溫公、文章氣節如東坡、皆非本色也。復有一等偽學之士、競趨之稍不及其黨、必擠之、雖時君亦不得為辨之。其氣欲可畏如此、然所行所言、略不相顧、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馴至清結成瘡、則此弊極矣。是時為朝士者、必議論憤憤、頭腦冬烘、微衣非食、出則以破竹、輟昇之以村夫、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為道學君子、名達清要、旦夕可致也。然其家囊金匱帛、為市人不為之事。賈師憲獨持相柄、惟恐有奪其權者、則專用此等之士、列之要路、名為尊崇道學、其實幸其憤憤不才、不致掣其肘。以是馴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嗚呼、孰倡偽學之黨、甚於典午之清談乎。閔案周記亦有過處、然日擊時艱、大要不遠、偽學之禁、倡自姦臣、則偽學之黨、亦彼輩目之耳。程子、朱子受培擊最甚、程朱實未嘗立黨。陸子併不在黨禁之列。門人斷斷必分朱陸同異、則初雖無黨、反為人藉口有黨矣。陸氏家學一準儒先、並非禪學。乃病其近禪、極力譏詆。夫所謂近禪者、語帶機鋒、警人覺悟而已、非徑援禪語解經也。楊龜山謝上蔡解經、直有糅儒釋為一者。龜山謂白淨元垢、即孟子猶所謂色、即空。又云、維摩經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上蔡謂出辭氣、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又云、儒之



仁、佛之覺。又云、釋氏與人都議陸、不議楊謝、一爲洛學、一孤
 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立無附也。學術天下萬世之公、豈可存門戶之見。有門戶則
 羣焉庇之、無門戶則羣然擠之。儒術之敝至此爲極、豈可尙
 揚其波乎。近儒陸清獻、張清恪皆不免門戶之見。今之所辨、實欲破除門戶、廓
 然見天理之公、學問之廣。聖有清任和質、有中行狂狷、學有
 四科、皆不可偏。有是非、皆爲孔孟之所取。昔人謂朱近曾子、
 陸近孟子、此亦聽天下萬世公論、不必斷斷。彼陳建者、阿附
 閤臣、排陸以陷王、作學部通辨。見四庫全書提要。顧端文、陸清獻、張
 清恪、序之刻之、卽未嘗取陸子全集一攷。而吳鼎所糾之割
 裂湊合者、略未照察。眞讀書儒者、疏略如此、不可解矣。

光緒丁丑三年八月朔、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書於臺陽海

東書院。

後攷李穆堂文集有陸子年譜序。知李氏亦嘗爲陸子年譜。特吾未見耳。其序云。陸子年譜始創稿於高第弟子袁正獻燮。傳琴山子雲。而彙編於李恭伯子愿。宋寶祐四年。劉應之林刻於衡陽者也。其後陸氏家祠附刻於全集之末。凡集中所已見者。輒加刪汰。至於諸兄爲陸子淵源所自。復齋並稱二陸。合梭山稱三陸。其行實尤未可略。今悉爲補入。而文字有當載者。亦附見焉云云。玩李序意。大旨與閔合。第不審詳略如何。行事又止及復齋梭山。而從政處士二兄從略。其子姪更不及。閔則全載陸氏一門之美。爲一卷。於陸學尤詳備焉。閔又記。

陸文安公年譜引用書目

象山集

復齋集

宋史

宋元學案

陸子學譜

朱子集 名臣言行錄

呂成公集

張南軒集

楊誠齋集

陸放翁集



儒藏

陸文安公年譜 引用書目

周平園集

魏鶴山集

眞西山集

吳文正集

黃漳浦集

劉蕺山集

陳幾亭集

李穆堂集

萬孺廬集

江西通志

撫州府志

雜采叢書

隱居通議



儒藏

陸文安公年譜

引用書目

陸文安公年譜卷一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備編

宋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二月乙亥公生。

公陸姓名九淵字子靜號存齋撫州金谿人居延福鄉之青田。父賀字道卿贈宣教郎母饒氏兄弟六人長九思字子強次九敘字子儀次九皋字子昭次九韶字子美卽梭山先生次九齡字子壽號復齋謚文達次卽公。

十年庚申二歲。

十一年辛酉三歲。

是年母夫人饒氏卒。

十二年壬戌四歲。

侍父宣教公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

十三年癸亥五歲。

十四年甲子六歲。

十五年乙丑七歲。

公嘗云某七八歲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

十六年丙寅八歲。

十七年丁卯九歲。

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

十八年戊辰十歲。

十九年己巳十一歲。



二十年庚午十二歲。

二十一年辛未十三歲。

公與李侍郎書云、十三志古人之學。

二十二年壬申十四歲。

公與涂任伯書云、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

二十三年癸酉十五歲。

二十四年甲戌十六歲。

聞長上道靖康之事、乃翦去指甲、學弓馬。嘗云、二聖之讎、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恥。乃懷安、非懷義也。



三十五年乙亥十七歲。

三十六年丙子十八歲。

三十七年丁丑十九歲。

三十八年戊寅二十歲。

三十九年己卯二十一歲。

三十年庚辰二十二歲。

三十一年辛巳二十三歲。

三十二年壬午二十四歲。

秋試以周禮鄉舉第四名。嘗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

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又云、復齋家兄一日問

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功夫。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功

夫。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此方是執事敬。

冬十月、丁父憂。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二十五歲。

居憂。

二年甲申、二十六歲。

居憂。

乾道元年乙酉、二十七歲。

服闋。有與童伯虞書云、僕處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聲利之心。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尙必修其天

爵。後世之求人爵者、蓋無事於天爵矣。舍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況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爲欣戚、惑亦甚矣。

二年丙戌、二十八歲。

三年丁亥、二十九歲。

冬、夫人吳氏來歸。

四年戊子、三十歲。

五年己丑、三十一歲。

六年庚寅、三十二歲。

七年辛卯、三十三歲。



秋試以易經再鄉舉。八月子持之生。

八年壬辰三十四歲。

春試南京。奏名。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時尤延之表

知舉呂伯恭

祖謙

為考官。讀公易卷。至狎海上之鷗。游呂

梁先生廷對。書官意。其必慷慨言天下事。欲取置山列及明第。乃在木甲武國之先。生曰。見君之物。豈敢。遇直誠者。稱其獨。多之也。

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內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物。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擊節嘆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為貴論。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為貴之說乎。愈加歎賞。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



內艱出院，乃屬尤公曰：「此卷超絕，有學問者，必是江西陸子靜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屬考官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會先生曰：「未嘗歛承足下之教，一見高文，心開目朗，知其爲江西陸子靜文也。」是年在京，徐誼子宜、蔡幼學行之來從學。在浙，楊簡敬仲、孫應時、季和等來從學。

秋七月十六日，抵家。家有書齋，舊以存名。家之東偏曰槐堂，有古槐樹，至今猶存，乃學徒講學之地。至是修葺之。朱濟道與人書云：「近至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概是令人求放心。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傅子淵歸家，告人陸先

生教人辨志爲先。或問何辨。曰。義利之辨。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曰。讀禮記。問曾用功於九容乎。曰。未也。曰。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菴。具述所言。晦菴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乾道九年癸巳三十五歲。

送毛原善序云。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儆於科舉。所嚮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

哀也。

淳熙元年甲午三十六歲。

三月赴部調官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秋八月子循之生。

二年乙未三十七歲。

呂伯恭約公與兄復齋會朱元晦劉子澄諸公於信之鵝湖寺。鵝湖之會論及教人朱子之意欲令人汎覽博觀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一以為太簡一以為支離用此不合。復齋鵝湖示同志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至於今。象山和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海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



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箇先須辨只今。
後三年，朱子和詩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
新知涵養轉深沈。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三年丙申，三十八歲。

四年丁酉，三十九歲。

春正月，丁繼母夫人鄧氏憂。公專繼母，與諸兄曲盡孝

道。孝宗常語近臣，陸九淵滿門孝弟者也。

五年戊戌，四十歲。

居憂。

六年己亥，四十一歲。

服闋，授建甯府崇安縣主簿。

七年庚子，四十二歲。

與朋友讀書滋蘭。書屋名。去家居南五里。

九月五兄復齋先生卒。

作復齋先生行狀。

八年辛丑四十三歲。

訪朱元晦於南康。時朱子爲南康守與先生汎舟樂曰。

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公登白

鹿書院講席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復請公書

其說刻於石。朱子與楊道夫書云曾見陸子靜講義利

否。此是子靜來南康某請說書卻說得義利分明如云今

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

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丞相少師史浩薦公。薦語有云陸某淵源之學沈粹之行。六月二十三日



得旨、都堂審察升擢、不赴。

附錄

白鹿洞書院講義

某維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疏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鑄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親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願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辯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平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辯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辯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

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諫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子靜旣不



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九年壬寅、四十四歲。

侍從復上薦得旨、與職事官、除國子監正。秋、初赴國學、八月十七、講春秋六章。九月、享明堂、爲分獻官。

十年癸卯、四十五歲。

在國學。二月七日、講春秋九章。七月十五、講春秋五章。十一月十三、講春秋四章。諸生聽講、多所啓發。

冬遷勅令所刪定官。

十一年甲辰四十六歲。

在勅局。編朱元晦奏立社倉事。公與趙監書云。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於此矣。有司不復挂之牆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勅局。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

閱案與趙監書。應在十五年。今以類次。此趙名汝謙。

因輪對上殿。陳五劄。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朱元晦見公劄子。貽書云。奏篇垂示。得聞至論。慰沃良。



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何病耶。語圓意活、渾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層、未曾撥著。公答書云、奏劄蒙褒揚獎譽、無以當之、深慙疏愚、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著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改授承奉郎。以修寬恤詔令書成。

與樞密使王謙仲語及孟子辟

土地充府庫一段、因云、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爲之色變。又舉柳子厚捧土揭木而致之廟堂之上、蒙以紱冕、翼之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事之勞苦哉。聖人之道、無益於世、凡以此也。謙仲默然。公嘗云、當時

諸公見上下相安、內外無事、便爲太平氣象。獨鄭溥之有一語極好、而今只要虜人借路登泰山云耳。

十二年乙巳四十七歲。

與尤延之書略云、此間不可爲久居之計。吾今終日區區、豈不願少自效、至不容著腳手處、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職事間又無可修舉、睹見弊病、又皆須自上面理會下來、方得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展胸臆。對班尙在後年、鬱鬱度日而已。或勸以小人闖伺、宜乞退。公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爲去就耶。

十三年丙午四十八歲。

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十一月二十九日



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與朱子淵書云、某浮食周行、侵尋五六載、不能爲有無日、負愧惕。向來面對、麤陳大略、明主不以爲非。而條貫靡竟、統紀未修、所以低徊之久者、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耳。去對班、纔數日、忽有匠丞之除、遂爲東省所逐。然吾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是區區者、安能使予不遇哉。寬恩畀祠、歸伏田畝、日得與家庭尊幼、鄉里俊彥、繙古書、講古道、舞雩詠歸、不敢多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釐之憂、益所不能忘也。

十四年丁未四十九歲。

如臨川訪倉使湯公思謙。湯言風俗不美。公曰、此事亦由

天亦由人。湯曰：如何由天？公曰：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湯曰：如何亦由人？公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驅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湯再三稱善。

五月，仲兄子儀先生卒。十月，作子儀墓誌。

與朱元晦書：仲兄子儀仲夏一疾不起，前月末甫得襄事。七月末喪，一幼穉三歲，乃擬爲先教授兄後者。比又喪一姪孫女。姪壻張輔之抱病累月，亦以先兄襄事之後長往。



痛哉禍故重仍未有甚於此者。觸緒悲摧殆所不堪。某舊有血疾二三年寢劇近又轉而成痔良以爲苦數日方少瘳耳。

十五年戊申五十歲。

講學象山精舍。易貴溪應天山名爲象山學徒結廬公居精舍又得勝處爲講堂。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廬者甚眾吾祠祿旣滿無以爲糧諸生始聚糧相迎今講堂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益偉。今夏更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著處。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馮元質云先生講學每旦精舍鳴鼓則乘

山齋至、會揖升講、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數十百人、齋肅無譁。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諸生皆俯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也。間舉經語爲證、吐音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興起。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立厓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爲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感激奮勵。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辭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函丈請誨、和氣可掬。傅季魯齒最少、坐必末、嘗挂一坐於側、令



代說語人曰季魯英才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始歸中
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籍踰數千人。傅季魯云
公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
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多
有興起。嚴松年間今學者爲誰公屈指數之以傅子淵
居首鄧文範傅季魯黃元吉居次。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
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
廣中一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

與江西帥王謙仲書云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
溪西境距徹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廬於其陰
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中有僧瑩者爲寺其陽名曰應天。

寺廢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荆榛。良田清池沒於茅革。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二草堂於其東山間。亦廡有田可耕。社日後攜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旋數日。盡發茲山之秘。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爲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爲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實在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尙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實飲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爲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



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爲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泓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巖有繻經石，可憩十許人。西山之巖有歛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澄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

澄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庵、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樺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峯。凡此皆舊名。嘉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峯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峯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屏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見有也。下見龜峯、昂首穹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右。^④西望藐姑石、琵琶諸峯、嶮崿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嘗沒於

蒼茫煙靄中矣。

與撫州守錢伯同書云、荆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爲標的。及遭逢 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爲流俗、於是排者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荆公之蔽、反堅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眾、是奚足以病荆公哉。祠宇隳敗、爲日之久、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而一新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此。



與趙詠道書云、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
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
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
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
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
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
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
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閱案象山此書，論講明踐履，與朱子絲毫不異，特口耳學者不能託足耳。請世之訾陸學者，平心一讀此書。

與羅春伯書云：屬閱來示，尤爲暢然。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朱

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於四凶、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僞黨、此乃自用其私之通病也。

案、春伯謂林黃中劾朱子、以爲自家屋裏人水火。象山箴其陋、道理正大、非小儒所識。

十六年己酉、五十一歲。

祠秩滿、居山講學。

壽皇內禪、光宗卽位、詔知荆門軍。覃恩轉宣教郎、磨勘轉奉議郎。

與黃循中書云、某居山講習、麤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爲吏之興。幸尙遲次、可徐決去就。



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穹壤間竊取富貴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蟲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與王順伯書云、來教謂若要稍展所學、爲國爲民、日見難如一日、此固已然之成勢。然所以致此者、亦人爲之耳。能救此者、將不在人乎。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勵、與朋友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而後能責難於君。大禹所謂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夫子所謂爲君難、

爲臣不易者、皆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非懼其難而不爲、與知其難而謂其必不可爲也。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爲。春秋戰國、何如時也、而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曰、王猶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而難易之論、非所以施於此也。曩者尸位之人、固爲朝廷之大崇、羣小之根柢、而往年天去



之。今年天殺之、則天之所以愛吾君而相斯人者、爲力宏矣。有官君子、豈可不永肩一心、相與勵翼、以助佑吾君、仰承天意乎。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力是視。商之三仁、亦人自獻於先王、不容一槩。至於此心此德、則不容不同耳。沮溺接輿、豈是庸人凡士、然所以異乎聖人者、未免自私耳。來教謂既非以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爲之、不敢必朝廷之從與事功之成、此真長者之本心也。誠能廓而充之、推而廣之、則高明廣大、誰得而禦。由前之說、將自昭白、有不待區區之言者矣。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五十二歲。

居山講學。

二年辛亥五十三歲。

居山講學。得旨疾速之任。七月四日啟行。九月三日
至荆門。荆門軍到任謝表有云、擁江帶漢、控蜀撫淮、豈
惟古爭戰之場、實在今政守之要。政須英傑、以佐恢規、敢
謂疲駑、濫膺委寄。

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公
曰、安用此。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直達無壅。學譜往時郡

有迫遠、皆特遣人、公惟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
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
之訟、既明、多使領原詞自毀之、以厚其俗。惟怙終不可誨
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築城之役、先是憚



於重費、不敢輕舉。公召集義勇四十、強壯可用、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五千。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置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才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眾役並興。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庫藏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差官吏伺商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惟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且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賈重費多、由僻遠。公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如此恐商冒利有不至務者。公曰、非爾所知。卽日揭示、俾徑

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一巨商已遵僻途聞新令改出正路。巡卒於岐捕之。公詰得其實。勞而釋之。行旅聞者。誓以毋欺。商曰。罷三門引減援。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增倍。酒課亦如之。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云。荆門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善制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患在彼。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謂能銷患致利。備豫不虞也。荆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素無城壁。倉廩府庫之問。麋鹿可至。竊謂郡無城郭。內地尙且不可。況其在邊。平



居形勢不立、局鑰不固、無以係民心、待暴客、患害之致、何啻邱山。權今費役、曾不毫末。惜毫末之費、忽邱山之害、難以言智。一旦有警、誰執其咎。去冬妄意聞於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令冬土堅密、庶幾可久。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兩旬上工畢事、規模稍壯。事力殫竭、累政之積、僅足辦此。會計用瓢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尙多、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石銀一萬七千餘兩、隸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爲敷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副包支砌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

與羅春伯書云、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

殆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卽日交割。是間素號閒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審覆。除此牢戶可闕寂矣。自外視之。眞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修者不少。朝夕潛究密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眞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迺今尙有缺典。如臺諫侍從當有啟



劄今皆未辦。所恃羣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有以調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情。春伯資望日隆、宜在兩地優矣。濡筆以待慶牘。向寒、爲國保愛。

與薛象先書云、此月三日抵二泉、卽日交割公文、諒久已徹視。諸事皆仍舊貫、到此並無一字揭示、無隨行人一榜、亦吏呈舊比從之。戶庭頗無壅塞、事至隨手決之、頗無忤於人心。是間元少訟訴、今至於無、其血脈蓋有在號令形政之表者、兄能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眾、潛究密稽、日不暇給、外殊不見其形也。財計亦以連三年接送、占壓頗多、卒未有還補之策。考其實、與言者殊不相應。元章交割時、

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所存僅五千緡耳。歲入倚漿肆，所以爲來歲資者，又當取諸其中。軍資庫尤爲匱乏。其勢未至於不可爲，然不爲之樽節，則日蹙矣。監司郡守數易，誠今日之大弊。比閱邸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屬郡之幸。幸少安，以惠重湖之民。乍到，首遣兩司迎接兵卒，各有借請。義勇又適秋閱，見迓兵卒，又有未請衣賜會慶聖節，吏以儀式諸物弊壞，舉陳當修，所不敢忽。子城顛工費，自取於軍資，又創東嶽廟，工纔半。諸庫日支，率多於所入。會計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爲之所。荆門歲輸馬草二千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郡錢物庫交納。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係三分輸納銅錢，本軍比年係行使鐵錢。

地分、令禁日嚴、無得銅錢輸納、每是將會子到鄂渚兌換銅錢、所費頗多。今欲乞只以會子輸納、望特達允從爲幸。此間形勢、正宜積粟聚兵。前此諸人、乃未及講求。張帥有意爲城於此、元善聞有分戍之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到應城見劉宰、言元善有此意。二公慨然如此、豈亦天時耶。幸有以相之。子城次第、秋闋畢、便發手爲之。俟見端緒、當一一具聞也。

又一書云、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稅錢役錢等、令民戶分納銅錢。比年銅錢之禁日嚴、此地已爲鐵錢地方、民戶艱得銅錢爲苦。官或出銅錢以易會子、收三分之息、而吏胥輩收其贏、故民以重困。其一事是坊場



買名錢須納銀、買名人戶亦困於此。然買名銀須聞於朝、與倉臺乃可。又所困者非農民、至如稅錢役錢、納銅錢、乃州郡與胥吏得其利、故斷然因民之情而盡罷之。蓋以鐵錢地分、其銅錢之禁嚴、民不敢有此義、不當責之輸於公。今歲計方窘、平時所藉者商稅。比以邊郡禁嚴甚、商旅爲之蕭條。此兩月稅課之損、幾及千緡。若令民戶輸銅錢、於郡計亦有補。然不敢計此、以爲制事以義、乃當然耳。故敢求免貼陷於使臺。前書未蒙垂允、無乃執事未之深察、更望斷之以義、賜仁筆免之、不勝幸甚。湖北徐鐵錢地分無幾、決無他處援例之患。且在使臺亦何聞此。不然異時官吏或挾此以擾百姓、誰其執咎。切幸痛察。力疾布此。未

暇他及。

與劉伯協書云、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時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自爲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又云、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近時郡守貪黷庸謬、爲厲民之事、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輒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辨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

閔案、此書警發世俗、吾極喜誦之、因錄於此、見陸子卓



不可及焉。

十月三兄庸齋先生卒。作陸修職墓表。

三年壬子五十四歲。

正月十三日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郡有故事上元設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公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事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旣逾年筭筆不施至於無訟閭里人心日以加厚吏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家事諱者知其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周益公判湖南帥府復傳子淵書云象山荆門之政如古循吏躬行之效至矣。與姪煥之書略云正月十三日以講義代醮除官



員士人吏卒之外、百姓聽講者不過五六百人、以不曾告戒也。然人皆感動、其所以相孚信者、又在言語之外也。此間不復挂放狀碑、人有訴事、不拘早晚接受、雖入夜未閉門時、亦有來訴者、多立遣之、壓服而去、見客亦無時。

附錄

荆門軍上元設聽講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

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和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斂此五福以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重明於上代天理物承天從事皇建其極是彝是訓於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郡守縣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福爲聖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聖天



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富，宜得康甯，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甯。或爲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容，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

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日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之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辭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佐，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母，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達者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卻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皇極在洪範九疇之中，乃洪範根本。經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聖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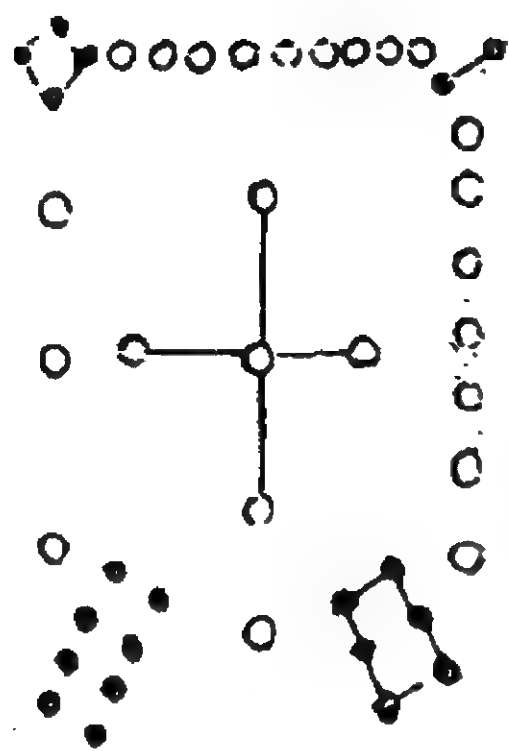
子建用皇極亦是受天所錫。斂時五福錫爾庶民者卽是以此心敷於教化政事以發明爾庶民天降之衷不令陷溺。爾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惡卽爲保極可以報聖天子教育之恩長享五福更不必別求神佛也。洪範一篇著在尙書今人多讀未必能曉大義。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耳。常歲以是日建醮於設廳爲民祈福。竊惟聖天子建用皇極以臨天下郡縣之吏所宜與爾庶民惟皇之極以近天子之光。謹發明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幾承流宣化之萬一。仍略書九疇次敘圖其象數於后恐不曾讀書者欲知大槩亦助

爲善求福之心。詩曰自求多福，正謂此也。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離爲火，艮爲山，兌爲澤。

乾三連坤六斷，震仰孟，艮覆碗，兌上缺，巽下斷，離中虛，坎中滿。



數

九

五

一

二

七

六

四

三

八

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

六八爲足。縱橫數之皆十五。

荆南府帥章森德茂以公政績上薦。

十二月七日公疾。十一日禱雪。次日雪驟降。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接見僚屬。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坐。命灑掃焚香。家事壹不挂齒。雪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卻之。自是不復言。十四日日中卒。郡屬棺斂哭。



泣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

僉判洪伋率寮屬祭文略云、斯道麗洪、充塞兩儀。孔孟既沒、日以湮微。賴我先生、主盟正學。開悟聾瞶、惟時先覺云云。

學錄黃嶽祭文略云、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教、明白簡易。其御民也、至誠之外、無餘術。其使人也、寸長片善、未始或棄。若夫憂國忘家、愛人利物、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莫不咨嗟歎息、至於流涕。

父老李斂等祭文云、刺史以詩書爲政、待邦人如子弟、百姓安之、何遽驚哲人之萎也。蓋刺史之賢、周孔之學、方將



公是道於天下、慰四海蒼生之望、非我民得以私之也。然
斂此大惠、施於一邦、近者服其教、遠者化其德。豈期天不
憖遺、而奪我父師之速也。古之君子、所居民愛、所去民思、
而況賢刺史之亡、其遺愛在人、真有不可解於心者。我民
將子子孫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無窮也。

湖北帥章森祭文略云、惟公學本之經行、通於天淵、源之
漸、伊孟之傳、自本自根、卽聞卽見、見之躬行、死守不變、德
業培深、我臯我夔、用之斯世、舍公其誰。

湖廣總領張體仁祭文略云、儒者之學、入孝出弟、人言江
西、陸氏兄弟、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荆門、如古循吏、有
修其綬、汲深未旣、有恢其規、游刃餘地、詞流滔滔、壽考日

遂。豈伊斯人而俾憔悴云云。

江淮總領鄭湜祭文略云、聖去千載、所傳者書。獨公深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謂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廢。

湖南漕豐誼祭文略云、公稟正氣、早以道鳴。叱呵非聖、奔走諸生云云。

四年癸丑、二孤扶柩歸、沿途弔哭致祭者甚眾。三月至家、九月葬於延福鄉朱陂之下。門人奔哭會葬者以千數。夫人吳氏封孺人、子二持之、循之。

嘉定十年、賜諡文安。

長子持之、字伯微、七歲能文。文安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



百人有未達、持之爲敷釋之、年十三耳。荆門郡治火、持之
 倉卒指示中程、文安器之。韓侂胄將用兵、特憂時不擇見
 徐誼於九江。時議防江、持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
 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
 有學而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誼慨然。常平使
 袁燮薦於朝、謂持之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
 嘉定十六年、特詔祕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迪
 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卽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
 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
 說、又有贅說十篇。子二、溪洞、次子循之。學譜參鶴山集。
 楊簡祭文略云、先生之道、亦旣昭昭然矣、何俟乎知。仰觀

平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隤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先生之變易。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思^⑨、何俟乎復思、不可復思、矧可斂思。

袁燮祭文略云、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排自攻。一日洞然、萬里俱融、如天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涵養日充、乃號於世、曰天降衷、至大至精、至明至公、茲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塞胸、先生之教、如橐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決、有空斯通、手舉足履、視明聽聰、式至其大、不論虛空、此於斯世、允矣有功云云。



傅子雲祭文略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物、易知易行。惟天憂民、篤生斯聖、乃徹厥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孟沒學絕、功利橫流、道術分裂。所見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先生之德、濬哲粹英、道喪既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啟於家訓、或得於羣籍、或由省察之深、或資辯白之力。惟至當之不渝、卒曾歸於有極。始信夫良知良能、降於上帝、可久可大、道實簡易。儻正僞之不辯、而先後之舛施、則己私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孟氏之旨、極陳異說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充稽其情。世之於人、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

迹似情非、而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先生卽同辯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見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弧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息矣。莫大於厯夜觀星象、莫神於易畫索著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矣。問世之英、拔萃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而已矣云云。

楊文元公簡陸先生文集序云、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家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



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尔。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敘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袁正獻公變陸先生文集序云、天有北辰而眾星共焉、地有

泰岳而眾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之心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若干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



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此出上而啟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爰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倦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與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尙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徵哀而益之、合三十三卷、今爲刊於倉司、流布寢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

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王文成公

守仁

陸子文集序云。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眾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



固有之、殆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尙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形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理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子、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直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意見氣質之殊、

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以斷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其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異同當有不待於辨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與。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心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爲之序。予何所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

入口而知之矣。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明楊月湖公廉語錄序云：近世學者率未見象山先生之書，

而往往能指目其學，徒以朱子之言家傳人誦而知之耳。先生文集語錄寢出於世，而學者遂不復契勘焉。若是者，不知先生兼亦不知朱子。朱子嘗謂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其學者亦多持守可觀，則有以知先生矣。先生語錄無類，不便觀覽，廉僭類之，釐爲十卷。讀者誠以朱子尊德性之說而求之，則所以師我者固有餘地矣。

閱案月湖序陸子語錄，亦未見有深得外貌而已。

宋傅季魯

子雲

槐堂記云：象山先生稟特異之姿，篤信孟氏之傳，虛見浮說，不得以淆其真，奪其正，故推而訓迪後學，大



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繳繞之失、而有中微起痼之妙。士民會聽、沈迷利欲者惕然改圖、蔽惑浮末者翻焉就實、膠溺意見者凝然適正、莫不有主於內、則知足以明、仁足以守、勇足以立、猶出珠璧於泥淖而濯之清泉、脫鴻鵠於密網而游之天衢、挾浮雲之翳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之覩也。豈天以啓悟斯人之長昇先生、而先生惟覺其天子之善、非有識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通之效固若是耶。惜乎天嗇之年、志旣不遂、而遺文垂世、又特見於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著誠息僞、興起八心之功、亦可謂有光於孟氏矣。先生沒、郡縣往往多於其講學之地立祠、矧惟金谿鍾秀生賢、先生屢嘗講道於學。故紹熙王子、邑大



夫王公諱有大時合先生之季兄復齋先生立祠於學之講堂而門人慈湖楊公爲之記。嘉定癸未、倉使蕭公舜咨因先生被謚文安、命縣特於學之東偏卜地建祠。越三年、朝廷諡復齋曰文達、縣又並立塑像以便祭享、易其扁曰二陸先生祠堂。部使者或命縣修葺而頗給其費、蓋欲以尙德崇化厲屬縣也。紹定癸巳春、天台陳侯來宰是邑、祇謁禮畢、亟訪問先生學徒之存者、有以子雲告、則旋辱書价、命卽學講書、聽者數百人、感動者眾。陳侯曰、是所謂人心之同然者、可不因之而示以勿失所向乎。矧昔先君子之刺臨川也、捐民田之入官者入郡庠以養士、金谿於臨川爲屬邑、推遺規以承先志、茲其敢緩學有止善堂、下列諸齋、旣命修其敝壞、悉就整

固乃捐已俸買民廢地、自縣治之西祠堂西北築道接屋、以達於堂。陳侯治事之暇、時由此道臨誨諸生、勉以道而課其文辭。又於祠堂隙地建象山書院、而隸於學、將使聞先生之訓者通領之。且痛節諸費、益以士民之助、買田儲廩、選補弟子員、使用志於此而時習焉。祠後之堂、扁曰存齋、識先生自名其常所居之齋也。祠右有閣、閣下之室、扁曰滋蘭、識先生所取以名其受徒之堂也。進北數步、據其壇、挹奇巒爲屋五間、扁曰槐堂、識二先生受徒於家東偏之堂名、於以見共斯事也。築杏壇、舞雩壇、欲諸生游息而不忘洙泗之風也。旣成、氣象雄偉、至者感奮。及率諸生行舍采禮、肅雍奉事、心志齊同、命子雲記之。子雲竊謂陳侯之政、克承先志、知所先務、於



以推行在上之所風厲斯可謂偉然特達之舉。而自顧渺末、辱陳侯忘勢賓禮、既欲俾予冒居書院主教之職、而請於臺郡、示不敢專、則又適遇毘陵李侯兼總斯任、樂於作成、亟可其請、亦可謂幸會之非偶然者。所不宜以愚劣辭。然衰頹益甚、慄然恐無以仰副陳侯委責之意、則又安可。惟記歲月、而不稍揭書院本旨、進學大端、以爲陳侯教育之助乎。茲所以輒不自揆、本古昔以敘其概也。

宋葉夢得槐堂記云、二陸先生之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視之、朝家又從而褒表之、非偶然也。若稽厥始、紹熙癸丑、邑令王君有大附祠於學之左、而繪像焉、慈湖楊

公實記之。嘉定丁丑，邑令蕭君舜咨建祠於學之東，且剏止善堂聯於學，絜齋袁公又記之。紹定癸巳，邑令陳君詠之，且增剏書堂於祠之西，乃以二先生家塾之名扁曰槐堂，而記之者琴山傅公也。其後邑士請於臺郡，以琴山饗於祠，而記之者宏齋包公也。剏諸堅珉，發明昭晰，夢得少受業於琴山先生，膺二先生之教，迨淳祐庚戌，假守臨川，夙夜祇栗，懼忝師訓。夏五月，邑令王君中立以增葺來告，夢得竦然作曰：崇教善俗，他有重於此者乎？乃畫規模，乃捐泉布，俾遷祠於槐堂之前，周於兩廡，分爲四齋，職舍參列，庖廩翼傍，敞門徑，崇垣牆，以止善之堂，廢乃修舊祠，移其扁而揭之，樓曰桂樓，軒曰滋蘭，各加整葺，悉存厥初。經始於孟秋，越三月落成。高明



靚深、氣象軒煥、筆峯聳於前、繡谷環於後、翠雲仙山映帶於左右、地靈秀發、殆若天設。乃延門人李子愿爲堂長、以主教事。職事生員各立定數、因其歲之所收而差次其廩給。自前令陳君詠之始置田、追計使吳公子良撥絕戶產、而計使尹公煥又從而均租正籍、得米僅千斛、豆錢三百緡、猶未足用。今復析荷源寺廢田以補之、月撥縣解郡用錢楮以助之、而歲用麤給。且慮時久事變、體統無屬、以提督之權歸之於令。凡有更創易置之事、則必次第而聞於郡、庶幾上下相維、可持於久。修規立程、著爲定志、士咸樂其有條、而請夢得記、以傳不朽。重惟前後修剏、既有諸名公鴻筆記述、何庸復贅辭其間。然念二先生之教師表四方、而金邑爲二先生涖綢之

鄉故皆思之深而信之篤則聚辨之地不容不嚴。今揭虔妥靈游居講習之所皆爰安爰處則盍思所以無負於二先生之教可也。二先生之教太抵體認本心之靈明而口耳非所尚。省察一身之踐履而議論非所先。以宇宙內事爲已分內事而富貴利達非所計。來遊衿佩克知乎此則斯堂之建豈惟不愧於今亦可不廢於後。此夢得所以拳拳於同志願相與勉焉。於是乎書。後學朝請大大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葉夢得記。

李穆堂曰按西江陸氏家乘卷之八云槐堂書院在金谿縣學東宋紹定間邑令陳詠之建祀復齋象山二先生元季燹於兵爲邑人王氏所據天順間巡按呂公臨縣訪裔

孫同倫徵其故址、復創書院、建三先生像。年久傾圯、正德丙子、裔孫志和志從具呈、僉事程果重修。

袁蒙齋集有初建書院告陸象山先生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何所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乎上下四方、與天地遊、與四時序耶。某將指東江、志興正學、山之傍近、爰咨爰度、得勝境於徐巖、離家山而非邈。三山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以宅先生之精神、振先生之木鐸。或曰、建象山之書院、當於象山之故址、而又焉可改也。是求先生於形迹、而未知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問之大致。嗣先生之遺



響警一世之聾瞶、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取者、截截乎不亂也。宇宙內事、卽已分內事、渾渾乎本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之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誰謂徐巖而獨非如此耶。工役俶興、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謹爲告詞曰、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旣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無弊、不墮一偏、萬物皆備。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見可聞、非聞非見。

陸文安公年譜卷一終

福州吳玉田鐫字



儲藏

陸文安公年譜 卷一

校記

①京：當作「宮」，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六《年譜》。

②物：當作「民」，見右引書卷二九《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③屏：《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六《與王謙仲書》作「羣」，是。

④右：當作「左」，見右引書。

⑤援：此下當脫「例」字，見李子愿《象山先生年譜》卷下。

⑥形政：當作「刑政」，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五《與薛象先書》。

⑦碑：當作「牌」，見李子愿《象山先生年譜》卷下。

⑧以：此下當脫「錫」字，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二三《荆門軍上元設廳皇極講義》。

⑨思：當作「知」，見李子愿《象山先生年譜》卷下。

⑩世切：當作「世論一切」，見右引書。

⑪監：當作「鹽」，見右引書。

陸文安公年譜卷二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編

附陸文安五兄事略

陸從政公事略

公名九思字子疆、宣教公長子。初與鄉舉、後以恩封從政郎。著有家問一卷、朱子爲之序、其略云、家問所以訓飭子孫、不以不得科第爲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其殷勤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

李穆堂曰、此文朱子集中未載。

九思舉進士、幼弟九淵始生、鄉人有求抱養爲子者、二親以



子多欲許之。子疆力請以爲不可。是年子疆適生子煥之。因語妻曰。我子付田婦乳。爾當乳小叔。妻欣然從之。九淵既長。卽象山先生也。事兄嫂如父母。及守荆門。迎侍以往。不半年而歸。後因書以郡政告子疆。猶責其矜功。其嚴毅如此。府志

子煥之與文安同歲生。卽從政令田婦乳之。留其母之乳以乳文安者也。學行甚高。屢舉於鄉。不第。未及出仕。學者尊之曰山堂先生。陸放翁游誌其墓有云。學益成。文章益

奇。憫世學多淪於異端。尤務自拔出。以張吾道。意所不可。雖名儒顯人爲時所宗者。必力斥之。恨力之不足也。年六

十有四。子三。洽。濬。決。學譜下同。

濬字深甫。山堂子。從政孫。舉國學。升上舍。開禧末。朝廷罪



啟兵端者、欲函首以謝、濬謂失國體、上書爭之、不報。吉寇披猖、憲使李珏檄入幕中、贊畫寇平、欲上其功、固辭。嘉定四年登進士第、授饒州教授而卒。

冲字翔父、號寶溪、亦從政之孫、濬之從兄也。德年並高、率子弟恪守家學、孝友雍睦之風、聲稱益遠。冲之力爲多。嘗任廣西王府伴讀。沿祐元年十月、金谿進義居表。二年九月、勅旌陸氏義門、皇帝制曰、青田陸氏、代有名儒、載在謚典、聚食踰千指、合爨二百年、一門翕然、十世仁讓、惟爾睦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勅旌爾門、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冲時爲青田義門家長、進謝恩表云、十世義居、族表已頒於廊廟。九天申命、勅書復畀於門閭。乾坤之

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臣聞修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
實聖治之權輿。自有唐張公藝以來、至我宋彭氏程而下、
懷始終羣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
疇茲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謚。
既以千餘指宗枝之眾、聚於三百年古屋之間。詩禮相傳、
褒殖合爨。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垂。郡邑爭先、
而快覩室家相慶、以騰觀。自愧深恩、孰堪報稱。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化民長久、霈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
光澤。人處唐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爲美。
遂令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益聖、

明益明、長藉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明盡孝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營之至。

泓字傳甫、從政之孫、經園先生行之之四子。歷仕至殿閣學士。事迹無攷。惟吳文正公澄集中有題陸傳甫墓誌後、

有云粹行遠識、不隕家聞、號燕居之室曰頤菴。江西運管

黃侯爲撰誌銘、事覈辭達、足彰厥美。子士橘、字景薦、介特

寡合、博記工文。

士橘號青田、仕至觀察使。

李穆堂侍郎云、自文安厥考以上、五世同居、積慶甚厚。

自文安以下、又五世同居。至宋元改革、室廬焚毀、然後

蕩析。此五世中、科名爵位甚盛、不獨文安兄弟六人兩

進士、兩鄉舉、一徵君、而子孫通顯者、指不勝屈。長兄從



政公一門尤盛。八子十六孫。三十三曾孫。諸孫中。瀾修職郎。濬進士。國學政。浹祭酒。浩御史。澥禮部郎中。澧給事中。泓學士。濟汀州守。渚國學錄。沖王府伴讀。洪五軍都統制。滂御史。湜嚴州判。曾孫中。士槩戶部侍郎。士槩同安簿。士楚刑部主事。士森工部尙書。士稅金紫光祿大夫。士權吏部員外郎。士新議禮局序班。士槐工部贊敎。士楷以武功封西安侯。士梈觀察使。士松廸功郎。士本吏部尙書。士桂順義令。士機僉判。士東元山東參政。士和瑞安尹。士杞河南府判。士樾戶部主事。士楠應天府助教。士栻元山東宣撫使司。孫曾兩世仕宦至二十餘人。史冊所未有也。積厚流光。豈不信哉。其處士公及

先生五門子孫亦皆各有仕宦然不如從政公孫曾之盛今不備著焉。

陸處士公事略

公名九敘字子儀文安公仲兄善治生總藥肆以足其家文安爲作墓誌云公氣稟恢廓公正不事形迹羣居族談公在其間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而斷之以一言或談笑而解之以一說往往爲之渙然家素貧無田業伯叔氏皆從事塲屋公獨總藥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盡出於是子弟僕役分役其間者甚眾公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來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獻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無匱乏公之子女衣服敝敗特甚必伯叔



氏爲之處、乃始得衣。雖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伯季有四方游、雖至窘急、裹囊無不立具。自公云亡、遠方士友聞訃、慰唁諸孤、與公之伯季、稱公德、痛悼傷惋、無異辭。子四望之、麟之、立之、尙之、女六、適鄉貢進士張商佐、黃叔豐、危三畏、徐翔龍、周清夢、熊鑑、孫三皆幼。

象山集

李穆堂曰、許魯齋謂學者以治生爲急、處士治家以成諸弟之學、且十世同居、處士之功、不可不錄也。

陸修職公事略

公名九皋字子昭、文安公第三兄也。少力學、與鄉舉、仕終修職郎。文安表其墓略云、公自課經子、文集必成誦、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雖蹭蹬場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授經之士、或獨步膠庠、或擅場南省、而公之與否、曾不以是一視其言行何如耳。今其徒有忠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終焉、而進修不替公之教也。先君子居約時、門戶艱難之事、公所當、每以修理精密、濟登平易。吾家素無田、伯兄總家務、仲兄治藥寮、公授徒家塾、以束修之饋補其不足。先君晚歲用是得與族黨賓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奕、無窮匱乏憂。當是時、公於妻子裘葛未嘗問也。先君子之喪已除、公不



復御講席、家塾教授、屬諸其季。過從之隙、時時杖策徜徉畦壟阡陌間、檢種藝、若無與斯世者、豈各以其時耶。番陽許氏爲書院桐嶺、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公。公卻之再三、請益固、公爲一出、桐嶺學者於是變而樂義理之言、厭塲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願與參席、自遠至者、踵繫不絕、興起甚眾。淳熙丁未、江西歲旱、金谿爲甚。當道造廬問公計策、且屈公爲鄉官、於是鄉之所處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權以牟利。明年賑糶行、出粟受粟、舉無異時之弊。里閭熙熙、不知爲歉歲、而俗更以善、公力爲多。公平居混然無異於人、不以學自命、而就證者類有愜志、不以智自多、而就謀者類有寤心。公之得於天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其可量哉。見善未嘗不



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其罪。兩益之辭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迹不輕實浮傳之事不輕據。近年以文祭舊生徒劉堯夫頌其平日之美責其晚節之過謂改之冥冥尤足爲貴其辭深切著明讀者感動常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公著述頗多皆未編次。享年六十有七。子四損之益之賁之升之初授迪功郎後以覃恩進修職郎。

象山集

象山爲靖安簿時子昭勉以書曰吾曹不可兒戲度日視聽言動之際三千三百之微不可不察若止主張見在正恐道無時而備德無時而盛仁無時而熟云。

江西通志人物

陸梭山公事略

公名九韶字子美、文安第四兄。隱居不仕、講學校山、因號梭山先生。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公以訓戒之詞爲韻語、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詞、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

參史傳宋儒學案。

公與閩朱元晦相敬愛、見其註釋大極圖說、疑無極二字出老子、非周子之言、往復辨論、嘗損益其社倉法、以濟鄉黨人、甚德之。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與弟九齡九淵天下

稱爲三陸先生。二弟沒，公獨後，臨終自撰終禮篇，戒不得銘墓。生平所著有日記類篇、經解新說及州郡圖、家制、文集凡三十五卷。家制多行於世。日記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今錄於後。學譜

其居家正本上篇云：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學禮樂射藝書數。至十五歲，則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故爲農工商賈者，亦得入小學。七年而後，就其業。其秀異者，入大學而爲士。教之德行。凡小學大學之教，俱不在言語文字，故民皆有實行，而無詐僞。自井田廢壞，民無所養。幼者無小學之教，長者無大學之師。有國者設科取士，其始也投名自薦，其終也糊名考校。禮義廉恥絕滅盡矣。學校之養士，非養之也，賊夫人之子。



也。父母之教子，非教之也，是驅而入爭奪傾險之域也。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先六經語孟，通曉大義，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以接鄰里，使不得罪於尊卑上下之際。次讀史，以知歷代興衰，究觀皇帝王霸與秦漢以來爲國者規模措置之方，此皆非難事，功效逐日可見，惟患不爲耳。世之教子者，不知務此，惟教以科舉之業，在志於薦舉登科，難莫難於此者。試觀一縣之間，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至於及第，尤其希罕。蓋是有命焉，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於止欲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忠信之人，特恐人不爲耳。

此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此有何難、而人不爲耶。況既通經知古今、而欲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若命應仕宦、必得之矣。而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義理、豈不榮哉。

其居家正本下篇云、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略。一家之事、貴於安甯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弟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者、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於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於孝弟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卧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矣。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



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痴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耶。愚深思熟慮之日久矣、而不敢出諸口。今老矣、恐一旦先朝露而滅、不及與鄉曲父兄子弟語及於此懷、不滿之意於冥冥之中、無益也。故輒冒言之、幸垂聽而擇焉。夫事有本末、智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也。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此理之必然也。何謂得其本則末隨。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爲賢爲智。賢智之人、眾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已固有以自樂、而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之。



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智。非賢、非智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亦無以自樂、而人亦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況貧賤富貴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往往招人怒罵、然愚謂或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雖怒罵有所不恤也。況相信者稍眾、則賢才自此而盛、又非小補矣。

其居家制用上篇云、古之爲國者、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旣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

譴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生、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果何福之有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省、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

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索、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居家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客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之災、雖一縣一郡、通天下皆無憂矣、其利豈不博哉。

其居家制用下篇云、居家之病有七、曰笑、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尙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旣已豐餘、則



人望以周濟。今乃忽然必失人之情。已失人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樽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於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歎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其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



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
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
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嗇之譏。世所用度、有何窮盡、
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
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
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
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
之制也。

李穆堂侍郎曰、梭山與朱子辨太極圖說三書、在其文集、
今逸不傳、止見朱子所答三書。按大極圖卽無極圖云云、
而小變其說、實出道家、非周子所作。本朝朱檢討彝尊作

太極圖授受考云、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統真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爲製序、而東蜀衛淇注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大極諸圖。按陳子昂感遇詩云、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三元本律曆、至陰陽至精之數、三五本魏伯陽參同契要之、太極圖說、唐之君臣已先知之矣。陳搏居華山、曾以無極圖刊諸石、爲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日元牝之門、次二日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取坎填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耳。相傳搏受之呂嵒、嵒受之鍾離權、權得



其說於伯陽。伯陽聞其旨於河上公。在道家未嘗謂爲千聖不傳之祕也。元公取而轉易之。亦爲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曰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南軒張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晦菴朱子謂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譜。書慶曆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倅南安。因與先生爲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攷是年元公以轉運

使王達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公覲面，然則從何地手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繹其文旨，似乎未受業於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於老釋也耶？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游事。明道之卒，其弟子朋友若范滄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敘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猶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萇弘，問官於郯子云然。蓋與受業有閒矣。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於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師，無直呼其



字者、而遺書凡司馬君實、張子厚、邵堯夫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愔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愔頤。夫既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亟請其父而更焉。孰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檢討之論如此、亦可知太極圖說之不足信矣。至其理之未安、則詳見於陸子與朱子書。

陸文達公事略

公名九齡字子壽號復齋文安第五兄年譜稱其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嘗與鄉舉補入大學爲學錄已負重名乾道四年登進士第授桂陽教授以親老改興國母憂歸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賜諡文達

本集

秦丞相當國塲屋無道程氏學者公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魏晉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結茅舍旁講習晨夜不忘時年猶未冠取舍向背已知所擇如此

呂成公所作墓誌下同

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著名屏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公折輩行與交恨相遇之晚他日許公起守邵陽公從其招



凡治體升降、舊章損益、前賢律度軌輟、每爲公言不厭。既歸、益肆其力於學、廣覽博咨、深觀默養如是者蓋十餘年。休暇則與弟子習射、曰是故君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值歲惡多剽劫、或欲睥睨垣牆、曹耦必搖手相戒、是家射多命中、毋取死。廬陵嘗有茶寇、聲搖旁郡、聚落皆入保、並舍民走郡、請公主之、郡如其請。門下人多不悅、公曰、古者比閭之長、五兩之卒也、士而恥之、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彼乘是取必、閭里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境、閑習屯禦、皆可爲後法。

公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

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有疑不能解，公從容啟告，莫不渙然釋其疑。而退有扞格不入者，則引而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此條參學案。

屬纊之夕，與其昆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少焉正坐，整衣衾，理鬚髯，恬然而終。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娶王氏子良之幼。以上皆呂成公墓誌。

寶慶二年，特贈奉郎直祕閣，諡文達。史傳

朱子祭陸子壽文云：學非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



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熒於胸次、卒紛繳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觀。遂巡逡而旋反、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駕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履之枉顧、或未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併藥裹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乎、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

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乎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荷，可覺情昏。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李穆堂侍郎曰：按文達之卒，朱子傷之甚切，其與呂伯恭第八十六書云：「陸子壽復爲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蓋是年張南軒亦先卒也。其與呂伯恭八十九書云：「子壽云亡，深可痛惜。近遣人酹之，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其第九十書云：「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誠如所喻。近得子靜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某書之。』此不敢辭。蓋其反覆勤拳如此。朱子於南軒身後，雖無不足之辭，於其遺集猶有取舍。若伯恭則間有譏議，惟文達



公則粹然無間言、其待文達、蓋在張呂之上。今張呂二公俱從祀孔廟、而文達祀典猶虛、必有起而定之者矣。

又曰、朱子祭文達、既云志同道合、文達臨終有言、比來見

得子靜之學甚明。

嚴松記語錄

是朱子與文達、文安始終無同

異、則朱陸之學、實無同異也。其彼此未能相信、實由兩家門人傳語之誤、而後人又逞其褊心、必欲歧而二之耳。無論陳建輩猖狂妄論、如近日張清恪、改薛方山考亭淵源錄、爲伊洛淵源續錄、去同父止齋二陳、併去三陸、文安無異同、猶不可去、乃併去志同道合之文達、朱子有知、必不以爲然矣。

宋包文肅公

恢

勅賜旌表陸氏門閭記云、天地本一家人、已

本一體、況其所自出者、猶水同源而木同根者乎。自古在昔、篤敘親睦、周於九族五宗之法、其不遷者固將百世、而其遷者亦流轉而無窮、尊尊親親、老老幼幼、未始一日離析。綱常秩然不壞不滅、而風俗淳厚、禮義興隆、世之所以極盛大治者、繇此其選也。彝倫斁、宗法廢、天理無所維持、人心失所管攝、極而至於拔本塞源、滅恩絕義、以父子而異居者有矣、以兄弟而爭訟者有矣、旁視羣從、則又若途人之不相識、而反相攻者有矣。斧斤自縱、骨肉相離、此天下之所以乖亂而不可收拾也。其所關係、豈徒曰一家之理亂而已。然則歷千百餘載而下、乃有如陸氏之門者、豈非世之寥寥乎、絕無而僅有者乎、卓卓乎光前而裕後者乎。此我皇上所以特出睿旨、



以行旌表之盛典也。然世蓋有之矣，而陸氏有非他人之所
可及者五焉。我國朝之所以許賜旌表者，特曰義居三世，或
四五世而已，是以過此以往爲難矣。時人之能應所許，受所
賜者，多不過六世焉。其在雍熙淳祐^②時，則有若三世者兩家。
在太平興國時，則有若四世六世者兩家。在元祐政和時，則
有若四世五世者兩家。在乾道至道^③時，則有若六世者兩家。
今陸氏自德遷以來，以迄於今，乃十世二百年如一日，合門
三千餘指如一人，同居共爨，始終純懿，此非他門之所可及
者一。自家道旣興，家政已成，孝友之行孚於中外，輯睦之風
播於遐邇，自一世至於十世，若陸氏者，固已度越他人之門
閭幾等矣。然門閭之高，不惟其世，惟其人，此古今之所尤難

者。惟陸氏五世、尙有文達九齡、文安九淵二大儒者、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知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之所以名家者、繇二先生之名世也。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二人之世家固以長久爲貴、然孰主張是孰網維是、雖有美意、必有良法、所以行其意也。而更續緝熙美以濟世、又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爲之、號爲義者、豈必美意良法之純備、皆長久之計哉。故疆扶力制、以至於五六世者、已不易得矣。陸氏四世至居士公、號潛德、不試而施於家、嘗采冠昏喪祭禮儀而推行之。至文達、又能繹先志而修明之、故其家法著於鄉社而聞於天下。文達、文安有兄四人、



九思、九敘、九臯、九韶皆豪傑、非常流、能共起家者。九韶稱梭山先生，尤能加詳密於治家之制，而大綱則有正本制用上。下凡四條，其小紀則有家規凡十八條，本末具舉，大小無遺。雖下至鼓磬聚會之聲，莫不各有品節，且爲歌以寓警戒之機焉。至此則三代威儀盡在於此，誠有如先儒之所歎者，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三。^④家難齊，其來已久。先儒謂家難而天下易，故睽次家人以難合而易睽也。一世猶難也，況累世乎？名曰義居，安得人皆知義，不過強合爾。如張公藝九世之出於忍是也。先朝之所賜多，百姓之家非以私其家，意以風天下，不必別其爲民爲士也。聞有同屋而處矣，果有居天下之廣居而非逸居者乎？聞同堂而食矣，果有知養大人之體而非^⑤

小體者乎。若陸氏則世世師聖賢人人知義理所謂居廣居、養大體者乃其素所講習、視彼徒聚於眾以養口體而如張公藝之堅忍以持久者天壤異處矣。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四唐崔元暉不與居者三世爾家人怡怡羣從會食無他爨、當時已爲美談蓋以身清家貧爲之良不易矣。彼嘗被旌表之家往往庫有餘財、廩有餘粟而足以爲之當不難矣。今陸氏以清白傳家常產素薄而子孫日以蕃衍已至三百餘人、產業曾無加益是常有不給之憂。所恃者梭山清心素儉經營足食之計且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爾。是故能處貧若富而實貧處匱若裕而實匱其又孰有難於此者。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五。以是五者論之是皆前代先朝之時士



民間之所未聞者、可不謂之絕無而僅有、光前而裕後者哉。宜太常有特旨之請、以其不可以循常典也。文安昔嘗受知孝宗、今皇上克知其家、亦必有素旌表之命、恩意厚矣。又豈容徒以常典論哉。厥今爲家長而主家事者、冲也。冲毅然直、確然能持其家者、其以次第姪輩、又類皆負才氣、道問學、顯脫以出、能爲公堂用志而不分、爲族眾服勞而無倦。恩相愛而文相接、炳相扶而蔚相輝、保合太和、一門盎如也。自祖父老成淪謝之後、而能繼志述事以扶植十世三百口二百年之門戶、不惟不至衰替、又若加興盛焉者、尤可以爲難得矣。然以前人始爲之實難、當其欲求全美、雖百年成之、而尤患其未足。若後人終成之尤難、苟其少有違缺、將一日壞之、而

已慮其^⑥餘、又誠不可忘戒懼也。今承聖恩褒嘉之後、肇起門閭、鼎新如式。近者見而榮之、遠者聞而慕之、非僅一時之光輝也。其遺休餘烈、宜何如哉。自子而孫、孫而又子、有之似之、常無間然、則小大永盛、源深流長、雖自十世至百世、自三百人以至三千人、自二百年以至二千年、可也。祖宗之澤、皇上之恩、固無終窮、惟在永保此意而不替、長守此法而無弊、上以報君中、以榮家外、以率人、當有聞陸氏之風而興起者、運動鼓舞、寔久寔廣、則人倫民德之彌厚、教化習裕之益美。雖古人比屋可封之風、可期而致也。然則今日之旌表、所以風天下者、豈曰小補。而要其終、豈曰淺功。近效云平哉。淳祐八年歲次戊申五月戊申朔、朝請郎、權發遣福建路轉運判官、

兼知建甯軍、兼管內勘農事、節制左翼軍屯戍、軍馬借紫包
恢記。

陸文安公年譜卷二終



備藏

陸文安公年譜 卷二

校記

①圖：據上文，當作「圖」。

②淳祐：《永樂大典》卷三五二八引《旌表陸氏門記》作「淳熙」，是。

③乾道至道：右引作「至道乾道」，是。

④「家」下當脫「之」字，見右引書。

⑤「之」下當脫「大」字，見右引書。

⑥「其」下當脫「有」字，見右引書。

慈湖先生年譜

清·

馮可鏞
葉意深

編撰

尹波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民國十九年重印毋自欺齋本

《慈湖先生年譜》二卷，清馮可鏞、葉意深編撰。民國十九年重印清馮可鏞毋自欺齋校刊《慈湖先生遺書·補編》本。

楊簡（一一四一—一二二六），字敬仲，慈溪（今屬浙江）人。乾道五年進士，授富陽主簿，從陸九淵學。淳熙中歷紹興府司理參軍，知樂平縣。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以辯趙汝愚去國事，貞主管台州崇道觀。嘉定元年除秘書郎，遷著作郎、將作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出知温州。累官工部郎官，遷將作監。告老奉祠，家居十四載，築室慈湖，與四方學子講學其間。寶慶二年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六，謚文元。楊簡以道學知名，平生著述甚豐，今存有《楊氏易傳》、《五誥解》、《慈湖詩傳》、《慈湖春秋傳》、《先聖大訓》、《石魚偶記》及《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等。《宋史》卷四〇七有傳。

本譜爲清人馮可鏞、葉意深編。馮、葉二人爲譜主同鄉後學，是譜實爲景仰先賢之作，故考述楊簡生平家世及其立德行事甚詳。譜中繫事，以直接引用原始資料爲主，所引史料較爲豐富。末附馮可鏞輯《慈湖先生世系》一卷，亦頗詳瞻。原刊譜中時有誤字，今略爲校正。

慈湖先生年譜卷一

後學同邑

馮可鏞

輯

葉意深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辛酉正月二日先生生。

宋史本傳楊簡字敬仲慈溪人。

錢時撰行狀先生家世天台十世祖自甯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曾大父宗輔大父演考庭顯故任承奉郎累贈通奉大夫妣臧氏碩人先生生有異稟清夷古澹淵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猶居鄞祥光外燭亙天而土四廂望之以爲火也輒集眾環向。



藏

慈湖遺書廣居賦四明楊子家本三江之口。於
全祖望甬上族望表三江口楊氏慈湖先生生於此。
嘉靖奉化縣志縣東一百里為瑞雲山楊文元公生於
此始生時有五雲起山上鄉人異之因名瑞雲山。於
■林頤山曰依今時憲術以雍正元年癸卯上推宋高
宗紹興十一年辛酉相距五百六十八年。得積
年五十八年。得中積分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三日。
四二相乘得四萬四千四百一十二日。得通
三八入六三二四四減氣應三十三日。得通
積分二萬一千五百三十八日。九一六。九二四四
四滿紀法六十餘四十一日。八日。九一六。九二四四
轉減紀法六十餘四十一日。八日。九一六。九二四四
正冬至日分加一日得紀日四十八。又置中積分二
一萬二千五百七十一日。本年冬至日分。八三二四
得分一二二五十四加本年冬至日。加朔應一十五
得積日二二五十四加本年冬至日。加朔應一十五
日一二二六三三。以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五三除
一得積朔七千一百九十八日。五十三。五三除
之得積朔七千一百九十八日。五十三。五三除
九五。六為首朔。加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五三除



三、得五十四日四十六日二八五五九、為正月朔。距冬至
 日數加紀日四十二日。滿紀法六十去之餘三十日。
 四、六六二八五五九。自初日起甲子，得紹興十一年辛
 酉正月己亥朔。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一年正月不紀
 朔。三月庚子朔。十月丙寅朔。又置餘數三十日。四六
 六二八五五九。遷加朔策兩次。滿紀法去之餘三十日。
 日五二七四六六五。自初日起甲子，得三月戊戌朔。
 較本紀庚子朔後天二日。又置餘數三十五日。五二七
 四六六六五。遷加朔策七次。滿紀法去之餘二日。二四
 一六〇〇三六。自初日起甲子，得十月乙丑朔。較本紀
 丙寅朔後天一。其故由於當時立朔有訛。遂至後天
 一日。或二日也。宋史律曆志東都紀元厯亡紹興二年
 高宗重購得之。五年，日官言：「今太史立朔有訛，凡定朔
 小餘七千五百以上者，進一日。」紹興四年十二月小餘
 七千六百八十八，太史不進，故十一月小盡。今年五月小
 餘七千一百八十八，少三百二十，乃為進朔。四月大盡，願
 詔改造新厯，賜名統元，以六年頒行。乾道二年，日官以
 紀元厯推三年丁亥歲十一月甲子朔，統元厯法當進
 作乙丑朔。然則高宗南渡厯學散失，至紹興六年始改
 用統元新厯。較東都紀元舊厯立朔率後天一，而日

官不自知其說。其甚者較今時憲術或後天二日、尤非
日官所及知也。本紀紹興十一年三月庚子朔、後天多
至二日、知是年正月二月必頻大、所以三月立朔差數
如此之多。二月大爲庚午朔、正月大爲庚子朔、先生誕
降之辰當在統元曆正月庚子朔、越二日辛丑矣。

十二年壬戌、二歲。

十三年癸亥、三歲。

十四年甲子、四歲。

十五年乙丑、五歲。

十六年丙寅、六歲。

十七年丁卯、七歲。

十八年戊辰、八歲。

行狀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隔牖一紙、凡
遨遊事、呼譟過門、聽若無有。朔望例得假、羣兒數日以
俟、走散相徵逐、先生凝靜如常、日課未嘗投足戶外。
適書家記三簡、自總角承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他
事、惟有道而已。
家適書、續集祖奠馮氏姊辭云、憶昔世父公居武康、詣
姊俱長、簡輩幼行。據此、先生幼時曾居武康。其年月與
世父名氏俱無攷。

十九年己巳、九歲。

二十年庚午、十歲。

二十一年辛未、十一歲。

二十二年壬申、十二歲。



二十三年癸酉十三歲。

二十四年甲戌十四歲。

二十五年乙亥十五歲。

二十六年丙子十六歲。

二十七年丁丑十七歲。

二十八年戊寅十八歲。

二十九年己卯十九歲。

三十年庚辰二十歲。

〔行狀〕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通奉公旁。二親寢已、弇燈默坐、候熟寐、始揭弇佔畢、或漏盡五鼓、爲

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官規時、好作俗下語。

三十一年辛巳、二十一歲。

〔行狀〕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聞耆舊言、先生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眾闐闐競寸晷、乃方舒徐展卷寫筆、若波注無一字誤。寫竟復袖卷舒徐俟眾出、不以己長先人。

〔陸九淵〕象山集楊承奉墓碣、仲子簡、尤克肖入大學、治易、冠諸生。〔遺書〕家記、士簡初入太學、聞大常古樂、莊敬中正之心油然而生。〔又〕祭沈叔晦文、簡未離膝下、知有先訓而已。及入大學、百見吾叔、始聞正論、且辱告曰、此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簡遂從求其人、遂得從其賢、遊相與切磋講肄、相教以言、相觀而善、皆吾叔



晦之賜。

宋史沈煥傳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與陸九齡爲友。乾道五年進士、通判宜州、謫端憲。

三十二年壬午、二十二歲。

行狀紹興末、虜突淮右、考庭顯避地慈溪、因古籍焉。

大史高宗紀紹興三十一年、命兩浙江東濱海諸州、豫備敵兵。九月、金主亮造浮橋於淮水之上、自將來攻、兵號百萬、遠近大震。三十二年、金人犯壽春、蔡州、汝州、順昌府、陝州、虢州、海州、惟甯府、命張浚專一措置兩淮事務。

象山集楊承奉墓碣紹興末、北虜犯淮、又徙慈溪。遺書虞居懸徙居西嶼之麓。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二十三歲。

二年甲申、二十四歲。

乾道元年乙酉二十五歲。

二年丙戌二十六歲。

〔真德秀西山集袁變行狀〕乾道初，變入太學，陸九齡爲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聚於學，以道義相切磋。宋史：袁變，傳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初入太學，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變累官寶文閣直學士。學者稱紫齋先生。謚正獻。袁僑撰變壙誌：乾道二年，入太學。宋史：陸九齡，傳字子壽，居撫州之金谿。乾道五年進士，官全州教授。學者稱復齋先生。又舒璘傳：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璘往謁之。乾道八年，進士爲徽州教授。遷知平陽縣。秩滿，通判宜州。淳祐中，特謚文靖。

三年丁亥二十七歲。



仙藏

四年戊子、二十八歲。

遺書續集僧炳求訓簡行年二十有八、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齋僕以燈至。簡坐於牀、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

行狀先生在循理齋嘗入夜燈未上憶通率公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遺書家記九先生曰少年聞先大夫之誨宜時復反觀後於循理齋燕坐反觀忽覺我與天地澄然一片又永嘉郡治更堂亭名記簡年二十八而覺

五年己丑、二十九歲。

本傳舉進士。

行狀以一經冠南宮、選登乙榜。
張津乾道圖經乾道五年、登鄭僑榜進士。

薛季宣浪語集季宣抵楊敬仲書。

書云季宣景嚮有年矣。姪子每自庠序歸省、輒能具道
問學之妙、行誼之美、及所以提誨之甚、寵顧以未嘗識
面爲恨。鄉來幸會、獲合并於武林、雖承教匆匆、弗及詳
款、養養之至。然一面而悔、客釋接奉、面羣疑亡、所得固
已多矣。幸甚幸甚。分決之後、痛登擢榮上第、雖爲宏材
本分內事、然而蘊蓄之富、可以次第見諸施爲、未能終
意於時、尤爲善類喜也。占賀方阻、乃蒙尺書、下問情親
意厚、愧荷兼之。寵論不可曉、知之言足驗、天有顯道、義
命之重、非仁賢惡所望之。兩降難鳴、乃今見其人矣。僑
居荒僻、新除尚未知何地、何日之官、有家姪便可寄聲、
時蒙發藥是幸。
宋史薛季宣傳字士龍永嘉人。樞密使王炎薦於朝、除
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
案浪語集增載季宣姪溶寄季宣文、溶少不天、早失所
怙、義方之訓賴有叔父。又季宣撰父徽言行狀、子二人
長季隨、次季宣。溶當是季隨之子。呂祖謙撰薛季宣墓



誌子云、補太學生。據季宣書云、姪子每自序、歸省、又云、及所以提誨之甚寵、當是先生在大學時、浴、云從之問學也。

〔本傳〕授富陽主簿。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與學養士、文風益振。

行狀、授迪功郎、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閑冷、先生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質數千。日譏誣、魯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孚。父先生之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爲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惻然、即日詣白宰、謂茲壯邑於今、爲赤縣而土俗蕭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繫銜例、主學事、無以風動教化之、絃歌吾邑、予坐靡廩、稍效尤俗。吏束淫程賦、役事苦掙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宰唯唯。遂口食補生徒、文理稍優、卽收之。先生曰、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秀民由是欣奮、恨讀書晚。

六年庚寅三十歲。

七年辛卯三十一歲。

遺書永嘉郡治更堂亭名記簡年三十一而又覺。

八年壬辰三十二歲。

象山集楊承奉墓碣象山云簡主富陽簿訪余於行都余敬諾所聞反覆甚力余既自竭卒不能當其意謂皆其兒時所曉殆庸儒無足采者此其腹心初不以語人後乃爲余言如此又一再見始自失久乃自知就實據正無復他適。

李子愿象山年譜乾道壬辰春試南宮夏廷對賜同進士出身。

〔又〕象山在行都與諸賢從游朝夕酬應問答學者至不得寢者踰四十日。國明楊敬仲主富陽簿始承教焉。〔宋〕史陸九淵傳字子靜乾道八年進士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諡文安。

〔本傳〕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

〔遺書〕象山行狀簡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象山及反富陽又獲從容待講簡一夕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字爲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則念天地間無口者平時願一見莫可得遽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士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爲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象山揚聲答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卽決定爲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公竦然端厲復揚聲曰更何有也先生下榻他語卽揖而歸拱達旦質明正北面而拜終身師專爲每謂簡感陸先生由是再答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巳而沿檄



宿山谷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曉、曉欲曉、忽覺、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

遺書祖象山先生辭、壬辰之歲、富春之簿、解雙明閣之下、簡問本心、先生舉後晨之扇、訟是非、乃有澄然之清、瑩此四方之所知、至於即扇訟之、是非、乃有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為、簡實有之、此豈惟簡獨有之、舉天下之人皆有之。

象山年譜、敬仲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象山過之、問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即此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悟、偶有醫扇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象山曰、問這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象山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五。

陸九齡與學者書、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昭應之請、葛誠之、胡拱達、材高、宗商、應朝、孫應時、季和、從之、游皆齋、齋篤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象山六月二十九日、復如富陽、七月、月初九日、舟離富陽、以十六日至家、上葉紹聞四朝聞見錄、慈湖主富陽簿、象山猶以舉子上。

南宮舟泊富陽。慈湖宿聞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廳舍，晨起揖象山而出，攝治邑事。

案行狀言：象山新第歸來富陽，與先生問答在六七月間。事象山年譜則以象山由行都過富陽在三月間，聞見錄則以象山至富陽在未第以前。三說不符，當由傳聞異辭也。

羅濟賓慶四明志：楊簡師事陸九淵，自爲一家之學，施之政事，人笑其迂，而自信益篤。

遺書家記三先生曰：簡年三十有二，於富陽簿舍，雙明閣下待象山先生坐，問答之間，忽覺簡此心清明，澄然無滓，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用。此心乃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

黃蘗曰：抄象山門人傳琴山之外，學象山而名世者，是爲慈湖。琴山名子雲，字季魯，金谿人。

遺書家記九先生曰：學者初覺，縱心所之，無不元妙，往往遂足，不知進學，而舊習難遽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思爲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終未造精一之地。日用云爲，自謂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水，日夜不息，不值石險，流形不露，如澄止不動，而實流行。予自三十有二，微覺己後，正墮斯病。



四朝聞見錄慈湖參象山學猶未大悟忽讀孔叢子至
 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豁然頓解自此酬酢門人敘述
 碑記講說經義未嘗舍心以立說
 杭州府志富陽觀山上有傳心堂亦名傳心亭卽雙明
 閣址後人改建祠象山慈湖兩先生
 石魚偶記嘗官富陽始至錢塘潮惟至廟山而止他日
 與同官俱出西郊至看潮村皆訝村何以得此名越二
 年潮忽過邑而西噴浪如岸雪聲如震雷宛然與錢塘
 相似於是悟看潮村得名之由古亦以此記異

九年癸巳三十三歲。

淳熙元年甲午三十四歲。

行狀先生在富陽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先生曰
 子姑學拱旣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窮日夜不厭先
 生憂去輒提篋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爲名儒邑人爭相

慕效、文風益振。

遺書祭孫元禮尊人文孫明仲生長富春山谷間曰龍門富春人土絕少國家三歲舉士能秉筆具文者不踰五十其能務實不務文求諸內不求諸外有志於道者吾於龍門見二人曰明仲又明仲之尊行曰孚器其子弟從其教蒸蒸於善案又富春龍門詩云竹與漸近鐘鳴處詩句來從鳥語邊先生富亦時至孫氏居也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楊慈湖在富陽有題淨土院詩和者甚衆又有題華蓋仙山院默齋詩洪氏浴室院進月堂詩

春喪妣氏去官居聖室哀毀盡禮後替壙車廐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既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



楊承奉墓碣殘石。庭顯娶臧氏。先公十四年卒。
 案墓碣承奉卒於淳熙十五年。據此是臧氏當卒於是年。
 又案象山集承奉墓碣作莊氏與殘石及遺書行狀異。
 遺書續集有臧蔣氏墓志。蓋臧公墓志。先生皆稱爲
 外家。則當以石本爲可據。象山集誤也。
 慈湖易傳二士居姚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旣久略
 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
 哭顏淵而不自知正台無思無爲之妙。

二年乙未三十五歲。

三年丙申三十六歲。

〔本傳〕爲紹興府司理。犴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
 越陪都臺府鼎立。簡中立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吏觸怒
 帥。今鞠之。簡白無辜。命鞠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
 實無辜。必撻往事置之。法簡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

身納之、爭愈力。

行狀服除、以通奉公畏浙江、受紹興府理掾、便就養。狂狷必窮、臨之、囚情炯燭、罔失豪末、猜吏僅行文、案手膠、拳莫敢舞。起陪都、臺府鼎立、大抵承嫺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一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曰：「無罪也。」帥大怒。先生曰：「先生歎曰：『是尚可爲乎？』」歸取告身納之。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緣兩造是非、壓先生就己意。先生趨庭抗辯、捧還削、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卽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

四年丁酉、三十七歲。

遺書紹興府元日、撰釋菜祭文。

案先生爲紹興司理、凡七載。此文未定、作於何年、姑隸於此。

又案遺書續集秋祀禹廟文、晉王右軍祠祝文、當均作於官紹興司理時。

五年戊戌三十八歲。

六年己亥三十九歲。

七年庚子四十歲。

八年辛丑四十一歲。

〔本傳〕丞相史浩以簡薦。

〔行狀〕太師史越王薦引諸賢而先生居第二謂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闡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滿都堂審察僅一考卽移注先生不欲文安公書來勉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違差浙西撫幹。

〔宋史〕孝宗紀六月戊辰史浩薦薛叔似楊簡陸九淵陳謙葉適袁燮趙善養等十五人詔都堂審察。〔寶慶四明志〕史浩清熙八年八月罷侍讀歸露章薦鄞縣主簿薛叔似等十五人。〔案〕宋紀作六月羅志作八月象山年譜云史浩薦象山。



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都堂審察。羅志誤也。
宋史史浩傳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
第拜尙書右僕射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請
老除太保封魏國公薨封越王諡忠定
又薛叔似傳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累官端明
殿學士諡恭翼

九年壬寅四十二歲。

本傳常平使者朱熹薦之。

行狀朱文公持庾節薦先生學能治已材可及人居無
何闕陞

朱子文集答劉晦伯書浙東學者多修潔可喜楊敬仲
孫季和皆已薦之

黃氏曰抄朱子爲浙東倉有繼母接腳夫破蕩其家業
于來訴其情朱子遂委楊敬仲敬仲以子告母不便朱
子告之曰父死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不與根
治其父得不銜冤乎

行狀先生自入仕固未嘗祈人舉亦不效尤稱門生求
腳色狀例遜謝不敢答而諸公爭推擁若恐後輒從部



中得去、刺章輯集、盜數削返之。
 宋史朱熹傳、字元晦、徽州婺源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官
 煥章閣待制、謚曰文。
 案王楙、竑朱子年譜、淳熙八年八月、除提舉兩浙東路
 常平茶鹽公事。十二月六日、視事於西興。九年正月、巡
 歷紹興、與屬縣婺州、衢州。二月、同紹興。六月、旱、七月、蝗、巡
 歷紹興、與屬縣婺州、衢州。二月、同紹興。六月、旱、七月、蝗、巡
 歷紹興、與屬縣婺州、衢州。二月、同紹興。六月、旱、七月、蝗、巡
 刑點獄。九月、十二月、去任歸。據此、蔣先生當在是年九
 月前。

〔朱子文集〕答滕德粹書、大抵守官一以廉勤愛民爲先。
 幸四明多賢、可以從游、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
 修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者楊敬仲、呂子約、所聞者
 沈國正、袁和叔、到彼皆可從游也。
 〔西山集〕滕璘墓誌、字德粹、世家徽之婺源。淳熙八年中
 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子朱子自寓里來歸、致之

以親仁、仁、澤善爲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子所宜從游者也。
案：朱子年譜是年九月十二日歸里，此書當在九月後。
宋史：呂祖儉傳：字子約，祖諱之弟，監明州倉。宣宗卽位，除太府丞。

十年癸卯，四十三歲。

〔承奉墓碣殘石〕象山爲國子正，承奉攜二孫至臨安來訪，留月餘而去。

象山年譜：淳熙九年，象山除國子正，秋初赴國學。十年冬，遷敕令所刪定官。
案：據此，承奉至臨安當在九年七月後，十年十月前。

〔遺書〕遺奠舒元英。

〔奠辭〕從政郎、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楊簡致奠於元英舒兄。昨晨家僕以書來，轉得之。陳氏姑謂元英往矣。和



仲兄謂傳聞多失實、尙須審問。既而應朝相訪、道子約
 之語亦然。嗚呼。元英杲往矣。元英居明之奉化、簡官浙
 西、應朝又自越來同哭於此。
 黃宗義宋元學案廣平案、舒琪字元英、文靖弟、共學於
 陸子、家居教授、慈湖雅重之。
 舒璘、文靖類稿、承議公壙誌、先君黻字德濟、世居明之
 奉化、子七、曰琬、曰玳、曰球、曰琳、曰琥、曰璘、曰琪。
 宋元學案、槐堂案、高宗商字應朝、浙江人、乾道八年侍
 學、尤與楊敬仲、舒元賓相契、任邕川教授。
 呂祖儉游候濤山記、壬寅之冬、逐祿甬、京言候濤之勝、
 欲往、未果。今年夏四月至定海、舒元英亦自大猷來、卽
 登候濤山。
 案是年四月間、元英尙在。學案言、宗商之官邕川、楊敬
 仲方在浙西、蓋淳熙十年以前、而先生以十一年春初
 轉承務、則文稱從政郎、則元英之歿、祭文之作、當在十
 年四月後。文云、節官浙西、據遺書、先生以十一年八月
 始領浙西撫屬事、疑當都堂審察後、卽有撫幹之命、但
 未及任事也。

十一年甲辰四十四歲。

象山集承奉墓碣壽聖慶霈以子簡官封庭顯承務郎。
宋史后妃傳壽聖太上皇后、治熙十年、年七十、親屬推恩有差。

畢沅續資治通鑑宋孝宗紀、淳熙十年十二月丙子、車駕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

案據此是壽慶在十年十二月、而墓碣以慶霈封承務郎、隸之十一年、蓋於次年始行恩霈也。

本傳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眾大和悅。

遺書莫能名齋記為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既領事、行狀大尹張杓雅敬先生、先生亦渠渠與之盡、幕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賴、吏牘日相銜、在庭天府、齟齬類多戾契聲牙、不易可辨、先生雍容立決、的中腴會、莫不服為神明、幾旬灾、意惴惴、叵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肄習。



之衆大和悅。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
 衆之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若虎豹然、日憂
 其將噬犬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爲一家、撫士卒
 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也。
 宋史張浚傳浚之子杓字定叟孝宗朝知臨安府。
 袁甫蒙齋集慈湖先生陸君墓志跋慈湖論兵主於不
 殺講求諸葛武侯李衛公陳法甚詳謂古者正兵不可
 敗與孟子不嗜殺人之訓若合符節。

承奉墓碣殘石先生爲浙西帥屬迎承奉以來與象山

卜解爲鄰。

案象山年譜象山於淳熙十年冬赴敕局至十二年冬
 奉祠歸其與通奉共居臨安者此三年中事以未確知
 其月日姑隸於此。
 又案先生與象山同在臨安者前則乾道八年後則象
 山爲國子正遷敕局居中近五年先生亦官浙西遺書
 有侍象山遊西湖舟中觀胥必先周元忠弈詩疑作於
 其時。

象山集胥訓字必先、臨川人、象山連襟。周良字元忠、建昌南城人、象山門人。

十二年乙巳四十五歲。

咸淳臨安志、初莫能名齋於寶蓮山、二月爲之記。

遺書記云、簡爲浙西撫屬、僦宅隘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奉親、偶得在官僧屋於寶蓮山之巔、創書室於高爽之地、東江西湖、雲山千里、名之日莫能名齋。淳熙乙巳仲春記。

遺書有寶蓮官舍偶作詩。

十三年丙午四十六歲。

象山集承奉墓碣、光堯慶霈、封庭顯承奉郎。

續資治通鑑、宋孝宗紀、淳熙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帝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推恩。

遺書紀先訓、淳熙十三年通奉家書云、汝勉吾爲西湖



之遊今日無處不西湖、無時不西湖。人朝夕區區皆有己及問其所以爲己卻又不識。人好思量於此思量。十四年丁未四十七歲。

遺書正月二十二日書與張元度。

〔書〕云臨川張元度以鄉舉至禮部持陸先生書踵門就見接其詞氣知其誠恪可敬。告別復求數語以歸。簡乃敘其略而告之曰元度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簡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爲書於寶蓮山官舍。

象山年譜淳熙十四年象山登貴溪應天山講學建精舍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款也。

象山年譜十五年、易應天山名爲象山。

宋史葉適傳適除太常博士、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

葉適水心集上執政薦士書近歲海內方聞之士、可當國家之用者不少、而其間雖有己經選用、不究才能、當預薦聞、未蒙旌擢、亦有己罹憂患、恐致沈淪、既得外遷、因不復入、況其自安、常分無所攀援、復貽類年、永絕榮進者乎。適濫膺朝列、聽聞短狹、知賢不多、無裨萬一、謹自陳傳良以下三十四人冒昧以聞、陳傅良劉清之、句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韓、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蔡敷、岳甫、王栢、游九言、吳鎰、項安世、劉端舒、琳、林蘊、袁審、廖德明。案適之薦書年月莫詳、適傳云選太學博士、因輪對除太常博士、薦陳傅良等、攷適上孝宗劄子云、陛下剛即位、二十六年於此、孝宗以紹興二十六年六月卽位、越二十六年爲淳熙十四年、輪對實在是時、故以適之薦士

隸於是年。

宋史葉適傳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官至寶文

閣學士。諡忠定。

父陳傳良傳字君舉瑞安人。官至寶謨閣待制。諡文節。

十五年戊申四十八歲。

本傳改知嵯縣丁外艱。

行狀改宣毅郎知紹興嵯縣以外艱不往。

嵯縣志改知嵯縣未蒞任而嵯人重其名。題名宦焉。縣

西北一里有楊公橋以簡得名。北門內枕源坊有慈湖

書院明嘉靖三十三年提學副使阮鶚檄知縣吳三畏

爲簡立。

案嵯縣志官師表作乾道間任誤也。

承奉墓碣殘石。秋八月戊寅承奉以疾卒享年八十有

二。卜以十一月庚申葬於縣之石臺鄉句餘村孝順里。

象山集承奉墓碣公諱庭顯字時發長不滿五尺。恭然

麗儒而徇道之勇不可回奪。血氣益衰而此志益厲。賁



育不足言也。余獲遊甚晚，而知公特深。平生爲學，本末無不爲。余言者，四方士友尋交於余，惟四明爲多。自余未識公時，聞公行事，言論詳矣。公爲人，恭謹精悍，不屑碌碌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言有曰：「要其欲愛用，此宰相非才之明驗。」少時蓋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旋又得二、三已而躬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讀書聽言，必以自省。每見其過，內訟不置，程督精嚴，及於夢寐，無怨艾深切，或至感泣。積時既久，其功益密，念慮之失，智識之差，毫釐之間，無苟自恕。嘉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累帙。嘗曰：『如有樵童牧子，謂余曰：『吾誨汝，我亦當敬聽之。』儉身嚴而安其止，取善博而所知，所擇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公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見。公每發明，以示監戒。人患忿憤，公容物若虛，人患吝嗇，公捐財若無。或歎其不可及。公曰：『昔甚不然，吾改之耳。』一夕被盜，翌日論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筒，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四明士族多躬行有聞，公家尤盛，閭門雍雍，相養以道義。宋元學家，象山、錢融堂，謂通奉省過最嚴，毫釐不宥。至於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出也。



象山年譜。清熙十五年，象山作承奉墓碣，每謂志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南豐、慈溪二君子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

行狀。陸文安公碣，承奉墓，謂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象山集黃世成墓銘，南豐黃世成，卒於清熙丁未。

十六年己酉，四十九歲。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楊文元書院記：文元之講學於碧沚，以史氏也。先是史忠定王館沈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木鐸之聲相聞。竹洲在南，碧沚在北。

鄞縣志碧社書院在西湖文元講學處。
宋史史浩傳清熙十年致仕晚治第鄞之西湖上。
鮑琦亭集外編竹洲書院記史忠定歸老御賜竹洲一
曲忠定最與端憲厚割宅以居之。
宋元學案東萊卷呂祖儉監明州倉以清熙王寅至官
去以丁未凡六年時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於
碧社沈端憲講於竹洲絜齋則講於城南之樓氏精舍
惟舒文靖以官遊出祖儉於諸講院無日不會甬上學
者遂以祖儉代文靖亦稱四先生。
案先生於壬寅癸卯官紹興司理甲辰差浙西撫幹逮
戊申八月始丁父艱歸而呂子約已先一年去官西山
集袁正獻行狀亦以紹熙初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則先
是亦未歸甬上先生於紹熙二年服闋去宰樂平則其
講學於碧社而得與絜齋往還者當在己酉庚戌二年
閒學案誤也。
案史氏從學於先生者凡七人一浩從弟漸之子彌忠。
袁桷延祐四明志以子嵩之爲丞相累除資政殿大學
士謚文靖詳見下嘉定二年注一浩之子彌遠宋史本
傳字同叔拜太師左丞相封衛王謚忠獻一浩幼子彌
堅延祐志字固叔與諸兄並學於慈湖以彌遠人在相



位勸歸不聽遂食祠祿於家以資政殿學士卒謚忠宣。
 一漸之子彌輩。宋史本傳字南叔嘉定十年進士官至
 直文華閣知婺州學案從慈湖遊好學彊記一浩弟涓
 之子彌林。史氏家傳字振叔戴表元剡源集題跋字和
 旨。結埼亭集外編甬東靜清書院記和旨與饒州君定
 之皆楊袁門人之傑然者。一浩孫彌正子定之。四明文獻字子應
 嘉定十七年注一浩孫彌奇之且勉以學。嘉定閒知饒州。
 少時扶祖浩造朝孝宗奇之。學案定之亦楊門高弟。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五十歲。

本傳服除。

案先生以淳熙十五年八月丁艱則除服當在是年冬。

二年辛亥五十一歲。

遺書遺奠沈叔晦。

（奠）辭宣教郎新差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簡致奠於叔晦通判國錄叔晦善言善行奚可悉數簡以三十年相與相切之情三十年相與相切之義遵制之官不得執紼而從極一奠哭別嗚呼哀切之義遵制之袁變絜齋集沈煥行狀叔晦年五十三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於寓舍十二月丁酉葬鄞縣翔鳳鄉二年四月案先生是時當已膺新差樂平之命至明年春始赴任也。

三年壬子五十二歲。

本傳知樂平縣。

遺書樂平縣學記紹熙三年二月閏朔始領邑事。

樂平縣志以奉議郎任。

案二年祭沈叔晦文稱宣教郎是年始轉奉議郎四年祭沈元禮等人文故亦稱奉議郎。

與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

行狀宰饒之樂平故學宮逼陋甚危朽相支柱苟旦暮先生曰教化之原可一日緩乎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



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真賢實能，其理
 天下。設學校，亦欲教養真賢實能，使進於科目，非其文
 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
 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技。他何以爲？持此心
 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家
 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
 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鰈，無不不忍之
 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
 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鬼
 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
 失者，所薰灼，簡竊惜之，敢先以告。每謂教養茲邑，猶欲
 使舉吾邑人，皆爲君子，況學者乎。詩之誥誥，不倦，剋除
 氣質，脫落意蔽，本心自無恙。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
 人，人可曉。異時，沿於凡陋，視道爲高深幽遠，一旦得聞
 聖賢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暴自棄，自
 顛冥而不知，有泣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爲之
 風動。
 王應麟。餘編慈湖先生傳。宰案平，爲講堂訓曰：學者
 孝而已矣。時有古今，學無古今，時有古今，性無古今。聞

者興起。

宋元學案慈湖案曹夙字叔達餘千人見慈湖於縣庠、

聞其提唱旬有四五日而忽覺。

案餘千、樂平俱屬饒州其云見於縣庠者當卽樂平之

講堂。

遺書真曹叔達辭思念吾黨之士叔達未嘗不在懷中。

比裕甫遠來卽訪動靜裕甫莫之知適通史使君書備

言裕甫叔達之洞達使君報緘曰叔達物故矣。

案史使君指定之時知饒州。

江西通志舒益字裕甫樂平人楊簡門人。

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置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

贖由是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

行狀初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石二惡少以器健恟喝

官府姦人無賴淵藪歸之起事端賊我良善或不才長

吏反利之爲薦犬挾借聲餒生其爪角莫可誰何交事

未久果信信然來搖牙庭下先生灼見姦狀趣提圖中

加責罰論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自贖由是足不及

公門邑人化之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

遺書八月、譔樂平縣重修社壇記。

記云春二月閏朔、簡既領事、命新縣社之門與其庭而修築其牆。仲秋訖功、乃秉筆而書。

四年癸丑、五十三歲。

遺書二月戊戌朔、遣奠孫明仲。

奠辭紹熙癸丑二月戊戌朔、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楊簡謹遣致一奠之禮於明仲至契。明仲純恪進德、有證聞、執事敬之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其左猶拱其專如此。閱兩旬、忽大喜、自是發言頓異。曩昔及爲里正、公移方急、奔走應辦、而實未嘗微動。宋元學家慈湖家明仲、富春人。先生爲富陽簿、從學。紹熙三年卒。

遺書新樂平縣學成、記之。

記云三年、簡領縣事、敬瞻聖人之宮、隘陋甚、無以起人崇敬之、心思微而新之。縣計大匱、不可同官協謀、邑人



不應。越明年中。毀崇成戟門前峙。修廊翼之。因廊爲齋。學者有安居之所。

六月九日。撰二陸先生祠堂記。

象山年譜。象山弟復齋先生。淳熙七年卒。象山以紹熙三年十二月卒於荆門軍。四年正月。柩歸於家。金谿宰王大有建象山復齋二先生祠。六月癸丑。楊簡爲記。

樂平縣志。自夏徂秋。不雨。年穀大損。令楊簡憂盜起。講聚民之政。以關郊內自任。稍采鄉譽。分鄉職。曰糶。曰貸。曰濟。次第具舉。邑無可糶。責之民廩。邑無可貸。請之倉臺。邑無可濟。移之上供。歲雖饑。不害。

案遺書。祈雨文。東作方興。民田盡槁。簡爲此邑之父母。不勝痛切。又有諸廟祈雨文。謝雨文。董涇古今救荒活民書。紹熙四年。樂平饑。村民攜錢市米。山路遇亡命。縛而取之。邑宰楊簡曰。此曹斷刺。則復



爲盜配去則逃歸。斷一足。簡傳部示衆。一境肅然。此雖苛切之政。然深合周公荒政除盜賊之意。趙汝愚忠定集與楊奉議書。汝愚悚息上啟。奉別累年。惟有悵企。遠示書辭。懇懇然以境內早歉爲憂。良深欽歎。異時州縣舉行荒政。率不滿人意。願以實惠不及民耳。有如誠心軫惻。先事而圖。募饑民以興陂澤。一二條日。極爲切當。足見學力深到。爲政有方。萬家之邑。雖饑不害矣。來諭卽與丞相言之。聞閣郡除截撥上供。三萬石外。更賜僧牒六十道。伏幸照悉。匆匆粗此占報。惟爲民社加意。以需異用。不宣。

遺書鄒德顯墓銘 金山之桐林有鄒生夢遇者。初聽予言。未以發。紹熙四年秋。予視旱過其鄉。接遇稍異於曩矣。

冒襄辟疆園宋文選楊簡鄒魯卿墓誌簡爲樂平。首得鄒夢遇簡字之曰元祥。元祥自有覺簡從而藩其澤。樂平縣志夢遇字子祥。以辭賦薦於鄉。爲人孝弟喜怒不形。處事一於義。不可奪。從邑宰楊簡遊。

宋元學案慈湖案慈湖爲樂平以訂顏二字用諸文告、
王琦謂良知良能人皆可爲堯舜無以顏斥慈湖亟改、
自謝不敏王琦字表文樂平人慈湖稱爲直友其門人
鍾季正有慈湖謝過遺墨跋云今之令有慈湖否今之
友有先生否、
又馬樸字季文樂平人主廣昌簿猶子應之字定叟子
燮字敬叔俱受業於慈湖許以有得且曰武城宰得人
矣。
江西通志鍾宏字子虛樂平人從邑宰楊簡遊嘉定進
士官貴溪丞袁甫表諸朝稱其學有淵源實得故閣學
楊簡之傳同邑又有洪簡字子斐以蔭補官知茶陵縣
曹正字性之官永明尉學有自得方溥字成大余元發
字永之以饒賦薦王晉老字子康以蔭入仕篤志於學
皆簡門人。
樂平縣志鄒近仁字魯卿叩道於楊簡程廉字廷本以
經學薦於鄉簡嘗器重之彭椿字春卿以賦薦於鄉簡
稱其樸茂劉九思字得之以易數叩於簡吳埴字仲和
與弟埴俱學於簡埴字仲郊慈湖嘗曰埴敏不踰月而
至埴踰年亦當知德。



樂平縣志甫脫凶荒復大疫簡求疵癘所從起爲禱誅數百言大旨使民自求多福因郡官督征乃援孟子受牛羊牧芻之說以告守不敢罪又行周官禁飲法斥侑飲官婢配之官民無敢犯禮。

遺書誅辭禱災之來惟人自取於大道太和之中起乖戾悖亂之氣薰蒸流注疫癘斯起今茲禱祈衆心一誠可以變禍災爲吉祥

葺樂平主簿廳爲之記。

記云是邑丞簿咸寓蕭寺而簿廳之廢特甚舊有址於縣之東久爲荒墟簿君周正字仁甫質直無所回簡喜於得良友縣東堂幾二十楹請葺而居焉早暮徒步可以相過屬簡記廳壁且追書前官之可考者

十月、裴萬頃任主簿初見長官楊簡拜爲道德師。

四庫全書提要。裘萬頃竹齋詩集三卷、附錄一卷。楊簡
誌其墓以默識稱之。凌迪知姓譜表萬頃字元量、新建人。登淳熙進士、爲樂
平簿、清聲播聞、遷大理司直。
遺書奉檄往哭象山、復會葬。及歸自金溪、留宿本縣仙
樂觀。

象山年譜冬十一月九日葬於貴溪延福鄉朱陵門人
奔哭會葬者以千人。遺書譔祖象山辭代李伯誠譔祭象山文。
案遺書留宿仙樂觀詩云、道士清晨喜告余、昨宵膏露
降濡濡、夜來輿從留山觀、此瑞端呈邑大夫。我聞此言
半疑信、踏破曉光上孤峻、巍然古殿漢天師、木繞丹爐
葉明潤。旁觀復折取、以前連日祥應詎偶然。我之審嘗
甘如飴、是誰執此變化權、據此先生官樂平時有甘露
降之瑞。

五年甲寅五十四歲。

遺書二月、撰王珪節庵記。

記云王珪字玉甫、樂平懷義鄉人。

象山年譜二月十六日、撰象山行狀。

文靖類稿答敬仲書象山行狀洞見表裏其間載子伊川事甚當然鄙意謂此等事未易輕以告人人情欺蔽道心不著不知者徒生矛盾既知之彼自能辨敬仲以爲何如。

絜齋集樓鑰行狀鑰薦士於朝必以公議所與楊簡劉

仲光之流世皆賢之。

宋史高宗紀五年八月丁巳詔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者二人樓鑰攻媿集舉楊簡劉仲光狀准尙書省劄子奏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人二名者右臣伏覩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事楊簡學問深淳操行介潔議論堅正皆有本原愛民之政著於



劇邑。是臣鄉人、素爲畏友、非敢私薦、公論所推。朝請郎、監登聞鼓院劉仲光、粹而能剛、疏通而有立、曾知隆興府、奉新縣、甚有政聲、又有關決之譽。此二人者、實可應通亮公清、不值黨與之選。宋史樓鑰傳字大防、慶元府鄞縣人、累官吏部尙書、謚宣獻。

遺書新饒娥廟碣而記之。

記云饒氏孝女邑人祠而祝之、歷年數百、旱禱而雨、疾禱而安、事禱而應。簡口遷別祠而新之。又聞於帥請奏於朝、求錫命焉。簡忽叨胄學之除、將去邑、邑人請碣而記之。樂平縣志簡教民以孝、弟爲首、新饒娥祠、朔望拜之、曰、吾以教孝。遺書續集祀饒娥、僊聖文簡長斯邑、首訪而知、雖無舊文、當啟新儀、一獻爲禮、神豈需此、昭明孝道、肅示百里、明一統志、饒娥廟在樂平縣東三十里、柳宗元饒娥碑、饒娥、饒人、父醉、漁溺死、娥走哭水上三日不食死。譔孚惠王廟記。



記云樂平之所崇敬旱能致雨禱焉而應靈感著聞遐邇畢趨者曰鳴山之神神之號曰威惠善濟廣祐忠烈王宜刻石昭紀事節

案記不詳年月姑附於饒娥廟後。

曾燿已易序刪訂已易。

案序云先生宰樂平時嘗刪訂已易以年月未詳姑隸於此。

樂平縣志題小甘巖詩。

案遺書作題樂平明巖。又有賀王使君南風詩四章有云幸吾樂平之民兮。上耿泉使生朝雲臺詩十章有云洎陽爲邑實惟所臨。上鄧憲生辰岷源詩十二章有云洎陽爲邑雅早則甚。故維私邑蒙澤亦甚。詩序云樂平令楊簡獻據此知皆宰樂平時作。

本傳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

行狀楊石二人者。大率衆相隨出境外。呼楊先生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僕邁野處類棄送楊簡。遷國子博士。詩楊君解墨綬去。作國子師。邑人千萬戶遮道嬰兒啼。曩歲天苦旱赤地無餘遺。饑殍千百輩上山爭採薇。採薇有時盡。詎能救長饑。慨然願自任。舍我將告誰。昧爽出屢事。日暮忘歸。大家儲陳粟。出糶不敢遲。偷兒紛狗鼠。鋤治如平時。一意手摩撫。如子得母慈。明年麪麥登。比屋無流移。史牒載循吏。於今親見之。我亦受一廬。惜哉輕語離。橋山未訖役。酌餞疏酒卮。聊述路人頌。持作送君詩。遺書舒德彰墓銘。簡爲樂平舒同年之弟。掇字德彰所居。伊邇節朔相過。暨拜博士之命。延簡於其別園而餞焉。

明一統志遺書閣在樂平縣儒學講堂後。宋楊簡嘗爲邑令。既去門人袁公輔提刑江東。肖像藏其遺書於此。蒙齋集樂平慈湖書閣記。書閣之建。邑之令佐謝君溥許君應龍與夫有職於學者舒君益而下凡十有四人。蒼萃先生所著羣書於閣。而率學子日觀習焉。蓋先生嘗宰斯邑矣。邑人沐先生遺化歌思。至今勿忘。故惓惓於其遺書如此。閣既成而甫爲之記。



樂平縣志慈湖書院在長樂坊危素記曰昔楊文元公
 之宰樂平也首倡士民興修學舍闢明心學以崇教化
 未幾民翕然應之歸訟馴服至今號爲詩書之邦向之
 蒙公惠澤者由今觀之皆其高曾祖父矣餘澤在人尙
 感念之不泯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育以哉袁正肅
 提點江東刑獄乃剗書樓於學廟之後入本朝至元十
 九年縣尹翟衡得魏氏之隙地於縣治之東爰築宮其
 上率諸生舍奠焉事聞賜額曰慈湖書院設官如今式
 至正辛巳公之五世從曾孫同翁來爲山長素使過是
 州侯拜謁嗣下同翁求爲之記于惟楊氏學出於陸文
 安公其爲樂平也實朱文公爲浙東常平使者之所薦
 也不知者以爲朱陸異學可勝歎哉今學院有田以養
 學者於其中他日出而仕於時當以是爲師範矣
 案趙偕寶峯集有送楊大章往江西因尋訪先世文元
 公遺書詩當指往樂平遺書閣言也楊寔成化四明志
 芮字大章文元五世孫趙偕字子永慈谿人嘗讀文元
 書恭默自省悉棄舊業尊崇之學者稱寶峯先生烏斯
 道春草齋集芮號小隱

行狀末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紹熙五年宣宗卽位之初

年也。既赴監講乾繇、反復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謂先聖贊易後未之聞也。御筆遵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順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深恨上行而下未效、羣臣衰服之餘、常服則紫緋綠、大非禮。虜人曩日嘗歎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仿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之、破羣臣非禮久例、亦當溥及四夷、心悅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爲萬世法歟。

案宋史、高宗紀八月丁巳、詔舉通亮公清樓宣獻薦之。十一月、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先生始



上奏。據此。則博士之召。當在八月後。十一月前也。

周密齊東野語。趙汝愚拜右相。以朱子有重名。遂自長

沙召入。為侍制。侍經筵。及收召李祥。楊簡。呂祖儉等。道

學諸君子。

宋史。趙汝愚傳。字子直。居饒之餘干縣。擢進士第一。召

試館職。甯宗立。命為光祿大夫。右丞相。

文靖類藁。璘答國博敬仲書。

書云。壽皇崩。棄憂戚之懷。正如來論。公庭不能盡哀。退

與諸生坐哭。明倫堂下。當是時事。方岌岌。後雖少定。然

傳聞猶伴。與吾友入中朝。與諸公數入否。集賢果相敬

信。得展盡底蘊否。璘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鄧夢真。汪

行簡。戴泳。皆有啟發。可進。但頽風未易返。敬仲為國子

師。如何。端居靜念。有治己之道。無治人之法。我若無虧。

隨處皆應。一或自蔽。萬語悉空。璘日來灼見此弊。不敢

不勉。更望見教。

璘壽皇孝宗崩。於六月戊辰。先生任博士。後當有書致

文靖。文靖答之如此。

遺書續集。冬抵臨安。祫享。

祭文云簡進德未純未能寡過叨蒙新命備數學官。茲豈簡之所自致實惟上世之遺訓未泯敢不敬之承之。禮曰大夫士有省於其君則於祿及其高祖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簡既告於小宗謹以清酌庶羞用薦祿。慶元元年乙卯五十五歲。

遺書正月記內訟齋。

記云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今見其人矣。先公有焉。仲兄有焉。簡親見先公自悔自怨至於泣下。至於自拳。仲兄嘗告簡曰吾今而後知古訓所謂內自訟者。予有過實自訟。是以內訟名齋。亦如今國學有齋曰自訟。有太過實自訟。是以前內訟名齋。亦如今國學有起恭謹發其義書於行在所。仙林寺之北官舍。承奉墓碣殘石。庭顯次子篆。案遺書張秉信墓銘有云簡得之先兄和仲。和仲當是篆之字。雍正慈谿縣志篆字醅仲。號訟齋。呂祖儉游候濤山記史丞相館賓楊希度名篆。家於慈溪。則篆又字希度也。



〔本傳〕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宮。

〔宋史〕甯宗紀二月戊寅、以右正言李沐言罷趙汝愚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三月甲寅、國子監祭酒李祥、博學士楊簡以黨趙汝愚罷。又趙汝愚傳、韓侂胄欲逐汝愚、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爲正言。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辭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監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艱、身滅族之旤、奉太皇太后

命、胡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黹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之何？楊簡亦以爲言。李沐劾祥簡罷之。行狀：趙汝愚斥李祥抗章辨之。先生案學館舊事，請列劄，不許。告同列人相顧語難。先生曰：「拚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善，至被不睦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汝愚往矣，不當復來。今日之言，不爲汝愚發，爲義而發。未幾亦遭斥。諸生復激於義，爲先生辨，又斥之。一時端士正人例誣以僞，痛黜逐，埽地不留根株，而其旣滔滔矣。正人例誣以僞，痛黜宋無名氏慶元黨禁。二月二十八日甲申，楊簡上疏留汝愚。李沐又劾之。續資治通鑑：宋甯宗紀四月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六人上書言：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卽遭愚中、外咨憤。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卽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疏上，詔宏中等悉送五百里外編管。時號爲六君子。判疏上，詔宏中等悉送五百里外編管。時號爲六君子。俞文豹吹歛錄：外集侍郎劉珪請置僞學逆黨籍，宰執



四人待制以上十三人。餘官則楊簡等三十一人。
 宋史李祥傳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遷國子司業。趙汝愚
 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除直龍圖閣。謚肅簡。
 又章穎傳字茂獻。臨江軍人。官禮部尚書。升侍讀。謚文
 肅。
 通鑑輯覽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周端朝。字子靜。溫州
 人。張道。字用叟。福州人。林仲麟。字景冲。福州人。蔣傳。字
 象夫。信州人。徐範。字彝父。福州侯官人。
 二年丙辰五十六歲

遺書王子庸請書。

書云錢塘王子庸。予爲浙西撫屬時已識其人。予得罪
 去國。將行。子庸請益。慶元二年三月朔。書於江皋旅次。
 行狀先生歸自胄監。家食者十四載。

遺書張渭叔墓銘。越之新昌張渭。字渭叔。簡之爲國子
 博士。以言事罷歸。韓侂胄方用事。時論誣善類曰。僞學
 舉子文。字由是大發。不敢爲禮義之言。如簡見爲僞學
 之尤者。而渭叔不遠數百里。與其兄弟皆至。願握衣焉。

從容累月、未嘗及舉子事業、簡於是信其人。與之語、無他說、大旨惟本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渭叔領會無疑。

宋元學案慈湖案渭弟汾、字清叔。
案宋史甯宗紀、禁用偽學之黨、在是年八月。

遣書記啓齋。

記云恪請以啓名齋、又請書其說、立秋日書於西嶼竹房。

行狀恪承務郎、沿海制置司准備差遣。
宋元學案慈湖案恪字叔謹號啓齋。

八月、誤東山賦。

案遣書又有廣居賦、南園賦、蛙樂賦、月賦、心畫賦。賦中多自稱西嶼楊子、當皆里居時作、要莫定其年月也。廣齋集跋慈湖先生廣居賦、慈湖先生既作廣居賦、廣居之室、後轉而之他、先生之猶子叔正、能復其故物、端平三年夏、屏處山樊、叔正過余、求紀其事、且曰、更爲我敷暢廣居之旨、余不得辭、設客問以見意。

王梓材慈湖從祀錄叙正疑名惟。

十一月十三日過庭書訓付恪。

記連理瑞。

記云慶元二年仲冬之月伯兄命主持蔬莖連理以示
簡日後睦所產亦異哉簡受而諦視駭而曰未之見也
果異矣作詩以呈曰弟兄和氣與天通連理蔬莖瑞鬱
蔥造化神機非遠近不當言異又言同伯兄喜持詩以
示仲兄低而又曰弟亦知復有籬楊連理之異乎殊本
而同枝於是恪曰慈亦連理悔曰嘗見之誠異乎常果
駢蒂比實者未之見連實混然者簡又省伯兄嘗攜簡
手徐行東岡視橘實其狀與悔之所見同簡退而念吾
家一年而有連理之瑞四趾儒者罕言祥瑞嘉禾作書
古聖不廢追惟先公實德義訓所以啟佑後人深入潛
化往歲鄉里以清藩蒙賚舉子蠶蠹詭冒所至而是而
吾家寂然二弟羣姪勢便力可願視之若無不惟不作
於其事而亦不動於其心此雖常德細行不足爲言而
俗衰風靡吾家遂爲砥柱簡竊自喜先公流化之效至



信藏

是而益著、又念伯兄忠信天成、進德於內而世莫知、簡
每自言曰、兄真三代人物也。仲兄文雅灑然而深得復
卦之旨、於方寸之中、作圖記過、人皆恥於聞過、兄願自
白其過。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而兄
安而行之、猗與盛矣。叔弟機仲、用改過之力於內而人
未之知、又其聞鐘發省、自此吐論超越、季弟行仲、孝友
篤至、訥於外而敏於中、內心發光、不可致詰。諸子雍雍、
羣孫濟濟、雖入德先後之序不齊、不可枚數、而其大較
質而不浮、從容乎先公道化之中、則同茲嘉祥來集、不
可外索。祥不可恃、所恃惟德。德不可怠、惟勤惟精。此簡
所以不敢荒而亦先訓之本旨也。厥明書於竹。
案承奉墓、殘石、庭顯長子籌、次策、三即先生、四權、五
箴、當即機仲、六籍、當即文仲、悔當是篆之子、圭則籌之
孫也。

遺書續集 誌趙師邦妻陳夫人墓。

誌云、共甫夫人陳氏、以慶元二年九月乙丑卒於鄞之
官舍。既踰月、共甫以告四明楊簡、將以其柩歸。十二月
王申、葬於臨海、屬銘其墓。
攻媿集趙明道墓誌、師邦字共甫、台州人、起家科目、以

修職郎主簿。

遺書遺奠呂子約。

奠辭承議郎楊簡謹遣致一奠之禮於呂兄子約寺丞哀哀子約我心則同。學問雖略異我心則同。所同者何其好善同見義忘利同。同學不以日而以心同。子約誠意篤志深知乎簡之心。簡諉于約敬于約不以利奪其義之胸中夫是以承。訃望哭如對清明之神雅正之容病質莫奔緘辭寫衷。中間離合如風轉蓬不復多述惟哭前同。

宋史呂祖儉傳帝宗即位韓侂冑用事李沐論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未至如言者所云貶韶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

續資治通鑑宋甯宗紀慶元二年七月戊子量徙流入呂祖儉等於內地。祖儉流高安尋卒。

案奠辭當作於是年。

三年丁巳五十七歲。



信藏

遺書取曾子之書參古本而釐正之釋其疑義四月序。

遺書續集邑人求譔春秋祀董孝君辭。

董華鈞純德編慶元二年邑令朱堂重新祠宇楊慈湖先生代撰祭文云維慶元二年三月三日慈谿縣令朱堂率僚屬致祭漢董孝子云。

案先生於慶元二年三月朔日有江皋旅次書而純德編謂是文卽作於是月三日誤也寶慶四明志慶元二年令朱堂增修孝子祠堂與邑之士夫上巳重陽行三年令朱堂增修孝子祠堂與邑之士夫上巳重陽行三年獻禮文或作於是年九月今慈谿縣徐家巷張孝子祠有漢董孝子碣銘殘石其碑陰云本祠士夫舉行春秋祀典再自朱令君始慶元丁巳重九縣令朱堂主祀丁巳實爲三年文當作於其時而寶慶志云朱堂慶元元年十一月任三年二月丁母憂是三年九月已去任矣今據石刻姑列於此。

寶慶四明志唐崔殷撰董孝子廟記云黯後漢人孝行著於鄉邑相帝召拜郎中不赴又董孝子純德君廟縣東北一里建炎間縣令林叔豹建。

四年戊午五十八歲。

遺書續集二月甲申會從姪孺人盧氏葬於鄞縣桃源鄉西山萬院誌從舅翰林醫痊臧賓卿墓。

誌云簡外王父臧師文以文行升上舍貢禮部其兄師顏翰朴醫候累贈從義郎從義仲子賓卿字雲叟補醫學果轉至醫痊賜五品服隆興五年卒娶盧氏紹興十一年卒再娶盧氏女弟慶元三年十一月卒明年二月甲申合葬焉從表兄某屬銘其墓。

五年己未五十九歲。

遺書奠舒元質。

奠辭承議郎楊簡謹奠致於故友人元質舒兄通判嗚呼已矣簡獨念不獲與元質俱終其學俱進其發憤忘食之篤念嗚呼已矣元質享簡之奠元質之心惟簡知之。



儲藏

〔文靖類稿〕誌舒元質墓。

誌云九月二十九日舒元質卒。訃聞奔奠於其廬哭盡哀而反。十二月望厥子卜兆於嵩溪里公案山使以窆。期告乃序而銘之。又璘遷宜州通判拜命便歸未果行卒。璘子五人三日銑簡女女焉。

六年庚申六十歲。

〔本傳〕主管崇道觀再任朝奉郎。

〔案〕行狀轉朝奉郎無年月。據遺書四年誤翰林臧公墓銘結銜稱承議郎五年奠舒元質辭署銜亦稱承議郎。宋史職官志祠祿之官以三十月爲任再任則六十月。先生以慶元元年奉祠歸至是年則再任滿矣其轉朝奉郎當在是年。

嘉泰元年辛酉六十一歲。



〔石魚偶記〕十一月九日清晨忽覺。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知也。二子之言仁、異乎孔子之言仁矣。十一日未昧爽、又忽醒。孔子之言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必繼之以勇者、不懼、何也。知及之、仁能守之、知知道仁者、常覺、常清明之謂然。而亦有常清明日用變化不動、忽臨白刃鼎鑊、猶未能寂然不動者、此猶未可言得道之全。故必終繼之以勇者、不懼。

二年壬戌六十二歲。

〔遺書續集〕祖奠馮氏姊。

與辭從父弟簡謹致奠於亡姊百十九安人憶昔世父合居武康請姊俱長簡輩幼行男女則別同堂對房旦肅揖歲時奉觴姊雖有行歸甯則常獲依居春深愛長日月如車較俱焉鬢霜三千數里家道衰羸昨問姊疾姊猶爲興夫何遽然棄諸孤以行姊七十歲亦六十二一哭遂疾作踰月未平遽告厥期力扶而來哀不勝矣搏哭忍痛執奠涕滂。

三年癸亥六十三歲。

遺書嘉泰昭陽大淵獻築室董孝君祠之西下有湖焉。簡曰溪以董君慈孝而得名縣又以是名則是湖宜亦以慈名。

行狀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者於熙光詠春之閒而啟迪之。春草齋集周皓齋墓銘楊夫子舊業面湖際山東西有熙光詠春之門其流風餘韻可想見。



雍正慈谿縣志慈北有談妙澗南流入湖野航橋跨其上楊文元公有澗水簷旁談妙理之句因以爲名。徐北昂四明談助慈湖宅旁有談妙澗連理圖。案家齋集題慈雲閣詩不見慈湖二十年憂心如醉復如顛我來忽見慈雲閣恍若慈湖現我前今不知其處鄭辰句章撫巡云在鶴皋定水寺中。

遺書譔先聖大訓。

四庫全書提要錢時譔簡行狀築室德潤湖上始取先聖大訓問見諸襍說中者刊僞別誣萃成六卷而爲解卽此書也。

四年甲子六十四歲。

遺書續集譔安康太夫人奠辭。

奠辭具位楊簡謹奉奠於故安康郡太夫人祖筵曰夫人淑德懿行某夙昔而不得備知而辱在州里又辱知於向書因向書而獲修登堂再拜之敬望見掄翟之光退而得諸親知又向書嘗道其燕待之言確乎不動於

勢利。今又獲尙書所狀行實、啟讀益、視其所未知。攻媿集安康郡在太夫人行狀在氏諱慧字正柔鄞人。嘉泰四年正月癸酉以疾薨於晝錦坊。

案安康爲尙書樓宣獻母。

遺書春記昌國州申義堂。
大德昌國州志嘉泰三年東陽葛容夫洪爲昌國令建縣庠之講堂名曰申義。越明年春容夫訪慈湖先生於慈溪石魚語及邑學曰名學之堂以申義願申之先生爲記其後。

戴良鄞遊集沈明大墓誌沈文彪以奧學峻行與楊文元爲忘年交嘗別築亭館招文元講道其中命子民獻壻劉厚南執經座下。

句章撫逸沈文彪其先吳興人遠祖陵吳越王時官四明遂家焉自號清遐居士嘗築亭館石魚之麓名曰槃隱招文元講道其中。
案此不著年月據申義堂記先生以是年居石魚因列

於此。

宋雍正慈谿縣志石魚山在縣西三里。有石如魚形。今山麓有靈巖庵。相傳爲石魚樓舊址。石魚偶記一書當著於此。遺書登石魚樓詩三首。當亦是時作。成化四明志劉厚南字子固。慈谿人。嘉定五年進士官至知台州。朝請大夫。

本傳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言罷主管仙都觀。

行狀權發遣全州將陞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羣居於此。覆地以之。此道則天地之開闢而日月是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於此。天地之開闢而日月是以此明。四時以此行。此道則此亂得此於天。地之開闢而日月是以此明。四時以此行。道則害此。亂得此於天。地之開闢而日月是以此明。四時以此行。故治日少。亂日多。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裸之以霸意。意不可後起。況大起乎。起道惟起意。則失之。孔子曰。毋差起。權術心焉。則差作惡焉。凡有不安於心焉。則皆差。臣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更。



自規模。此卽三王之道。卽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於漢唐
則戰上帝以爲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心地之。」大德曰：「生。」上
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
猶未盡離。苟至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心
之。心也哉。必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倒戈。
矣。是爲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有所不爲。」公羊九世復讎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
下成湯武事業。又軍帥尅剝諸軍怨讟。溢於聽聞。陛下
亟罷尅剝之帥。擇川不以官職爲意。不受私謁。之人則
三軍之鼓舞。士氣百倍。更得元帥大賢大智。習知將略。
者。訓治諸軍。數年後。庶其可用。廷議方易。爾搖邊瑣口。
語籍籍莫敢遏其端。萌故先生。願懇陳之。刀筆小吏。孤
風弄威福。冒節鉞。張甚。先生趨脩門。聞慙修尺牘。答
曰：「我無是也。」未及對。論罷。自後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語
若合符。識者恨先生言。扼不上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
軍仙都觀。

遺書續集焚黃祝文考贈朝散郎妣贈安人告廟更題

神主。

冥馮氏妹。

冥薛兄朝散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簡祇奉祖冥於亡妹百念入娘子篋自總角以至於六十不知吾妹性質靈明比偕甥輩暫寓於吾室之西偏間得款話次姑知靈覺天然萬古辭儷方謂嫂婦輩朝夕伊邇德意德言具有薰漬天胡奪吾妹之遽。慟哭不勝再慟莫繼疾作累日中既復常僅能朔哭。今復甚病食損十九。爾瘖甚。親告以翼日。惟荒就道不可遠送。忍哀寫此。案承奉墓碣殘石。庭顯三女。次適馮家。先當卽其妹。遺書知案。亭記馮甥恭叔作小樓臨水。請因水爲銘。銘之曰知案。又馮甥請書屏。恭叔未知卽象先子。

家記四子日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說者曰黨偏也簡年六十四始省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

開禧元年乙丑六十五歲。

象山集六月乙卯序象山集。

象山年譜開禧元年象山長子持之伯微編道文爲二

十入卷外集六卷楊簡序。

鄞遊集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陸文安公之學由中

庸尊德性而入故其用功不以循序爲階梯而以悟入

爲究竟所謂傳心之學是己斯學也江右諸公多得其

傳浙江之士傳之得其宗者惟楊文元公文元官富陽

時獲見文安立談之頃卽領道要故其所就卓卓視文

安有光文安此帖有家之興替在德義不在富貴之語

蓋亦心學之所發耳文元書之以自厲且署門人楊簡

於後非有得於心學之傳者若是乎夫文安之學聖人

之學也韓子謂求觀聖人者必自孟子始予亦謂求觀

文安者必自文元始。

二年丙寅六十六歲。

遺書續集祖奠姪婦舒氏。

奠辭叔舅簡致祭於亡姪婦舒氏婦西美之子來相姪
擇近擇有覺轉以告婦迺克領會且曰特以分嚴有願

陳於叔舅之前、當益有啟明之意。疾革、又覺。^⑧
宋元學案廣平定川案舒璠、字西美、鄉貢進士、學於象山。按舒璠之弟。

孫應時燭湖集附編撰孫季和壙志。

誌云孫燭湖先生應時、字季和、越之餘姚人。簡與季和承學於象山陸先生、季和由是信此心本善。方相與講切進德、而開禧二年二月甲戌卒、壽五十三。冬十二月庚申、葬於龍泉鄉。
浙水舊聞孫燭湖讀書處曰時齋、慈湖嘗爲之記。

遺書家記二簡自以爲能稽衆舍己從人矣。每見他人多自用、簡不敢自用。一日、偶觀大禹謨、知舜以克艱稽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是、是謂己不能也。三復斯言、不勝歎息。時簡年六十有六、平時讀



大禹謨未省及此。

遺書代馮似宗撰壽樓文昌詩。

序云壽宮使閤學樓公表弟馮某作是詩以獻。

案絜齋集樓鑰行狀錦官吏部尚書嘉定六年卒年七十七。據此逆推則開禧二年年七十時鑰奉祠家居詩當作於是年。

宋元學案慈湖案馮興宗字振甫慈谿人慈湖高弟從弟國壽亦師事慈湖時號二馮王梓材曰馮似宗未知卽國壽。

案攻媿集有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則似宗仁叟皆與宣獻爲表兄弟當是一家人也。

三年丁卯六十七歲。

遺書續編誌孫孝子之翰墓。

誌云慈溪之金川雞鳴山孫孝子文舉名之翰母疾病且革文舉刲體取肝爲粥以進越夕迺底於甯文舉以

嘉泰二年壬戌六月庚寅卒年六十六。開禧三年三月壬寅葬於五磊山。

攻媿集林碩墓誌銘四明善士林碩卒楊敬仲識其壙。

誌云碩字興祖開禧二年十一月七日卒年七十有四。力學而不見於用言議亦無以表暴於外躬行於家里問敬之其亡也。弔者盡哀明年三月丙申葬於鄞縣通遠鄉金谷里。

宋濂文憲集葉秀發傳字茂叔金華人慶元丙辰進士。

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服除轉慶元府教授時鉅儒。

樓鑰史彌鞏婁防鄭性之楊簡袁燮皆器重秀發與之。

交而於簡問難尤切。簡自謂有所啟發得邊詹顧葉爲。

喜葉蓋指秀發也。累官知高郵軍學者稱南坡先生。

案南坡官教授與先生交年月無攷當在嘉泰開禧間。

姑附於此。

又案邊名貫不詳詹當指阜民象山集阜民字子南遂。

安人學於文安槐堂學案子南所言漸近頓悟絕類慈。

湖語顧當指平甫陳淳北溪集與黃寅仲書平甫資質。

莊靜叩其所學乃詹楊庚傳授欲因其偏而爲之救絕。

口不出一言累。



慈湖先生年譜卷一終

馮善長

王兼三

校字

校記

①詣姊：當作「諸姊」，見楊簡《慈湖遺書》卷一八《祖奠馮氏姊辭》。按，本譜紹興三十一年條引陸九淵《象山集》語「詣生」，亦當作「諸生」。

②面：當作「而」，見右引書卷一六《家記十》。

③古籍：當作「占籍」，見《慈湖遺書》附錄錢時《慈湖行狀》。

④大史：當爲「宋史」之訛誤。

⑤絲：當作「絕」，見薛季宣《浪語集》卷二五《抵楊敬仲簡》。

⑥閣上：當作「閣上」，見錢時《慈湖行狀》。

⑦下：當作「不」，見右引書。

⑧師專爲：當作「師事焉」，見右引書。

⑨葉紹聞：當作「葉紹翁」。

⑩提刑點獄：當作「提點刑獄」。

⑪紹興二十六年：當作「紹興三十二年」，見《宋史》卷三二《高宗紀》、卷三三《孝宗紀》。按，自紹興三十二年至淳熙十四年，正好爲二十六年，與本條所述合。

⑫「哀」下當脫「哉」字。

⑬奏：當作「奉」，見樓鑰《攻媿集》卷三一《舉楊簡劉仲光狀》。



⑭燕待：當作「燕侍」，見《慈湖遺書》卷一八《莫安康郡太夫人辭》。

⑮四更：當作「四夷」，見錢時《慈湖行狀》。

⑯北帝：當作「上帝」，見右引書。

⑰姑：當作「始」，見《慈湖遺書》卷一八《莫馮氏妹詞》。

⑱「覺」字下有脫文。據右引書《祖奠侄婦舒氏》，當有：「截不□□。於乎哀哉，於乎善哉。懌復告某，婦秉禮嚴，默乎先聖。於乎，侄婦有至德善行如此，叔舅未之知，乃今知之，而遂隔幽明。於乎哀哉。叔舅朽質，新年六十有六，不可冒寒風，酌奠以別，辭噎莫繼。哀哉哀哉，哀哉哀哉。」應補入。

慈湖先生年譜卷二

後學同邑

馮可鏞

葉意深

輯

嘉定元年戊辰六十八歲。

遣書久旱得雨詩呈張令君。

遣書滿水巖禱雨詩片戊辰之夏天久不雨農嗟失時
孰不徬徨邑人余崇因幹到縣石臺鄉過一老人曰此
地龍潭靈甚名湍水巖居士胡不祈於此崇回視問老
人已不復見其神矣繼到湍巖果是聖迹禱而歸告於
邑之士庶邑令張君聞之齋宿同詣潭所化龍隨見甘
雨沛然吾邑無不種之畝崇號龍巖居士一力經營刻
立碑記裝飾神像龍天感應歲斯上熟不可不記
寶慶四明志慈溪令張義和開禧二年十二月任嘉定
二年十二月滿替。



估藏

遺書續集坊錄門人曾熠刊已易孔子閒居解。六月六日、趙彥懷書後。十月六日、又書。十一月、曾熠書後。

錄云。曾熠得已易思錄諸版。吉水縣丞趙彥懷轉致於先生。四月二十三日、先生復熠書云。已易閒居解並收已。

徐象梅兩浙名賢錄。趙彥懷字元道、餘姚人。宗室、受蔭官。復登進士第。吉水丞、累官吏部尙書。壯歲從揚簡游、重修象山精舍、刻慈湖遺書。

遺書遺奠徐子宜。

與辭別去。辭色惟十五年、謂當合并、繼以計傳。道阻且長、而遽永寂、哭以遺奠。匪邇匪遠。

宋史徐誼傳。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知隆興府。謚忠文。

水心集徐誼墓誌。嘉定元年七月朔卒。年六十六。

誌舒德彰墓碣

又云德彰子綸以訃告。卒之日嘉定元年季春己丑葬之日是年十一月甲辰墓在饒娥廟家右。

本傳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祕書郎、轉朝請郎、遷祕書省、普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爲之涕泣。

行武上願精更化、首訪耆德、除祕書郎、遷著作佐郎、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於上、輒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之內、外有餓奪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沈子若女於江者乎。都城之東有婦同男姑之窘、請醫身助給姑、聞之自經死、男姑及夫俱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又自死、婦以男姑及夫俱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輦轂之下、而致此極、又況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其屍陛下爲民父母、而有此羣臣之罪也。望陛下急詔大臣、集羣臣詳議、內外多少財賦、陷沒於賊吏之手、多少財賦、徒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科舉、取浮薄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諸軍



虛籍不知其幾。以虛籍之費濟饑民。何爲不可。聞淮民之饑者。欲渡江。郡守遏之。結怨饑民。是激之使爲亂。又聞賑濟官以囑取中上司。累累查不報。昏繆若此。而朝廷未聞黜陟。臣大懼養寇危社稷也。又奏。今之守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詞訟反是爲非。反非爲是。飲恨含怨。無所告訴。二稅已納。者復追伏。則囚則紆訊。或舉債。或鬻產。甚者鬻妻賣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旱蝗。郡守不肖。蠲稅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在外官司。以汙爲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千緡。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子生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今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凶妄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爲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論。臣自知學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屬。先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旣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此其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祥非其人。并



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虛文。
 則舍惡從善，舍偽從實，吏姦頓掃，民悅財豐矣。自此因
 保甲漸修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姻，書其敬敏任
 恤，書其德行道藝，興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
 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
 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復乎古先聖王之訓典，未踐修
 乎詩書禮樂之實德，則齊諸軍，不過射刺擊戰耳。今
 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
 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惡者潛化，祈天永命，羣
 國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殷司十三軍大盛，宜祈小年，益
 以司馬餘卒以備三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患。三劄，恫
 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餼民相食處，蹙額久之。人爭傳
 誦，流入北境，見者輒雪涕舉手曰：「此江南獨夫子也。」
 案行狀：二年早蝗，先生上封事云：「臣臘月三劄所陳，皆
 弭災厲消禍愛之道。又二年九月，明堂禮成，詩云：『去臘
 陳三劄。』據此，則三劄皆屬是年十二月上。」
 西山集慈湖行狀跋：嘉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德秀
 備數館職，始獲從之遊。

西山集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庭。
案對越中案注西山戊辰爲太學博士己巳爲校書郎庚午爲秘書郎此三年開先生與西山蓋同在著庭也。宋史真德秀傳字景元後更字希元浦城人登慶元進士第嘉定初遷博士累官起居舍人端平二年拜參知政事諡曰文。

宋史楊輔傳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乃復以爲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年財抵建康復引咎不前上召輔益堅乃之鎮江俟命著作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

宋史甯宗紀開禧三年三月庚子詔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安丙爲副四月丁卯召輔詣行在。續資治通鑑宋甯宗紀開禧三年四月召楊輔還以吳玠爲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異召輔還闕輔

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案先生爲著作佐郎在嘉定元年。召楊輔在開禧三年。畢氏併事書之。據輔傳則召輔在開禧三年。至嘉定元年。輔始抵建康。時先生已起爲著作佐郎。

遺書銘宋母墓。

文云。宋母者嚴陵王氏。歸金華柳守宋子華之。子沆三十而寡。長子性纔十有二次。林字修叔。生五歲。開禧三年十二月己巳卒。壽七十。有四。嘉定改元十二月壬申。葬隆興之新建縣白鷺嶺。旣葬始爲之銘。

遺書續集受誥告廟。

文云。介曾孫朝請郎行祕書郎簡昨准上旨。除前職。今茲拜誥命。又考功增秩。皆前世積善流光。

遺書日本國僧俊苾求書。

書云。日本後苾律師請言於宋朝著庭楊子。楊子舉聖人之言而告之。



文稱著庭楊子故隸於是年。

奠高處約。

奠辭同舍弟朝請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楊簡奉奠於故同舍兄處約高公運幹哀哀處約盛廨近在關外而自坤徂艮亦既數里不知處約有疾作近暮俄承訃於邑子念卽奔訃而輜卒已散去度再集不可往返哀哀處約簡與處約同齋舍又同州里簡被命此來甚久不知處約官於此納謁既晚嗣勤報訪自是一獲再奉周旋而處約遽至於此哀哀處約幽明判矣德性虛靈曩豈生今豈死一奠告哀斯哀至矣。

案奠辭不著年月據先生署銜定爲是時作。

二年己巳六十九歲。

遺書三月譔著庭記。

咸淳臨安志著作之庭在道山堂後胡詮書扁有著作佐楊簡贊孔子語。

〔本傳〕詔以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

〔宋史〕甯宗起五月己未、以旱詔羣臣上封事。行狀二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封事、臣聞旱者灾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爲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厲。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連年旱蝗、雖或由軍興殺戮及流移死者多、而其餘人事亦大有乖厲。郡縣官所至賑恤、怨譟充塞、豈不感動天地而爲旱蝗。近者凶人謀爲大逆、天佑宗社、幸卽敗獲、乃官司多非其人、而無德教、時文取士、不考實行、故放僻姦邪之風盛、豈不感動天地而爲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精禱於宮中、又分命備於羣神、略降雨澤、未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臘月三劄所陳、皆弭災厲消禍變之道、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公達、小宗伯章公穎、咸相敬禮、願親接聞、誨言。汪牒兼考功郎官、江西隱士吳姓者、潛司申請證。先生案吳有云、安社稷而以庭幃在念、不



知爲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既違先王訓，且
啟誘人，使不念其親。又其子觀先儒語，亂臣十人問太
姒爲誰。吳曰：武王母。曰：何故？母亦爲臣。答曰：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其子曰：是尊無二上之意乎？吳以是奇之。竊
惟不有婦人焉，當是武王后，使臣母之說行，是驅天下人
子不母其母，不孝則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大亂，胥而爲
夷狄，爲禽獸，難議諡。章亦牒兼本部郎官。先生舉賢不
可梯級，取實知其人，卽自舉之。刻章既上，然後取部示
牒，照所舉者。嘗曰：爲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
人，且又刻章付之，使自上，此何理乎？西府爲親故，問京
狀，先生難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氏某，未審燭當
路，原善先生者，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
有言，卽敗乃事矣。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並兼職如舊。
案宋史：甯宗紀嘉定二年五月戊戌，借補武訓郎羅日
愿謀爲變，伏誅。先生奏中近者凶人謀爲大逆，云云。當
指此事。

宋史汪應辰傳：應辰信州玉山人。子達，繼登進士第，仕
至吏部尙書、端明殿學士。

延祐四明志：史彌忠監文思院門，楊文元公署薦剡曰：

質直而方、遜德無競。宰廬陵。

宋元學憲慈湖案彌忠、號自齋、鄞人、第進士、以慈湖薦、宰廬陵、成化四明志史彌忠、字良叔、官鄞州、咸寧尉、麻

宰廬陵、有能名。

案先生署薦剡、當在是年、官考功郎時。

遺書八月書參前二字、又記。
記云：子張問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夫所見者何也？言而忠信、直實無他、無意也、無說也、行而篤敬、無或敢慢敬而已矣。無意也、無說也、此無意無說之妙、虛明純白。曾子曰：「皜皜即文王不識不知、即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即孔子曰：『純德孔明。』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易曰：『光大大曰輝。』光曰：『光明。』書亦曰：『光。』皆謂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不照、知所謂見者見此也。此見非思非爲、動意焉則支、則離、則放、逸則怠荒、則僞、則欺、不動乎意、則日用乎庸、以此事親、事親純白、以此事君、事君純白、利害愈明、是非愈白。大哉聖言、簡深感聖人、所以指誨學者如此切、的著明、故奉同舍之命而書。



九月明堂禮成獻詩未上。

序云嘉定二年秋九月辛丑皇帝祀上帝於明堂禮成館職祇承舊比作詩以奏忠朝請郎祕書省著作郎兼權兵部郎官臣楊簡上進後不上。
宋史高宗紀九月辛丑合祭天地於明堂太赦。
案遺書和陳大著追九日之集詩七八句云憑欄相與謀荒政第一言無異歲饑陳大著名無考意同官著作郎者詩當作於其時又有送章大著出守衡陽詩云濟濟眾賢俱徐徐五馬驅中司親雁序南嶽佩魚符玩詩意亦當時送同官而作。

十月撰昭融記。

記云循理鄭同舍命簡銘其所居之室併屬記其說簡銘之曰昭融取諸既醉之詩昭明有融陽月書。

十二月記達庵。

記云慈湖楊簡一日訪達庵趙仲禮從容語及進德之序自謂幼侍嚴君朝夕翼翼惟謹不知歲月之流久而

有樂融融怡怡則於今不知始終也。簡曰名庵曰達斯其所以爲達也。仲禮言庵依祖塋羣峯拱翠壽親大觀又時節展墓策杖周旋足倦則憩於亭扶侍先後善哉變化之妙至於此。仲禮屢屬爲記。簡於除夜之前一日謹記。

銘鄒魯卿墓。

〔文〕云簡爲樂平魯鄉來訪道與語良久忽覺厥後數款語益信其果覺嘉定二年春至行都又從容累日歸未幾而疾作仲夏癸卯召子曾與語言訖而瞑。

三年庚午七十歲。

遺書正月銘張渭叔墓。

〔文〕云渭叔年僅三十七而不祿實嘉定元年二月望日以庚午正月戊戌葬於其鄉之董隄渭叔父汝弼簡嘗銘其墓今又銘渭叔。



遺書續集二月伯兄籌卒謚封志。

志云籌字伯明晚而頓覺嘉定三年二月庚申卒壽七十有八。口月甲申葬於慈溪縣石臺鄉之王隄。

本傳入對答問往復滿過八刻上日送久之兼國史院

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行狀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者爲前班上眷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爲虛明汎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信有此大道又聖性湛然無所嗜好嗜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溷淆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故下民怨



資聚爲羣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撓之人、巡
行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先臣范仲淹富弼亦言、委路
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其政、者就與陞
擢。臣深念時務莫先於擇賢。久任所任、既賢則餘不肖
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
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
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
心、致疑而決策不同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
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
凡遠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家河事不
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所於今日矣。先生曩日嘗
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道、先生謂定無用學。
貳之色。尚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
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何勿起意而已。先
生贊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且復奏陛
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先生曰、如此問、賢否是非
已。慙慙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問、則天下幸
甚。問答往復、瀟過八刻。先生出。上曰、送久之。兼國史院
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稿。年之舊、謂孔
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

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司馬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遷不知道，故敢頓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於天下。簡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
四朝聞見錄：慈湖爲館職，同列率多譏玩之，亦有見其誠實而不忍欺之者。

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

行狀：先生凡兩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行，遂力求去，得溫州。

遺書：七月，記詠春堂。

記云：恪請書詠春以銘堂，又請敷明其旨。他日，恪又請銘其堂之東房曰時齋，請銘其西房曰勿齋，又請銘其東院曰熙光，其左曰昭融，其右曰修永，又其別室曰喜哉，曰止所。三年，敦胖相月，書於慈湖。

案：尾云書於慈湖，蓋當得溫州後，暫假歸時也。

案：遺書送子之官文，汝旣於道有覺，又嗜欲淡薄，不以生死爲畏，甚不易得。皋陶猶曰兢兢業業，汝切宜克艱以守中庸，敬之敬之云云。此文當是之官，沿海置制司。

差遺時作不詳年月始塋於此。

遺書半亭高祖墓記 奠拜半亭高祖考墓。

記云簡高祖考九府君諱倫居於明州今爲慶元府奉化縣之忠義鄉半亭歿而葬焉四子伯與季及其子孫多環而居之叔子無嗣仲子諱宗輔卽簡之曾祖考獨徙而居鄞故曾伯祖考及曾叔祖考之子孫從而徙者亦間有。暨先大夫始又自鄞而徙慈溪先大夫乾道中嘗命仲兄爰九府君墓刻石爲望屋其門今門圯北赴東嘉興拜墓下思復修興新俸無幾方坎坎。

本傳 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

行狀 先生每歎風俗之壞自上啟周禁羣飲至執至殺。後世雖甚不善尙賜酺有時不縱爲羣飲事倡優下賤。人道所不齒顧貨視之以媒飲者治容列肆導淫鈞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到郡之明日妓羣賀卽戒之具狀來。衆亦未論也至則皆判從良去矣。異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束皇皇不能以朝暮至是寂無一迹。厯



縣庭獨首移文罷妓籍。首訪賢者禮致之。示表率。首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記。效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願與士大夫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舞。載路如脫。湯鼎濯清波。如從寒谷。中生春矣。詞訴類局。於日分難。遑達先生架。大鐸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卽引問。立剖決。無待。每受詞。採訪縣官賢否。以至不一。問之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文移僚屬例書名。不押字。据案方書判。有暗於庭者。無問誰何。卽釋筆拱答。揖入言。苟是。雖賤隸。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親。不爲撓。

遺書冬十二月、撰鄉記序。

序云。簡深信人心皆善。皆可以爲堯舜。特勤乎意。則惡。則用平常實直之心。無非大道。此固不可得。而書。今姑做周官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孝友睦姻有學。邑官之賢者。與主記之賢士。又能書其德行道藝。則尤其善者。書善。不書惡。其敬其審。簡願與四邑之士。夫軍民共由斯道。

溫州府志楊簡知溫州善政畢舉。採士民善行。集曰鄉記。鏤版於學以勸民。

銘蔣秉信墓。

文云秉信名存誠世居四明郡城中嘉定三年三月疾故舊訪問必謝曰萃聚許久今告違矣毋笑毋訝七日而歿實壬寅十有一月丙申葬於韓溪青嶂鮑埼亭集內編蔣金紫園廟碑存誠爲楊簡講學友聞歌有省德性清明。

四年辛未七十一歲。

水心集社稷記温州之社稷壇陞頽缺嘉定四年守楊簡始加甃土上於是灌莽尤盛刺壯城卒專修平之楊公謂守莫先於社稷。

案遺書續集有知温州到任謁社稷文又有謁宣聖文到任謁諸廟文又有諸廟祈雨文祭社稷文奉安聖水改用文祭海神祠山文永嘉季春祈雨碧玉醮青詞後雨作青詞上元設醮青詞諸作俱守温州時事。



自到任謁社稷、謁先聖、謁廟文外、皆不能定其年。

〔本傳〕私離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
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
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
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創手兩行夾立。郡官盛
服立西序、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辜意。良久得釋、奏
罷分司。其紀律如此。

〔行狀〕有私離五百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
兵捕之。巡尉偃佻易事、先生驚曰：「賊徒五百、合家族何
翅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百爾其
死奚贖也？」且違節制、命斬之。郡官爲懇致悔罪意、乃得
釋。

〔案〕先生任溫州、月日無可攷。惟行狀云到任首行鄉記、

其鄉記序自署則三年冬十二月也。故以巡鹺與償負諸事隸之四年。

寓官置民田負其直、簡追其隸責之而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徹之、城中謹踊名楊公河。

行狀或訟售產寓公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固名流有文。且長上位、導顯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文何以為語？對曰：白益苦受其狀。旣而麋至者十人、同所訴。卽命吏等計官幣、人給之袖、取詞卽其家語曰：簡知公必無是也。是在幹者精誠所感、寓公爲動。則不得已吐實。先生曰：簡知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新之、竟追斷償所負。渤海膠禁甚嚴、商人應稅闕出海、時副端方以感福奴視官府二子新喪、母歸輒衰衣造庭、挺身自目。先生從容書狀尾曰：楊簡老嫗不堪爲郡、預乞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犯者如法。府第障官河、立儼屋扼舟人喉、矜巷居者苦澆濯而官失虞火之備、累政氣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廂官立毀之。廂官攝怯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粟、不爲吾用耶？科首械之往、遂卽日徹去。滿城謹踊勒石名楊公河。



遺書續集 譔祭伯兄文。

文云惟兄易簣今已周星禮雖有制而中心愛敬日日新又日新。案此爲除服而祭當在是年二月。

遺書譔半亭高祖墓記。

記云半亭高祖墓曾伯祖下族兄百六府君之子子木子富子祥合計協力作新門牆邑里改觀又族兄名居立石使億以書來欲簡識其事簡不勝興敬興慕以書於永嘉郡齋。

譔勸農文。

文云舜大聖人也而耕伊尹聖人也而耕耕者常情之所賤君子之所敬尤爲本朝列聖之所敬故守令皆以勸農繫銜今爭田之訟累累豈有田而不肯耕然大患有二其一風俗好奢故雖耕而終於貧願父老從容暇日審思詳慮切勿以奢爲榮切勿以好爭爲榮勿以老太守諄諄爲虛好爭故雖耕而終於貧願父老從容暇日審思詳慮切勿以奢爲榮切勿以好爭爲榮勿以老太守諄諄爲虛

文非真情此實老太守愛汝輩切至之實情。

更永嘉郡治堂亭名。

記云郡宇之東有堂焉名清心簡心不安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復清之。知古者堂室名不三字今更曰燕堂燕居之堂也。又郡國有堂名夢草夢草蓮社之所不納也。今更曰詠春詠春孔子之所與也。更企賢堂曰知樂堂前有水孔子曰知者樂水更燕衍堂曰良光良光民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堂憩止之所也。瀨水小亭曰澄光即水之澄光明此心之澄然而光照。

更永嘉郡學養源堂曰永堂。

記云皋陶曰謹厥身修思永所以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以從兄者此也所以交友此也。人謂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皆具此聖百姓日用而不知郡學有堂曰養源有源有流分本與末裂大道而二之非聖人之言也。簡懼誤學者更名永堂。



仙藏

嘉靖浙江通志。温州永嘉縣慈湖橋。宋郡守慈湖先生立鄉校於此。故名。平陽陰均隄記。

記云。天府府庠林子君雅合平陽東西金舟親仁四鄉父老而下。街哀輿。敬以請於州守楊簡。曰。四鄉農田。北距大海。西枕長江。凡四十萬餘畝。被鰥潮巨害。自有江以來。至於今。由水利不治。歲告饑。嘉定元年。汪令君惠撫吾邑。建埭八十丈於陰均。又造石門於山之麓。以防漲溢。又經理其旁之塗地。以爲社倉。奏請賑貸。平陽十鄉細民。君雅暨父老而下。受汪令君無窮大恩。今承計巷哭路。弔念無以仰酬。汪令君不報之德。今將立石陰均。刻曰。令君汪公遺愛恩波。使十鄉之民。世世子孫無忘。君雅等深知使君好善樂義。敢求親墨大書八字。併紀其事。簡於是乎惻然爲之書。且記。

林景熙白石臺陰均斗門記。平陽瀕海而州水利多斗門。爲大斗門入陰均。爲大斗門者。嘉泰汪令君季良所創也。今故碣猶在。

案。姓譜。汪季良。廣信人。以開禧二年知平陽縣。又平陽縣志亦作開禧二年任。林記作嘉泰。未知孰是。

撰陳規守城錄序。

序云簡有志於武備踰四十年前數年始得陳規守城錄其言條理至詳待制陳公初鏤版於九江士大夫罕見此書待制知簡愛此書取諸九江以納東嘉郡庠簡卽命多爲帙分遺士夫以廣國家武備宋史陳規傳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建炎元年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規亟爲備遂大敗之升徽猷閣待制有攻守方略傳於世乾道八年詔刻陳規守城錄頒天下。

誌鄒元祥墓碣。

文云饒之樂平鄒夢遇字元祥楊簡之宰樂平元祥與鄉貢自是相與從容後簡以職事至蘭若元祥見次近覺簡隨通之自是益澄明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其舅謂元祥色溫言約神定氣和喜愠不形動容周旋莊肅閒泰其處事一於義理不可奪別後進德厥效迺爾嘉定四年春赴禮闈罷而疾作歸而路平孟夏三日扶坐艮齋還中堂與家人茗飲罷而歿計至永嘉哭於燕堂遣奠臘月其子自得使弟自厚來請誌其墓。



五年壬申、七十二歲。

〔本傳〕帝遣使至郡議察、使於簡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閒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簡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蹶蹶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乎、持之益堅、使



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卽揖而出。旣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

行狀、植券之稱提也。所至嚴酷、以柱後惠文從事告訐成風、破家者相踵。先生寬平、不迫市價、自登天子下使者郡、議察使於先生爲先世契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使耆反告於朝曰、梓提若永嘉可爲法矣。後臺憲亦以議察奉朝旨行郡、先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天使升阼、隋西向坐、不終辭。

案宋史富宗紀、嘉定四年十二月癸未、以曾子、折閱不行、遣官體訪江浙諸州。攷是年十二月乙卯朔、癸未、則二十九日也。故以使至郡事隸之五年。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祀之。

行狀故事。歲擷朱欒蒸馨木而化之。曰相香。分遍朝路。號土物名品。又獨結眞柑。介饋費大。苛擾悉削去。食用甚菲。設厨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爲天子任撫字。取以郡爲樂。羞赤子膏血自肥乎。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廉儉自將。不費於無藝。中孚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士咸向方。知務己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旣數年矣。忽大感悟。詣先生繳納出身。閒貴游狂聲樂事。敖放踏地難畏。相戒曰。老子無乃聞乎。悉皮置之。一名鄉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固常日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別館猶愧發顏。聞豪侈頓消。兼并哀止。閭巷雍睦。無忿爭聲。詰邑訟者。雖遠涉甘心到郡庭。受杖杖之。終無怨。軍民懷戀。有父母慈。家家肖像祀之。願阿翁壽。天啟慈谿縣志。劉厚南調瑞安尉。楊文元守溫州。以其勤於奉職。奏之。累階祿秩。皆有能聲。永嘉縣志。戴榮字伯養。其先由閩徙。永嘉居枋溪。紹熙庚戌。用閭門舍人戴勳牒改名埜中第。調吉水尉。棄官。從朱晦庵於武夷。因念假途易名之非。改舊名應鄉舉。再試不雋。曰。可以止矣。郡守楊簡薦於朝。後用御史王頴叔請。詔以原名復官。



溫州府志吳濬字子量永嘉人淹貫經子講學於郡南
 吹臺塾從游甚盛楊簡知州事禮之因易名慈湖塾地
 有湖亦名之曰慈湖案浙江通志吳濬永嘉人淳祐元
 年進士則相後近三
 十年疑誤
 東崑仰止錄周坦字平甫平陽人執經慈湖之門
 白石稟二薛先生文序永嘉自許少伊周恭叔劉元承
 受業於程門為最先薛氏王成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
 據實猶程門緒餘
 吹劍錄外集薛疑之字季常號玉成永嘉人作伊洛源
 流譜
 平陽縣志薛疑之卒慈湖誌其墓
 朱彝尊經義考胡一桂曰湯建字達可號藝堂温州樂
 清人交於楊慈湖有周易筮傳
 遺書贈陳伯量書
 書云都昌陳伯量主平陽簿同寅兩周星從容話別次
 復求數語以行
 西山集徐鳳墓誌字子儀浦城人年十九舉於鄉明年
 中進士教授溫州年甫三十餘善閑迪不嚴而威更三

太守皆敬之。慈湖楊公謂可與語道。嘉定十二年，紱筆札於玉堂之廬，以十七年卒。年四十有八。
案温州府志：徐誼爲教授無年月，以墓誌推之，嘉定元年子儀年三十二，先生知温州在嘉定三年，當亦其時同官也。故埵於此。

本傳遷駕部員外郎，老穉扶攜緣道，傾城哭送。

行狀：五年，除駕部員外郎。去之日，老穉纍纍爭扶擁，道曰：我阿翁去矣，將奈何！傾城出，盡哭。有橫戶嘗遺徒亦手織錦宇爲大帷，頌德政。葉侍郎適書別，先生云：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惠利所及，戴白老人以爲前此未有。載於竹帛，形於圖繪，雲聚山積，懽沸井里。此實錄也。後十餘歲，上庠知名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且謂當時眞有三代之風。

入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敝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



行狀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急務告於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己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爲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多闕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箠楚取賂以直爲曲冤苦無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囚辭州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視爲常恐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或案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太懼中外積怨之久一夫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喜於聞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爲小善而忽之也。堯舜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改觀則衆以改過爲恥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朝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繩之於後庶幾願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願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上嘉納之。

六年癸酉七十三歲。

本傳輪對以擇賢久任爲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

行狀六年輪將對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他何言卽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願簡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況告君乎復詳簡申斯旨。

又遷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行狀先生不樂用磨勘初員郎時遲數歲不轉一故舊自爾相料理此日亦部長貳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乞寢免除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案遺書題將作軍器二監詩當作於是時。

遺書夏六月家婦馮氏卒。

墓銘馮氏名媛安字婉正恪之妻。孝友篤至靜專無故不出戶。病久詰其子埜曰我雖病實未嘗病生如死死如生。以嘉定六年六月十七日卒。

遺書續集銘王德高墓。

墓銘王鎬字德高世爲鄞人後徙慈溪弱冠與鄉貢繼登太學登進士科尉江州湖口調會稽丞嘉定六年三月丁未卒年七十九十一月丙申葬於金川鄉施隄。

七年甲戌七十四歲。

本傳轉朝散大夫。

行狀七年以兩院進御集實錄轉朝散大夫。

遺書二月葬家婦馮氏於象山縣之崇仁里。

墓銘卒於嘉定六年六月越明年祖奠遣而歸里至二月丙申葬。



本傳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威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願新升斗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

行狀虜大饑北民襁屬歸我蜂聚蟻壅日數千萬計邊吏聞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威然即日奏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策無過擇賢久任累白廟堂亦已浸知擇賢久任之味云且有驗矣但朝廷承襲久例科舉取士專尚虛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不考才德郡守例二年爲任知縣三年餘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前後踵接故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



聖子神孫之意。今兵帥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走者擢用。將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剝得士卒心者。不可謂無積勞。大失信。民對泣痛怨。後雖稍寬。而有秤提州郡過嚴。民甚冤苦。又鹽法果改失信。舊以年月日次第支鹽。今定舊鈔二分。新鈔八分。故舊鈔幾於無用。客于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尙欠客于若干萬緡。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所。深怨不知已未核刷收拾。最有一大利害。官俗當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爲迂闊。以趨時苟且。權譎之術。苟且營遺目前。而人心不服。上帝不與。禍在其後。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道。民時如歸。惟陛下下明察。靜思大臣亦虛已求言。聞過願改。君臣同心。則天下被如天莫大之恩。已乃冀曰。吾益老當去矣。猶未已耶。會有疾遂連乞假。先生自永嘉後告老。丐祠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乎道義。謂有國者由乎道義。則上可事君。下可臨民。簡踰七十。又幾年。三入修門。四經陛對。言無不可採。澤不被於天下。徒綴班刻。不去義乎。不義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

八年乙亥七十五歲。

〔行狀〕其領玉局而歸門人益親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歸然天地閒爲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獨明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而釐正其篇次。

九年丙子七十六歲。

〔遺書〕夏偶書詩二首。

其二云行年七十有六隨世名言則然應酬衰矣萬狀變化離坎坤乾人情曲折參錯動靜多欲後先孰有孰虛孰實無高無下無邊清明靡所不照一語不可措焉先聖爲是發憤忘食簡也何敢空度歲年。

十年丁丑七十七歲。

〔遺書〕偶書詩二首詠春偶作詩二首。

〔偶書詩一〕云新年七十七，是虛不是實。我心包太空，有無混然一。此日肺腑作，示病而無疾。憑欄拱翠峯，可詠不可詰。

〔又家記九〕孟秋朔日食，望月食，曾汲古云：日月薄食，或謂天之定數，非歟？先生曰：日食雖因日月交會，而厯家亦莫能皆中。厯家咸服唐一行之精，而一行所中十僅七八。諸儒汎聞厯算，每中不究其詳，遂歸之定數。此言害道。

〔慈湖從祀錄〕曾汲古，字子潛，廬陵人，慈湖門人。〔遺書復禮齋記〕爲汲古之父作，安止記爲汲古作，皆汲古自爲之記。

十一年戊寅七十八歲。



仙藏

遺書誌葉祐之妣張氏墓。

文云葉元吉名祐之母孺人張氏故將作監丞允恭女歸司農寺薄大顯簡至吳元吉來訪執事甚恭自言弱冠志於學而未得其方得先生紀四碑讀之其此心明白廣大自謂讀書行己不敢起意復寐中聞更鼓聲而覺曰此非鼓聲也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物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而目。前常有一物及一再聞先生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為喜及見簡歸道簡言且謂若不見先生止於半塗於是喜甚簡訪元吉孺人已疾病命二女聽於屏間盡記簡之言以告孺人舉手曰孝甚吾兒得此於先生吾死無憾矣垂絕神氣清明無一語差時嘉定十一年十一月乙未以明年正月庚午謝於吳縣至德鄉寺構之墓案遺書有示葉元吉詩又續集有葉元吉請書宋元學案慈湖案張端義字正夫鄭州人居於吳卽朱長文樂園故址一時耆艾如慈湖說齋鶴山菊坡習庵皆從之遊而尤服膺其中表葉元吉亦慈湖高弟也遺書吳縣講義一章

陳世崇隨隱漫錄慈湖題平江府泰伯廟詩一首。

案先生至吳年月無攷玩葉母墓誌中語當在是年。誌亦作於吳地。王鰲姑蘇志吳縣學舊有楊慈湖祠當以其講學之地而祀之。

咸淳臨安志誤臨安府學記。

記云嘉定九年京庠典教袁肅黃灝顧瞻先聖之宮與講學之所卑陋不足使人興敬告於帥請於朝明年孟春經始越壯月告成始克鼎新大備屬簡諱其事簡行年七十有八日夜兢兢一無所知曷以稱塞。

十二年己卯七十九歲。

本傳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宮。

行狀十二年除直寶文閣亳州明道宮再任。

遺書誌錢子是妣徐氏墓。

文云簡於淳安錢子是至契。子是先已覺簡刻其疑遂清明無聞。後遺其豕子植奉書至并其妣氏家傳請誌。

銘其墓。楨字誠甫，近於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嗚呼。子孫皆覺，載之家傳，亦垂不朽。

奚假誌銘。誠甫以此紙告於父。

宋史錢時傳：慈湖門人錢時字子是，清安人，以易冠膺

司官、史館檢閱。

李德恢嚴陵志：時遊慈湖之門，慈湖喜曰：「人心背馳，不

知其幾，惟于是超然有覺，又能啟迪其鄉人士。」大書融

堂二字，贈之。學者稱融堂先生。

宋元學案：慈湖案，洪夢炎字季思，號默齋，與融堂同登

慈湖之門。

遺書默齋記：季思請名其齋，簡名之曰默。

嚴州府志：洪夢炎字季思，清安人，寶慶二年進士，官差

知衢州。

宋元學案：慈湖案，洪頡字君實，後字本一，清安人，清安

自融堂爲慈湖高第，而頡之族祖夢炎亦登其門，故清

安之士皆爲慈湖之學。

誤敬止記。

遺書錢熈敬止記：跋大人結茅家旁小山，先生命之曰敬止。求說先生曰：敬止無說，簡當爲之記。明日授以此

文。
又尉錢誠甫書誠甫遠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將歸侍復求言。

十三年庚辰八十歲。

十四年辛巳八十一歲。

本傳除祕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

行狀十四年除祕閣修撰紹興千秋鴻禧觀。

純德編嘉定十四年邑令趙崇遂屬鄉先生楊簡題純德廟額。

純德編趙崇遂與慈湖先生書崇遂拜啟漢董孝君以我章聖朝膺純德封號業蒙緣等採純德字題廟矣。邇者進士李伯英請并定神龍張孝子之祠伏念兩君子立子極同臭味必合或別立一廟固善即同室而享亦



可也。今諸稱紳定議，請入董廟內，行禮有日。希先生早責以聖其成。

〔案〕張處選，張孝子，配董孝子，廟記尾云：嘉定十四年孟秋朔，朔日記。

〔實〕張處選，明志，張無擇，句章人，性篤孝。父卒，負土營葬，七日絕漿，三年不櫛。

〔又〕慈溪縣令趙崇遂，嘉定十二年五月任，十五年正月離任。

十五年壬午，八十二歲。

〔本傳〕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紫衣金魚。

〔行狀〕十五年，授右文殿修撰、南京鴻慶宮。

十六年癸未，八十三歲。

〔本傳〕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

行狀^⑧十六年除寶謨閣待制。

成化四明志陳埧丁父喪從慈湖讀禮。

宋史陳埧傳埧字和仲鄞人嘉定十年進士調黃州教授。喪父考古禮制時祭儀制祭器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累官國史編修實錄修撰出知溫州。

案和仲學禮慈湖不詳年月而本傳言免喪後注處州教授以去時在理宗卽位前姑列於此。

宋元學案慈湖案埧號習菴慈湖大弟子自袁正肅外習菴其最也。

歸琦亭集外編石坡書院記慈湖弟子遍於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爲融堂錢氏子嘗攷之其最能昌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菴及慈之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卽當年所講學地也。石坡之語悉本師說曰明誠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樸質無華蓋以躬行爲務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慈湖。石坡晚年最爲耆壽東浙推爲楊門碩果竝於蒙齋習



菴其道之尊如此。

遺書續集遺桂夢協書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先聖曰改而止請改過即止無庸他求。

張時徹嘉靖甯波府志桂萬榮慈谿人字夢協慶元二年進士由南康守進直祕閣遷尚書右郎乞老歸築石坡書院講學其中案石坡從學先生無年月可攷故附於此。

十七年甲申八十四歲。

本傳理宗即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

宋史理宗紀九月乙亥詔褒老儒以楊簡爲寶謨閣直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袁正獻從祀錄十二月誌故龍圖閣學士袁燮墓。

誌云燮薨於嘉定十七年八月癸巳年八十一。是年十一月丙午葬於鄞縣陽堂鄉穆嶺之原諸孤泣請簡銘簡與和叔同講學和叔立朝光明臨終不亂簡不勝與敬。



真西山集袁燮行狀公之葬慈湖楊公實爲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

羅大經鶴林玉露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

案今從祀錄載先生所撰墓誌而執其語

鮎埼亭集外編楊文元書院記史忠定既逝端憲正獻亦下世忠定之孫子仁復請文元講學故其居碧沚甚久子仁受文元之教終身不應召命碧沚牙籤甚富文元因思修羣書以正邪說未就而卒。

宋元學案慈湖案守之字子仁從楊簡遊仲父彌遠當國心弗善也退居月湖之陽寓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子仁居碧沚不與時諸以道自任。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八十五歲。

〔本傳〕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

行狀慈溪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授華文閣直學士、奉朝請、親灑宸翰、屢頒詔旨、謂先朝耆德、朕心素所簡記、令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臥疾、控辭至於五六。

宋史傳伯成傳伯成字景初、少從朱熹學、隆興元年進士、授明州教授、累官寶謨閣直學士、寶慶元年與楊簡同召、以老病辭。

又真德秀傳朝廷之上、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

高宇泰敬止錄穆陵卽位、慈湖以列卿召對、上問曰、聞師相幼受教於卿、慈湖對曰、臣之所以教彌遠者、不如此、上曰、何謂對曰、彌遠視其君如奕棋、上默然罷朝、以語彌遠、對曰、臣師素有心疾、乞放歸田。

〔案〕史言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召傳伯成、楊簡及柴中行、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而據敬止錄云云、及計告辭云、作覲來歸、胡疾不愈、則先生固曾應召也。

遺書續集誌臧孺人蔣氏墓。

墓誌蔣氏名處定簡妣氏之姪婦卒於寶慶乙酉葬鄞縣之桃源。

二年丙戌八十六歲。

〔本傳〕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宮尋以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

〔行狀〕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宮尋陞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續之日怡然如平常時以遺奏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計告辭有云作觀來歸胡疾不愈士歎明師之失國奚黃髮之詢學者觀之爲之悲慟鄉閭孺慕走哭者交道公卿大夫士無遐邇弔奠者交踵四朝耆舊百世宗師生榮死哀不愧不作娶林氏封令人二子格承務郎沿海制置司准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愷早亡女三嫁進士孫誼宣致郎知湖州德清縣。



童居善、宜倅舒公諱璘之子銑。孫男五、瑩、生、基、在、堂。孫女二、長嫁將仕郎韓燮。曾孫金鳴呼。三代衰、聖教熄、異端邪說爭、輒駕於天下。其後傳注以爲經、章句以爲學、洙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穿裂剝蝕、舛於程、蔡學者、信之愈篤、卽所以遺害者愈深。求其真得我心之同然、洞照古聖於千載之上、無是理也。於茲我宗篤生賢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肇畫、初無文、義可傳、孔子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懋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爲刪、爲定、爲繫、爲筆、削、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舜之則、茫茫千古、智探巧索、如瞶商律、如月指杓、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羣迷之浮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旣大省發、終身以之、勉勉兢兢、無須臾微懈。且又克承厥壽、習久益熟、遂造神明之盛。若先生真所謂天民先覺者歟。

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慈溪甲豪下注、寶謨閣直學士楊簡、先聖大訓下注、龍圖閣學士楊簡、馬端臨文獻



通考經籍類仍之。攷本傳先生以敷文閣直學士終。行
狀以寶謨閣學士終。未嘗存歷龍圖陳氏誤也。
所著書有甲槩、乙槩、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
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已易、啟蔽等書。

直齋書錄解題慈溪甲槩二十卷。

案今本遺書注有出甲槩者而不及乙槩。蓋乙槩之佚
久矣。溪疑湖字訛。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楊慈湖冠祭家記一冊、婚禮家記
一冊、喪禮家記一冊。

經義攷楊簡冠記一篇、昏記一篇、喪禮家記一卷、俱佚。
百川書志楊簡家記十卷。

案今本遺書目卷七至十六爲家記。注云家記三卷、分
爲十卷、卽此書也。

行狀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以易爲天地變化、
不以易爲己之變化。故面牆者比比。天地我之天地。變
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先生是
以有已易。
宋史藝文志楊簡已易一卷。

經義攷陳一桂曰己易一卷只作一大篇自包義氏一畫陽一畫陰論起至入卦六十四卦爻辭大要謂易者己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桐江詹阜民子南刻之新安郡齋。曾得己易序楊先生己易曩先生宰樂平時嘗加刪訂。猶謂先生復有所改近趙公是正之錢木以貽同志或者不復加損則此爲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言天下之義備矣迨孟氏興而復出性善養氣之說自孟氏沒更秦歷漢以至於今前聖之意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橫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己其流行發見精神畢備厥功益大學者誠能沈潛而反復之其於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物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放之雖馴造聖賢之域可也。四朝間見錄慈湖改周子太極圖爲 \times 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其意蓋不取無極之說以爲道始於太極而已。行狀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說紛呶簧鼓疑似支離坐崇其中卒莫見道先生是以

有啟蔽。

〔經義攷〕楊簡易學啟蔽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楊氏易傳二十卷。

遺書有周易解序。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慈湖易說二十卷。

〔經義攷〕慈湖易解十卷存。

四庫全書提要楊氏易傳二十卷。浙江吳玉璣家藏本。

明劉日升陳道亨所刻經義攷載慈湖易解十卷書名

卷數皆與此本不合。所載自序一篇與此本卷首題語

相同而無其前數行亦爲小異。明人凡刻古書多以私

意竄亂之。萬歷以後尤甚。此或日升等所妄改歟。其書

前十九卷皆解經文第二卷則皆汎論易學之語亦

間有與序文相複者。今既不略簡之原本亦莫詳其何

故也。

蔡國珍慈湖易傳序慈湖先生云少讀易大傳惟愛無

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其傳益

則以善之不能爲過之難改皆始於意。意本於我知我

本無體復何遷而何改。傳震又曰人惟知恐懼修省學

者寧耳。謂易道精微不在是特是見者不惟不知易亦



信藏

不知恐懼脩省。夫曰不能爲，曰難改，曰恐懼脩省，則何嘗不責人之致力，特其所以致者在何思何慮而不失其寂然者耳。蓋用力於其本而不泛用者也。譬之操舟者，然順流帆風，楫櫂隨之，瞬息千里，是不操之操，操更力耳。庸可以無操之迹，遂謂其不操舟也。審然者，不惟益易，且益學者哉。吁，此與蘇傳均易之羽翼也。願渾沒久矣，待今而始傳信，大寶之顯晦有時哉。

五誥解四卷。

文淵閣書且揚慈湖五誥解一冊。
四庫全書提要昔韓愈稱周誥，殷盤、信、屈、聶、牙、宋儒如呂祖謙書說亦先釋周誥而後及虞夏商書，蓋先通其難通，則其餘易於究尋。簡作是書，惟解康誥以下五篇，亦是意也。此書世久失傳，朱彝尊以爲未見。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案條薈萃，惟闕梓材一篇，餘皆章句完善。謹依經文前後釐爲四卷。

慈湖詩傳二十卷。



遺書有詩解序。
 家文淵閣書目、楊慈湖詩解八冊。焦竑國史經籍志、黃
 虞稷千頃堂書目、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俱作慈湖
 詩傳二十卷。
 經義攷慈湖詩解不傳亡其卷目。
 四庫全書提要、是書原作二十卷、國史經籍志及千頃
 堂書目尚載其名、經義攷注曰已佚。今海內藏書咸集
 祕府、而是書之目缺焉、則彝尊所說為可信。今從永樂
 大典所載哀輯成編、仍勒為二十卷、又從慈湖遺書內
 補錄自序一編、總論四條、而以玫瑰集所載樓鑰與簡
 論詩解書附於卷首、其他辨論若干條、各附本解之下、
 以資考證。至其總論列國雅頌之篇、永樂大典此卷適
 缺、無從採錄。其公劉以下詩十六篇、則永樂大典不載、
 豈非如呂祖謙之讀書記獨闕、公劉以下諸篇、抑在明
 初即已殘闕耶。是書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復發明、
 其能箋釋文義、間有附會穿鑿、然其於一名一物、一字
 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攷六書則自
 說文爾雅釋文以及史傳之音注、無不悉蒐、其訂正訓
 詁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方言、襍說、無不博引、可謂
 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

攻、魏集答楊敬仲論詩解書鏞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
仍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
一遂請益於門下。若夫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
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
爾雅亦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於事實、制度名數、
不盡合於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禮。文王以服
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概舉、皆前輩之所未發
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為足、而欲人之言、鏞
亦不能自已。欲效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
以歸至當、非恃相與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直齋書錄題解^⑩孔子閒居講義一卷。

行狀人皆徇目為見、徇耳為聞、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
可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無體無聲之妙。先生是以有
閒居解。

文獻通考經籍志孔子閒居講義一卷、楊簡撰。

案遺書卷二十為孔子閒居解、亦見於先聖大訓卷一。

延祐四明志亦作閒居解。

曾熒孔子閒居解序熒侍教於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
著孔子閒居解、熒請之而未獲也。乃寄示、誠足以開示

後學因錄本以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惟漢出傳記者雖戴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惟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閒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誨解之得非所謂五至三無皆斯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歟。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內心者可以自省矣。
宋史藝文志春秋解十卷。
遺書有春秋解序。

古文孝經解一卷。

文獻通考經籍志中興書目楊簡古文孝經解一卷。
案延祐四明志作古文孝經傳。

延祐四明志論語傳。

文獻通考經籍志曾子注十卷。

遺書有曾子序。

直齋書錄解題曾子二卷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楊簡注。



行狀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
其餘編慈湖先生傳有詩易春秋論語古文孝經傳。

直齋書錄解題先聖大訓六卷。

遺書有先聖大訓序。

文獻通考經籍志楊敬仲取禮記家語左傳國語而下

諸書凡稱孔子之言類爲此編。

鍾音浙江採集遺書等先聖大訓六卷楊簡輯采經傳

諸子中孔子語分列篇第加以注釋今本爲明萬厯間

焦弱侯所藏明州守張翼軫得而校刊者。

四庫全書提要秦漢以來百家詭譎激之談緯侯怪誕之

說無一不依託先聖爲重應祿燕獵害道滋深學者愛

博嗜奇不能一一抉擇簡此書削除僞妄而取其精純

刊落瑣屑而存其正大其間字句異同文義舛互亦皆

參訂斟酌歸於一是較之薛據集語頗爲典核求涑泗

之遺文者固當以是爲要淵矣。

鄭氏二老閣書目石魚偶記一卷。

案是書爲慈谿二老閣刊版計載經解禰說五十六條。

百川書志記先訓一卷。

浙江採集遺書錄慈湖遺書後附記家訓七十一條。

遺書目誨語訓語

遺書曾汲古所編誨語并傳正夫所編慈湖訓語二書皆與家記大意相同。西山集跋慈湖訓語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略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也。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既與談說空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略事爲者也。是四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致日敬日



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陸子學譜傳挺字正夫南城人學於楊簡爲高弟子。嘗輯簡議論經籍又訓誨弟子之言爲慈湖訓語。

宋元學案槐堂案正夫之兄道夫嘗問答於慈湖慈湖遺之書云道夫昆仲俱覺。

蒙齋集書慈湖遺藁後先生之言多矣門人馮興宗周之德取訓語之要聚爲一編屬甫刻梓以惠後學。或者病所取太少甫語之曰先生豈多言哉先生居處無一情容接人無一長語作字無一草筆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子民真如父母是皆先生純純臨臨之妙先生嘗侍象山發本心之間舉扇訟是非以答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後守永嘉謁先聖謂自幼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嗚呼先生之學師先聖師象山先生吐於言辭的的真實一編已多矣笑其

少。

陳著本堂集語錄。

本堂集與曹久可書近全本心所求慈湖詠春詩藁及所刊語錄別集與時議梓本堂所見者久歸於燬今則無從訪得之。成化四明志陳著字子微號本堂鄞人登文天祥榜進士爲著作郎官臨安通判。宋元學案慈湖案全晉孫字本心學於和仲爲楊文元私淑高弟。曹漢炎字久可慈谿人慈湖杜洲二院堂長。陳第世善堂藏書目律解辨疑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

直齋書錄題解慈湖遺書三卷前二卷雜說末一卷遺文。浙江採集遺言錄慈湖遺書六卷一卷易說己易二卷爲詩書春秋說三卷爲禮記孝經說四卷爲四書說五



儲藏

卷爲雜文六卷爲詩。書後附記家訓七十一條。
案此本明萬厯間慈谿楊世思陳光弼刊。楊守勤校題
曰慈湖遺書節鈔略。潘汝楨宰慈谿爲之序。
案錢曾述古堂書目作慈湖集二十卷四明盧氏抱
經樓書目徐乾學傳是樓書目作慈湖書二十卷。
四庫全書提要宋史本傳載簡所著有甲槩乙槩冠記
昏記喪禮家記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及己易啟蔽
諸書其日甚多。直齋書錄解題則稱簡遺書止三卷。此
本自六卷以前爲雜文及詩七卷至十六卷爲家記皆
雜錄論經史治道之說如語錄之體。十七卷紀先訓十
八卷乃錢時行狀及真德秀跋。又編雜文一卷及孔子
閒居解一卷於後。謂之續集。與直齋所記卷數多寡不
合。而集中家記內各條又有別標曰見遺書者。疑先有
遺書三卷。初本別行。後又哀輯諸編共成此集。仍總以
遺書名之。猶之王質雪山集有三卷之本。有四十卷之
本歟。

本堂集詠春詩豪。

鶴林王玉露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
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



詩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
頻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徵所養。

遺書過庭書訓吾字畫惟方正古樸和平近於隸蓋今
之楷卽隸之訛隸者篆之變篆極善隸庶幾楷猶庶幾
至於草去古遠矣孔門之所惡今世通行之書不用篆
隸故予爲楷而似隸庶幾乎三代莊敬中正之遺風不
遂泯絕也。

又心畫賦硯者天池也。墨者元雲也。筆者龍也。隨物爲
形爲圓爲方爲正爲旁如金如玉如齋如莊變化萬狀
取善中藏粹然之容浩然之光其不可窮盡之妙豈鍾
王歐虞諸子所能夢而見覺而望。
阮元兩浙金石錄楊簡參前碑末題重陽後二日立石
於太學循理齋前之臺刊者余逢辰碑在杭州府學高
三尺二寸廣二尺二寸正書十六行行十八字額正書
參前二字字大尺餘文元師事陸九淵洞澈精微此刻

全講心性。觀其告柱萬榮。所謂心之精神。是謂聖者。全
是此注脚。當時立石太學。咸道臨安志載之。有以也。丈
元不以書名。此刻端莊流麗。皆從篆隸出入。於入法外
別樹一幟。

西山集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司馬文正公平生未
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始法度。觀其書者。
卽知公之爲人。慈湖道德學問。追媲前修。而於翰墨尤
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庭。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
一字作行押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
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從所藏孔壁孝經。又
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卽此而觀之。猶
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蒙齋集慈湖先生陸君墓志跋。慈湖志陸君墓。有足迹
未嘗至庖廚。一語注於旁。筆力清勁。藹然先生之道。心
見焉。

杜範清獻集慈湖字畫端嚴。清勁。使人望之凜然。亦足
以見所存不情。而隨寓有則。清勁。使人望之凜然。亦足
咸道臨安志。林希逸幹辦公事廳記。清祐癸卯夏五月。
三山張君實來。追企前修。慨借闕典。且曰。向口口慈湖
垂芳。可百世莫能名一室。先生自扁。自記。自書。以秦碑。



晉碑寶之可也。厥雖移此。烏可廢。秋闈捧郵檄。實爲先生故里。遂訪求遺墨以歸。鉤畫端嚴。典型如在。袖以白府公。府公少嘗問道於先生。得之尤喜。卽捐楮錢五十萬。俾勒石以復其舊。府君名與。張君名興。龍慈谿縣新志。慈湖書院東西二坊。西曰熙光。東曰詠春。竝無年月題。識字畫端勁。朴茂。原本漢隸。參以篆勢。當是先生手作。

夏文彥圖繪寶鑑。楊敬仲喜作墨竹。士大夫求者欣然落筆。有石本橫枝傳世。

案。遺書乾道撫琴行。蕭蕭指下生。秋風漸漸幽。響颺寒空。月明夜氣清。人骨何處仙。瑤搖丁東。野鶴驚起舞。流水咽復鳴。一唱三歎意未已。幽幽話出太古情。又喜雪詩暫停梓。上猶賢奕來作絃。同太古音。自注。時琴撫白雪操。據此。則先生又善琴也。

本傳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六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

近臣小臣。

遺書家記士何謂謹擇大臣、近臣、小臣。周公作立政之書，專言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爲出治之本。至於默然良久，太息曰：「甚休，而人主知以是爲憂恤者鮮哉！」蓋周公深知熟諳治亂之機，在此而不在彼；在近而不在遠，的然無疑，確然無易，故特而言之，其情狀切至。至於此，近治而後遠治，近臣賢而後遠臣賢。小臣雖卑賤，而人主之德性實薰染漸漬於左右，親近孔子謂「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居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治亂安危之機，皆自乎近，可不謹乎？講筵宜擇有道盛德之士，使得從容問答，又使忠信秉正之士得應奉，代內侍之雜事。內侍內人有一語一事之善，上卽稱善，或有賞，宮闈善心興起，則小人無隙可投，君子可以安，民安，宗社安。

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

遺書家記士何謂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今天官不擇賢，不久任之，害人皆知之。所患員多闕少，今選人三年爲



京官二年爲在吏部猶病其冗而況於久任則何以處
夫至多之員故士大夫一聞久任之說不復長思輒以
爲不可行不思家園設官分職將以治民治國非徒欲
給養天下逐逐羣羣無德無行之士也士大夫不念夫
下民被害怨及朝廷苟曰久任之不可行蓋不以國事
爲家事視國之利害終不如己家利害之切故不復深
思亦其人自度其德之非賢其才之無能知其必不在
選用之內故決然以久任爲不可或又曰濯失士大夫
之心吁士大夫之賢者能者國家既選而用之其不賢
無能者奚足惜賢者甚無幾不肖者滿天不肖多臨
民故多怨嗟郡邑無久遠安固之備其患不可勝言送
往迎來徒勞徒費居官不爲長久之計貪墨以爲待闕
之資雖間有賢者方諸物情利病又已將代而治歸裝
守禦無素備寇至輒潰民知其不久於位不服從其教
令奸頑好訟俟新更訴幸新至未諸情僞姑肆其欺
害善良無有已時使久任則不敢矣官司數易苟且圖
善散亡本末無考吏弊益甚民病益深怨積於中安保
他日無一夫大呼同聲相應禍有不可言者是故嘗今
治務擇賢久任爲急宜升縣爲州大縣爲監司各辟其
屬謹簡乃僚先王令典縣稱百里奚止百里久任雖非

世繼亦幾於古之侯國事力不可太厚立法當關盛衰
故必縣升爲州大縣卽大州凡州皆得專達於朝苟非
其人則罷去無古者諸侯難制之患其甚賢有功者有
衰焉有賜焉有贈焉有貼職焉雖終其身可也

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

遺書家記士何謂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自漢
以來古道滋喪學徒陷溺於經說琢壞道心不務實德
唐烏獸行君臣相與其勢競趨於粉飾華藻十八學士
以詩詠爲事業劉考功加進士以稊文幼能就學皆誦
當道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六經未嘗啟卷三
史皆同挂時本朝雖不廢經史而虛文陋習尙踵餘風
士子所習惟曰舉業不曰德業高科前列多市井無賴
子弟篤實端士反見黜於有司何以德行爲文華而尊
榮相帥成風淪肌浹髓欲使事君而君獲其忠使臨民
而民不被其害可得哉雖間得其人而亦無幾仕宦大
槪惟萃飲惟求舉惟貨惟色惟苟且甚者民思寢取其
皮而食其肉或曰鄉舉里選善矣任選之官率於私壓
於勢賢者不舉不肖者舉矣能者不選無能者選矣曰
既擇賢則舉遠之官賢矣自無私私則罷黜終其身不



得復用敢乎哉。況監司賢察官賢敢私乎哉。況今日罷科舉行鄉舉里選之制天下士心即趨於善而況於舉選之官乎。或曰詩賦經義論策亦無害於取士奚必革。曰駢體之文大不典雅惟助浮華不可不罷。經義論策雖不必於廢而襲今時文可笑之式則亦不可。言辭太不成又亦難斷不可糊名棘闕月書季考實德實行言辭不拘鄉里自有公論三歲大比與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賢能之書於朝三省奉其書獻於上。周禮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今若未能遵行拜禮則聖躬宜興以敬受取書藏於至尊嚴之所。

四曰罷設法導淫

遺書家記士何謂罷設法導淫。周書痛禁羣飲至於殺之。漢律猶禁羣飲罰金四兩。施大恩則弛其禁謂之醺。至五代猶有醺知其猶有禁也。今既縱民羣飲又縱官婢盛妝麗服飾花木之房導民爲淫。蓋自夫犒設軍將之法嘗用官婢今乃用以導民羣飲官司沿襲不知愧恥殊可怪歎。而進言之臣未敢請革者亦有說。行都繁麗淫侈之地恐一日不設法則飲者必頓減課入必大匱大軍乏支。禍在朝夕故不敢輕罷。循仍到今。然簡究

知情狀利害曲折甚久。行都諸庫設法課利反少。諸店不設法課利顧多。以飲者憚庫設法支費多。餽爲樂平爲東嘉皆罷設法酒禁亦寬而酒課無損。

五曰治五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

遺書家記士何謂教習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夫遇明主於三代之隆士君子至願而武備不修空談不詳慮爲宋襄爲成安貽笑百世不可。李衛公入對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入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入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卽此圖也。臣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奇文蓋得其粗也。入陳本一也。分爲八焉。黃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法天四爲法地。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項羽所以敗於垓下者以不習觸處爲首之法故爲孔費二將軍夾攻其兩旁韓信反力攻其前三面受敵故敗也。武侯之七擒七縱孟獲者



此法也。今州郡教閱猶有古制，其圍陳此法也。將教圍陳，咸內嚮者，諛倭特改舊制，曰捉將團，非正士之法也。有曰弩圍鎗者，此法也。顧知者解以爲古法，不可用者，所至如是也。今七書首孫子，孫子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孫子善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孫子之書，非無善者，而率然之喻，驗其不達正兵之法。正兵者，不可敗之法也。馬隆用此法，以三千餘人而平涼州，謂奇兵在陳內。唐太宗善用兵，猶不知此法。簡屢問兵將官，知此法者，殊不易得。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孔子曰：我戰則克。學者不可不講習。他日得君行道，有文事而無武備，不可。

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

遺書家記：土何謂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古者兵出於農，無坐食之費。今國家財計大概十九養兵。今將理財，罷橫斂，不屯田，何以省費？法當因募補籍之兵，而新其制，曰吾授爾田，以爲衣糧之資。兵多死亡，補以屯田，兵則費可漸省。得良將善教之，可用也。況諸州守久任，則守禦自備，大軍亦可漸減。

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

〔遺書家記十〕何謂限民田以漸復井田。諸儒言井田詳矣。田不井則貧富不均。貧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無禮義則亂。亂則國危。限田井田之漸也。初限以寬在限外者可減不可增。民析產異戶無時無之。漸析則漸均矣。再立限漸減又幾年則又漸析漸均矣。

三曰罷妓籍從良。

〔遺書家記十〕何謂罷妓籍俾之從良。壞亂人心莫此爲甚。盛妝麗色羣日所矚。少年氣血未定之時風俗久壞其能寂然不動者有幾。至於名卿才士亦沈浸其中不知愧恥。每每發諸歌詠。舉世一律不以爲怪。人心盡壞邪僻悖亂何所不至。前代亂亡之禍皆基於人心之不善。周家德行追藝之俗成而繇祚八百。後世君臣胡得無懼而官僚士夫中懷大欲襲循流俗重於罷去致國家受末流之禍。嗚呼痛哉。

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權酷而禁羣飲。

還書家記士。何謂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惟
酤而禁羣飲。所謂和買初未嘗不給錢。今直取於民。又不
止於直取而已。又俾納折帛。每疋六貫五百。其價大過
於絹直。至於夏稅折帛。則每疋七貫。以折爲名。實強取
多焉。此類笑可殫舉。惟酤雖非強取。而壞人心爲甚。酒
詰誨誨禁羣飲。至於殺。今反導之羣飲。世以酒爲狂藥。
民爲邦本。本固邦甯。士大夫當愛護邦本。愛護人心。使
毋致於壞。右所條邦賦。國家方資以給軍。未能省費。未
可省賦。次第而舉可也。故次於省兵費之後。禁羣飲不
禁禮飲。

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
擇里井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

遺書家記士。何謂擇賢士。聚而教之於太學。教成使各
掌其邑里之學。自孔子疾學者異說。到於今。不勝其紛
紛。似是而非。似正而邪。各徇偏孤。罕由中正。不得大賢
教。救之則刑名者自刑名。清靜者自清靜。楊者自楊。墨
者自墨。任俠者自任俠。文華者自文華。議論者自議論。
其孝弟忠信修謹之士。雖未知道。未至背道。至於無忌。



憚之中庸雖亦罕見而不可謂無。一二十年來覺於道者浸多古未之見幸多篤實吾道其亨乎。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惟大賢可以司教。

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世者行之。

遺書家記上何謂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其議而奏行之不以堯舜三代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由漢而下其規模皆本以霸王道襍之。霸以利王以義義利襍施猶不可而況於以利心爲本乎。上。帝降衷於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猷惟后。人主本職如此。漢唐諸君安知此。漢唐士夫孰深知此。周六官分職皆爲民極。漢唐君臣所以治其民者皆極乎。舜特命納言一官以治讒說殄行。讒說不正之說殄行不中正之行。訓方氏布訓四方以觀新物訓士民如訓子弟皆後世未之識未之知。周官有比閭族黨之教有德行道藝之書。漢唐無此政事也。司市之屬不一而足。市井小人皆教之以善道之以正。漢唐無此政事也。賸方氏其任甚重其屬甚盛。周知中國夷狄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



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則無有一民不獲其所者矣。漢唐無此政事也。略舉數端、則三代而上、兩漢而下、其規模不同、如冠如履。士大夫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而襲漢唐治少亂多、可恥之規模、顧又不逮漢唐、殊可惜也。簡末學、不敢企望三代諸聖賢、而中心所安、終不肯爲漢唐規模、始亦不敢自必、曩宰樂平、後守東嘉、略行己志、頗有驗效。於是益信其可行。又信古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亦非高絕不可企及之事。考諸古書、固自有其道也。固自有其政也。舉而措之爾。人心無古今、惑之斯應。

七曰禁淫樂。

遺書家記上何謂禁淫樂。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蓋聲音之感人也易、其入人心也深。今之妓唱與夫雙韻鼓板之屬、其氣志不爲之浮動者有幾。簡初入太學、聞太常古樂、莊敬中正之心油然而生。移風易俗、於是乎切。是故淫樂宜禁。

八曰修書以削邪說。

遺書家記十何謂修書以削邪說。夫聚賢士而教之，固已明聖道之大體，指異說之謬誤，而經子史集差失已久，其惑亂人心已深，不修成書，則邪說不衰，熄正道不開，明人心乖亂，人心乖亂，則禍作國危。孔子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而除九邱，以其害道壞人心，不可得而已。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思無邪，至簡至易，老師宿儒不知大道平夷，反疑惑莫之解。孔子不作序，正以思無邪之道，自發見於詩章之中，無庸爲贅。自能興起人之善心，奚必究其何世何人。及衛宏作序，冠諸篇端，而學者見序而不見詩，見其序說而不見思無邪之大旨，害道爲甚，使學者皆面牆。茅苴平常無說，大道自明，宏必欲求其說，曲推穿鑿，可笑。標有梅男，女失時，詩章甚明，宏不詳觀，雖失時而不敢萌淫奔之意，不明此無邪之情，而曲取以爲及時，此類不一。戴聖，漢人，其爲曲禮記首言傲，不可長，亦可有而不可長歟。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又敘博聞強識於善行之先，皆衰世小人之言，此類奚可不削。易大傳多非聖言，害道者多。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春秋雖因是有攷，而失聖人之旨，不一。諸子史集，是非混淆，蠹人心爲多，可削者甚多。掃雲翳，昭日月，斯任至重，非得有道盛德之大賢同寅。

協心難乎有就。

本傳論曰、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

宋史傳伯成傳論伯成晚與楊簡爲時著龜。

朱子語錄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朋友、又卻覺不振。

又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

累齋集書贈傅正夫自象山既歿之後、而自得之學始大興於慈湖。其初雖有得於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獨見、開明人心、大有功於後學、可不謂自得乎。

又統領胡革墓誌慈湖楊公今之師表。

蒙齋集樂平慈湖遺書閣記先生自幼志聖人之學、久而融貫益久而純。生平踐履無一瑕玷、處閤門如對大賓、在閤室如臨上帝。年登耄耄、兢兢敬慎、未嘗須臾放佚。此先生之實學也。凡先生之所言者、言此而已。學者之所以學先生者、學此而已。文天祥明州四先生贊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



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間、月澄。瞻彼絮齋、玉澤、冰瑩。句章撫逸文。元丁宋祚之末。閱事孝先、甯理四朝。始終五十四年。立朝僅三十六日。四經陞對。逆鱗之言。雖忠而指之無用。君子惜之。

三年丁亥

遺書正月十五日、門人嚴陵錢時撰先生行狀。

行狀。時受恩師門至深至厚。自顧庸淺。何能發揮先生德業。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初不以人言而輕重可否也。既葬有日。乃弗獲已。奉同志之命。姑誦其所聞。謹狀。

丙閣書曰慈湖先生行狀一卷嚴陵錢時撰。

西山集跋慈湖先生行狀慈湖先生將葬叔謹書來命德秀日先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之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伏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召德秀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期功之戚下泊總麻服制喪期一以禮經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



行狀 四月乙酉葬邑之五峰。

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悛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願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德秀悅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德秀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惟其時方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聞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叩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德秀復何所據以爲進德之地也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其心於百世之下此德秀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既有人非高第不可也如德秀者或使之序其梗概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於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於行述之後以俟行述者正夫所纂正夫蓋有得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言皆實錄云寶慶丁亥七月朔日建安真德秀跋

案此是先生行狀有二一爲融堂誤一則正夫誤也。

〔天啟慈谿縣志〕慈湖先生墓、縣西四十里車廐王隄、先
葬五峰、後遷於此。〔句章〕逸五峰寺。前有先生衣冠墓、叔謹築則菴於旁、
蓋先生始葬處也。〔錢時〕融堂集則菴記、慈湖先生葬五峰、嗣子恪築菴而
名以則、且名其堂曰天經、屬時記之。時不勝興敬贊、
至於泣下。嗚呼、是吾夫子所望於爾後人者也。大哉天
經之旨乎。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此不學之良能、此不
慮之良知、此萬古人人所同有之本心也。此心無體、變
化無方、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乍見孺子將入
井、則自惻隱者、此也。見可羞可惡之事、則自羞惡者、此
也。宜辭自辭、宜遜自遜、是是非非、自知非者、此也。以
此事君自忠、以此臨民自愛、兄弟自友、夫婦自別、朋友
自信、豈外襲而取之哉。日月之所以運行、風雲之所以
鼓舞、山川之所以流峙、昆蟲草木之所以生、化亘古今、
包宇宙、孰非吾此經之妙、而乃涸涸滔滔、自陷為愚、為
不肖者、無他、不知所則耳。惟堯則之、故陸九族和萬邦。
惟舜則之、故烝烝底豫。為法於天下、文王則之、故無憂。
孔子則之、故老安少懷。曾子則之、故大明斯道、以續洙泗之
不以其時、非孝。吾夫子則之、故大明斯道、以續洙泗之



正統其處已則廉儉清峻不昏於利欲處家則冠昏喪祭以禮不講張於異端處宗族則教之撫之不殊己子處鄉黨則敬之順之不失一夫之心處郡縣則軍民愛戴如慈父母而不屈於權豪處朝廷則啟沃孜孜發揚聖性直言正論風節凜凜而不愆於去就之義實明乎是實履乎是非空言云也天下學者則之萬世學者則之況其家之子若孫乎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而發一念出一言行一事必反觀內省曰此吾先君子之志乎是非乎發一念出一言行一事必反觀內省曰此吾先君子之行乎可乎不可乎一日無改一日之則也一月無改一月之則也歷三年之久而無改則所守者定矣終身之則也是乃謂得天之經也雖然後之視前如燈取影吾則吾父是又標的後世爲吾子孫無窮之則也可不謹歟朝斯夕斯念茲在茲皜皜純白不可射思恪也勉之時也勉之

案廣信府志貴溪縣羅塘有楊慈湖墓當是先生曾訪道至其地而後人葬其衣冠以誌景仰者

撫餘編慈湖先生傳證曰文元

案行狀不書謚蓋其時猶未予謚也。嘉祐二年鄭霖撰先生祠堂記始稱為文元楊公則予謚當在其時。宋史舒璘傳云嘉祐中特謚文靖疑一時事也。

周密癸辛雜志祀於太學循理齋。

雜志太學諸齋各祀本齋先有德行者。循理齋祀慈湖楊簡。

延祐四明志寶慶間邑士於慈湖之濱建祠以祀。

志云慈湖先生沒邑士大夫始祠於湖濱未有講習之地。嘉熙間制國趙公與憲改祠於中泚。

紹定四年辛卯

象山年譜夏六月己亥江東提刑袁甫奏建象山書院於貴溪之徐巖祠象山先生侑以楊敬仲袁和叔。明年三月甫至書院釋菜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爲堂長主教。



案蒙齋集江東巡部紀行詩浮梁與樂安五十笑步百。幸瞻慈湖祠風聲尚堪憶。鍾君我所敬能續慈湖脈。玩全詩所紀正肅此行由宣歙而江右此云慈湖祠當在樂平。鍾君蓋是時樂平令也。宋史袁甫傳字廣微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兼吏部尚書卒謚正肅甫少服先訓又從楊簡問學。

姑蘇志吳縣儒學內舊有慈湖祠祠宋楊公簡紹定間簡門人知平江府趙與憲提刑陳埴建。

宋元學案慈湖案趙與憲嘗見慈湖而問曰與憲於學問應酬都無一是只未知歸宿之地慈湖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與憲奉教終身。遺書有書雲萍參趙德淵題書後。齊東野語趙忠齋開西京閭日鄭丞相清之任夷陵教官趙一見即異人待之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命諸子後之前途且各出雲萍錄書之而去。

雍正慈谿縣志與憲初寓青田慕楊文元公道學不遠千里因從弟與明詣門受業遂自青田就居慈谿。宋史趙與憲傳字德淵太祖十世孫居湖州歷官觀文殿學士贈少師。

清祐二年壬寅

寶慶四明志續增郡守祕撰陳埏發錢下縣委令曹邵爲慈湖先生剏祠堂於成德堂之右。朝奉郎主管建康府崇熙觀天台鄭霖作記先生之姪愉書丹邑人朝奉大夫直寶章閣桂萬榮書蓋。

鄭霖慈湖先生祠堂記禮有功有德則附祭於學所以助教化厚風俗示儀制也我朝自源溪周元公以太極圖發先天之妙於是河南之學有所傳授雷動四方上紹孔子千百年不傳之統下破漢人專門角立之陋中興以來推吾道扶植國脈之功與天地並詔加節惠源分派別厥後能以所自得者教於鄉鳴於時其徒各尊



其師方足以請於朝、亦核祀典、隨所寓肖像以祠、斯文
 可謂盛哉。閣學文元楊公家於四明、之慈水德潤湖超
 然、口耳之學、蚤從象山、文安陸公游、以心之精神是謂
 聖、由覺入道、推誠體物、研幾察至、尤深於易、見諸用、立
 朝大節、浩浩乎不可奪、分牧於民、古良吏不能先、天下
 士宗先生之學、不以爵稱、而以慈湖、沒於寶慶二年、至
 今誦其書籍、先生之門、爲重、雖闕里宮墜猶舊、而桐鄉
 俎豆未設、志鬱鬱焉、始慈湖後、人欲倣四書院、以藏家
 塾、所著文學、而習之、此意美矣、相地湖中、及龍虎軒、既
 牽於道、旁疑阻、又病於規模奢廣、展轉三四年、無定地、
 制使祿撰可齋陳公塏、王寅春、開闢布宣、彭善、以勸問
 祠、室中輟之、故公諗於士友曰、郡邑有學、顏孟不遇、
 祀所以尊吾夫子也、尊夫子而侑祀於夫子之側者、未
 嘗不尊、然則卽學以祠、慈湖亦何不可、道一而已矣、無
 適非道、必指闕里爲夫子之道、在是、是識其小者、祠於
 學、祠於書院、同一慈湖也、九京可作、必爲余言、於是士
 友翕然、無異詞、乃接續錢六十萬、米二十斛、下邑令尹
 曹君邵、選徑名家也、能成公志、上作而下承、役與而民
 不知、經始於孟秋癸巳、越月庚午、告成、堂三間、前軒過
 庶稱是、士庶子來祭、洋洋如在、相與頌曰、非郡侯之尊

所算非令尹之敏於事、此郡闕典、誰實顧念。又相與勉
日、祠既立、吾徒居先生之里、讀先生之書、以心會理、以
身率教、毋爲先生羞。公聞之而喜。霖奉祠歸、雪巖山中、
一日謁公於鄭山之堂、謂霖曰、子爲我記之。霖再拜辭、
公曰、子昔分教橫浦、卽庠祠大中程公珦、其事同其意
合。秉筆敬書爲之詩、俾邑士祭而歌曰、慈水之東、注兮
決決、夫子之極夢兮、堂堂其書存兮、人未亡、跂望不可
及兮。分心皇皇、自古有德兮、信於庠闕里、俎豆兮、胡爲未
遑。鳳鳴不至兮、孔傷蘭佩、其高潔兮、遺芳九原、不可作
兮。墮緒茫茫、大音之寥寥兮、瓦缶官商、尙雲車兮、相羊
想容止兮、洋洋興起、人之良善兮、是爲慈溪之鄉、千秋
萬歲兮、曠能忘。

〔延祐〕四明志陳壇中大夫、祔閤修撰。清祐元年知慶元
府、兼沿海制置副使。

度宗咸淳四年戊辰

〔黃氏〕日鈔繳申慈湖壽張行實狀。震近因分修附傳、妄
意若在局官各於鄉里、自行訪求先賢事迹、繳赴史館、



庶幾徑而易集亦足少裨今日史事之成。震鄉之先賢有慈湖先生閣學楊公諱簡壽張先生侍郎張公諱處慈湖爲時儒宗壽張亦文行表表皆先皇帝朝名法從皆足垂示將來法合立傳謹訪家到慈湖封志一軸壽張行狀一冊乞賜委官修成附傳。

〔案〕原注咸淳四年五月一日申蓋文潔官第五任史館檢閱時也。

黃震與曹東墟求楊文元公行實手東慈湖先生行狀或銘誌千萬加意搜訪以授去人。令姪四六哥位必有之萬一書告以鄉曲先賢爲念囑其早早見付幸甚。
宋史黃震傳字東發慶元慈溪人寶祐四年進士官至宗正少卿門人私謚曰文潔。

〔本傳〕制置使劉黻卽其居作慈湖書院。

宋史劉黻傳字聲伯樂清人。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四年改正。丁父憂去官。服除知慶元府事。請建慈湖書院。八年召還。官至端明殿學士。案寶慶四明志劉黻以咸淳六年知慶元府。十二月二十一日交領府事。八年交制離任。據此是建慈湖書院之請當在咸淳七年。延祐四明志至元乙酉普濟寺僧恃楊璉真伽權勢侵奪書院地毀先生像。諸生訴於官。至元丁亥按察副使侍其君佐巡按至縣。乃占先生舊宅遺趾復建禮殿祠宇。越五年壬辰落成。王元恭至正四明續志至元二十四年復建慈湖書院於舊宅遺址。邑有湖先生居焉。湖隸邑而得慈之名。因以自號。世謂先生從陸文安之學者。人自標異。誦聖人之言。述聖人之行。求其止乎極而已。豈可各開戶牖而有分裂聖人之道者哉。惟先生學力所至則未易泯也。距今且一百有餘載。祠塾訖不可毀。延祐六年重修。文及翁慈湖書院記慈湖楊文元公之學心學也。學就爲大。心爲大。心之精神是謂聖。不至於聖。曲學也。學就於心。淺學也。一心虛靈其大無對。六合之外思之。卽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管攝於心。若



不識心、何以爲學。自有天地以後、未有經籍以前、闡道之秘、惟圖與書。河圖、中虛、洛書、五位、心之本體也。太極此心也。皇極、此心也。堯兢兢、此心也。舜業業、此心也。再孜孜、此心也。湯惛惛、此心也。文王翼翼、此心也。武王無武、此心也。周公無逸、此心也。孔子、孟子、操則存、此心也。曾子、子思、謹其獨、此心也。易說心、書傳心、禮制心、樂治心、詩聲心、春秋誅心。故其帝所以爲帝、王所以爲王、聖賢所以爲聖賢、焉有心外之學乎。慈湖先生昔在太學、肄業循理齋、足不踰閩者累年。一日、冠帶揖謝同舍郎曰、簡悟道晏坐、反觀、忽然見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羅、謂是一理貫通、疑象與理未融一。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不必言象、不必言理、亦不必言萬、亦不必言一、自是一片。此先生知至至之始事也。及見象山陸文安公發本心之問、舉扇訟是非、以對、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守永嘉日、謂先聖文謂、自幼而學、長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此先生知終終之事也。先生忠信篤敬、發言必由衷、信而有證。其注孝經、述己易解、春秋纂先聖大訓、條治務最急者五次、急者八、遺文訓誥、皆先生精神流勃。

肅觀先生手筆、齋莊中正、本古篆籀。心字必象心、學字、
教字皆從孝。又心畫之發揮。先生家於回、明之慈湖、詠
春諸詩有浴沐詠歸、澹然出塵意。花香竹影、山色水光、
鶯吟鶴舞、皆道妙之形著。今王牒侍讀文昌、劉公蒼執
筆於太史氏、爲先生延譽於世。卽先生舊宅、創書院於
慈湖之濱、規模軒豁、襟佩鏘鳴、其景行前修、風厲後學、
懇懇切切之心、卽先生昭昭靈靈之心也。相與事者、縣
宰王君愉提管陳君允平、秉彝好德、誰無此心、開創於
前、正望增益於其後。劉公爲永嘉知名士、又嘗爲太學
循理齋長、習聞先生前言往行、爲詳而及翁平生讀書
以本心名、齋於先生片言隻字、收拾殆盡、知之好之、樂
之又若心交而神遇者。噫、俗流失世、敗壞學士、大夫童
習、白粉謾不知心爲何物、聖血氣而角功名、決性命而
襲富貴、喪精神、以失虛靈者、總總也。藏山之卷九千、插
架之軸三萬、手不停披、口不絕吟、以是爲學、亦祇以釣
聲譽、梯利祿、膏脣吻、飾竿牘而已矣。出入口耳之學、各
是其是、反以心學爲非、至有疵先生之學、爲禪學者、何
異衆人皆醉、執獨醒者以爲狂。此先生之所以太息復
太息也。書院有規、廩稍有籍、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敢書
其大者、以諗同志。咸淳九年良月吉日。



全應麟重建慈湖書院記。古者鄉有庠、黨有序、閭有塾、
 里居。又有父師、少師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理義明。書院
 之設。意猶近古。睢陽白鹿爲稱首。若周程朱呂治教之
 地。文獻尤盛。天典民彝之統紀。恃以不墜。東海之濱。有
 大儒曰慈湖先生。文元楊公立心以誠明篤敬爲主。立
 言以孝弟忠信爲本。躬行實踐。仁熟道發。盛德清風。聞
 者興起。可謂百世之師矣。遺老見而知之。後進聞而知
 之。春木之苞。今其人若存兮。宅心知訓。上接洙泗。此書
 院之所爲作也。古涪文公及翁紀其事。不幸厄於浮屠。
 氏鞠爲荒榛。天不祿斯文。繡衣使者待其公行部。喟然
 太息。選一鄉宿望曹君漢炎爲山長。而堂錄桂君應魁
 錢以爲己任。乃倡率善士。合志協力。舍舊而新。是謀相
 攸。先生舊宅。熙光遺址。爰契我龜。鳩工庀材。經之營之。
 禮殿崇崇。祠宇奕奕。敷經之席。肄業之舍。規模觀昔。不
 愆於素。冠進衣逢。薛於斯。習於斯。如詠舞雩之風。如升
 闕里之堂。聞金石絲竹之音。莫不油然而樂。躍如而
 咸曰。自堂徂基。輪奐新矣。陟降庭止。惠我光明。盍如
 新德而進新知乎。於是屬應麟著石章。以永教思於無
 窮。應麟耄耋。未知學辭弗獲。敢誦所聞。切磻究之。嘗謂
 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師言賢不言道。身卽道也。萬古

一道萬化一心。仁、人、心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風雨霜露、地載神氣、風霆流形、無一物而非仁。仁則純明靜虛、與天地同流。在易爲不遠復、在書爲精一、在詩爲無貳、在大學爲毋自欺、在中庸爲至誠篤恭。先生乃無意而自得之。齋莊儼恪、非禮不動、言性必曰堯舜。論治必曰三代。道學之將廢、則正色譴言、不回於羣枉。道學之復行、則見幾卷懷、不汨於勢榮。耄期稱道、若武公之作懿戒、名滿天下。若君實之在西洛、本心明而外物輕、行藏語默參諸百聖、無不合於己易。見先生潔淨精微焉。於廣居賦見先生廣大高明焉。於過庭訓之言學見先生自強不息焉。於講堂訓之言孝見先生川流仰高之道焉。先生之文章皆性與天道之昭著。俯川流仰高山、心之精神、江漢秋陽之皦皦也。居先生之居、學先生之學、則何以哉。由事親從兄而盡性至命、由濯掃應對而精義入神、由內省不疚而極無聲無臭之妙。下學上達、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庶幾識其大者。夫一言一行、有愧、可以欺其鄉、不可以欺其家。可以欺其家、不可以欺其心。無體之禮、此心之敬、無聲之樂、此心之和。訓詁欺其心、無體之禮、此心之敬、無聲之樂、此心之和。訓詁章句云乎哉。先生之學、文安之學也。文安講論語於白鹿、先辨其志、聽者竦然動心、收其放而存其良者在此。



朱文公亦云、陸子所言、專於專德性^①。學者多持守可觀。又謂先生之學有爲己之功。合而觀之、知入德之門矣。覺有先後學無古今、有能約之以省察、克治、深之以薰陶、涵濡、問津於辨志、尋源於尊德性、以達聖人之域。岳峙、海涵、春融、冰釋、默契道體。去先生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得其學之傳、必將有人焉。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凡我同志、懋敬哉。書院復建於至元丁亥春。越五年十二月成。歲在壬辰三月。

黃翔龍重修慈湖書院本末記。宋乾道間、鴻儒輩出、以理學相倡和。吾明有正獻袁公、端憲沈公、文靖舒公。慈邑則有慈湖先生文元楊公。邑故有湖先生居焉。因以自號。故邑之名昉於漢董孝君、而湖之名昉於先生。先生得象山陸文安公之學、千里心契。文安歿、學者尊而祠之。有象山書院。至今爲東南重。先生歿、邑士大夫始祠於湖之濱。而未有講習之地。先生之道雖尊而未明。嘉熙間、制閩節齋趙公與憲改祠於中。止地隘、不可久。既又祠於邑庠。邑人以不得專奉爲歎。咸淳辛未、永嘉蒙川劉公截來帥明、捐郡帑、得民地於僧寺之右、負山而湖。初精舍、肖像而祠之。撥濟民莊米爲奠饗廩。士之資書院之名、得與鄰郡上蔡稽山齒。然禮殿猶闕也。陵

谷變遷、浮屠氏壞之。至元丁亥春、繡衣使者真定侍其公君佐行部至邑、問故。然曰：「是不足與較也。」先生舊宅遺址故在，盍卽而圖諸卜。曰：「吉。」於是命前貢士曹君漢炎爲之長，而堂錄柱君應魁主其役。始崇禋殿、中嚴祠、庭後闢講堂、外植門墻、旁翼兩廡。因其舊爲齋四，曰忠信、篤敬、明通、公溥。先聖先師、咸具像設。長有署錄。正有序，后土有祠。司閤庖廡皆有舍。歲壬辰八月落成。又度地講堂後爲橫經度書之所。來學於是者六十有一人，俱得占名數，復其身。先是蒙川劉公之勑，始前資政殿、大學士本心先生文公爲之記。今也重建，又得前尙書厚齋先生王公復大書以紀其成。凡文元、心學之要，躬踐之實，亦旣發其精蘊，足以昭往而淑來矣。鄉人懼後來者於廢興本末之莫詳，復令翔龍記其粗，竊維前代儒先出處過化之地，必建書院，使學者尊慕而學其學。率由臺閣若郡邑長吏，請於朝，緡錢粒粟皆出縣官。下無科率，旁無阻撓，故力省而成易。今興廢植壞遺時，方艱我道未亢，外侮者桀，中畔者疑，鉅攘謀度堂錄柱君實身任之。郡廩旣不復繼，資用無所出，自基而構，迄於堅塗丹雘，一是諸生之力，故金穀不可以緡石計。盍其力倍勞。天幸斯文，上恩寬大，臺省交勸，督士知名義。



之實始定弗搖。是役也。前令尹濮水馮君昱實謀其始。而愿山富君德庸成其終。二令尹適敏廉正。規隨一心。功賴以竟。士之捐貲多而趨事勇者。堂賓沆君達其最著。是皆不可無記。昔吾聖人於道之行廢。必歸之天。夫天將興之。必有慈惠之師。明智之長。主張綱維其上。亦惟我同志之士相與緝熙。廣於無窮。文元公之道庶其益昌乎。

歸崎亭集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慈谿縣鳴鶴鄉杜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子石坡而外。卽推童氏累代不替。吾院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於其子桂。甬上書院以杜洲爲最盛。其中爲慈湖祠。行旁爲六先生祠。彷彿四大書院規制。嘉靖甯波府志童居易字行簡。慈谿人。嘗從學於李聳王休。一日參楊敬仲與語。大奇之。遂舍所學。學焉。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累官知廣東德慶府。歸居杜洲。學者稱杜洲先生。

案六先生首杜洲。次童先生鍾號松簷。杜洲子。次曹先生漢炎。次黃先生震。次嚴先生畏。號草堂。次童先生鉉。號聲伯。亦杜洲子。

慈湖先生年譜卷二終

馮家甫

馮保燮校字

葉念經

校記

①經死：當作「自經死」。

②詣軍：據《慈湖遺書》附錄錢時《慈湖行狀》，當作「諸軍」。

③諡曰文：《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傳》作「諡曰文忠」，當補「忠」字。

④胡詮：據《咸淳臨安志》卷七，當作「胡銓」。

⑤置制司：當作「制置司」。

⑥徒：當作「徙」。

⑦子：當作「志」。

⑧原件自頁首至「今東湖東」一段，與下頁錯簡，今乙正。

⑨原件自頁首至「袁燮墓」一段，與上頁錯簡，今乙正。

⑩題解：當作「解題」。

⑪「中錄出別行楊簡注」一行，原誤置于下頁「四庫全書提要」六字後，今據《直齋書錄解題》卷九乙正。

⑫借：據《咸淳臨安志》卷五三，當作「惜」。

⑬諸：據《慈湖遺書》卷一六《家計十》當作「諳」。

⑭尊於專德性：據王應麟《四明文獻集》卷一《慈湖書院記》，當作「專於尊德性」。



慈湖先生世系

後學同邑馮可鏞輯

陸九淵撰楊承奉墓碣殘石楊氏其先居台之甯海黃壇九世祖徙明之奉化。
錢時撰慈湖先生行狀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甯海徙明之奉化。
案慈谿縣北一里慈湖書院今爲楊氏家廟其太主奉十世祖諱鑑爲始祖。

倫

宗輔

濱

庭顯

楊承奉墓碣殘石
石庭顯曾祖倫
慈湖遺書半亭
高祖墓記倫居
奉化縣忠義鄉
半亭。
案遺書作論今
據石本作倫。

半亭墓記倫仲
子從居鄞。

承奉墓碣殘石
自倫至濱皆隱
德不仕。

半亭墓記自鄞
徙慈谿。



仙藏

慈湖先生年譜 世系

等

庭頤長子。
詳年譜。
庭頤伯明封志
至李氏子五。

恬

惟

詳年譜

圭

伯明封志等孫
圭不詳所出。
案慈湖學案。慈
湖七世孫圭。蓋
二人而同名者。
又案危素樂平
慈湖書院記至
正卒已公之五
世從曾孫同翁
來爲山長同翁
名與系屬俱無
攷當是恬惟諸
人之後。

低

慥

王梓材撰
從祀錄、
中、慈、
湖從子、
疑名慥、
舒廣平補之。

愉



儒藏

慈湖先生年譜 世系

篆

庭顯次子
詳年譜

恢

袁梅延祐四明
志淳祐二年天
台鄭霖撰慈湖
先生祠堂記先
生姪愉爲之書

伯明封志
女三長適顏
衮次適舒鉞
三適李竦

案承奉墓碣殘
石孫男十三人
恬恢惟梅懌
恪其六人石字
已泐象山集作
十二人格下有
造愉懌懌懌五
人據伯明封志
恬惟懌懌懌皆
壽子恪懌則爲
先生子恢懌

壑

屋

案承奉墓碣殘
石庭顯曾孫三
人壑屋圭據伯
明封志圭爲壽

悔

詳年譜。

情、健口、莫詳所
出。當是善與策、
籍之子姑列於
此。

孫、則察、屋、二人
當是家與所著
之孫。以無所
姑附於此。

擇

詳年譜。



備藏

慈湖先生年譜 世系

愔

愔

（密）承奉墓碣
殘石，是顯孫
女十人，象山
集作九人。女
壽女三人，先
生女三人，其
四人當是第
與侯、籍女。

簡

自顯三子。
人。迷娶林氏令

俗

詳年譜。

塾

家傳。塾。塾。塾。塾。
子三塾生塾。

金

行狀。曾孫金。不
詳。所出姑列於
此。

坐

基

家傳。氏。諸。基。信。
林。郎。安。通。縣。尉。
于。許。孫。道。功。郎。
沿。海。制。道。使。沂。
孫。生。通。南。通。甫。
生。丙。丙。生。伯。結。



儲藏

慈湖先生年譜 世系

在

由純生圭。自主。
 四世至淡生。
 三子。今居慈湖。
 承文元。記者皆
 淡後也。
 楊實。以化四男。
 志丙。字大章。文
 元五世孫。文行
 素優。洪武初。有
 司特起之。以病
 不行。丙子伯純。
 南慶都呂縣丞。
 伯純子圭。知南
 陽。和縣。世篤先
 訓。不喪所守。
 藏其。越遊。集哭
 慈。齋。楊。大。章。註
 家。紹。文。元。學。身
 安。原。憲。合。
 案丙一作丙。

一。案。行。狀。先。生。原
 男。五。人。堃。生。基。
 下。復。有。在。堂。富。
 是。俗。之。編。要。出
 也。

堂

愷

行狀早亡。

〔行狀〕簡女三、
長適進士孫
誼、次適宣教
郎知湖州德
清縣童居善、
三適宜州通
判舒璘子鉞。

權卿

庭縣四子。
〔象山集〕
〔天〕集序、墓

簠

庭顯五子
詳年譜。

〔承奉墓碣殘〕
庭顯保男十三
人案象山集作
十二人其可次
者當出五人先
生出二人其六
人故悔憐憫從
口俱無可攷列
於家下

籍

庭顯六子
詳年譜。

〔承奉墓碣殘〕
石庭顯女三
長適孫楷次
適馮象先三
適王治。

馮家甫校字



估藏

慈湖先生年譜 世系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

宋・鄭元肅錄

宋・陳義和編撰

吳洪澤校點

刁忠民一審

李文澤二審

元刊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一卷，宋鄭元肅錄，陳義和編撰。元刊本《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末附錄。

黃榦（一一五二—一二二一），字直卿，號勉齋，宋閩縣（今福建福州）人。早年受業於朱熹，熹妻以女。慶元元年，授迪功郎、監台州戶部贍軍酒庫，後隨朱熹返閩，教授諸生。嘉泰二年，調監石門酒庫。開禧二年，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三年知臨川縣。嘉定四年移知劍浦，五年改知臨江軍新淦縣，六年通判安豐軍，七年添差通判建康府，除權發遣漢陽軍。八年奉祠，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九年除權發遣安慶府事，兼制置司參議官。所至多善政。十一年七月除大理寺丞，論罷，奉祠歸鄉，巴蜀、江、湖之士多從之學。十四年卒，年七十，謚文肅。黃榦爲朱熹嫡傳弟子，以道學、政事知名。所著有《書說》十卷、《六經講義》三十卷等，已佚。今存元刊本《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集》四十卷。事蹟見《勉齋黃先生行實》（《勉齋集》附）、《宋史》卷四三〇本傳。

黃榦年譜，據《文淵閣書目》卷四載宋潘植著有《勉齋年譜》，未見傳本。此譜編錄者均爲譜主門人，據本譜後陳義和跋語云，鄭元肅原錄有年譜一卷，陳氏乃「剪其繁蕪，補其疏漏」，勒成此譜，是時爲景定五年。因其編撰年代較早，故保存了較多的第一手資料。陳義和，字子紹，宋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年逾五十，分教泉南，端平間以薦知晉江縣。淳祐間除邵武軍通判，累官國子監簿，以朝奉郎、直秘閣致仕。事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一。鄭元肅，嘗從陳義和游，卒於景定五年前。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

門人

荷

谿鄭元肅錄

門人朝奉郎直秘閣致仕陳義和編

高宗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六月壬申亥時先生生于三山城東故居。

朱文公撰黃御史墓誌云其先世居福州長樂縣青山後乃徙家郡城之東爲閩縣人六世矣黃氏世系記云所居在城東里餘三昧崇壽兩寺之間。

曾祖時祖南仲七試禮部以子御史恩封朝奉



儒藏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

郎父瑀朝散郎監察御史其德業名節朱文公銘之先生諱翰字季真^①御史公之第四子也。母曰安人葉氏。

先生贈御史爲朝奉大夫安人贈宜人。御史公五子長曰杲仕至江西提刑司檢法官。次曰東樂安知縣。次曰香不仕。次則先生。又次曰枬蚤世。先生表樂安之墓曰惟吾家自御史公以剛方廉潔慈愛惠利著聞當世伯兄杲亦以才氣超逸克世其家今君所植立又如此。

二十三年癸酉

二十四年甲戌

二十五年乙亥

二十六年丙子

二十七年丁丑

御史公爲永春宰先生從行生六年矣。

二十八年戊寅

二十九年己卯

三十年庚辰

三十一年辛巳



信藏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

三十二年壬午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二年甲申

乾道元年乙酉

二年丙戌

三年丁亥

四年戊子。八月辛卯御史府君卒。先生年十七居喪如禮。

瓜山潘柄曰公居家孝友居察院及夫人喪蔬食毀瘠治喪皆按古禮不用浮屠鄉人從

而化者多矣。

既葬遂從學于鄉先生淡齋李公深卿。

信齋楊復曰先生廬墓浸久私以失學爲憂遂從淡齋學詞賦既成又學古文盡得其妙非其好也。

又嘗遊拙齋先生林公少穎之門。

按先生祭潘立之文云昔我弟兄及君父子俱以諸生樞趨林李蓋同時而從二先生也。

五年己丑

六年庚寅



儒藏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

七年辛卯

八年壬辰

九年癸巳

淳熙元年甲午。伯兄官于湖北。先生于桃源侍母。遂應湖北漕舉。

二年乙未。冬。仲兄官于吉州。先生從行。因識清江劉公子澄。以書進之。晦菴朱文公先生遂以歲除之夕。登舟如建安。

劉子澄諱清之。自號靜春。原父之後。○潘瓜山曰。劉公一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



以覲子也。遂以書進公於朱文公之門。○門人陳倫師訓曰：先生性凜高，明家法嚴重。自少年勇於有立，即有任重道遠之意。一日歲晏，劉公叩門約同拜朱夫子。入，稟母夫人即日命行。出門雪天作。既抵屏山，朱夫子適他出。先生留客邸，堅苦思索，蓋卧起一榻不解衣者兩月。而後夫子歸，遂終身焉。其得道之傳自此始。先生每從容與倫言及此事，曰：此吾母之明且決也。蓋先生得斯道之傳，雖其天資絕人，亦察院剛明風烈，葉夫人懿行遠。

識之所助云。

三年丙申。春始見朱文公于五夫。文公館先生於屏山潭溪之側。先生業精思苦久而益篤。文公深知其有得於道。於是傳授付畀之意。

按先生祭文公文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誨言。諄諄情猶父兄。○文公撰御史墓誌云。始余試吏泉之同安。聞旁邑有賢令尹曰黃公。後十餘年。屏居里中。有書生來請受業。學精思苦。久而益篤。問其出。則公之季子也。○先生嘗言。初見文公。年二十五歲。文公令人邀去。



一所在看文字，乃是臨溪一小屋，在大樟樹下，四顧全無人聲。屋中舊只有一村老翁，日間寄他做三頓飯。村翁出去作息，則做了一日飯而後去。夜間村翁往田中，其寥寥可知。某自拜先生後，夜不設床，記得舊有大椅子，倦時跳上去坐，略睡一盍，又起看文字。如是者三兩月。或夜間只坐到天曉，孤燈獨坐，聽屋頭風聲，令人聳然。那時豈有如今這樣書冊，都是去尋，盡費多少力。而今人討得見成好書讀，更不去讀。

是歲自建安如金華、從學于東萊呂先生、逾年始歸。

案祭林丕顯文云、丙申金華、師席連侍。

四年丁酉

五年戊戌

六年己亥。文公守南康、先生從行、因遊白鹿、歷觀廬阜之陽。

事見文公在南康日所賦諸詩、及先生新修白鹿書院記。廬山題名云、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黃直卿俱來、覽江山之勝、樂而忘歸。

時淳熙己亥重午日。

四月伯兄檢法府君卒、先生奔喪還家。

六月十七日、文公與呂東萊書云、此兩月只看得兩篇論語、亦是直卿先爲看過、參考異同、方爲折中、尚且如此。渠昨日又聞兄喪歸去、此事又難就緒矣。

七年庚子、先生尚留福州。

是歲、文公書與先生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又云、老病無聊、益厭俯仰、但思



藏

歸卧山林、與如直卿者一二人相與講論、以終素業耳。案先生今歲始與文公有經年之別、其書拳拳如此、可見異日畀付之意也。八年辛丑閏三月、文公代歸、先生從行、同遊廬阜之陰。

事見文公山北紀行詩及濂溪光風霽月亭題名。文公以是月二十七日出城、歷遊廬山北境勝處、偕劉子澄以下十五人同行。四月六日、會拜濂溪先生像于書堂。七日、朋友各散、先生侍文公南歸。文公在南康時先

生嘗以御史公墓銘爲請，罷郡乃克爲之。

十月，文公被召至京，先生從行。

事見文公靈隱寺題名。

九年壬寅，文公以仲女歸于先生，館于紫陽書堂。

案先生祭文公文云：始授室於潭溪，是時猶在五夫也。先生登文公之門，至是八年矣。

潘瓜山曰：文公語公以道德性命之旨，言下領悟，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志於道，深觀默養，殆幾十年。文公喜其用意清苦，遂妻以女。



時文公聲名已盛、公卿名家莫不攀慕爭欲以子弟求昏。公家清貧、門戶衰冷、文公獨屬於公者、以吾道所在、欲有託也。

十年癸卯

十一年甲辰、先生留建安。

潘瓜山曰、文公退居山谷者三十年、專討論經典、訓釋諸書、以惠後學。時從遊者獨公、日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論語通釋衛靈公篇、誰毀誰譽、章記云、先師之用意於集註一書、愚嘗親覩之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



思靜慮、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如此章乃親見其更改之勞。坐對至四鼓、先師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寢、目未交睫、復見小史持版牌以見示。則是退而猶未寐也。未幾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而學者顧以易心讀之、安能得聖賢之意哉。追念往事、著之於此、以爲世戒。先生送徐居父序云：淳熙甲辰、始識包君定於武夷之下。君定、永嘉人也。

十二月、長子輅生。

十二年乙巳

十三年丙午。三月，仲子輔生。是歲，仲兄奉太夫人官于沙邑。先生自建安往來，少省侍。

事見文公後書。

十四年丁未。文公命季子在從學于沙邑。

事見文公書。

十五年戊申。夏，先生以婦氏及輅輔歸于太夫人侍下。

四月十日，文公有書與樂安云：「累承諭及女子歸期，即已隨事經葺，以赴此月中澣之期。」



忽得直卿書欲且緩行殊不可曉不免且令
兒輩送此女及二甥定三十日就道約直卿
來建劍間接去。又與先生書此女得歸德
門事賢者固爲甚幸。但早年失母關於禮教
而貧家資遣不能豐備深^②愧恨想太夫人
慈念必能闊略。然婦禮不可缺者亦更賴直
卿早晚詳細與說使不至於曠敗爲善。
已而復歸文公之側。

時朱夫人二子俱留沙邑先生復往五夫文
公此時有書與樂安云直卿在此甚安又有

承諭女子諸孫安穩之語。

冬又如沙邑。

此時文公有書與樂安云直卿來歲之計果何所定。此人回幸見報。若在後山此間諸生亦有能往者老拙亦可時一到也。

十六年己酉。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春復歸文公之側。

文公三月二十四日與樂安書云病中得直卿携女子輅孫歸來甚慰。

夏文公守漳州先生從行秋自臨漳復還三山。

十月同諸君遊^③ 郊三山。

事見先生所紀行詩。同遊者趙仲宗、趙舜和、潘謙之、曾^④仲也。又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詩。

十一月復如臨漳。

案先生以十月遊北郊而文公在漳州以是歲臘月刊蔡帖跋尾有先生名。明年又歸家。則是時在臨漳僅月餘耳。

二年辛亥春自臨漳歸三山。

正月二日文公有書與樂安云直卿告歸併



仙 藏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

挈女子一房歸侍。

朋友生徒會于新河舊居。

梅塢林羽曰初見先生于新河家徒四壁日特蔬食以對賓客端坐講論至達旦不寐書前輩詩于壁曰愚夫飽欲死志士常苦飢但能守簞瓢何事不可爲識者見之已凜然有廉頑立懦之風矣。

時趙忠定公汝愚爲七閩帥舍先生於登瀛館諸生從學于所館已而移會葉氏悅樂堂。

初趙公以館借先生未幾有公事當隔勘者



更以館空閑對趙公不察遂令置獄館中。先生移會葉氏家塾名其堂曰悅樂。趙公後悔又別占一僧舍令遷居其中先生謝之而已。五月同諸君遊鼓山大頂峯。

先生賦詩其首聯云登山如學道可進不可已。卒章云摩挲古石刻歲月為我紀。人咸異之詳見

集。○同遊者同郡潘謙之趙舜和鄭成叔唐去華括蒼葉味道永嘉徐居父仁父。○是歲有送陳元平宰昭武送徐居父歸永嘉二序。○按送居父序云甲辰始識包君定後八年

識徐居父於清潭之側。既又因居父識其兄仁父。其內弟葉味道。則是年中間嘗如清潭也。

秋文公自漳州請祠南歸。道經三山。先生從文公至武夷。尋復歸鄉。

二年壬子。春。約表兄弟。歲兩集于城外僧舍。事見先生代仲兄會表兄弟序。

諸生從學于城東古寺。

是時文公書與先生云。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

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也。

又云：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迫切，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初，文公編集儀禮經傳通解，先生分掌喪祭二禮。是秋始與朋友共討論之。九月子輟生，冬自三山如建安。

四年癸丑春，自建安歸三山所居。鍾山趙氏館先生以爲諸子師。



趙公善綽字友裕庸齋趙公汝騰之父。

秋泛舟九龍山哭故人之喪。

林君玉顯也。祭文略云丙申金華師席連侍。又云十有八年之間離合不常。

因訪鄭文適成叔於象山下。○冬仲兄奉太夫人之官衢州先生又如建安。○十二月歸三山。五年甲寅春先生將如三衢省母道建安會文公爲湖南帥先生從行。○七月寧宗即位文公以捧表恩奏補先生將仕郎。

鄭元肅錄云先生初受官時力辭於文公諸



公以爲不可而止。先生嘗謂某初辭官非爲過高。每念先公歷任至部使者俸餘僅足以給道路之需。況於官卑俸薄。仰祿旣不足以爲貧。居官又未足以行志。而枉費心力於簿書米鹽之間。孰若隱居山林。講學問道之爲樂哉。其後因到銓曹。事不如意。屢有繳納之興。蓋先生於未仕之前。誓以清苦傳家。必毋忝先訓。而進退浩然。又非爵祿之所能羈縻也。○楊信齋曰。文公心結其剛勁堅苦。可與任道。未十年而授之以室。又十年而畀之以

官。先生涵養日久，自得益深。每誦程子之言曰：「泰山爲高矣，然山頂上已不屬之泰山。」雖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目。程子此言，非先生知道孰能識之。又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見得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故先生平日居正位，行大道，得失利害禍福不足以動其心。由其見道之明，故能守道之篤也。

時趙忠定公爲丞相，召文公爲侍講。先生從至

京師。

林梅塢曰趙公與文公厚善聞先生抵中都每對客念其貧且意其必來見也先生聞之曰丈夫豈可爲人憐卒不見之。

韓侂胄用事忠定公及文公俱罷先生從行出京留于三衢。

先生嘗言趙丞相朱文公初得貶時或問某所以自處之計某語之曰已辦一杖雙屨欲從先生度嶺過海矣蓋先生於文公恩深義重以死相從已決於心其後嘗舉子畏於匡



顏淵後、吾以汝爲死矣等語以勵學者皆有深意云。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春二月銓中。春和議。四月

授迪功郎監台州戶部贍軍酒庫。在行都與

呂公子約。子約諱祖儉。東萊先生弟。趙公子欽。諱。交遊因

以禮書圖證相與講明之。

汪氏遺事云、公言、吾去年來行都下、不與物

款接、今年與善類過從衆矣、始見若是、即之

非也、況索之至再三乎、唯呂子約、趙子欽、愈

久愈賢、吾行閩中、湘中、皆無有是人者、安得



長友之乎。遂賦古詩二章，分簡二公。其簡趙公卒章云：安得老桐江，從君習其儀。蓋公爲士，寢廟圖冠昏喪祭禮，皆精切於儀禮者。士大夫想聞公賢，願交者衆。公所與金石交，乃獨取二公，其簡嚴如此。二公真天下偉士，篤學力行，始終不變。近世言學者，不能跂及也。會呂公以言事得罪，竄瑞州。先生餞之出境，乃反。

呂公以孟夏抵吳，所事見王峴祭晦菴文。是時朝命甚峻，呂公之行，莫敢餞之者。先生

獨出城與別。送卒有侵呂公者，先生以義責之。且諭之，其人感服。

十一月，趙丞相謫永州，文公奉祠居家。先生自京還，留文公之側。

楊信齋曰：丞相之逐也，文公不勝憤抑，草封事欲上，直指姦邪，以明丞相之寃。先生力諫，勸以筮決之，遂止。繼而文公乞收還職名，又以病乞休致。論者或以爲可以已，若不已，則當婉其辭，不必他及。或以爲受職名而後乞休致。先生曰：二子之論微有不同，而皆主於

畏禍。禍不足畏。但使吾之出處者合於義。則死生禍福一聽天命可也。誦道以避禍。非也。非道以取禍。亦非也。故前日封章不可上。今日辭職休致不可已。以此決之。可質諸聖賢而無疑矣。

二年丙辰。自建安歸三山。諸生從學于城南。時丈公被旨落職。罷祠閑居。分界門人編輯禮書。先生實爲分經類傳。文公刪修筆削條例。皆與議焉。

初。丈公雖以喪祭二禮分界先生。其實全帙



自冠昏家鄉邦國王朝等類皆與先生平章之。文公嘗與先生書云。所喻編禮次第甚善。又云。千萬更與同志勉勵。究此大業。又云。將來送彼參訂修歸一途。又云。此事異時直卿當任其責。其他往復條例文多不能盡載。明年三月乙亥朔。竹林精舍編次儀禮集傳集註書成。條理經傳。寫成定本。文公當之。而分經類傳。則歸其功於先生焉。然集註集傳。乃此書之舊名。自丙辰丁巳以後。累歲判定。訖于庚申。猶未脫藁。而先生所分喪祭二禮。猶

未在其中也。

是秋自三山復如文公之側。

黃義剛錄文公云直卿與某相聚多年看文字甚子細。在三山亦甚有益於學者。今日可爲某說直卿起辭。先生曰不必多遜。包顯道請申言論語有子一章。於是直卿略言此章之指。復歷述聖賢相傳之心法。

三年丁巳仲兄之官廬陵先生從行。○文公爲築室于考亭新居之旁。

按先生祭文公文云復問舍於星亭。蓋前年



儲藏

文公始遷居於此。今乃謀爲先生築室也。○
是時文公書與先生云。見謀屋於後園中。作
精舍。規模甚盛。他時歸來。便可請直卿掛牌
秉拂也。作此之後。并爲直卿作一小屋。亦不
難矣。又云。五夫不可居。不如只此相聚。爲謀
一屋。不就別討屋基了。相去又十數步。若作
小屋三間。儘可居也。

七月。皇妣安人葉氏卒。先生與仲兄護喪來歸。
先生家世清貧。諸兄官滿。多無以歸。又皇妣
卒。先生鬻所跨驢。制衰服。從仲兄徒步以喪。

歸。於是仲兄奉喪、敢于箕山先塋之精舍、因同居焉。

四年戊午。諸生從學于箕山廬。居。

丈公與先生書云、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但不易。彼中後生乃能如此。又云、諸友相向、甚不易得。年來此道爲世排斥、其勢愈甚、而後生鄉之者、曾不少變、自非天意、何以及此。○先生爲林氏二子字序云、慶元戊午、予屏居箕山。林仲則之二子曰武、曰庚、自栗山來從予遊。即此時也。



月、祔葬母夫人于先兆。是歲、文公得疾、貽書先生爲訣、因以深衣及平生所著書授之。

先生諸子以爲此書今不復存、惟深衣尚在耳。

五年己未、諸生從學于新河所、恐文公遺其諸孫來執經。

文公書與先生云、書社想亦漸成次第、更宜勉力交相磨切、使有成就、非細事也。○又云、彼中學者、今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工夫、勤於接引爲佳。○又曰、齋館旣開、慕從者衆、



尤以爲喜。規繩既定，更又耐煩，勉力使後生輩稍知以讀書修己爲務，少變前日淺陋褻浮之習，非細事也。

會聚朋友修纂喪祭二禮，各爲長編以納于文公之所。

楊信齋喪禮後序曰：先生嘗語諸生云：文公當時分喪祭二禮，俾某編纂某，夙夜究心，粗成端緒。嘗奉而質之先師，喜曰：君所創立規模甚善。他日若能以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用喪祭禮規模，尤佳也。於是讀喪禮十

一章終篇、注疏有繁冗之文、悉皆親筆刪削。於不杖大功章有親批五條、其他商確發明、不一而足。

七月、免喪、遂遷朋友於城南。

八月朔日、始課諸生。日講易一卦、孟子兩版。休日畢、集于僧舍、設湯餅供、迭請五六人覆講、不通者罰、從容終日而罷。

十一月、登栗山、訪故舊、還、遂如考亭、因遷于新居。

六年庚申、春、自考亭還三山、諸生從學于閩縣。

學。

按文公與樂安書云、直卿到此、葺治園屋、方粗成次第、而彼中諸生復來迎致。此間殊恨失助、然又不可爽彼之約。今便登舟、極令人作惡也。先生以二月十二日自考亭登舟至家、二十一日、諸生擬試、遂行會菜之禮。三月一日、立定課程讀書。○事見先生與潘瓜山書。

三月甲子、文公歿。前一日、貽書先生為訣、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



估藏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

是月八日、文公疾革、手書以遺先生云、人還得書、知已到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爲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異時諸子諸孫、切望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爲門戶之羞。至祝至祝。禮書今爲用之、履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了。^⑤可便報之、直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并舊本、今先附寄、可一面整理其他、并望參攷條例、以次修成。



就諸處借來分寫教作兩樣本行道大小并附去紙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度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可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徒切悽黯。

訃聞先生日行百里丙子至考亭爲文公護喪事。遂持心喪三年不復調官。

先生歸考亭後有書與縣學朋友云奉別之後日行百里又云屬纊已十日矣又云某以甥舅之親行師生之禮誼不可復歸。

五月仲兄樂安府君卒。訃聞先生徒步迎喪于

撫州學舍。八月，以樂安之喪，寓于考亭。十一月，文公葬于唐石。

嘉泰元年辛酉正月，先生告辭文公几筵，護樂安之喪歸于三山。諸生從學于栗山草堂，文公諸孫在焉。

先生以初十日行，有辭几筵文，見集中。○潘瓜山曰：公於兄弟友愛尤至，視猶子如子，通其有無，所入不以私。諸已樂安中年即世，撫育孤子，自襁褓以至冠，嘗携以自隨，教養備至，使有成立。

三月、文公小祥、先生設位奠于所館。七月、同諸君山行、因如考亭、未幾還館。

是歲爲趙師恕書潮州所刊大學後。

二年壬戌三月、文公大祥、先生心喪終除。夏、赴調行都。八月、得監嘉興府崇德縣石門酒庫、待次于家。九月、喪樂安君于桃枝山。遂會朋友于城南烏石山寺、續後修儀禮、以成文公之志。時先創書局于神光寺、又移仁王寺、皆李筠翁先生寓居也。先生以書招鄭文適入書局、書中有此間不能久留、修書亦頗有次第、日



望賢者之來等語。○局中所修之書、先生董之、同門友劉勵用之、門人鄭宗亮、惟忠、潘倣、茂修與鄭文適、成叔分任其事、蓋先修王朝禮一部、亦未知所止也。時有別定禮書目錄、揭之壁間、文適以爲先生欲遵文公遺言、悉取家禮以下、別爲次第、此時實與諸君子商確其目。追惟此書、終先生之世、既不及爲、而目錄手藁具藏、當以編入先師遺言之內云。○是歲有林端仲墓誌銘。

冬、遂歸考亭。○子軫生。

三年癸亥。劉忠肅公之子學雅正之延先生于家塾以爲二子師。

正之號遂初居士。先生謝之以詩。有君因慙直招時論。我以踈愚厭俗紛之語。○是歲有與劉正之實之唱和諸詩。又作劉氏遂初堂記。

冬赴石門酒庫。十二月到任。

時先單車到官。家人尚未至也。○門人葉士龍曰。石門酒庫弊壞。爲浙西之最。公私宿逋。動以萬計。幾不可爲。先生未及蒞職。已預爲



糴本計。暨至而米麥之舟已艤于岸下矣。前
後庫官始參部使者出給酒本多爲胥吏折
辱誅求。至是呈告則先生自袖之出券則先
生自印之。吏輩莫得邀阻以行其姦也。昔之
爲政者非不欲究心經理姦胥猾吏首以貨
賂爲始至之獻一有所受則俯首受制不復
可以有爲。先生洞知其弊凡欺公媚上者首
罷斥之。至是爲蠹弊者去矣。監當之職率皆
膏粱子弟爲之。養安而憚勞也。米麴之用太
半入於胥吏之家。故先生涖職夙興夜寐祁



寒盛暑有所不避。防其滲漏而幾其出入。於
規畫井井有條也。○始至石門。有通漕使及
幕屬知州縣官啓。申漕司公事狀三通。
四年甲子。石門酒政修舉。

葉氏曰。曩者弊端百出。酒味澆漓。其技止於
抑拍戶。且嚴於私酤。雖追繩治。而酒之不行
自若也。先生主宿弊頻革。酒復醇醲。不行抑
賣。罕捕私酤。於是舊戶盡復新課。日登甫一
年。而舊額補足。又一年。而盡還上戶所貸。○
林梅塢曰。官酤既行。私釀不禁。而自戢歲入。

沛然。或謂是瑣瑣者。何足以煩君子。先生笑曰。孰非公家事耶。惟無事不知無事。不能乃爲通材。出之仕者。務爲簡佚。儼如神明。竟亦何用。侍郎辛公棄疾過石門。見之。歎曰。是所謂聖賢嘗爲委吏乘田者也。○是歲有謁陸宣公祠。謁高僉判所居。閔雨喜雨道中。石門諸詩。又謝潛使啓。與辛侍郎書。

冬。檄權新市。烏青諸庫。

按先生謝潛使啓。有奔馳兩庫。竭盡一心之語。又云。自冬涉春。愧代庖而越俎。○鄭元肅



錄云先生被檄之初言於部使者請先給新市舊官俸給乃敢受命使者不許固請從之或問其故先生曰彼特無能爲耳家貧俸薄又從而奪之豈人之情且彼既窘必貸於庫家從之則近於背公行私不從則必至傷恩生怨彼若不得請於我必須於吏輩吏反啗之他日復職彼益不得有爲而庫日壞矣○楊信齋曰漕司檄先生攝鄰庫庫無粒米數月不造酒先生曰課利以日積者也一日無酒則失一日之利既久不造酒課利安從生

責吏輩人各認借米五石。凡得數十石。而酒本已辦。遂榜示三日。賣酒人訝其速。先生歸石門。載酒兩舟。借之旬日間。遂循他庫例。解發。而前借悉償。先生道大才雄。屈於堯庫人。疑其不屑意。先生連興三庫。從容整頓。有精於辦事。吏所不能及者。識者於細處而知先生有用之學。無施而不可矣。有庫中五銘。開禧元年乙丑。浙西三庫酒政皆舉。部使者遂薦之於朝。

兩浙運判公澹微之舉。充從事郎。以上任使詞。

曰存不矜之心爲有用之學。屈在筦庫未究所長。先生有謝詹公二啓。

二年丙寅春往來三庫泣事。

正月元日與楊信齋書云鄰庫往來誠勞亦只得五日一往。甲夜登舟天明即至往來不費力但事頗多不能不費思慮耳。先生石門在任兩考零兩月是歲某月某日解罷。

會邊事動吳公獵出帥江陵躬至石門訪問籌策奏辟先生入幕。三月授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五月到任。



楊信齋曰、吳公雅敬先生名德、奏辟帥屬。先生曰、聞議者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爲社稷憂、此何時可圖進取哉。至江陵邊事已動、羽檄交馳、先生爲畫權宜守禦之策、周幕諸公有不能相容者多矣。

以招軍買馬有勞、辭賞不受。

按先生與吳公賓客張生書曰、招軍諸邑之力、買馬獸醫之事、某何功之有。不才無似、從師友游三十年矣、幸不得罪於朋友。今顧以善招軍買馬見薦、人其謂何。帥府千里而辟



一士其亦以千里而從辟、今乃以善招軍買馬得名、豈不輕大府、蓋當世之士哉。自古乘田委吏、聖人亦甘心焉。然欲以此爲功、則稍自好者不願也。帥遂止。

七月、檄措置極邊關隘總領宣撫二司、就委提點八關經歷光黃德安、信陽四郡之間。十一月、虜攻棗陽、破隨州。帥司檄先生歸、在塗絕糧、成疾。未幾、吳公改除京西湖北宣撫、先生隨司解罷。

時朝旨令本司措置信陽關隘地係極邊人

憚其行先生被檄以出。總領陳公謙宣撫薛公叔似移書江陵請就委先生提點八關。經歷光黃信陽德安四郡奔走窮山絕谷往返三四千里。及虜騎來攻棗陽破隨州攻德安。帥司始檄先生歸江陵。時盜賊四起道途梗塞。逃匿山谷間數日不粒食。遂以成疾。三日三夜嘔血數斗。伏枕逾月。吳公見其危殆。會有宣撫之命。遂令隨司解罷。○此以先生辭宇文帥書及于堂求嶽祠二劄修附。○在江陵府時有代吳公禱雨及言事諸劄。



三年丁卯。宇文公紹節代吳公爲帥。再辟先生入幕。四月。復授湖北帥屬力辭。別與幹官差遣。又辭。丐祠未報。徑歸建安。

楊信齋曰。宇文奏辟。當路已從。先生對人曰。此則斷然不可。其言甚厲。宇文知先生不來。以書問先生施行所宜。先生條答荆襄事宜。甚悉。竟辭辟命而行。諸公皆以不從宇文爲非。先生曰。興兵動衆。國之大事。以身許人。亦非小節。要當斟酌可否。豈宜見利則趨。○葉士龍時曰。侂冑專權。朝綱日紊。先生知不可爲。

遂乞嶽祠不俟報而歸。未幾果敗。○事見先生所作不從宇文辟辯及與宇文宣撫劄子申廟堂丐祠祿狀。丁卯揅卦二解送許太博入宇文幕序。

十一月江西提舉常平趙公希懌知撫州高公商老奏辟先生知臨川縣事。十二月之任。

高趙二公奏狀云黃某稟資公正律已廉勤使宰百里綽有餘才。

嘉定元年戊辰正月到任。

門人黃義勇曰臨川地大民繁素號難治蓋



自趙善譽以能稱已四十餘年無賢令尹矣。先生初至，每日裁決，觀者如堵。先生剖決如流，每決一事，衆皆咨嗟歎息而退。蓋無不犁然有當於人心也。五鼓出理事，終日坐廳，夜繼以燭，漏下二十刻始休。初，吏輩疑其始政勉強如此，久而必懈。其後無日不然，吏輩皆昏困，不能奉行文書，然後大服其精力，誠不可及也。先生平時往來臨川甚久，親故多來謁者，略無間拒。每日賓朋滿坐，談笑議論，對坐處決一以至公行之。士友亦未嘗忍以私

干之。是以終始三年。故舊往來如一日。上而臺府。下而士民。無一人有異言者。臨川風俗強勁。負氣小有爭訟。雖破家亡身。皆有所不暇恤。由是事務繁劇。有微事而數年不決者。紛至沓來。先生一旦立辨。人無不服。或有田畝山林之爭。先生親往定驗。每一出必五六事。自是徧獲鄉落。民間銖兩之姦。皆得其姓名。偶訟牒及之。追胥不少恕。里正解子素擾鄉閭者。無一人敢自縱於境內。自是良善帖息。視之如父母。每出童兒婦女。皆爭聚覩。謂



安得見此知縣也。臨川民負富室之租，殺子女以誣之。前後有司不察，即委官驗視。自兩驗之餘，富民雖得直，而產業已蕩然矣。由是兇人得逞其姦，相扇成風。先生深懲此弊，每有告者，即留之。星馳吏輩，同里正鄉官急下地頭驗其事，無不得其情實。然後究其誣罔之狀，由是富室得保全其家，而兇人自絕。天倫之風遂息。○案臨川政事決訟理冤等事，見集中上漕使理王氏饒珉訟書，與江西安撫撫州知郡辯危教授訴熊祥書，又辨王寺

簿買山事書及任內前後判語然未必皆在此年也。○是歲又有臨川社稷夫子廟城隍祠并諸廟文黃西坡文集序代陳知郡條奏五事并奏事二劄篤孝傳公墓誌銘。

二年己巳春正月郡守以禮延先生于郡庠講書爲講四德四端之要三月新作臨川縣學。初九日與楊信齋書云縣學落成不以試選而以公選肯來讀書者則容之頗成倫叙但未有毅然任道者耳。

時州郡方以催科爲急先生力言其弊且爲經

理之。

三月與楊信齋書云、郡計缺乏之甚、催愈多而督促愈急、令人可厭、亦欲棄之而去、蜀以此間去歲旱蝗爲之平糶、價而人方有生意。若遽去此、頑民閉糶、便有饑卒之憂。俟五月便作去計、老矣、誰能僕僕於此耶。○案催科事恐不止在此年、姑因與楊君書而附此。以後書州家以財賦見怪等語考之、此年爲甚。○葉士龍曰、州郡方以催科爲急、取其舊者縣催而縣納、以其新者縣催而州納、舊者常



少而新者常多故也。先生深言其弊有三。其一不可爲。其二不敢爲。其三不當爲。後州郡盡撥還縣。催民力得以少寬。蓋先生爲政學道愛人出於至誠惻怛而不肯爲俗吏具文而已。○事見催科辯。○楊信齋曰。臨川民戶之害莫甚於戶長。先生深察民情以逐都之內合納官物分隸民戶使之自爲甲首。給人戶自承。由子付之甲首。自行催管。人戶免差戶長之害。而官物反增於常年。民甚便之。三年庚午春。帥檄縣議自臨川如豫章。



春間書與楊信齋有再書下考又云近抵豫章李敬子之徒兩三人亦來相聚。

時邑中仍歲旱蝗至是民益艱食先生為平糶價寬征歛民賴以安。

門人臨川黃義勇曰先生自到任值旱蝗相仍禱雨不驗先生露宿於野親往二百里外禱於龍湫躋攀險阻必造其巔卒至感應蝗出蔽天所止之地竹木立空禾穗不遺細民仰天號泣無所赴訴先生下四隅諸鄉遇蝗到處即鳴鈴走報親帥鄉官監督保甲併力

打撲且埋且焚、無下數十萬斛。東馳西驚、盛暑烈日皆不遑恤。由是蝗不甚爲災。次年、蝗復生、急令保甲捕捉、以米易之、又得數萬斛、以致縣庭自是其種遂絕。次年、穀價騰踊、倉司行下賑糶、先生讀之曰、可謂滿紙仁人之言也。然實殺人之具、不可用也。於是下四隅官、鄉官、大嚴米穀出界之弊。臨川居水上流、江淮諸郡米價踴甚、每一碩可得七八倍之息。由是豪民百計求泄、或假上司文牒、或因權貴之家、或借綱運之名、先生力禁止之。有



監司滿還送吏將米出境。先生遠送隨其坐舟。卻之不退。監司乃悟其意。因搜舟中。果得藏米。遂懲之。至於宰執侍從子弟。欲乘時射利者。悉捕得之。舟米併沒。略無假借。於旱蝗之餘。一邑按然。略無乏食之憂。以至鄰邑旁郡。皆蒙其利。先生立法。境內之米。在東者不得過西。在南者不得移北。令行禁止。民樂爲用。臨川下流。如沙河等處。去豫章界甚邇。先生每挈小舟。奄至。親到牙僧之家。檢察有疑似迹。即痛懲之。姦猾之徒。凜然常若。知縣臨

其前。先生在臨川，其利民最博者莫大於此。未幾，朝廷行下江西諸郡和糴，撫得數多。州家欲自置場，先生恐事出州家，則因此壞其港禁，遂乞發下縣自糴。先生素孚於民，凡有舉動，靡不鄉應。故糴數雖多，富室無不樂輸。初不以爲怨。蓋前此和糴銀會，吏輩多解除，又給不以時，多爲牙攬用過，是以每以中糴爲苦。先生盡革前弊，凡和糴之銀，自半兩至十兩，悉封記之。人戶入糴，計直當廳俵散，非惟吏不容尅，而牙攬不得以遂其指掩之私。

矣。由是所糴不逾時而辦。

臨川政成，郡太守部使者交薦于朝。

知撫州陳公蕃、孫奏充其所學，施於有政，郡既有賴，民亦以安。○江西安撫使趙希慤奏云：以選人宰劇邑，律已清廉，泣民公正，篤意字民，一路五十四縣無能出其右者。○提刑率王葵云：操行醇正，持論公平，撥煩治劇，井有條理。○運判公胡槻奏云：學有源流，才兼劇易。又有舉政績狀未見。○提舉常平章公肱奏云：學有師承，文尚體要，更明吏道，甚得民



心。○以上並舉改官。○提舉常平汪頤問舉政績奏云、黃某靜而有守、直而不阿。自入仕以來、屢經諸司奏辟。臨川民雜事繁、率務已勝。某能不畏彊禦、一決以公。閭閻細民尤樂稱道。適遇旱歉、奉行荒政、不爲具文。至於禱雨除蝗、躬行阡陌。雖盛暑有所不憚。邑人感之。○初、連帥趙公希惲雅敬先生、辟置先生而力薦之。撫有女冠黃道存者、挾宮闈之勢、侵占百姓墳墓屋宇以廣其居。州縣畏其聲焰、莫敢誰何。先生覽訟牒、閱實其事、竟申諸

司逐去之。趙公不能不左右道存，遂忤先生意。先生取其京削封而還之。趙公自爲投之吏部。

吏部尚書汪公達特以先生政績奏聞。

汪公父子與御史公及朱文公皆有雅好，薦先生蓋真知己者，故特書之。其後又舉充所知，又應制舉，堪充邊郡。先生與劉寶學書云：端明汪公三嘗見薦於未識面之前是也。時溪峒盜起，調發益急，先生爲郡治酒政爲憲司，招官兵皆賴其用。



黃義勇曰、臨川郡務酒政頽壞、知郡林岳以先生往年石門酒政大舉、委先生督其事。先生以縣事煩、力不能及、辭不獲已、就縣別置庫、就用都務匠者造酒、以比郡務酒味。合干人以是不敢爲欺弊。縣庫流通、遂以息還州家。縣計亦稍賴於此。未幾、峒寇爲擾、節制司委先生招敢死士。所招皆豪健、日椎牛醢酒、以勞之。士皆踴躍思奮。又擇茶商陳凱統之。峒寇頓息。多賴其力。凱遂策勲補官。其後節制所給招軍之費不足充用、往往多資於酒。



利。先生終更恐是庫在縣他日爲宰者精力
有不及卒爲後人之累於是悉還州本息併
撤庫屋以絕其迹。

四年辛未春江西提刑李公珏檄先生兼督捕
節制司幹官且聞于朝力辭不就。

時峒寇猶未平也先生力辭有二劄子云行
年六十矣又云農事方興青黃未接故知此
春也。

二月臨川秩滿李公又以爲請先生又辭。

臨川在任三考零二十四日以是年二月日

滿。

自江右如行都。六月，循從政郎授南劍州劍浦縣令，待次考覈。

潘瓜山曰：公不卑小官，恥於求薦舉。箴仕以來，不以書考爲意。及宰臨川，諸司剡薦交上，一時五紙不來自至。而到部之日，吏以格法不備爲沮。公曰：吾晚得一官，但求升斗之祿，豈復有榮進之心？即注劍浦令以歸。是歲，爲眉山家恭伯作重齋記。

五年壬申二月，改宣教郎，知臨江軍。盧公子文



奏辟先生知新淦縣事。四月命下，五月到任。新淦爲邑，凋弊特甚。先生到任，盡心畢力，窮究弊源，大抵如臨川。邑之爲累，莫大於綱運。前後滯久，欠折無慮五六萬石。爲邑者率不滿秩而去。先生首申諸司，請去，然後爲之經理。先生又以綱運所以欠折者，蓋由船不預辦。舊例嘗以納米之後，方造船；造船之後，方差官淹延日月。及將起發，春水已退，不可遽進。於是泐途泊岸，以待水肥。及久不雨，則易小艘搬運，謂之傳淺。因此綱官盜用舟梢，蠹

食弊端百出、不可稽考。及至總所、所餘無幾。往往網官苛留印紙、拘繫監納、舟人估賣船隻、貨鬻妻子以償、猶不足、則江岸人家悉被攤賴、不問是非、不辨有無、無一得免者。先生熟知此弊、今年之冬、猶未開場、先令造船、及開場、則舟楫已辦。每日人戶輸米、即令下船、不復入倉。先生日治縣政、夜則下倉、秉炬運米、差官遣吏、以至水脚糜費、一一辦具。即戒部綱官吏促裝期、以春水肥、立命離岸。一日水漲、先生具酒三行、就別網官於舟中。酒罷



揖之使即解纜支犒篙師有差。巨艘數十銜尾而下。鼓吹歌謠之聲滿江如雷。先生目送久之而後歸。及至總司。官吏驚駭以爲新淦網運常居諸郡邑之後。而且不足。今乃先至而無顆粒之耗。網官以此奏功。轉官云。○時邑有寓公以貲武斷鄉曲。租稅不輸。邑與民苦之。累訟牒至三四百紙。先生爲申諸司。白于朝。徙告隆興。

漕使楊公揖延先生于東湖書院。講中庸之第
四章。

先生嘗言、江西諸公有言、學不必講、可以一
就至聖賢之域、爲申此章以辨之。

始有勉齋之號。

初、文公訣別之書、有勉學之語、故先生因以
自號。○是歲作台州四先生祠堂記、到官之
初、有謁廟文及通啓、及曾一菴記跋。

六年癸酉、新淦政成、部使者郡太守交薦于朝。
運判楊公楫奏黃某性資通徹、學問精深、務
實用而不爲空言、善應變而不失正理、襄爲
酒官、兼總數庫、近率臨川、聲望尤著。新淦爲



邑劇是狼狽。某盡心畢力，究見弊源，撫恤困
 窮，不畏疆禦，經理財賦，綱運整辦。理斷民訟，
 人罕再訴。它日新淦，遂成佳邑。時拂公病革，
 上章力薦三人，先生爲之首。○提舉常平表
 公變奏言：黃某學有本原，才堪負荷。昨宰臨
 川，去替之日，民不忍捨。今任新淦，凋弊之餘，
 事靡不集。所蘊未易可量，而年已過六十矣。
 若不早寘朝行，則精力疲於一縣，深爲明時
 惜之。○知軍盧文公奏言：黃某少能力學，自有
 源流，晚而精明，益加刻勵。不惟學問廉隅有

以過人。至於居官盡職，無所回撓。昨宰臨川，至今人懷去思。臣被命之初，新淦尚缺縣令。兩班改秩，無肯就者。蓋臨江雖小壘，三邑素號繁劇，珥筆之風盛於江右，率多過而弗顧。臣以某申辟，蒙朝廷送部注授。自某之來，縣事井井有條。彊者服其威，弱者懷其惠。臣以爲百里之政，固其所長。然某抱負不凡，未盡其材。○安撫使李公珏、運使王公補之亦舉政績。

江西安撫使王公補之檄先生攝南安軍，不果。

往。六月除監尚書六部門。

王公奏言黃某政事優長累經論薦。今再作縣績效益著。○時有郭氏叙譜及瑞蓮堂記書襲君錫文公語錄後與楊漕通老書及祭楊漕通老文。

未赴改差通判安豐軍。

部門之除朝列有懼先生之來欲沮之者。會江淮制使欲得先生守邊郡乃有是命。

九月到任。未幾爲郡將誣陷先生引疾請歸不許。



葉士龍曰先生天資高明不同流合汙以自媚於世郡將郭紹彭不樂會徐師黠李明之徒結集北界紹彭妄謂先生實使之物論沸騰頗聞于朝先生遂以疾丐祠○事見與淮西帥李仲詩書及申狀。

近臣論薦先生堪守邊郡。

十月五日臣寮奏乞明詔大臣精擇邊守仍令侍從兩省臺諫廣行搜訪各薦二人諫議大夫鄭公昭先應詔奏言黃某名父之子學有源流自初試吏已著能聲平時議論有志



當世人頗知之。新淦素號難治，比益廢壞。某爲政替年，爬梳剔抉，頓復舊觀。邑有彊宗，恣爲民害，某極力鋤治，民以安妥。自是善譽翕然，朝廷寵以內除。足未登畿，俾倅安豐。邊城事簡，局於職守，未究設施。材優用狹，公論殊鬱。若處以邊城之寄，必能坐收捍禦撫摩之功。然詳觀其才，推而上之，恐不止於守邊而已。時吏書汪公達亦應詔薦。

十二月，自安豐如歷陽，鞠獄。

楊信齋曰：和州有疑獄未決，帥檄先生鞠之。

先生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未得其情。一夜感夢、井有人焉。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其尸骸、其誠所感如此。○安豐在任五月二十一日、以明年二月罷事、見與潘謙之書。

始編文公語錄。

語錄今刊于池陽倉司、凡四十三家、貫先生之所編次、而蜀人李公道傳貫之取以刊之。七年甲戌二月、特添差通判建康府事、仍釐務。

諫官爲辨安豐之謗、郡將坐黜。

正言倪公千里論之。

自安豐巡歷淮垠、守禦要害。

事見與劉晦伯書。

道經儀真、與李公道傳胥會。

有問答可考。

五月到任、制使檄權太平州、未幾還任。

有張日新訴莊武判語。

寶謨閣學士、利路安撫使劉公甲、兵部侍郎李公珣、舉先生自代。



劉公奏言黃某師友淵源氣節剛正恥同流俗有志事功舉辟不樂苟從佐郡以嚴見憚才學行義臣實不如舉以自代。李公奏言黃某學有淵源行有根本忠孝竊於許國信義長於使人其材足以濟繁難其節足以臨緩急近蒙朝廷稍試以事請著聲稱士論以爲可當大任。

九月除權發遣漢陽軍提舉義勇民兵辭不許。十月到任。

與孫行之云自金陵五十日到官。

增兵積粟爲城築計。

楊信齋曰漢陽與鄂州接境一葦可航。前此士大夫往往違法出境奔走臺府以求知己。雖守臣不免也。故臺府吏卒視漢陽如縣吏之視都保。誅求無禮。久而益甚。先生嚴戒屬吏。非公事無得越江。由是郡政肅然。葉士龍曰漢陽實武昌之唇齒。吳蜀之咽喉。先生丙寅年間親見武昌之民望漢陽之烽火以決去就。而略無城郭之固。郭內之民僅二千。家有兵二百人。郭外沿江亦二千家。皆浮居。



草屋夏則遷於城南冬則遷於城北。先生至首集郡兵而第其彊弱增給廩粟以活其家校武藝之工拙數支賞給而士卒始有固志自是遂有應募而來。既而請築城講究利病與其費用各有成畫竟以大旱寢其事。○時有再申朝省制置總領諸司乞經營築城及與制帥總卿漕使劄李侍郎夢聞書皆言漢陽城築事。○是歲有徽州朱文公祠堂平江府尹和靖祠堂安慶府府學三記董叔重墓銘答叔重之子及王幼觀書。

八年乙亥。大旱。竭力爲荒政。備坐。是與制垣漕使不合。六月。丐祠。不報。漕使上救荒之功。乞留在任。

楊信齋曰。歲大旱。先生知米價必騰踊。先計戶多寡。勸諭人戶有粟之家。官先支價錢以償之。而寄穀於其家。乃給曆付貧民。使之就糴。甚貧者以常平米賙之。然大約不過自冬至春而止。無以爲繼。遂招諭米商。酒食迎勞。又爲之革官吏抑勒牙僧邀阻之弊。由是船商輻湊。帑廩充積。及諸寺觀官舍皆滿。以所



糴之本價而糴於民。規畫有條，給散有法，自城市以及鄉村，莫不被其惠。初，漕使吳公與先生謀救荒政，先生以早收糴之說告之，吳不能用。已而鄂州米價高於漢陽三倍，吳不能平。差官拘漢陽商船，先生曰：「漢陽一郡二十萬家，州郡只得爲之深思遠慮。今差官攔米，是棄漢陽也。」遂稱疾丐祠而歸。○時制帥趙公方與漕使吳公柔勝交爭，始者制司遣兵於本軍境內邀截，不令入武昌界。漕司以聞于朝，制司又反其說，欲令本軍發取所搭。



米斛以給鄂州文移甚峻。時先生多方招往來船問者說而願集於漢陽之市。其至鄂渚者甚希。漕司恥之。又令人邀勒商船必歸其境。先生皆不以爲然。累書爭論。辨析甚詳。制帥動以威脅官吏。先生不以之爲恐。拒之益急。漕使雖先生之故人。而尤不能平。先生亦不顧也。然卒莫奪先生志。制使訖不敢加侮。而吳公後大悔悟。反以此薦先生之功。然先生當時蓋已決爲去計。於是以六月走价請祠未許。又以書囑李公珏爲請。大略言其既

冠而執經於朱晦菴。一見便有相教誨之意。未數年而授之以室。又數年而奏之以官。又數年而爲之築室廬。約爲終老之計。而囑之曰。遺言甚墜。汝其保之。今先師之亡。十有六年矣。奔走仕途。束遺書於高閣。未嘗披覩。每一念之。如負芒刺。死何以見先師於地下耶。蓋先生正歸本謀如此。會趙君師夏新除本路常平使者。趙君娶文公之孫女。與先生長子輅爲友壻。於是復申前請。力引親嫌。而朝廷猶未許也。○事見申制司漕司公狀。及與

趙帥吳漕劄又與潘謙之李貫之李夢聞真景元孫行之書。

秋始治學政五日一下學勸課諸生講誦躬督教之十一月新作五先生祠堂鳳山書院皆成十一月與楊信齋書云某行且一考秋間方整頓學校遇一六日下學與士友講說且課其讀論語使之自講大義湖外士子却質直可喜且開其路異日亦當有興起者耳。○有孟子講義二十篇及五先生祠堂記。

十一月丐祠十二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



佑觀。

初請六月奉 旨不允。又請九月奉 旨不

允。又請十一月奉 旨依。十二月命下。

漕使再乞留。

吳運使再申照對本路漢陽軍今歲係十分被旱去處。若非郡守得人。撫摩安集。不遺餘力。則流離轉徙。其害立見。伏覩黃知軍自夏初以來。即能先事措置。取糴米斛。以爲荒政之備。又能委任僚屬。家至戶到。規畫有條。給散有法。自城市以至鄉村。莫不被其實惠。遂



使一郡之民當此歉歲不至失所。考其政事實爲本路十五郡之冠。昨者因其丐祠已嘗具申朝廷乞行存留在任。今月二十七日忽覩邸報黃知軍依所乞宮觀。竊惟當今士風不振人才難得。今有公廉清介忠誠懇惻如黃知軍者。顧乃置之閑散之地。當職深切惜之。況自黃知軍有奉祠之請。闔郡士民皇皇然皆恐其去。如赤子之慕慈母。前來本司陳乞舉留者數十百人。深恐黃知軍既去之後。一方百姓失所依賴。必至狼狽。近因巡歷經

過漢陽親見漢陽黃知軍精神如故了無疾病。欲乞釣慈加惠漢陽之民特賜敷奏收還已降指揮仍舊令黃宣教知漢陽軍庶幾一郡之民賴以全活不勝大幸。

九年丙子二月轉通直郎三月自漢陽道廬山之下以歸四月至考亭所居。

漢陽在任乙考有零。

諸生從學于文公竹林精舍。

葉士龍曰先生洒掃精舍獨處一室聚子姪及鄉之後進而誘掖之著書立言以詔來世。

○有精舍春祀講義。

始草文公行狀。

葉士龍曰。夫子歿已十七年。而行狀未有所屬。季子在。以先生知夫子行履爲最詳。請夫子道德爲最密。請先生述其事。先生至是始爲草定其狀。○是時雖已草具此文。而未欲傳布。○是歲有葉雲叟子名序。跋餘杭所刊家禮及陳履道家諸書。楊龜山家書後。與李貫之論編修禮書及先師所說出處大節。及東漢黨人事及答鬼神說。



藏

閏七月新作草堂三間于考亭之寓舍名以環峯以毋忘御史之遺訓。

門人陳宓爲仲子輔作雲谷樓記曰聞之先生曰吾早歲惟師是從師以別野界我我今始能爲屋三間名以環峯乃吾考察院祖居山名也。命長子輅居環峯曰毋忘爾祖之訓也。○草堂經始實在此年。

十月自考亭遷三山舊居十一月寓居城南法雲僧舍。

先生遷于城南也時參政衛公涇帥閩龍圖

陳公孔碩爲參議官。知先生無家。帖法雲西
廡數間。權爲居止。義和與今知院陳公韓共
相經理。先生到寺居。有詩一聯云。投老無家
依寶刹。爲貧竊粟奉琳宮。蕭寺荒涼。處之晏
如。

十二月。除權發遣安慶府事。力辭不許。

告詞曰。長淮諸郡。被邊帶江。屏翰得人。形勢
增重。龍舒闕守。弄印久之。茲用命汝。可以知
其選矣。爾學有師法。才裕劇繁。嘗奏最於邊
城。可以久安於家食。亟由簡拔。起畀郡符。使桐



城之民恃汝以爲保障庶寬朕之顧憂。爰疾其驅以對休命。○中書舍人莊夏行。

十年丁丑春。朋舊生徒畢集於法雲寓居。先生爲立同志規約以示學者。

同志規約以每日各讀一經一子一史。而以論語周易左傳爲之首。日記所讀多寡。所疑事目並疏于簿。在郡者月一集。五十里外者季一集。百里外者歲一集。每集各以所記文字至。與師友講明而問難之大要。欲明義利之分。謹言行之要。以共保先師遺訓之意。

二月始拜安慶之命。

楊信齋曰時聞將有邊警單騎赴任不挈家屬家人皆願隨侍先生曰安慶次邊一有兵馬衝突之虞我爲守臣當盡忠報國力所不及則握節以死不暇顧家汝曹欲與我俱死乎。

四月到任。會虜攻破光州、泌邊多警。漕司欲發安慶民運糧先生拒之而止。於是竭力經營安慶城池大爲戰守之備。

葉士龍曰先生朔日交印後四日虜人破光



山而汭邊多警。安慶去浮光不遠，民情震恐。先生以謂城池無可恃者，何以爲固？借曰虜人不至，則紹興間嘗罹李成之變，丙寅再罹張軍大之變，長驅入境，旁若無人。今兩淮騷動焉，保其無陸梁竊發者哉？失今不圖，後悔無及。即申朝廷乞興版築，爲與民死守之計。不俟報，自五月八日興工，士民爭獻竹木，同官寄居，爭效心力。會淮西漕臣起發本府人夫二萬往廬州負糧，至安豐，先生陳其非便，乞免起發。漕司不從，凡三四請，最後乞將老



守按劾以代百姓之苦且併申制司。制司是先生議併免無爲。蘄舒三州之役以安民心。且劾去潛臣。百姓由是鼓舞聽命。築城惟恐後。城廣三千四百三十步。通女牆高二丈七尺。趾廣四丈二尺。凡一百七十日而畢。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初借大軍四十人及役本府廂禁軍皆以慵惰不任事而止。役者往來更番前後更代具有條理。暑月每月休六日。每日亭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

費米計直官會八萬緡皆本府趲積支遣並不支朝廷椿積與交割錢物包砌城脚用石三層城身用輓四重通計用石六千餘丈用輓五百餘萬人夫支費在外用會二十餘萬貫有奇。方其興作也以城分爲十二料先以一料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先生每日五鼓坐宣化堂令合千濠寨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筭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



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或舉酒屬客。不問寒暑、率以爲常。雖年事浸高、晝夜勤勞、而精神愈清、有非年少所及者。蓋先生稟純剛之姿、加之持養之力、故能臨事不倦。如此版築經始、合用鐵杵五千、倉卒未辦。先生以爲本府錢監有未鑄之鐵可用、事畢復還之。委官相度、不勞而集。旣築之際、民兵歌詩相杵、節以旗鼓。江南兒童爭效之。

以爲戲樂。是夏旱勢甚廣，綿亘千餘里，獨安慶祈輒得雨。先生未嘗出禱，晨興詣府治天柱閣，遙望蒲山再拜，雨即隨至。○安慶學者張某曰：安慶素無城池之險，先後相仍，悉以沙磧不任築鑿爲辭，因陋就簡，僥倖僅安者非一日矣。先生盡排紛議，斷以已見，盡捐曩日申獻羨餘之積，董視經營，不謀之兵戎胥吏而獨謀之邦人士友，不委之官吏僚佐而獨委之學校諸生，役不知而成，事不擾而集。○王某曰：創築城壁之初，邦人莫不爭先獻



助先生一切却之而不受。皆是樽節浮費。不
半年而築城千七百餘丈。今閱五年。並無尺
寸頽圯。○時先生既築新城。又思民所以守
城之策。乃以紹興名臣陳公規守城之法。鋟
木以示邦人。使熟習之。自爲之序。既畢工。因
元宵張燈城上。燈火十里。熒煌如晝。合城內
外喜緩急之有託也。扶老携幼。往來不絕。間
有深山窮谷。平生足跡未嘗入城。皆願來觀。
有一老嫗年百歲。二子以籃輿舁之。諸孫曾
孫皆從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予酒炙。又勞

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卒不受而去。

江淮制置使李公珏奏辟先生爲參議官。十一月命下，仍候新城畢工，日赴司供職。又辭不許。初，李公行時，面請於朝，乞以先生爲上賓。朝廷乃起先生知安慶府。先生到官之初，凡三書達之一言國勢邊事之要，二言江淮守禦之方，三言今日必戰之計。且屢以經營城築，免起運夫爲言。李公多從之。林梅塢曰：「李公節制江淮，先生乃其夙所敬重者也。念不



可以常禮事之。貽書規切。大抵言今日以決戰爲大計。先自朝廷進君子。退小人。革薄習。下哀痛之詔。以激忠義之心。次則制司以至公。血誠感動人心。非兵不講。非戰不談。各求實事。無尚虛談。然後擇良將。明賞罰。以厲大軍。廣招募。增事權。以重武定軍。仍疏兩淮奇材。劍客之姓名。以備錄用。謂幙中議論不一。當益開書閣。延賢俊。與之講切。又言。虜自南遷。虐用河南之民。莫不延頸以歸。我宜諭淮北豪傑。能攻城略地者。即以與之。然後以吾

兵爲之擁護，虜將救死不暇，何暇謀人乎。○
案此即先生三書之要語，見與豐宅之寺丞、
李貫之兵部、劉晦伯侍郎皆及邊陲大計，並
見集中。○是歲作隆山李進德母自欺齋記、
白鹿洞書院記、趙季仁二子字序、書新淦郭
氏叙譜堂記。

十一年戊寅春正月，虜犯黃州，砂窩諸關詔以
先生提督五關守禦，督戰光州，節制江池三州^⑨
戍兵，光黃蘄安慶四州民兵。二月，改除權發遣
和州兼管內安撫，節制戍兵力，辭不許。



安慶在任未及乙考，以是年二月解罷。○葉士龍曰：是春城之五門結砌已畢，城之裏環植萬柳，城之外四圍包砌已三之二。未幾虜大入，窺黃州，砂窩諸關遂命先生節制五郡軍馬，提督五關。又命先生越關往光州督戰。先生聞警就道，有日忽得旨改和州。

時王師敗績於泗水，制帥請令先生赴司稟議。自龍舒來金陵，從制帥勞軍，維揚尋以所議不合引歸。

朝命知和州，仍赴司議事。先生辭免和州，遵

稟議事。○葉士龍曰、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千餘里、莽爲丘墟。適先生自龍舒至、從帥往維揚、犒師還之五日、先生密書抵之、勸其出宿于外、大戒于國、日與四方之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且爲陳策、應安豐、守衛浮光及屯固始、守五關之計、皆不能用。先生杜門稱疾而歸、計決矣。○林梅塢曰、先生一見箴規、闕失皆人所不敢言者。先生嘗歷汭淮、郡倅多識兩淮



豪傑而豪傑亦習知先生之爲人所願歸心焉。至是聞先生在幕府皆有奮身自效之意而幕府諸人益忌之。蓋時方掩覆以避禍欺誕以爲功而先生所言者皆公爾忘私之語經遠務實之計則言出而身危者宜矣。○汪氏遺事曰公在江淮幕府數月告去甚力制使留之不可自往見公曰是終不可屈留耶。公曰非然也。方今淮西之事可憂尚書若責實經理命駕駐合肥數月其雖奔走六關爲幕府倡人任一事可也不然亦安用某爲哉。

不若許去之爲得也。○鄭元肅錄云、當時幕府書館、往往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邊畫機謀、多爲毀抹、䟽駁將帥、偏裨屬橐於庭、踞坐受之、略不爲禮。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時方流移滿道、餓莩盈野、而諸司長吏設樂張燕、無虛日。先生每事痛言其非、語侵幕中賓客、制帥外雖勉從、而內已不能堪。同僚遂從而媒孽之。初、制帥奏辟先生、本不樂就。以方有守關督戰之委、不敢辭難。讒之制帥者、乃有逼已之嫌。制帥旣惑於人言、反舉自代。

然先生引疾苦辭浩然去志已凜乎有不可奪者矣。

四月依舊知安慶府兼制置司參議官。六月召赴行在奏事。屢辭不就。

初辭五月奉旨不允。再辭六月有奏事之命。又辭七月奉旨不允。

由池陽如江州。寓居廬山棲賢僧舍。以俟朝命。朋友生徒游從講學於山間。於是安慶新城內外畢役。

葉士龍曰。朝廷復畀安慶了畢城壁。先生以



藏

安慶除代難以再就再辭。遂自池陽迤邐俟報至濂溪祠堂移文促官吏輩成城。暨先生被入奏之命而安慶之城已砌將畢。○楊信齋曰安慶之民數百人競趨制司乞先生還安慶。李公因奏乞先生再知安慶。先生曰安慶潛藩和州列郡昨辭和州而今受安慶辭小居大其無廉恥甚矣。○時先生已遣家眷東歸而獨徜徉池陽九江間以俟請祠之報。蓋兩郡於舒爲近。以臣子不敢自安之意然先生不往龍舒蓋已決矣。○時有白鹿講義

廬山問答。

七月除大理寺丞又辭。監察御史李楠奏罷之。命下先生已至臨川遂遊麻姑取道順昌以歸。林梅塢曰先生方退避請祠而中外亦慮先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叶謀擠之。先生既歸杜門謝絕人事。惟聞邊報與水旱則蹙額不樂者久之。○金華何伯焚曰先生夙有大志自少講貫不爲無用之學。初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往往已有依附意。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



建康守漢陽聲問益著諸豪又深知先生個
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
翕然相向每遇制司文移失當則悻然怒皆
願得先生以爲依歸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
故同僚羣起而見擠有馳書於朝令其親屬
譖之時宰故當時陽召而實逐之不知先生
浩然歸志已見於不從諫之日矣。

先生去後舒民懷思不忘後三年虜大入邊城
被禍獨安慶無虞人益感先生之德。

楊信齋曰先生在安慶民立生祠於城北去



後思先生恩德之深。復立祠城南。蓋南北之人各欲便於熏祝也。及聞臺劾有安慶築城。軍民愁嘆之語。又爲詩曰。要識舒民愁嘆處。城南城北兩祠堂。以此見民情之不可拂。公論之不可泯。如此後三年。虜又自間道直趨蘄黃。破城郭。殺官吏。守臣以下皆死。兩州墜於塗炭。惟舒城晏然。虜不敢犯。至是始知先生之大功庇民遠矣。○金壇汪遂祭文曰。誰爲此言。和附詆排。謂關不必守。虜不必來。未幾明年。虜入就食。今來關破。連城告蹙。黃以

身竄斬以家徇。溥彼皖城畏不敢近。舒卒有來泣涕相告。微我黃公父子不保。

八月長孫興公生。○九月先生歸至法雲寓舍。○十一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重修儀禮經傳續卷置局於寓舍之書室及城東張氏南園四方生徒會聚講學。

林梅塢曰文公所編儀禮工夫汗漫十未及一二而先生身任其責中間奔走王事作輟不常每以爲慊及此投閑乃整葺爲書與同志者以卒其業。○楊信齋曰先生日接鄉黨



後進講明身心性情之德修己治人之方以開曉學者始知向方。朋友自蜀江湖來者日衆。○時江西岳陽方暹明父蜀人家擴本仲皆來。

十二年己卯。諸生移寓于山之嘉福僧舍。

先是先生以法雲寓居迫狹無以容朋友更闢草舍三間於門側。先生坐卧寢食其間。至是諸生來者寢多又不能容。乃假嘉福寺居之。○林梅塢曰。先生朝往夕返。日以爲常。諸生質疑請益。氣象如文公時。或有過於思索

者先生曰以心照書無以書入心可也。又嘗言學者役精神於文義而不反求諸心終未免有口耳之學。故於講論之際必宛轉而歸諸求放心存天理者焉。

如通釋文公論語。

潘瓜山曰公晚年丐閑方欲成先志取文公諸書以次通釋論語僅已抱恨九原矣。門人陳宓題叙通釋曰先生合文公集注集義或問三書而通釋之蓋集注之辭簡而嚴學者未能遽曉於是作或問一書設爲問答以



盡其詳且明去取諸家之意。先生恐學者不暇旁究故直取䟽解集注之辭而列之於後以便觀覽。然集注或問間有去取之不同發揮之未盡先生追憶向日親炙之語附以己意名曰通釋於是始無遺憾矣。嗚呼文公年七十一自弱冠至于易簣未嘗一日不用其力於此書。先生弱冠從文公遊者三十餘年未嘗不執經在左右其去取之論無不與聞。先生年亦七十從事是書亦五十年。晚歲得閑歸三山生徒雲集講論餘暇率夜坐至四

鼓未晨而興。手釋二十篇比成而逝。其用心堅苦如此。學者其可以易觀哉。○先生之意蓋欲合集注集議或問語錄四書而通釋之。其後語錄未果入也。

五月新作書樓法雲寓居之右。榜曰雲谷以示毋忘文公之訓。

陳氏記曰。先生歸寓舍。立重屋讀書其上。命曰雲谷。取朱先生隱廬之舊名。

十二月。門人張元簡以古昏禮歸其女。果請於先生。爲之正其儀法行之。

張氏姻家龔君龔君人共賢之。潘瓜山曰：鄉人有欲行古婚者，獨以質鴈恐爲人駭笑，來質於公。公曰：今人家子弟鬪雞走馬，不以爲怪，而魏冠博帶以行禮，顧慮人之非笑，其人遂決意行之。

十三年庚辰春，先生躬相丘宅于北山，匏犧原結廬其旁，榜曰高峯書院。諸生從學于山間。地在懷安縣靈山鄉，遵化里林洋寺。是年陳師復潘謙之自莆來會，山間題名在焉。○初，先生有意卜居北郊，以近父兄墳墓爲安。旣



得吉兆喜甚。廬成名其亭曰求得正其閣曰老益壯其軒曰笑不答其泉曰逝如斯安處其中。州郡屢延請講書辭不就。一向深入學者賁糧從於山間云。

三月門人陳仍以古冠禮冠其長子請於先生爲之正其儀法且泣其事。

時肄業于嘉福寺遂即其地而行禮焉。陳君之兄偉爲主人楊信齋爲賓先生與趙季仁張敬父諸君泣焉。

夏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喪禮書成。



楊信齋曰、先生歸自建鄴、奉祠居家、始取向來喪禮、藁本精修。至庚辰之夏、而喪禮書成。本經則喪服、士喪禮、上下、士虞禮、所補者則喪大記、上下、卒哭、祔練、祥禫、記補喪服、變除喪服、制度、喪服義、喪通禮、喪變禮、平禮、喪禮義、凡十五卷。祭禮亦已有書、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則釁廟、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守、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終始、其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嘗言、某於祭禮用力

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翻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尚欠修正。方欲加意更定。而先生歿矣。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爲之先生。其責蓋不輕也。先生於是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同異之論。剖擊世俗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先生之心憂天下後世爲心。夫豈以著述爲一己之書哉。先生又念喪禮條目散闕。欲撰喪服圖式一卷以舉其要。草創已就。猶慊然不滿意。曰。此卷尚欲審訂。



或別爲一書、如外書、以附其後可也。○又曰、先生嘗言、此卷乃十五卷之樞要、又包舉古今喪禮之變、兼括節文度數之詳、尚欲子細審訂、以成之、蓋謹重不輕之意也。先生又嘗謂祭禮已有七八分、欲修定、用力甚省。復請於先生曰、他卷更無可議、惟天神一門、更宜整正。先生然其言。

五月、門人趙師恕率鄉黨朋友、習鄉飲酒儀于補山先生以上僎臨之。

潘瓜山曰、公嘗謂鄉飲酒之禮久廢、不講、率

諸生習而行之。聞而沮之者甚衆。公執之愈堅。行之愈力。習禮之日。時官寓公。以與集爲榮。觀者千百輩。無一人敢非笑者。蓋公率之以誠故也。

八月、轉奉議郎。九月、除權發遣潮州、再辭。十二月、差主管亳州明道宮。

楊信齋曰、時食指頗衆、祠祿將滿、或以爲貧、勉先生赴上、先生曰、事論義理之當否、豈可言貧。若徒曰爲貧而已、則貧之一字、何時而能足哉。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死不足恤。何畏於貧。況明年七十當掛冠。若到官未久。便請掛冠而歸。進退何所據哉。朋友有以書問先生出處。答曰。父病不可以臨。民臨民則廢事。廢事則為不忠。年老不可以入廣。入廣則忘身。忘身則為不孝。卒辭之。孝經本旨成。

初文公嘗欲掇次他書之言。可發明孝經之旨。別為外傳。而未暇為。今先生之為此書。蓋成其志也。門人陳安刊于延平。乞致仕。

以明年七十也。

十四年辛巳正月文公行狀成。

有告文公祠堂文。

三月壬寅終于所居之正寢。

前六日與楊信齋書云。論語讀得一過。益見聖人之道大老矣。既不可追悔。朋友間不能刻意求進。一得之智。一偏之見。便志滿意足。大可歎也。以是今歲趙催學者愈急也。○先生素苦痞氣。至是發動。前霸纒之久。猶誦書課董孫晨興而逝。衣衾棺槨皆朋舊共成之。

四月乙丑、敢于高峯書院。

門人弟子執紼者二百餘人、皆衰絰、官履引柩三十餘里至山間、喪儀如禮。鄉人歎息、以爲前此未之見。

八月壬子朔、孺人朱氏卒。十月、合葬于高峯之原。

葉士龍曰、夫人生有淑質、長服家庭之訓、事先生無違德、以明堂恩封孺人。先生歿而夫人以哀毀成疾而逝、相去僅一百三十三日耳。○林梅塢曰、夫人生長德門、閨闈儀範師。



表一世。羽向者侍先生之側，嘗言夫人居清貧中，撫育之勞，寒暑補綴針線，未嘗去手。遇食則分肉以飼諸子，每持空羹以對飯。羽親聞其語，凜然起敬。○門人孫德輿曰：夫人性行均淑，賢德著聞于中外。克相君子，終始儉勤，義重所天，遂成哀毀，卒從夫子於九原。悲夫。

十二月，轉承議郎致仕。

告詞曰：儒者而才顯，此有用之學；而儒之為貴也。爾聞道甚深，晚方一命。龍舒版築之



功歸然爲淮右重可謂不負左符之寄矣。幕府謀猷不合而去。悵賢業之未究而遽致其事。莫奪汝志。姑進一階。尚淑後人以綏多祉。理宗寶慶三年丁亥。諸生祠先生于鰲峰精舍。即嘉福僧舍舊日從遊之地。○瓜山潘柄與門人楊復陳宓等衆議。儒釋難與共處。遂卜其地於鰲峰之趾。不遠先生平日讀書息遊之所。諸生捐金得提幹李氏之舊宅。東至龜石祠。西至池南。至妙巖。北至陳給事。規模形勝。彷彿武夷白鹿之意存焉。○李弘齋記文。

嘉熙三年。安撫司撥助祭花利池二頃。坐落迎仙橋南。佃戶李惠等年納租陸拾伍貫足。○使府公據臺道。

紹定六年癸巳。詔贈朝奉郎。仍與一子恩澤。

告詞曰。洙泗之斯文未喪。得顏曾數子。羽翼。而其教大明。伊洛之正學方興。得尹楊諸人。發明而其傳益廣。今有倡道武夷。而門人之中卓然以扶世立教自任。是國家所當尊向也。以爾紹興御史瑀之子慶元朱侍講。熹之甥。密察精思。盡得師承之正。篤行力踐。發為



賢業之光。矧熹於易筭之時。屬爾以傳道之託。討論禮敷繹四書。朕今讀其書。求其徒思堅正弘毅如榦者。既不得與之同時矣。則追榮一秩。燕及後昆。朕何愛焉。可特贈朝奉郎。仍與一子恩澤。直舍人院吳公公行。

端平三年丙申。謚文肅。

太常少卿吳昌裔率其屬議曰。造道入德之方。莫過致知居敬而已。堯典首論欽明文思。而聖人之道以傳。孔門申言博文約禮。而聖人之道以立。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學問思辯。

則窮理之極功也。其曰誠意正心曰戒謹恐懼則治心之要法也。蓋吾心之靈萬物畢備必主一收斂以澄其源。聖賢之書嘉言具列必隨事窮格以精其義。二者蓋互相發不容以偏廢也。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兩先生挈提綱領開示後學者至矣。勉齋黃先生自登文公之門即喜此身有所歸宿。於是萬事悉置而專探索於義理之淵。一物不留而常提省於神明之舍。謂學問無窮不可以



輕儇浮淺得也。則遠而觀諸陰陽道器之運，進而求諸精氣魂魄之神，哭而察諸性道中和體用之貫微，而考諸敬義文禮知行之精。文公四書口授面講一義必繹一字必訂。既嘗與於討論之事，先生所著禮有續編語有通釋大學有經解中庸孟子有講義，尤足以發明師傳未發之言。則先生之致知可謂密矣。知心為活物，不可以縱肆緩慢求也。則以冊書敬勝怠之語列坐右，以洪範恭作肅之訓授諸生，其操心也靜而一，其應物也動而

明。吾義可安。雖簞瓢屢空。有所不厭。吾志可行。雖莞庫卑官。有所不屑。其任州縣。寧以匹夫不被其澤。爲恥。不以一時近利爲己功。其參幕府。寧以殺一不辜爲戒。不以流俗嫺笑爲己病。力可以自任。天下之重。而見不以禮。不肯曳裾於權門。才可以經綸天下之經。而招非其道。不忘志在於溝壑。頽簷敗屋。人不堪憂。而風味蕭然。尚有堅壯之志。莫齡宿疾。歲不講論。亹亹一無衰惰之容。則先生之持。謂篤矣。世之學問。溺志卑近者。



既驚於方策而不能存養本原。馳心高妙者。又略於章句而不務研索義理。惟文公發明致知主敬之義。每使學者互進功程。其說固已內外兼該。而先生體帖居敬集義之旨。專欲教人點檢身心。其功尤為近裏親切。是則文公有功於程氏。而先生有助於師門。千載師友之盛。真所謂顏曾之於洙泗矣。文公嘗曰。直卿志堅思苦。吾道之託在此。無憾則文公之文不在茲乎。先生嘗曰。先師嘗以畏字狀敬。某又看得肅字較密。則先生之肅非苟。

而明。吾夫子以身任斯道之責，與諸門人弟子相講明者，大端不過博文約禮而已。顏子得之而爲克己之仁，曾子得之而爲省身之學，子思得之而有明辯篤行之說，孟子得之而有敬義內外之辨。是以道由夫子而傳，至諸子而明矣。洙泗而後逮本朝，而周程出焉。繼之者晦菴朱文公、某、南軒張宣公、某、東萊呂成公、某、公則受業文公之門者也。文公嘗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公亦拳拳於冊書敬怠之格言，伊洛精微之奧旨，朝



夕講誦必欲到徹底處。故自格物而至於致
 知精義而至於入神則明誠之教皆誠明之
 性形而下者之器。皆形而上者之道。羣疑迷
 汰萬境。不期文而自文矣。非道德博聞
 者乎。至於外誠意而至於正心
 則不。如手指目視之地家
 燕。廟顯臨之。居龍見
 默。而自肅矣。非
 抑嘗謂

理貫通而後可言存心之要。齋著乎正，所以養斯文之原也。文理密察，所以充此敬之用也。文公既以斯道而託於公，公亦以斯道自任。發明文公之學位，雖不稱其德，乃若討論三禮、敷繹四書，其化今其傳後，有補於學者多矣。一時名公與今知院鄭公性之頌述其美，以贈官節惠申請于朝。綸誥褒獎至有密察精思，盡得師傳之正，篤行力踐，發為賢業之光。且有堅正弘毅，不得同時之歎。公之道至是始光明於天下矣。聖上因讀禮書



問朱某適傳是黃某黃某適傳為誰。又相與
編禮門人為誰。殿院王公遂抗疏謂公遊文
公之門為後進領袖。講說著述。世多傳誦。人
以為學明東南。文公之功為大。公之力為多。
請迂易名之典。詔下奉常。謚以文肅。蓋從少
卿之議。以充太史之錄。謹謚。四月九日奉
聖旨依。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卷終

義和自弱冠登

勉齋先生門。因表叔潘瓜山柄以進。延于家塾。俾課諸子讀書。義和因而受學。暨義和補入太學時。

先生守官乃之石門。義和從

先生往官所。朝夕侍側聽

先生教誨。爲最親。嘗記在法雲寓舍。一日

先生與瓜山說乾坤易簡。顧語義和曰。乾惟

健故易。此易字非是。輕易亦非。止平易。如人

剛健則任重不難。



先生稟德既剛、加以學力、剛與欲反、擺脫世上昏利見理分明、以此守身居官、健而無息、何事不濟。石門酒政成薦者、交剡託一二朋友、代謝啓、無可其意者、乃自述、其中一聯云、與其因偷敗事、因貪負敗名、孰若以勤易安、以廉易飽。此寫出

先生本心、豈他人所能道。秩未滿、值邊事動、故人吳公獵出帥湖北、道經石門、艤舟訪先生、且請于朝。

先生安貧守道、其心不忘天下、宣勞湖幕、

試劇邑、倅貳極邊、所至有聲、然立身易用、世難守、漢陽與帥漕不合、守安慶與制垣不合、方時多事、專方面者以功名自壯、實不離乎富貴、吾欲以道義行乎其間、難矣。昔孟子談仁義於齊梁之間、如以方枘入圓鑿、黃鍾動俚耳、烏能有合。然盛行不加窮、居不損、孟子之所性自若也。

先生自安慶歸、義和撰履、僅數月、適常德冷官及戍、忽忽又別。臨行告

先生曰、授徒講學、以紹朱文公之統、今其時

矣。既抵官，聞朋友聚黿峰，日盛，竊以為喜。甫再暮而聞。

先生之訃，哀哉。

先生生無田廬，棲僧寺以居；死無衣衾，棺槨賴朋友共爲之。貧者命也，蓄德未展於用者，時也。出處以義，不負朱門之付託者，有道存焉。命與時不足言也。

先生歿今四十四年矣。家日貧，諸孤無存，行狀誌銘未具。近得年譜一卷於

先生之猶子友進，乃門人鄭元肅所錄。元肅



舊從予遊壯之四方學問益長進今亡矣。反
覆此卷亦頗完備間有剪其繁蕪補其踈漏
可爲行狀誌銘張本以俟他日作者。敬書卷
末。少叙哀悃。景定五年歲次甲子。門人朝奉
郎直秘閣致仕陳義和謹述。



校記

- ①字季直父：按《宋史》本傳，黃榦字直卿，不字「季直父」，未詳編者何所據。
- ②「深」下一字漫漶，據《四庫全書》本《晦庵集》卷一《答黃直卿》，當爲「用」字。
- ③「游」下一字漫漶，據下文當作「北」字。
- ④「曾」下一字漫漶，據《勉齋集》卷四〇《紀行詩》，當爲「魯」字。
- ⑤了：四庫本《晦庵集》卷二九《與黃直卿書》作「耳」，屬上句讀。
- ⑥直：右引書作「且」。
- ⑦「所懷」下，右引書有「千萬」二字，「所懷千萬」單獨爲句。
- ⑧膏梁：當作「膏粱」。
- ⑨三：按上文僅云「江、池」，疑當作「二」。
- ⑩如：此字疑誤。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4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83

页数=883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00

SS号=12365581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4. 成都市: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